

白居易全集 2

白居易全集卷第二十九

律诗 凡四十七首

咏兴五首 并序

七年四月，予罢河南府，归履道第。庐舍自给，衣储自充，无欲无营，或歌或舞，颓然自适，盖河洛间一幸人也。遇兴发咏，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为题目。

解印出公府

解印出公府，斗擞尘土衣。百吏放尔散，双鹤随我归。归来履道宅，下马入柴扉。马嘶返旧枥，鹤舞还故池。鸡犬何忻忻，邻里亦依依。年颜老去日，生计胜前时。有帛御冬寒，有谷防岁饥。饱于东方朔，乐于荣启期。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

出府旧吾庐

出府归吾庐，静然安且逸；更无客干谒，时有僧问疾。家僮十余人，枥马三四匹。慵发经旬卧，兴来连日出。出游爱何处？嵩碧伊瑟瑟。况有清和天，正当疏散日。身闲自为贵，何必居荣秩？心足即非贫，岂唯金满室？吾观权势者，若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栗栗。朝饥口忘味，夕惕心忧失。但有富贵名，而无富贵实！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薰若春日气，皎如秋水光。可洗机巧心，可荡尘垢肠。岸曲舟行迟，一曲进一觞。未知几曲醉，醉入无何乡。寅缘潭岛间，水竹深青苍。身闲心无事，白日为我长。我若未忘世，虽闲心亦忙。世若未忘我，虽退身难藏。我今异于是，身世交相忘。

四月池水满

四月池水满，龟游鱼跃出。吾亦爱吾池，池边开一室。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且与尔为徒，逍遥同过日。尔无羨沧海，蒲藻可委质，吾亦忘青云，衡茅足容膝。况吾与尔辈，本非蛟龙正。假如云雨来，只是池中物。

小庭亦有月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怜好风景，不解嫌贫家。菱角执签簪，谷儿抹琵琶；红绢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菱、谷、紫、红，皆小 臧获名也。村歌与社舞，客晒主人夸。但问乐不乐，岂在钟鼓多？客告暮将归，主称日未斜；请客稍深酌，愿见朱颜酡。客知主意厚，分数随口加。堂上烛未秉，座中冠已峨。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长跪谢贵客，蓬门劳见过！客散有余兴，

醉卧独吟哦。幕天而席地，谁奈刘伶何！

秋凉闲卧

残暑昼犹长，早凉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幽闲竟日卧，衰病无人问，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

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

轩盖光照地，行人为徘徊；呼传君子出，乃是故人来。访我入穷巷，引君登小台。台前多竹树，池上无尘埃。贫家何所有？新酒三两杯。款曲语上马，从容复迟回。留守不外宿，日斜宫漏催。但留金刀赠，未接玉山颓。家酝不敢惜，待君来即开；村妓不辞出，恐君輶然诒。

再授宾客分司

优稳四皓官，清崇三品列。伊予再尘忝，内愧非才哲。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分命在东司，又不劳朝谒。既资闲养疾，亦赖慵藏拙。宾友得从容，琴觴恣怡悦。乘篮城外去，系马花前歇。六游金谷春，五看龙门雪。吾若默无语，安知吾快活？吾欲更尽言，复恐人豪夺。应为时所笑，苦惜分司阙。但问适意无，岂论官冷热？

把酒

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是故达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贵，久忝居禄仕；借问宗族间，几人拖金紫？勿忧渐衰老，且喜加年纪；试数班行中，几人及暮齿？朝餐不过饱，五鼎徒为尔。夕寝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长去声物，于我云相似。有子不留金，何况兼无子？

首夏

林静蚊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竟日和且清。春禽余哢在，夏木新阴成。兀尔水边坐，翛然桥上行。自问一何适？身闲官不轻。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营。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陶潜诗云：“饮酒常不足。”寿倍颜氏子，富百黔娄生。有一即为乐，况吾四者并？所以私自慰，虽老有心情。

代鹤

我本海上鹤，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顾恩，同来洛阳陌。洛阳寡族类，皎皎唯两翼。貌是天与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诚可恋，其奈轩庭窄？饮啄杂鸡群，年深损标格。故乡渺何处？云水重重隔。谁念深笼中，七换摩天翮！

立秋夕，有怀梦得

露簟获竹清，风扇蒲葵轻。一与故人别，再见新蝉鸣。是夕凉飙起，闲境入幽情。回灯见栖鹤，隔竹闻吹笙。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

哭崔常侍晦叔

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名价既相远，交分何其深！中诚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逶迤二十年，与世同浮沉，晚有退闲约，白首归云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语心。春日嵩高阳，秋夜清洛阴。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惠死庄杜口，钟殁师废琴。道理使之然，从古非独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将病眼泪，一洒秋风襟！

新秋晚兴

浊暑忽已退，清宵未全长。晨缸耿残焰，宿阁凝微香。喔喔鸡下树，辉辉日上梁。枕低茵席软，卧稳身入床。睡足景犹早，起初风乍凉。展张小屏障，收拾生衣裳。还有惆怅事，迟迟未能忘。拂镜梳白发，可怜冰照霜！

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风袅袅秋虫鸣。嵩峰余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迢迢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并辔蜘蹯下西岸，扣舷容与绕中汀。开怀旷达无所系，触目胜绝不可名。荷衰欲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翠藻蔓长孔雀尾，彩船橈急寒雁声。家酝一壶白玉液，野花数把黄金英。昼游四看西日暮，夜话三及东方明。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干重叠。踏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

秋池独泛

萧疏秋竹篱，清浅秋风池。一只短航艇，一张斑鹿皮。皮上有野曳，手中持

酒后。半酣箕踞坐，自问身为谁？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

冬日早起闲咏

冰塘耀初旭，风竹飘余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晨起对炉香，道经寻两卷。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此外更无事，开樽时自劝。何必东风来，一杯春上面。

岁 暮

惨澹岁云暮，穷阴动经旬；霜风裂人面，冰雪摧车轮。而我当是时，独不知苦辛。晨炊廩有米，夕爨厨有薪。夹帽长覆耳，重裘宽裹身。加之一杯酒，煦妪如阳春。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南池早春有怀

朝游北桥上，晚憩南塘畔。西日雪全销，东风冰尽泮。飏飏鱼尾掉，瞥瞥鹅毛换。泥暖草芽生，沙虚泉脉散。晴芳冒苔岛，宿润侵蒲岸。洛下日初长，江南春欲半。时光共抛掷，人事堪嗟叹。倚棹忽寻思，去年池上伴。

古 意

脉脉复脉脉，美人千里隔；不见来几时？瑶草三四碧。玉琴声悄悄，鸾镜尘幂幂。昔为连理枝，今作分飞翮。寄书多不达，加饭终无益。心肠不自宽，衣带何由窄！

山游示小妓

双鬟垂未合，三十才过半；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春泉共挥弄，好树同攀玩。笑容花底迷，酒思风前乱。红凝舞袖急，黛惨歌声缓。莫唱杨柳枝，无肠与君断。

神照禅师同宿

八年二月晦，山梨花满枝。龙门水西寺，夜与远公期。晏坐自相对，密语谁得知？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

张常侍相访

西亭晚寂寞，莺散柳阴繁。水户帘不卷，风床席自翻。忽闻车马客，来访蓬蒿门。况是张常侍，安得不开樽？

早夏游宴

虽慵兴犹在，虽老心犹健；昨日山水游，今朝花酒宴。山榴艳似火，玉蕊飘如霰。荣落逐瞬迁，炎凉随刻变。未收木绵褥，已动蒲葵扇。且喜物与人，年年得相见。

感白莲花

曰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渚；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初来苦憔悴，久乃芳氛氲。月月叶换叶，年年根生根。陈根与故叶，销化成泥尘。化者日已远，来者日复新。一为池中物，永别江南春。忽想西凉州，中有天宝民；埋歿汉父祖，孳生胡子孙。已忘乡土恋，岂念君亲恩？生人尚复尔，草木何足云！

咏所乐

兽乐在山谷，鱼乐在陂池；虫乐在深草，鸟乐在高枝。所乐虽不同，同归适其宜；不以彼易此，况论是与非。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分司有何乐？乐哉人不知。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懒与道相近，钝将闲自随。昨朝拜表回，今晚行香归；归来北窗下，解巾脱尘衣。冷泉灌我顶，暖水灌四支。体中幸无疾，卧任清风吹。心中又无事，坐任白日移。或开书一篇，或引酒一卮。但得如今日，终身无厌时。

思 旧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葷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泪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支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寄卢少卿

老诲心不乱，庄诫形太劳。生命既能保，死籍亦可逃。嘉肴与旨酒，信是腐肠膏；艳声与丽色，真为伐性刀。补养在积功，如裘集众毛。将欲致千里，可得差一毫？心不乱、形太劳至差一毫，皆出老庄及诸道书仙方禁诫。颜回何为者？箪瓢才自给，肥_m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张苍何为者？染爱浩无际；妾媵填后房，竟寿百余岁。苍寿有何德？回夭有何辜？谁谓具圣体？不如肥瓠躯！遂使世俗心，多疑仙道书。寄问卢先生，此理当何如？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晓景丽未热，晨飈鲜且凉。池幽绿苹合，霜洁白莲香。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玉柄鹤翎扇，银罍云母浆。屏除无俗物，瞻望唯清光。何人拟相访？羸女从萧郎。

咏 怀

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由兹两相忘，因得长自遂。自遂意何如？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闲官是宾客，宾客无牵累。嵇康日日懒，毕卓时时醉。酒肆夜深归，僧房日高睡。形安不劳苦，神泰无忧畏。从官三十年，无如今气味。鸿虽脱罗弋，鹤尚居禄位；唯此未忘怀，有时犹内愧。

北窗三友

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一弹惬中心，一咏畅四支；犹恐中有间，以醉弥缝之。岂独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我师。或乏檐石储，或穿带索衣；弦歌复觞咏，乐道知所归。三师去已远，高风不可追；三友游甚热，无日不相随。左掷白玉卮，右拂黄金徽；兴酣不叠纸，走笔操狂词。谁能持此词、为我谢亲知；纵未以为是，岂以我为非？

吟四虽 杂言

酒酣后，歌歇时，请君添一酌，听我吟四虽。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省躬审分何侥幸，值酒逢歌且欢喜。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分司同官中，韦长史绩，年七十余。郭庶子求，贫苦最甚。徐郎中晦，因疾丧明。予为河南尹时，见同年郑俞，始受长水县令。因叹四子而成此篇也。

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

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

五百言，以伸酬献

三江路万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贤第，中有平津池。池胜主见觉，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水竹以为质，质立而文随。文之者何人？公来亲指麾。疏凿出入意，结构得地宜；灵襟一搜索，胜概无遁遗。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枝。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透迤。北馆壮复丽，倒影红参差。东岛号晨光，泉曜迎朝曦。西岭名夕阳，杳暖留落晖。前有水心亭，动荡架涟漪。后有开阖堂，寒温变天时。幽泉镜泓澄，怪石山嵒危。已上八所，各具本名。春葩雪漠漠，谓杏花岛。夏果珠离离。谓樱桃岛。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低。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余日云暮，醉客未放

归。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支。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去年才七十，决赴悬车期。公志不可夺，君恩亦难违。从容就中道，挽犍来保釐。貂蝉虽未脱，鸾凤已不羁。历征今与古，独步无等夷。陆贾功业少，二疏官秩卑。乘舟范蠡惧，辟谷留侯饥。岂若公今日？身安家国肥。羊祜在汉南，空留岘首碑。柳浑在江南，祇赋汀洲诗。谢安入东山，但说携蛾眉。山简醉高阳，唯闻倒接鸞。岂如公今日？余力兼有之。愿公寿如山，安乐长在兹。愿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谢灵运诗云：“蒲稗相因依”。

晚归香山寺，困咏所怀

我年日已老，我身日已闲。闲出都门望，但见水与山。关塞碧岩岩，伊流清潺潺。中有古精舍，轩户无扃关。岸草歇可籍，径萝行可攀。朝随浮云出，夕与飞鸟还。吾道本迂拙，世途多险艰。尝闻嵇吕辈，尤悔生疏顽。巢梧入箕颍，皓知返商颜。岂唯乐肥遁，聊复祛忧患。吾亦从此去，终老伊嵩间。

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

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留连池上酌，欵曲城外意。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

和皇甫郎中《秋晓同登天宫阁言怀六韵》

碧天忽已高，白日犹未短。玲珑晓楼阁，清脆秋丝管。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病木斧斤遗，冥鸿羁縻断。逍遥二三子，永愿为闲伴。

送吕漳州

今朝一壶酒，言送漳州牧。半自要闲游，爱花怜草绿。花前下鞍马，草上携丝竹。行客饮数杯，主人歌一曲。端居惜风景，屡出劳僮仆。独醉似无名，借君作题目。

短歌行

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闻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复尘中游，抱书雪前读。布衾不周体，藜茹才充腹。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奴温已挟纊，马肥初食粟。未敢议欢游，尚为名检束。耳目聒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彼来此已去，外余中不足。少壮与荣华，相避如寒燠。青云去地远，白日终天速。从古无奈何，短歌听一曲。

咏 怀

高人乐丘园，中人慕官职；一事尚难成，两途安可得？遑遑干世者，多苦时命塞。亦有爱闲人，又为穷饿逼。我今幸双遂，禄仕兼游息。未尝羨荣华，不省劳心力。妻孥与婢仆，亦免愁衣食。所以吾一家，面无忧喜色。

府西亭纳凉归

避暑府西亭，晚归有闲思。夏浅蝉未多，绿槐阴满地。带宽衫解领，马稳人拢辔，面上有凉风，眼前无俗事。路经府门过，落日照官次。牵联縲绁囚，奔走尘埃吏。低眉悄不语，谁复知兹意？忆得五年前，晚衙时气味。

老 热

一饱百情足，一酣万事休。何人不衰老，我老心无忧。仕者拘职役，农者劳田畴。何人不苦热，我热身自由。卧风北窗下，坐月南池头。脑凉脱乌帽，足热灌清流。慵发昼高枕，兴来夜泛舟。何乃有余适？只缘无过求。或问诸亲友，乐天是与不。亦无别言语，多道大悠悠。悠悠君不知，此味深且幽；但恐君知后，亦来从我游。

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

外强火未退，中锐金方战。一夕风雨来，炎凉随数变。徐徐炎景度，稍稍凉飈扇。枕簟忽凄清，中裳亦轻健。老夫纳秋候，心体殊安便。睡足一屈伸，搔首摩挲面。褰帘对池竹，幽寂如僧院。俯观游鱼群，仰数浮云片。闲忙各有趣，彼此宁相见。昨日闻慕巢，召对延英殿。

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

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今早天气寒，郎君应不出。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已向微阳前，暖酒开诗秩。

又

朝怜一床日，暮爱一炉火；床暖日高眠，炉温夜深坐。雀罗门懒出，鹤发头慵裹。除却刘与吴，何人来问我？

六十六

病知心力减，老觉光阴速。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鬓丝千万白，池草八九绿。童稚尽成人，园林半乔木。看山倚高石，引水穿深竹。虽有潺湲声，至今听未足。

三适，赠道友

褐绫袍厚暖，卧盖行坐披。紫毡履宽稳，蹇步颇相宜。足适已忘屨，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掸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此固不可说，为君强言之。

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 齐梁格

水南冠盖地，城东桃李园。雪销洛阳堰，春入永通门。淑景方霭霭，游人稍喧喧。年丰酒浆贱，日晏歌吹繁。中有老朝客，华发映朱轩；从容三两人，籍草开一樽。搏前春可惜，身外事勿论。明日期何处？杏花游赵村。洛城东有赵村，杏花千余树。

寒 食

人老何所乐？乐在归乡国。我归故园来，九度逢寒食。故园在何处？池馆东城侧。四邻梨花时，二月伊水色。岂独好风土，仍多旧亲戚。出去恣欢游，归来聊燕息。有官供禄俸，无事劳心力。但恐优稳多，微躬销不得。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

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过春风。公心不以贵隔我，我散唯将闲伴公。我无才能忝高秩，合是人间闲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前日魏王潭上宴连夜，今日午桥他头游拂晨。山客砚前吟待月，野人樽前醉送春。不敢与公闲中争第一，亦应占得第二第三人。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

格诗凡 四十七首

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末句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言，剋期平贼。由是淮蔡迄今底宁，殆二十年，人安生业。夫嗟叹不足则咏歌之，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

何处画功业？何处题诗篇？麒麟高阁上，女几小山前。尔后多少时？四朝二十年。贼骨化为土，贼垒犁为田。一从贼垒平，陈蔡民晏然。骠军成牛户，蔡寇号“骡子军”；陈蔡间农骁锐者，人畜牛者，呼为牛户。鬼火变人烟；生子已嫁娶，种桑亦丝绵。皆云公之德，欲报无由缘。公今在何处？守都镇三川。旧宅留永乐，新居开集贤。公今作何官？被袞珥貂蝉。战袍破犹在，陞肉生欲圆。襟怀转萧洒，气力弥精坚；登山不拄杖，上马能掉鞭。利泽浸入地，福降自升天。昔号天下将，今称地上仙，勿追赤松游，勿拍洪崖肩。商山有遗老，可以奉周旋。

洛阳有愚叟

洛阳有愚叟，白黑无分别。浪迹虽似狂，谋身亦不拙。点捡盘中饭，非精亦非粃；点捡身上衣，无余亦无缺。天时方得所，不寒复不热；体气正调和，不饥仍不渴。闲将酒壶出，醉向人家歇；野食或烹鲜，寓眠多拥褐，抱琴荣启乐，荷锺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饱食闲坐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箸箸适我口，匙匙充我肠。八珍与五鼎，无复心思量。扪腹起盥漱，下阶振衣裳。绕庭行数匝，却上檐下床。箕踞拥裘坐，半身在日暘。可怜饱暖味，谁肯来同尝？是岁大和八，兵销时渐康。朝廷重经术，草泽搜贤良。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唯此才不叟，顽情恋洛阳。饱食不出门，闲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仆少精光。衣食虽充给，神意不扬扬。为尔谋则短，为吾谋甚长，

闲居自题

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索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时逢过客爱，问是谁家住？此是白家翁，闭门终老处。

览镜喜老

今朝览明镜，须鬓尽成丝。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而我独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罢仍命酒，掩镜捋白髭。尔辈且安坐，从容听我词。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夭，不夭即须衰；晚衰胜早夭，此理决不疑。古人亦有言，浮生七十稀；我今欠六岁，多幸或庶几。倘得及此限，可羨荣启期？当喜不当叹，更倾酒一卮。

风雪中立

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

对琴酒

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琴匣拂开后，酒瓶添满时。角樽白螺盖，玉轸黄金徽；未及弹与酌，相对已依依。泠泠秋泉韵，贮在龙凤池；油油春云心，一杯可致之。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

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

穷阴苍苍雪雰雰，雪深没胫泥埋轮。东家典钱归碍夜，南家贯米出凌晨。我独何者无此弊，复帐重衾暖若春。怕寒放懒不肯动，日高睡足方频伸。瓶中有酒炉有炭，瓮中有饭庖有薪。奴温婢饱身晏起，致兹快活良有因。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颖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君不见，南山悠悠多白云。又不见，西京浩浩唯红尘。红尘闹热白云冷，好放冷热中间安置身。三年徽幸忝洛尹，两任优稳为商宾。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冉冉老去过六十，腾腾闲来经七春。不知张韦与皇甫，私唤我作何如人？

和裴侍中《南园静兴》见示

池馆清且幽，高怀亦如此。有时帘动风，尽日桥照水。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何必学留侯，崎岖觅松子。

春 寒

今朝春气寒，自问何所欲？苏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岂唯厌馋口，亦可调病腹。助酌有枯鱼，佐餐兼旨蓄。省躬念前哲，醉饱多惭忸。君不闻，靖节先生樽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

晚登西宝刹，晴望东精舍；反照转楼台，辉辉似图画。冰浮水明灭，雪压松偃亚。石阁僧上来，云汀雁飞下。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

二月一日作，赠韦七庶子

园杏红萼诉，庭兰紫芽出。不觉春已深，今朝二月一。去冬病疮痍，将养遵医术。今春入道场，清净依僧律。尝闻圣贤语，所慎斋与疾；遂使爱酒人，停杯一百日。明朝二月二，疾平斋复毕；应须挈一壶，寻花觅韦七。

犬 鸢

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门前何所有？偶睹犬与鸢。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帖地，翅凝去声高摩天。上无罗弋忧，下无羁锁牵。见彼物遂性，我亦心适然。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此仍著於适，尚未能忘言。

梦刘二十八，因诗问之

昨夜梦梦得，初觉思踟蹰；忽忘来汝郡，犹疑在吴都。吴都三千里，汝郡二百余；非梦亦不见，近与远何殊？尚能齐远近，焉用论荣枯？但问寝与食，近日两何如？病后能吟否？春来曾醉无？楼台与风景，汝又何如苏？相思一相报，勿复慵为书！

闲 吟

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我今幸在穷富间，虽在朝庭不入山；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

西 行

衣裘不单薄，车马不羸弱；蔼蔼三月天，闲行亦不恶。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常闻俗间语，有钱在处乐。我虽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弦管，骑从携杯杓。时向春风前，歇鞍开一酌。

东 归

翩翩平肩舁，中有醉老夫，膝上展诗卷，竿头悬酒壶。食宿无定程，仆马多缓驱；临水歇半日，望山倾一盂。籍草坐鬼峨并上声，攀花行踟蹰。风将景共暖，体与心同舒。始悟有营者，居家如在途。方知无系者，在道如安居。前夕宿三堂，三堂在虢。今且游申湖。申湖在陕。残春三百里，送我归东都。

途中作

早起上肩舁，一杯平旦醉。晚憩下肩舁，一觉残春睡。身不经营物，心不思量事。但恐绮与里，只如吾气味。

小 台

新树低如帐，小台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

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昨晚饮太多，嵬峨并上声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慢移时睡。睡足摩挲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他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瓿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题文集柜

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速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旱热二首

彤云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犹挥汗，出门岂容易？忽恩公府内，青衫折腰吏。复想驿路中，红尘走马使。征夫更辛苦，逐客弥憔悴；日入尚趋程，宵分不遑寐。安知北窗更，偃卧风飒至。簟拂碧龙鳞，扇摇白鹤翅。岂唯身所得，兼示心无事。谁言苦热天，元有清凉地！

又

勃勃旱尘气，炎炎赤日光。飞禽颺将堕，行人渴欲狂。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肥者不禁热，喘急汗如浆。此时方自悟，老瘦亦何妨？肉轻足健逸，发少头清凉；薄食不饥渴，端居省衣裳。数匙梁饭冷，一领绡衫香；持此聊过日，焉知畏景长。

偶作二首

战马春放归，农牛冬歇息。何独询名人？终身役心力。来者殊未已，去者不知还。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犹胜不悟者，老死红尘间。

名无高与卑，未得多健羨；事无小与大，已得多厌贱。如此常自苦，反此或自安。此理知甚易，此道行甚难。勿信人虚语，君当事上看。

池上作
西溪、南潭，皆池中胜处也。

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窥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泛然独游邈然坐，坐念行心思古今。菟裘不闻有泉沼，西河亦恐无云林；岂如白翁退老地，树高竹密池塘深。华亭双鹤白矫矫，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尽日更无客，膝上此时唯有琴。洛阳冠盖自相索，谁肯来此同抽簪？

何处堪避暑

何处堪避暑？林间背日楼。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舟。日高饥始食，食竟炮还游。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眼明见青山，耳醒闻碧流。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如此来几时？已过六七秋；从心至百骸，无一不自由。拙退是其分，荣耀非所求。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此语君莫怪，静思吾亦愁；如何三伏月，杨尹谪虔州！

诏下

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臣；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

七月一日作

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闲居见清景，高兴从此始。林间暑雨歇，池上凉风起。桥竹碧鲜鲜，岸莎青靡靡。苍然古磐石，清浅平流水。何言中门前，便是深山里。双僮侍坐卧，一仗扶行止。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美。胡麻粥、云母汤。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

开襟

开襟何处好？竹下池边地；余热体犹烦，早凉风有味。黄菱槐蕊结，红破莲芳坠。无奈每年秋，先来入衰思！

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

头上渐无发，耳间新有毫；形容逐日老，官秩随年高。优饶又加俸，闲稳仍分曹。饮食免藜藿，居处非蓬蒿。何言家尚贫，银榼提绿醪。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诚合知止足，岂宜更贪饕？默然心自问，于国有何劳？

自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爱。移榻向阳坐，拥裘仍解带。小奴捶我足，小婢捶

我背。自问我为谁？胡然独安泰。安泰良有以，与君论梗概。心了事未了，饥寒迫于外，事了心未了，念虑煎于内。我今实多幸，事与心和会；内外及中间，了然无一碍。所以日阳中，向君言自在。

咏史 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郢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范蠡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因梦有悟

交友沦殁尽，悠悠劳梦思；生平所厚者，昨夜梦见之。梦中几许事，枕上无多时；欸曲数杯酒，从容一局棋。棋、酒，皆梦中所见事。初见韦尚书，弘景。金紫何辉辉！中作李侍郎，建。笑言甚怡怡。终为崔常侍，玄亮。意色苦依依。一夕三改变，梦心不惊疑。此事人尽怪，此理谁得知。我粗知此理，闻于竺干师。识行妄分别，智隐迷是非；若转识为智，菩提其庶几。

春游

上马临出门，出门复逡巡，回头问妻子，应怪春游频。诚知春游频，其奈老大身？朱颜去复去，白发新更新。请君屈十指，为我数交亲。大限言百岁，几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假使得七十，只有五度春。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

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旻、清四上人

杂芳润草合，繁绿岩树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余春。竹寺过微雨，石径无纤尘。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城中山下别，相送亦殷勤。

哭师皋

南康丹旆引魂回，洛阳篮界送葬去。北邙原边尹村畔，月苦烟愁夜过半。妻孥兄弟号一声，十二人肠一时断。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泪，篮舆回竿马回辔。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师皋醉后善歌《扫市词》。又有小妓，攻琵琶，不知今落何处。萧萧风树白杨影，苍苍露草青蒿气。更就坟边哭一声，与君此别终天地！

隐几赠客

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丑；紫绶与金章，于予亦何有！有时犹隐几，答音塔然无所偶。卧枕一卷书，起尝一杯酒；书将引昏睡，酒用扶衰朽。客到忽已酣，脱中坐搔首。疏顽倚老病，容恕惭交友。忽思庄生言，亦拟鞭其后。

夏日作

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止于便吾体，何必被罗纨？宿雨林笋嫩，晨露园葵鲜；烹葵炮嫩笋，可以备朝餐。止于适吾口，何必饫腥膻？饭讫盥漱已，扪腹方果音颢然；婆娑庭前步，安稳窗下眠。外养物不费，内归心不烦；不费用难尽，不烦神易安。庶几无夭阏，得以终天年。

晚凉偶咏

日下西墙西，风来北窗北；中有逐凉人，单床独栖息。飘萧过云雨，摇曳归飞翼。新叶多好阴，初筠有佳色。幽深小池馆，优稳闲官职。不爱勿复论，爱亦不易得。

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时梦得有疾

七月中气后，金与火交争；一闻白雪唱，暑退清风生。碧树未摇落，寒蝉始悲鸣。夜凉枕簟滑，秋燥衣巾轻。疏受老慵出，刘桢疾未平。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宫城。

小台晚坐，忆梦得

汲泉洒小台，台上无纤埃。解带面西坐，轻襟随风开。晚凉闲兴动，忆同倾一杯。月明候柴户，藜杖何时来？

种桃歌

食桃种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长枝叶，三年桃有花。忆昨五六岁，灼灼盛芬华。迨兹八九载，有减而无加。去春已稀少，今春渐无多。明年后年后，芳意当如何？命酒树下饮，停杯拾余葩。因桃忽自感，悲吒成狂歌。

狂言示诸侄

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章。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心安不移转，身泰无牵率：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况当垂老岁，所要无多物。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傍观愚亦见，当己贤多失。不敢论他人，狂言示诸侄。

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大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

投君之文甚荒芜，数篇价直一束刍。报我之章何璀璨，累累四贯骊龙珠。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一麋丽龟绝报赛，五鹿连柱难支梧。高兴独因秋日尽，清吟多与好风俱。银钩金错两殊重，宜上屏风张座隅。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一

律诗 凡一百首

六年冬暮，赠崔常侍晦叔 时为河南尹

鬓毛霜一色，光景水争流。易过唯冬日，难销是老愁。香开绿蚁酒，暖拥褐绫裘。已共崔君约，樽前倒即休。

戏招诸客

黄醅绿醕迎冬熟，绛帐红炉逐夜开。谁道洛中多逸客？不将书唤不曾来。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

案头历日虽未尽，向后唯残六七行。床下酒瓶虽不满，犹应醉得两三场。病身不许依年老，拙宦虚教逐日忙。闻健偷闲且欢饮，一杯之外莫思量。

七年元日对酒五首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不因时节日，岂觉此时衰？

二

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

三

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

四

今朝吴与洛，想忆一忻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

五

同岁崔何在？同年杜又无。余与吏部崔相公甲子同岁，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秋、冬二人俱逝。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

七年春、题府厅

潦倒守三川，因循涉四年。推诚废钩距，示耻用蒲鞭。以此称公事，将何销俸钱？虽非好官职，岁久亦妨贤。

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苏州刘郎中

雪夜闲游多秉烛，花时暂出亦提壶。别来少遇新诗敌，老去难逢旧饮徒。大振威名降北虏，勤行惠化活东吴。不知歌酒腾腾兴，得似河南醉尹无？

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

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阁，春入广陵城。红旆拥双节，白须无一茎。万人开路看，百吏立班迎。阊外君弥重，樽前我亦荣。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等，予为翰林考核官。

筝

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甲鸣银玦，柱触玉玲珑。猿苦啼嫌月，莺娇语呢风。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水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倚丽精神定，矜能意态融。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灯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听应得在，老耳未多聋。

洛中春游，呈诸亲友

莫叹年将暮，须怜岁又新。府中三遇腊，洛下五逢春。春树花珠颗，春塘水曲尘；春娃无气力，春马有精神。咏春游一时之态。并辔鞭徐动，连盘酒慢巡。经过旧邻里，追逐好交亲。笑语销闲日，酣歌送老身。一生欢乐事，亦不少于人。

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

自请假来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须臾。已判到老为狂客，不分当春作病夫。杨柳花飘新白雪，樱桃子缀小红珠。头风不敢多多饮，能酌三分相劝无？

将旧一绝

欲去公门返野扉，预思泉竹已依依。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待我归。

罢府旧旧居

自此后，重授宾客，归履道宅作。

陋巷乘篮入，朱门挂印回。腰间抛组绶，纓上拂尘埃。屈曲闲池沼，无非手自开；青苍好竹树，亦是眼看栽。石片抬琴匣，松枝阁酒杯。此生终老处，昨日却归来。

睡觉偶吟

官初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

问支琴石

疑因星陨空中落，叹被泥埋涧底沉。天上定应胜地上，支机未必及支琴。提携拂拭知恩否？虽不能言合有心。

自 喜

身慵难勉强，性拙易迟回。布被辰时起，柴门午后开。忙驱能者去，闲逐钝人来。自喜谁能会？无才胜有才。

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
广为三十韵以和之

托质依高架，攒华对小堂。晚开春去后，独秀院中央。霁景朱明早，芳时白昼长。秋因天与色，丽共日争光。剪碧排千尊，研朱染万房。烟条涂石绿，粉蕊扑雄黄。根动彤云涌，枝摇赤羽翔。九微灯炫转，七宝帐荧煌。淑气薰行径，清阴接步廊。照梁迷藻梲，耀壁变雕墙。烂若丛燃火，殷於叶得霜。胭脂含笑脸，苏合裛衣香。泂洽濡晨露，玲玫漏夕阳。合罗排勘缬，醉晕浅深妆。乍见疑回面，遥看误断肠。风朝舞飞燕，雨夜泣萧娘。桃李惭无语，芝兰让不芳。山榴何细碎，石竹苦寻常。蕙惨偎栏避，莲羞映浦藏。怯教蕉叶战，妒得柳花狂。岂可轻嘲咏，应须痛比方。画屏风自展，绣伞盖谁张。翠锦挑成字，丹砂印著行。猩猩凝血点，瑟瑟蹙金匡。散乱萎红片，尖纤嫩紫芒。触僧飘毳褐，留妓冒罗裳。寡和阳春曲，多情骑省郎。缘夸美颜色，引出好文章。东顾辞仁里，语曰：“里仁为美。”又裴君所居，名仁和里。西归入帝乡。假如君爱杀，留著莫移将。裴君题诗之次，而常侍诏到；唱和未竟，而轩骑西归。故云。

感旧诗卷

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须。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

酬李二十侍郎

笋老兰长花渐稀，衰翁相对借芳菲。残莺著雨慵休啜，落絮无风凝不飞。行掇木芽供野食，坐牵萝蔓挂朝衣。十年分手今同醉，醉未如泥莫道归。

和梦得

梦得来诗云：“谩读图书四十车，年年为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纶阁沉沉无宠命，苏台籍籍有能声。岂惟不得清文力，但恐空传冗吏名。郎署回翔何水部，江湖留滞谢宣城。所嗟非独君如此，自古才难共命争！

赠草堂宗密上人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传宣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

紫袍朝士白髯翁，与俗乖疏与道通。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终须出，香火因缘久愿同。斋后将何充供养？西轩泉石北窗风。

赠皇甫六、张十五、李二十，三宾客

昨日三川新罢守，今年四皓尽分司。幸陪散秩闲居日，好是登山临水时。家未苦贫常酝酒，身虽衰病尚吟诗。龙门泉石香山月，早晚同游报一期。

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
岿然自伤，因成二绝

并失鸛鸾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

二

长夜君光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

池上闲咏

青莎台上起书楼，绿藻潭中系钓舟。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在小桥头。暂尝新酒还成醉，亦出中门便当游。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须萧飒管弦秋。

凉风叹

昨夜凉风义飒然，萤飘叶坠卧床前。逢秋莫叹须知分，已过潘安三十年。

和高仆射罢节度，让尚书，授少
保分司，喜遂游山水之作

暂辞八座罢双旌，便作登山临水行。能以忠贞酬重任，不将富贵碍高情。朱门出去簪纓从，绛帐归来歌吹迎。鞍辔闹装光满马，何人信道是书生？

送考功崔郎中赴阙

称意新官又少年，秋凉身健好朝天。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著鞭！

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

阙塞龙门口，抵园鹫岭头。曾随灭音陷劫坏，今遇胜缘修。再莹新金刹，重装旧石楼。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穷沙界，孤标出赡洲。地图铺洛邑，天柱倚崧丘。两面苍苍岸，中心瑟瑟流。波翻八滩雪，堰护一潭油。台殿朝弥丽，房廊夜更幽。千花高下塔，一叶往来舟。岫合云初吐，林开雾半收。静闻樵子语，远听棹郎讴。官散殊无事，身闲甚自由。吟来携笔砚，宿去抱衾裯。霁月当轩白，凉风满簟秋。烟香封药灶，泉冷洗茶瓯。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觉路随方乐，迷涂到老愁。须除爱名障，莫作恋家囚。便合穷年住，何言竟日游。可怜终老地，此是我菟裘。

送杨八给事赴常州

无嗟别青琐，且喜拥朱轮。五十得三品，百千无一人。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此外无过醉，毗陵何限春。

闻歌者唱微之诗

新诗绝笔声名歇，旧卷生尘篋笥深。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

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

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醒。今日洛桥还醉别，金杯翻污麒麟袍。喧阗夙驾君脂辖，酩酊离筵我藉糟。好去商山紫芝伴，珊瑚鞭动马头高。

醉别程秀才

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贫泥客路粘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何必更游京国去？不如且入醉乡来。吴弦楚调庸湘弄，为我殷勤送一杯。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自咏

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平声钱。等闲池上留宾客，随事灯前有管弦。但问此身销得否？分司气味不论年。

把酒思闲事二首

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月下低眉立，灯前抱膝吟。凭君劝一醉，胜与万黄金。

二

把酒思闲事，春娇何处多？试鞍新白马，弄镜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前欲按歌。凭君劝一醉，劝了问如何？

衰荷

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

池上送考功崔郎中，兼别房、窦二妓

文昌列宿征还日，洛浦行云放散时。鹧鸪上天花逐水，无因再会白家池。

自问

依仁台废悲风晚，履信池荒宿草春。晦叔亭台在依仁。微之池馆在履信。自问老身骑马出，洛阳城里觅何人？

送陈许高仆射赴镇

敦诗阅礼中军帅，重士轻财大丈夫。常与师徒同苦乐，不教亲故隔荣枯。花钢坐绕黄金印，丝管行随白玉壶。商皓老狂唯爱醉，时时能寄酒钱无？

青毡帐二十韵

合聚千年毳，施张百子毡。司马迁书云：“张空毡”。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羯，南移逐虏迁。汰音闷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响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鎗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去声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孤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羨，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

答梦得《秋日书怀》见寄

幸免非常病，甘当本分衰。眼昏灯最觉，腰瘦带先知。树叶霜红日，髭须雪白时。悲愁缘欲老，老过却无悲。

同诸客题于家公主旧宅

平阳旧宅少人游，应是游人到即愁。春谷鸟啼桃李院，络丝虫怨凤凰楼。台倾滑石犹残砌，帘断真珠不满钩。闻道至今萧史在，髭须雪白向明州。

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

南国碧云客，东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伊水正无风。远思两乡断，清光千里同。不知娃馆上，何似石楼中，其夜，余在龙门石楼上望月。

初冬早起，寄梦得

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炉温先暖酒，手冷未梳头。早景烟霜白，初寒鸟雀愁。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

秋夜听高调《凉州》

楼上金风声渐紧，月中银字韵初调。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泫寥。

香山寺二绝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二

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

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阙

三岁相依在洛都，游花宴月饱欢娱。惜别笙歌多怨咽，愿留轩盖少踟蹰，剑磨光彩依前出，鹏举风云逐后驱。从此求闲应不得，更能重醉白家无？

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

珊瑚鞭弹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盂。腰为逆风成弱柳，面因冲冷作凝苏。银蕤稳褰去呼乌罗帽，花褱宜乘叱拨驹。雪里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写真图。

喜刘苏州恩赐金紫，遥想贺宴，以诗庆之

海内姑苏太守贤，恩加章绶岂徒然？贺宾喜色欺杯酒，醉妓欢声遏管弦。鱼佩葭鳞光照地，鹖衔瑞带势冲天。莫嫌鬓上些些白，金紫由来称长年。

蓝田刘明府携酎相过，与皇甫郎中
卯时同饮，醉后赠之

腊月九日暖寒客，卯时十分空腹杯。玄晏舞狂乌帽落，蓝田醉倒玉山颓。貌偷花色老暂去，歌蹋柳枝春暗来。不为刘家贤圣物，愁翁笑口大难开。

刘苏州以华亭一鹤远寄，以诗谢之

老鹤风姿异，衰翁诗思深。素毛如我鬓，丹顶似君心。松际雪相映，鸡群尘不侵。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

早春忆苏州，寄梦得

吴苑四时风景好，就中偏好是春天；霞光曙后殷于火，水色晴来嫩似烟。士女笙歌宜月下，使君金紫称花前。诚知欢乐堪留恋，其奈离乡已四年？

尝新酒，忆晦叔二首

樽里看无色，杯中动有光。自君抛我去，此物共谁尝？

二

世上强欺弱，人间醉胜醒。自君抛我去，此语更谁听？

负 春

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辜负春风杨柳曲，去年断酒到今年。

池上闲吟二首

高卧闲行自在身，池边六见柳条新。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四皓再除犹且健，三川罢守未全贫。莫愁客到无供给，家酝香浓野菜春。

非庄非宅非兰若，竹树池亭十亩余。非迫非僧非俗吏，褐裘乌帽闭门居。梦游信意宁殊蝶？心乐身闲便是鱼。虽未定知生与死，其间胜负两何如？

早春招张宾客

久雨初晴天气新，风烟草树尽欣欣。虽当冷落衰残日，还有阳和暖活身。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随他年少人。

营闲事

自笑营闲事，从朝到日斜；浇畦引泉脉，扫径避兰芽。暖变墙衣色，晴催木笔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

感 春

老思不禁春，风光照眼新。花房红鸟觜，池浪碧鱼鳞。倚掉谁为伴？持杯自问身。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春池上戏赠李郎中

满池春水何人爱？唯我回看指似君。直似挹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

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 八年寒食日，池东小楼上作

勿讶春来晚，无嫌花发迟：人怜全盛日，我爱半开时。紫蜡粘为蒂、红苏点作蕤。成都新夹缬，梁汉碎燕脂。树杪真珠颗，墙头小女儿。浅深妆驳落，高下火参差。蝶戏争香朵，莺啼选稳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随。醉玩无胜此，狂嘲更让谁。犹残少年兴，未似老人诗。西日凭轻照，东风莫杀去声吹。明朝应烂慢，后夜更离披。林下遥相忆，樽前暗有期。衔杯嚼蕊思，唯我与君知。

池 边

柳老香丝宛，荷新钿扇圆。残春深树里，斜日小楼前。醉遣收杯杓，闲听理管弦。池边更无事，看补采莲船。

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妻侄等劝令少饮，因成长句以谕之

君应怪我朝朝饮，不说向君君不知。身上幸无疼痛处，瓮头正是撇尝时。刘妻劝谏夫休醉，王侄分疏叔不痴。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

送常秀才下第东归

东归多旅恨，西土少知音。寒食看花眼，春风落第心。百忧当二月，一醉直千金。到处公卿席，无辞酒盏深。

且 游

手里一杯满，心中百事休。春应唯仰醉，老更不禁愁。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

题王家庄临水柳亭

弱柳缘堤种，虚亭压水开；条疑逐风去，波欲上阶来。翠羽偷鱼入，红腰学舞回。春愁正无绪，争不尽残杯？

题令狐家木兰花

腻如玉指涂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

拜表回闲游

玉佩金章紫花绶，纁衫藤带白纶巾。晨兴拜表称朝士，晚出游山作野人。达磨传心令息念，玄元留语遣同尘。八关净戒斋销日，一曲狂歌醉送春。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间岂是两般身？

西街渠中种莲叠石，颇有幽致，偶题小楼

朱槛低墙上，清流小阁前。雇人栽苗茜，买石造潺湲。影落江心月，声移谷口泉。闲看卷帘坐，醉听掩窗眠。路笑淘官水，家愁费料钱。是非君莫问，一对一翛然。

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

宿醒寂寞眠初起，春意阑珊日又斜。劝我加餐因早笋，恨人休醉是残花。闷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兄弟东西官职冷，门前车马向谁家？

玉泉寺南三里涧下多深红踯躅，繁艳殊常，感惜题诗，以示游者

玉泉南涧花奇怪，不似花丛似火堆。今日多情唯我到，每年无故为谁开？宁辞辛苦行三里，更与留连饮两杯。犹有一般辜负事，不将歌舞管弦来。

早服云母散

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三月晦日、日晚闻鸟声

晚来林鸟语殷勤，似惜风光说向人。遣脱破袍劳报暖，催沽美酒敢辞贫？声声劝醉应须醉，一岁唯残半日春。

早夏游平原回

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肩舆颇平稳，涧路甚清凉。紫蕨行看采，青梅旋摘尝。疗饥兼解渴，一盏冷云浆。

宿天竺寺回

野寺经三宿，都城复一还。家仍念婚嫁，身尚系官班。萧洒秋临水，沉吟晚下山。长闲犹未得，逐日且偷闲。

侍中晋公欲到东洛，先蒙书问，期宿
龙门，思往感今，辄献长句

昔蒙兴化池头送，大和三年春，居易授宾客分司东来，特蒙侍中于兴化里池上宴送。今许龙门潭上期。聚散但惭长见念，荣枯安敢道相思？功成名遂来虽久，云卧山游去未迟。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

奉和晋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
师，感悦发中，斐然成咏》

鸾凤翱翔在寥廓，貂蝉萧洒出埃尘。致成尧舜升平代，收得夔龙强健身。抛掷功名还史册，分张欢乐与交亲。商山老皓虽休去，终是留侯门下人。

送刘吾司马赴任硖州，兼寄崔使君

位下才高多怨天，刘兄道胜独恬然。贫于杨子两三倍，老过荣公六七年。笔砚莫抛留压案，箪瓢从陋也销钱。郡丞自合当优礼，何况夷陵太守贤。

菩提寺上方晚眺

楼阁高低树浅深，山光水色暝沉沉。嵩烟半卷青绡幕，伊浪平铺绿绮衾。飞鸟灭时宜极目，远风来处好开襟。谁知不离簪纓内，长得逍遥自在心。

杨柳枝词八首

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清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小树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两三条。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得期。

浪淘沙词六首

一泊沙来一泊去，一重浪灭一重生。相搅相淘无歇日，会教山海一时平。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青草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愁见滩头夜泊处，风翻暗浪打船声。借问江湖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谁道小郎抛小妇，船头一去没回期。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生还有几家？却到帝乡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二

律诗 凡八十二首

读《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读《庄子》

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

读禅经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杨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感兴二首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窝。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问 鹤

乌鸢争食雀争窠，独立池边风雪多。尽日踏冰翘一足，不鸣不动意如何？

代鹤答

鹰爪攫鸡鸡肋折，鹞拳蹴雁雁头垂。何如敛翅水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

闲卧有所思二首

向夕褰帘卧枕琴，微凉入户起开襟。偶因明月清风夜，忽想迁臣逐客心。何处投荒初恐惧？谁入绕泽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闲直万金。

权门要路足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材。大底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

喜 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

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诗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当
此科，而所得已多，为幸斯甚。
偶成狂咏，聊写愧怀。

爱琴爱酒爱诗客，多贱多穷多苦辛。中散步兵终不贵，孟郊张籍过于贫。一之已叹关于命，三者何堪并在身？只合飘零随草木，谁教凌励出风尘？荣名厚禄二千石，乐饮闲游三十春。何得无厌时咄咄？犹言薄命不如人。

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

有花有酒有签歌，其奈难逢亲故何？近海饶风春足雨，白须太守闷时多！
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吴越声邪无法用，莫教偷入管弦中。
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严尚书与于驸马诗云：“莫损歌喉一串珠”。海味腥咸损声气，听看犹得断肠无？

闲卧

薄食当去斋戒，散班同隐沦。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唯置床临水，都无物近身。清风散发卧，兼不要纱巾。

春早秋初，因时即事，兼寄浙东李侍郎

春早秋初昼夜长，可怜天气好年光。和风细动帘帷暖，清露微凝枕簟凉。窗下晓眠初减被，池边晚坐乍移床。闲从蕙草侵阶绿，静任槐花满地黄。理曲管弦闻后院，熨衣灯火映深房。四时新境何人别？遥忆多情李侍郎！

新秋喜凉

过得炎蒸月，尤宜老病身。衣裳朝不润，枕簟夜相亲。楼月纤纤早，波风裊裊新。光阴与时节，先感是诗人。

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

孟夏清和月，东都闲散官。体中无病痛，眼下未饥寒。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雪鬓随身老，云心著处安。此中殊有味，试说向君看。

哭崔二十四常侍

崔好酒放歌，忘怀生死，知疾不起，自为志文

貂冠初别九重门，马鬣新封四尺坟。薤露歌词非白雪，旌铭官爵是浮云。伯

伦每置随身锺，元亮先为自祭文。莫道高风无继者，一千年内有崔君。

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

岛树间林峦，云收雨气残。四山岚色重，五月水声寒。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滩。心觉闲弥贵，身缘健更欢。帝将风后待，人作谢公看。角音鹿里年虽老，高阳兴未阑。佳辰不见召，争免趁杯盘？来诗云：“何处趁杯盘”。

送兖州崔大夫驸马赴镇

戚里夸为贤驸马，儒家认作好诗人。鲁侯不得辜风景，沂水年年有暮春。

少年问

少年怪我问如何，何事朝朝醉复歌？号作乐天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

问少年

千首诗堆青玉案，十分酒写白金盂，回头却问诸年少，作个狂夫得了无？

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

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蕤宾掩抑娇多怨，散水玲珑峭更清。珠颗泪沾金捍拨，红妆弟子不胜情。《蕤宾》、《散水》皆新调名。

代林园戏赠

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
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

南院今秋游宴少，西坊近日往来频。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

戏答林园

岂独西坊来往频，偷闲处处作游人。衡门虽是栖迟地，不可终朝锁老身。

重戏赠

集贤池馆从他盛，履道林亭勿自轻。往往归来嫌窄小，年年为主莫无情。

重戏答

小水低亭自可亲，大池高馆不关身。林园莫妒裴家好，憎故怜新岂是人？

早秋登天宫寺阁，赠诸客

天宫阁上醉萧辰，丝管闲听酒慢巡。为向凉风清景道，今朝属我两三人。

晓上天津桥闲望，偶逢卢郎
中、张员外，携酒同倾

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空阔境疑非下界，飘飘身似在寥天。星河隐映初生日，楼阁葱茏半出烟。此处相逢倾一盏，始知地上有神仙。

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

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是东都。嵩山表里千重雪，洛水高低两颗珠。清景难逢宜爱惜，白头相劝强欢娱。诚知亦有来年会，保得晴明强健无？

对晚开夜合花，赠皇甫郎中

移晚校一月，花迟过半年。红开抄秋日，翠合欲昏天。白露滴不死，凉风吹更鲜。后时谁肯顾？唯我与君怜。

醉游平泉

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闲唯有我，一年四度到平泉。

题赠平泉韦征君拾遗

箕颖千年后，唯君得古风。位留丹陛上，身入白云中。躁静心相背，高低迹不同。笼鸡与梁燕，不信有冥鸿。

酬皇甫郎中《对新菊花》见忆

爱菊高人吟逸韵，悲秋病客感衰怀。黄花助兴方携酒，红叶添愁正满阶。居士荤腥今已断，仙郎杯杓为谁排？愧君相忆东篱下，拟废重阳一日斋。

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

九烛台前十二妹，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翻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和韦庶子《远坊赴宴，未夜先归》之作，兼
呈裴员外 员外亦爱先逃归

促席留欢日未曛，远坊归思已纷纷。无妨按辔行乘月，何必逃杯走似云？银

烛忍抛杨柳曲？金鞍潜送石榴裙。到时常晚归时早，笑乐三分校一分。

集贤池答侍中问

主人晚入皇城宿，问客徘徊何所须？池月幸闲无用处，今宵能借客游无？

杨柳枝二十韵

《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

小妓携桃叶，新歌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暖，箏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便想人如树，先将发比丝。风条摇雨带，烟叶帖双眉。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袅娜，黄嫩手葳蕤。唳鹤晴呼侣，哀猿夜叫儿。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别离。黄遮金谷岸，绿映杏园池。春惜芳华好，秋怜颜色衰。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物，一首断肠诗。

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见忆

烟景冷苍茫，秋深夜夜霜，为思池上酌，先觉瓮头香。未暇倾巾漉，还应染指尝。醍醐惭气味，虎魄让晶光。若许陪歌席，须容散道场。月终斋戒毕，犹及菊花黄。

老 去

老去愧妻儿，冬来有劝词。暖寒从饮酒，冲冷少吟诗。战胜心还壮，斋勤体校羸。由来世间法，损益合相随。

送宗实上人游江南

忽辞洛下缘何事？拟向江南住几时？每过渡头伤问法，无妨菩萨是船师。

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

细吟冯翊使君时，忆作余杭太守时。君有一般输我事，柘枝看校十年迟。

冬初酒熟二首

霜繁脆庭柳，风利剪池荷。月色晓弥苦，乌声寒更多。秋怀久寥落，冬计又如何？一瓮新醅酒，萍浮春水波。酒熟无来客，因成独酌谣。人间老黄绮，地上散松乔。忽忽醒还醉，悠悠暮复朝。残年多少在？尽付此中销。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

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閭里固宜勤抚恤，楼台亦要数跻攀。笙歌缥缈虚空里，风月依稀梦想间。且喜诗人重管领，遥飞一盞贺江山。

渺渺钱塘路几千，想君到后事依然。静逢竺寺猿偷橘，闲看苏家女采莲。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留传。舍人虽健无多兴，老校当时八九年。杭民至今呼余为白舍人。

寄李相公

渐老只谋欢，虽贫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试为驻春看。

冬日平泉路晚旧

山路难行日易斜，烟村霜树欲栖鸦。夜归不到应闲事，热饮三杯即是家。

利仁北街作

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蹰立马缘何事？认得张家歌吹声。

洛阳堰闲行

洛阳堰上新晴日，长夏门前欲暮春。遇酒即沽逢树歇，七年此地作闲人。

过永宁

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为谁开？赖逢山县卢明府，引我花前劝一杯。

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厅壁；今
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

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题诗尘藓生。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

罗敷水

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

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镇，立马赠别

大旆拥金羁，书生得者稀。何劳问官职，岂不见光辉？赫赫人争看，翩翩马欲飞。不欺前岁尹，驻节语依依。前年春，予为河南尹，王为少尹。

和杨同州寒食乾坑会后，闻杨工部
欲到，知予与工部有宿醒

夜饮归常晚，朝眠起更迟。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拂枕青长袖，欹簪白接鬕。宿醒无兴味，先是肺神知。

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
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

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一复时程虽不远，百余步地更相亲。汝去洛程一宿，履道、集贤两宅相去一百三十步。朱门陪宴多投辖，青眼留欢任吐茵。闻道郡斋还有酒，风前月下对何人？

池上二绝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其 二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白羽扇

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麈尾班非正，蒲葵陋不同。何人称相对？清瘦白须翁。

五月斋戒，罢宴彻乐。闻韦宾客、皇甫
郎中饮会亦稀。又知欲携酒饌
出斋，先以长句呈谢

妓房匣镜满红埃，酒库封瓶生绿苔。居士尔时缘护戒，车公何事亦停杯？散斋香火今朝散，开素盘筵后日开。随意往还君莫怪，坐禅僧去饮徒来。

闲园独赏
因梦得所寄蜂鹤之咏，引成此篇以和之

午后郊园静，晴来景物新。雨添山气色，风借水精神。永日若为度？独游何所亲？仙禽狎君子，芳树倚佳人。蚁斗王争肉，蜗移舍逐身。蝶双知伉俪，蜂分见君臣。蠢蠕形虽小，逍遥性即均。不知鹏与鷃，相去几微尘？

种柳三咏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春风为催促，副取老

人心。

从君种杨柳，夹水意如何？准拟三年后，青丝拂绿波。仍教小楼上，对唱杨枝歌。

更想五年后，千千条麴尘；路旁深映月，楼上暗藏春。愁杀闲游客，闻歌不见人！

偶 吟

好官病免曾三度，散地归休已七年。老自退闲非世弃，贫蒙强健是天怜。韦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来乞酒钱。便得一年生计足，与君美食复甘眠。

池上即事

移床避日依松竹，解带当风挂薜萝。钿砌池心绿苹合，粉开花面白莲多。久阴新雾宜丝管，苦热初凉入绮罗。家酝瓶空人客绝，今宵争奈月明何？

南塘暝兴

水色昏犹白，霞光暗渐无。风荷摇破扇，波月动连珠。蟋蟀啼相应，鸳鸯宿不孤。小僮频报夜，归步尚踟蹰。

小 宅

小宅里间接，疏篱鸡犬通。渠分南港水，窗借北家风。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

谕亲友

适情处处皆安乐，大底园林胜市朝。烦闹荣华犹易过，优闲福禄更难销。自怜老大宜疏散，却被交亲叹寂寥。终日相逢不相见，两心相去一何遥！

龙门送别皇甫泽州赴任、韦山人南游

隼旗归洛知何日？鹤驾远嵩莫过春。惆怅香山云水冷，明朝便是独游人！

刘苏州寄酿酒糯米，李浙东寄《杨柳枝》舞衫。偶因尝酒、试衫，辄成长句寄谢之

柳枝慢踏试双袖，桑落初香尝一杯。金屑醅浓吴米酿，银泥衫稳越娃裁。舞时已觉愁眉展，醉后仍教笑口开。惭愧故人怜寂寞，三千里外奇欢来。

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

同州慵不去，此意复谁知？诚爱俸钱厚，其如身力衰？可怜病判案，何似醉

吟诗？劳逸悬相远，行藏决不疑。徒烦人劝谏，只合自寻思。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唯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

寄杨六侍郎
时杨初授户部，予不赴同州。

西户最荣君好去，左冯虽稳我慵来。秋风一筋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

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贺而
饯之 往年尝与予同为秘监

离筵莫怆且同欢，共贺新恩拜旧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归芸阁狎鹓鸾。落星石上苍苔古，画鹤厅前白露寒。老监姓名应在壁，相思试为拂尘看。

酒熟忆皇甫十

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其日独游香山寺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即事重题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将旧渭村，先寄舍弟

一年年觉此身衰，一日日知前事非。咏月嘲花先要减，登山临水亦宜稀。子平嫁娶贫中毕，元亮田园醉里归。为报阿连寒食下，与吾酿酒扫柴扉。

看嵩洛有叹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里鸟，飞出肯飞还。

咏 怀

随缘逐处便安闲，不住朝廷不入山。心似虚舟浮水上，身同宿鸟寄林间。尚平婚嫁了无累，冯翊符章封却还。时阿罗初嫁，及同州官吏放归。处分贫家残活计，匹如身后莫相关。

咏老，赠梦得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有闲谈兴，相逢尚有余。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三

律诗 凡一百首

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承华东署三分务，履道西池七过春。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张良、疏受，并为太子少傅。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

旧径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游丝飘酒席，瀑布溅琴床。巢许终身隐，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时裴加中书令。

自题小草亭

新结一茅茨，规模俭且卑。土阶全垒块，山木半留皮。阴合连藤架，丛香近菊篱。壁宜藜杖倚，门称荻帘垂。窗里风清夜，檐间月好时。留连尝酒客，勾引坐禅师。伴宿双栖鹤，扶行一侍儿。绿醅量盏饮，红稻约升炊。龌龊豪家笑，酸寒富屋欺。陶庐闲自爱，颜巷陋谁知？蝼蚁谋深穴，鹪鹩占小枝。各随其分足，焉用有余为？

自咏

细故随缘尽，衰形具体微。斗闲僧尚闹，较瘦鹤犹肥，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马从衔草蹶，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自余君莫问，何是复何非。

新亭病后独坐，招李侍郎公垂

新亭未有客，竟日独何为？趁暖泥茶灶，防寒夹竹篱。头风初走后，眼暗欲明时。浅把三分酒，闲题数句诗。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

闲卧，寄刘同州

软褥短屏风，昏昏醉卧翁。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

残酌晚餐

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鱼香肥泼火，饭细滑

流匙。除却慵馋外，其余尽不知。

喜见刘同州梦得

紫绶白髭须，同年二老夫。论心共牢落，见面且欢娱。酒好携来否？诗多记得无？应须为春草，五马少蜘蹰。

裴令公席上，赠别梦得

年老官高多别离，转难相见转相思。雪销酒尽梁王起，便是邹枚分散时。

寻春题诸家园林

闻健朝朝出，乘春处处寻。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渐以狂为态，都无闷到心。平生身得所，未省似而今。

又题一绝

貌随年老欲何如？兴遇春牵尚有余。遥见人家花便入，不论贵贱与亲疏。

家园三绝

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

二

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眠。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

三

鸳鸯怕捉竟难亲，鹦鹉虽笼不著人。何似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

老来生计

老来生计君看取，白日游行夜醉吟。陶令有田唯种黍，邓家无子不留金。人间荣耀因缘浅，林下幽闲气味深。烦虑渐销虚白长，一年心胜一年心。

早春题少室东岩

三十六峰晴，雪销岚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远草初含色，寒禽未变声。东岩最高石，唯有我题名。

早春即事

眼重朝眠足，头轻宿酒醒。阳光满前户，雪水半中庭。物变随天气，春生逐地形。北檐梅晚白，东岸柳先青。葱垞抽羊角，松巢堕鹤翎。老来诗更拙，吟罢少人听。

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二绝

树根雪尽催花发，池岸冰销放草生。唯有须霜依旧白，春风于我独无情！

二

道场斋戒今初毕，酒伴欢娱久不同。不把一杯来劝我，无情亦得似春风？

春来频与李二十〔十〕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

风光引步洒开颜，送老销春嵩洛间。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我为病叟诚宜退，君是才臣岂合闲？可惜济时心力在，放教临水复登山！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春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

三月三日

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纱窗燕拂檐。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阶临池面胜看镜，户映花丛当下帘。指点楼南玩新月，玉钩素手两纤纤。

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

双鹤分离一何苦！连阴雨夜不堪闻。莫教迁客孀妻听，嗟叹悲啼呢杀君。

酬郑二司录与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遇同 宴见赠 二人并是同年

偶因冷节会嘉宾，况是平生心所亲。迎接须矜疏傅老，祇供莫笑阮家贫。杯盘狼藉宜侵夜，风景阑珊欲过春。相对喜欢还怅望，同年只有此三人！

喜与杨六侍郎同宿

岸帻静言明月夜，匡床闲卧落花朝。二三月里饶春睡，七八年来不早朝，浊水清尘难会合，高鹏低鷁各逍遥。眼看又上青云去，更卜同衾一两宵。

残春咏怀，赠杨慕巢侍郎

位逾三品日，太子少傅官二品。年过六旬时。予今年六十五。不道官班下，其如筋力衰。犹怜好风景，转重旧亲知。少壮难重得，欢娱且强为。兴来池上酌，醉出袖中诗。静话开襟久，闲吟放盏迟。落花无限雪，残鬓几多丝。莫说伤心事，春翁易酒悲。

闲居春尽

闲泊池舟静掩扉，老身慵出客来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残莺唤遣归。揭瓮偷尝新熟酒，开箱试著旧生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阴速似飞。

春尽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宿雨洗天津，无泥未有尘。初晴迎早夏，落照送残春。兴发诗随口，狂来酒寄身。水边行嵬峨，桥上立逡巡。疏傅心情老，吴公政化新。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

池上逐凉二首

青苔地上销残暑，绿树阴前逐晚凉。轻屐单衣薄纱帽，浅池平岸庾藤床。簪缨怪我情何薄？泉石谙君味甚长。遍问交亲为老计，多言宜静不宜忙。

二

窗间睡足休高枕，水畔闲来上小船。棹遣秃头奴子拨，茶教纤手侍儿煎。门前便是红尘地，林外无非赤日天。谁信好风清簟上，更无一事但翛然。

香山避暑二绝

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栏杆立，满耳潺湲满面凉。

二

纱中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輿睡中归。

老 夫

七八年来游洛都，三分游伴二分无。风前月下花园里，处处唯残个老夫。世

事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谁能逐我来闲坐？时共酣歌倾一壶。

香山下卜居

者须为老计，老计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间久息心。乱藤遮石壁，绝涧护云林。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

无长物

莫讶家居窄，无嫌活计贫。只缘无长物，始得作闲人。青竹单床簟，乌纱独幅巾；其余皆称是，亦足奉吾身。

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
来诗云：“唯羡东都白居易，月明香积问
禅师。”时牛相三表乞退，有诏不许

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支许徒思游白月，夔龙未放下青天。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牛相公今年五十七。

以诗代书，寄户部杨侍郎，劝买东邻王家宅

劝君買取东邻宅，与我衡门相并开。云映嵩峰当户牖，月和伊水入池台。林园亦要闻闲置，筋力应须及健回。莫学因循白宾客，欲年六十始归来。

赠谈客

上客清谈何亹亹？幽人闲思自寥寥。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

初入香山院对月 大和六年秋作

者住香山初到夜，秋逢白月正圆时。从今便是家山月，试问清光知不知？

题龙门堰西涧

东岸菊丛西岸柳，柳阴烟合菊花开。一条秋水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舫回。除却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来？

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早出赴
会，马上先寄六韵

雨暗三秋日，泥深一尺时。老人平旦出，自问欲何之？不是寻医药，非干送别离。素书传好语，绛帐赴佳期。续借桃花马，催迎杨柳姬。只愁张录事，罚我怪来迟。

尝酒听歌招客

一瓮香醒新插盂，双鬟小妓薄能讴。管弦渐好新教得，罗绮虽贫免外求。世上贪忙不觉苦，人间除醉即须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时从我游。

八月三日夜作

露白月微明，天凉景物清。草头珠颗冷，楼角玉钩生。气爽衣裳健，风疏砧杵鸣。夜衾香有思，秋簟冷无情。梦短眠频觉，宵长起暂行。烛凝临晓影，虫怨欲寒声。槿老花先尽，莲凋子始成。四时无了日，何用叹衰荣？

病中赠南邻觅酒

头痛牙疼三日卧，妻看煎药婢来扶。今朝似校抬头语，先问南邻有酒无？

晓眠后，寄杨户部

软绫腰褥薄绵被，凉冷秋天稳暖身。一觉晓眠殊有味，无因寄与早朝人。

秋雨夜眠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

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

斋戒满夜，戏招梦得

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无复更思身外事，未能全尽世间缘。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理管弦。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

水南秋一半，风景未萧条。皂盖回沙苑，篮舆上洛桥。闲尝黄菊酒，醉唱紫芝谣。称意那劳问？请平声钱不早朝。

酬梦得《穷秋夜坐即事》见寄

焰细灯将尽，声遥漏正迟。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缝裳。菊悴篱经雨，萍销水得霜。今冬暖寒酒，先拟共君尝。

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箏；箏未到，
先寄诗来。走笔戏答
来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

楚匠饶巧思，秦箏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答梦得《秋庭独坐》见赠

林梢隐映夕阳残，庭际萧疏夜气寒。霜草欲枯虫思急，风枝未定鸟栖难。容衰见镜同惆怅，身健逢杯且喜欢。应是天教相暖热，一时垂老与闲官。

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
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

斋宫前日满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尘。乘兴还同访效客，解醒仍对姓刘人。病心汤沃寒灰活，老面花王朽木春。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惯吐车茵。

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
每对双关，分叙两意。

白老忘机客，牛公济世贤。鸥栖心恋水，鹏举翅摩天。累就优闲秩，连操造化权。贫司甚萧洒，荣路自喧阗。望苑三千日，台阶十五年。是人皆弃忘，何物不陶甄。居易三任官寮，皆分司东都，于兹八载。恩黯出入外内，凡十五年，皆同平章事。篮舆游嵩岭，油幢镇海壖。竹篙撑钓艇，金甲拥楼船。雪夜寻僧舍，春朝列妓筵。长斋伊香火，密宴簇花钿。自觉闲胜闹，遥知醉笑禅。是非分未定，会合杏无缘。我正思杨府，君应望洛川。西来风袅袅，南去雁连连。日落龙门外，潮生瓜步前。秋同一时尽，月共两乡圆。旧眷交欢在，新文气调全。惭无白雪曲，难答碧云篇。金谷时谁赏？芜城赋众传，珠应晒鱼目，铅未伏龙泉。远讯惊魔物，深情寄酒钱。霜纨一百疋，玉柱十三弦。思黯远寄箏来，先寄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仍与酒资同至。楚醴来樽里，秦声送耳边。何时红烛下？相对一陶然！

吴秘监每有美酒，独酌独醉，但蒙诗报，
不以饮招，辄此戏酬，兼呈梦得

蓬山仙客下烟霄，对酒唯吟独酌谣。不怕道狂弹玉爵，记云：“饮玉爵者弗弹”。亦曾乘兴换金貂。吴监前任散骑常侍。君称名士夸能饮，王孝伯云：“但常无事，读《离骚》，痛饮，即可称名士”。我是愚夫肯见招？《独酌谣》云：“愚夫子下招”。赖有伯伦为醉伴，何愁不解傲松乔？

酬梦得《霜夜对月》见怀

凄清冬夜景，摇落长年情。月带新霜色，砧和远雁声。暖怜炉火近，寒觉被衣轻。枕上酬佳句，诗成梦不成。

初冬月夜，得皇甫泽州手札，并诗数篇，因遣报书，偶题长句

清冷玉韵两三章，落泊银钩七八行。心逐报书悬雁足，梦寻来路绕羊肠。水南地空去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履道所居在水南、泽洲在太行之北地也。最恨泼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尝！

雪中酒熟，欲携访吴监，先寄此诗

新雪对新酒，忆同倾一杯。自然须访戴，不必待延枚。《雪赋》云：“延枚叟”。陈榻无辞解，袁门莫懒开。笙歌与谈笑，随事自将来。

酬令公雪中见赠，讶不与梦得同相访

雪似鹅毛飞散乱，人披鹤氅立徘徊。邹生枚叟非无兴，唯待梁王召即来。

题酒瓮，呈梦得

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麴蘖销愁真得力，光阴催老苦无情。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

迂 叟

一辞魏阙就商宾，散地闲居八九春。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冷暖俗情谙世路，是非闲论任交亲。应须绳墨机关外，安置疏愚钝滞身。

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

已收身向园林下，犹寄名于禄仕间。不锻嵇康弥懒静，无金疏傅更贫闲。支分门内余生计，谢绝朝中旧往还。唯是相君未忘得，时思汉水梦巴山。

惜春赠李尹

春色有时尽，公门终日忙。两衙但平声不阙，一醉亦何妨？芳树花团雪，衰翁鬓扑霜。知君倚年少，未苦惜风光。

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

时泰岁丰无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前头更有忘忧日，向上应无快活人。自去年来多事故，从今日去少交亲。宜须数数谋欢会，好作开成第二春。

与梦得偶同到敦诗宅，感而题壁

山东才副苍生愿，《汉书》云：“山东出相”。川上俄惊逝水波。履道凄凉新第宅，敦诗宅在履道，修造初成。宣城零落旧笙歌。崔家妓乐，多归宣州也。园荒唯有薪堪采，门冷兼无雀可罗。今日相随偶同到，伤心不是故经过。

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

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歌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金花银碗饶兄用，罽画罗衣尽上声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闲游即事

郊野游行熟，村园次第过。蓦山寻滪涧，踏水渡伊河。寒食青青草，春风瑟瑟波。逢人共杯酒，随马有笙歌。胜事经非少，芳辰过亦多。还须自知分，不老拟如何？

六十六

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每因悲物故，还且喜身存。安得头长黑？争教眼不昏？交游成拱木，婢仆见曾孙。瘦觉腰金重，衰怜鬓雪繁。将何理老病？应付与空门！

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

老更惊年改，闲先觉日长。晴薰榆荚黑，春染柳梢黄。雪破山呈色，冰融水放光。低平稳船舫，轻暖好衣裳。白角三升榼，红茵六尺床。偶游难得伴，独醉不成狂。我有中心乐，君无外事忙。经过莫慵懒，相去两三坊。

因梦得题公垂所寄蜡烛，因寄公垂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莲艳不如。却寄两条君领取，明年双引入中书。宰相入朝举双烛，余官各一。

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二篇

最忆楼花千万朵，偏怜堤柳两三株。拟提社酒携村妓，擅入朱门莫怪无？映楼桃花、拂堤垂柳，是庄上最胜绝处，故举以为对。

二

可惜亭台闲度日，欲偷风景暂游春。只愁花里莺饶舌，飞入宫城报主人。

春夜宴席上，戏赠裴淄州

九十不衰真地仙，裴年九十，不衰羸，六旬犹健亦天怜。予自谓也。今年相遇驾花月，此夜同欢歌酒筵。四座齐声和丝竹，两家随分斗金钿。留君到晓无他意，图向君前作少年。

赠梦得

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

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

病容衰惨澹，芳景晚蹉跎。无计留春得，争能奈老何？篇章慵报答，杯宴喜经过。顾我酒狂久，负君诗债多。沈前后惠诗十余首，春来多醉，竟未酬答，今故云尔。敢辞携绿蚁？只愿见青娥。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沈有讴者，善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楔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恹、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绩、贺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泝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居易举酒油毫，奉十二韵以献座上作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楔事修初毕，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鹭。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于杨子渡，踏破魏王堤。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舞急红腰凝，去声。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栖西。

同梦得寄贺东、西川二杨尚书

龙节对持真可爱，雁行相接更堪夸。两川风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属一家。鲁卫定知联气色，潘杨亦觉有光华。予与二公，皆忝姻戚。应怜洛下分司伴，冷宴闲游老看花。

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渐欲拂他骑马客，未多遮得上楼人。须

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曲尘。为报金堤千万树，饶伊未敢苦争春。

晚春酒醒寻梦得

料合同惆怅，花残酒亦残。醉心忘老易，醒眼别春难。独出虽慵懒，相逢定喜欢。还携小蛮去，诚觅老刘看，小蛮，酒榼名也。

感 事

服气崔常侍，晦叔，烧丹郑舍人。居中。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和裴令公南庄一绝 裴诗云：“野人不
识中书令，唤作陶家与谢家”

陶庐僻陋那堪比？谢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峰三十六，长随申甫作家山！

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

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起小楼。

二

水色波文何所似？曲尘罗带一条斜。莫言罗带春无主，自置楼来属白家。

三

日滟水光摇素壁，风飘树影拂朱栏。皆言此处宜弦管，试奏霓裳一曲看。

四

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应是遥闻胜近听，行人欲过尽回头。

五

独醉还须得歌舞，自娱何必要亲宾？当时一部清商乐，亦不长将乐外人。

偶 作

篮舁出即忘归舍，柴户昏犹未掩关。闻客病时惭体健，见人忙处觉身闲。清凉秋寺行香去，和暖春城拜表还。木雁一篇须记取，致身才与不才间。

同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
时牛相公辞罢扬州节度，就拜东都留守

淮南挥手抛红旆，洛下回头向白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场里旧将军。宫城烟月饶全占，关塞风光请中分。诗酒放狂犹得在，莫欺白叟与刘君。

幽居早秋闲咏

幽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卧风秋拂簟，步月夜开关。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轩鹤留何用？泉鱼放不还。谁人知此味？临老十年间。

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

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箏；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古调何人识？初闻满座惊。落盘珠历历，摇珮玉琤琤。似劝杯中物，如含林下情。时移音律改，岂是昔时声？

烧药不成，命酒独醉

白发逢秋王去声，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送卢郎中赴河东裴令公幕

别时暮雨洛桥岸，到日凉风汾水波。荀令见君应问我，为言秋草闭门多。

送李滁州

君于觉路深留意，我亦禅门薄致功。未悟病时须去病，已知空后莫依空。白衣卧疾嵩山下，皂盖行春楚水东。谁道三年千里别？两心同在道场中。

长斋月满，寄思黯

一日不见如三月，一月相思如七年。似隔山河千里地，仍当风雨九秋天。明朝斋满相寻去，挈榼抱衾同醉眠。

冬夜对酒，寄皇甫十

霜杀中庭草，冰生后院池。有风空动树，无叶可辞枝。十月苦长夜，百年强半时。新开一瓶酒，那得不相思？

岁除夜对酒

衰翁岁除夜，对酒思悠然。草白经霜地，云黄欲雪天。醉依乌帽反香枕坐，慵傍暖炉眠。洛下闲来久，明朝是十年。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四

律诗 凡七十五首

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部，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
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

天下中台正，人间一口高。中书令，上应中台。司徒，官一品，休明值尧舜，
勋业过萧曹。始擅文三捷，进士及第、博学、制策，连登三科。终兼武六韬。
动人名赫赫，忧国意忉忉。荡蔡擒封豕，吴元济也。平齐斩巨鼈。李师道也。
两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涛。宠重移宫隩，自东都留守，授北京留守。恩新换
阍族。保釐东宅静，周公、召公，东治洛宅。守护北门牢。晋国封疆阔，并
州士马豪。胡兵惊赤帜，边雁避乌号。令下流如水，仕沾泽似膏。路喧歌五
袴，军醉感单醪。将校森貔武，宾僚俨隼髦。客无烦夜析，吏不犯秋毫。神
在台骀助，魂亡玃狁逃。德星销彗孛，霖雨灭腥臊。烽戍高临代，关河远控
洮。汾云晴漠漠，朔吹冷飕飕。豹尾交卫戟，虬须捧佩刀。通天白犀带，照
地紫麟袍。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蒲萄酒出太原。银含凿落盏，金屑琵琶
槽。遥想从军乐，应忘报国劳。紫微留北阙中书令即紫微令也。绿野寄东
皋。绿野堂在东都午桥庄也。忽忆前时会，多惭下客叨。清宵陪宴话，美景
从游遨。花月还同赏，琴诗雅自操。朱弦拂宫徵，洪笔振风骚。近竹开方丈，
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画舫两三艘。径滑苔粘屐，潭深水没篙。绿丝萦
岸柳，红粉映楼桃。皆午桥庄中佳境。为穆先陈醴，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
蒙以三勒汤代酒也。招刘共藉糟。刘梦得也。舞鬟金翡翠，歌颈玉蛴螬。盛
德终难退，明时岂易遭？公虽慕张范，张良、范蠡。帝未舍伊皋。眷恋心方
结，踟蹰首已搔。鸾凰上寥廓，燕雀住蓬蒿。欲献文狂简，徒烦思郁陶。可
怜四百字，轻重抵鸿毛。

和东川杨慕巢尚书《府中独坐感戚在怀》见

寄十四韵 慕巢感戚虔州弟丧逝，感

己之荣盛，有归洛之意，故叙而和之也

我是知君者，君今意若何？穷通时不定，苦乐事相和。东蜀欢殊渥，西江叹
逝波。只缘荣贵极，翻使感伤多。行断风惊雁，慕巢及杨九、杨十前年来，
兄弟三人各在一处。年侵日下坡。片心休惨戚，双鬓已蹉跎。紫绶黄金印，
青幢白玉珂。老将荣补帖，愁用道销磨。外府饶杯酒，中堂有绮罗。应须引
满饮，何不放狂歌？锦水通巴峡，香山对洛河。将军驰铁马，少傅步铜驼。
深契怜松竹，高情忆薜萝。悬车年甚远，未敢放相过。

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

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

呈思黯奇章公

性与时相远，身将世两忘。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老岂无谈笑？贫犹有
酒浆。随时求伴侣，逐日用风光。数数游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荣启乐，

人怨接輿狂。改业为逋客，移家住醉乡。不论招梦得，兼拟诱奇章。要路风波险，权门市井忙。世间无可恋，不是不思量。

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

今旦夫妻喜，他人岂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讶见孙迟？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因名引珠。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

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 新与皇甫结婚

谁能嗟叹光阴暮？岂复忧愁活计贫？忽忽不知头上事，时时犹忆眼中人。早为良友非交势，晚接嘉姻不失亲。最喜两家婚嫁毕，一时抽得尚平身。

梦得卧病；携酒相寻，先以此寄

病来知少客，谁可以为娱？日晏开门未？秋寒有酒无？自宜相慰问，何必待招呼？小疾无妨饮，还须挈一壶。

酬思黯戏赠 同用狂字

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慰老资歌笑，销愁仰去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

又戏答绝句 来句云：“不是道公 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狂夫与我世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輿争解教人狂？

令狐相公与梦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浅，一闻薨逝，
相顾泫然。旋有使来，得前月未歿之前数
日书及诗寄赠。梦得哀吟悲叹，寄情
於诗；诗成示予，感而继和

緘题重叠语殷勤，存歿交亲自此分。前月使来犹理命，今朝诗到是遗文。银钩见晚书无报，玉树埋深哭不闻。最感一行绝笔字，尚言千万乐天君。令狐与梦得手札后云：“见乐天君，为伸千万之诚也”。

洛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 集，因寄汴州李尚书

水南水北雪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

看梦得题答李侍郎诗，诗中有
文星之句，困戏和之

看题锦绣报琼瑰，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须防有客星来。

闲 适

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风光暖助游行处，雨雪寒供饮宴时。肥马轻裘还粗有，粗歌薄酒亦相随。微躬所要今皆得，只是蹉跎得校迟。

戏答思黯
思黯有能箏者，以此戏之

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

酬裴令公赠马相戏
裴诗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盖引妾换马戏，意亦有所属也

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

新岁赠梦得

暮齿忽将及，同心私自怜。渐衰宜减食，已喜更加年。紫绶行联袂，篮舆出比肩。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

早春持斋，答皇甫十见赠

正月晴和风景新，纷纷已有醉游人。帝城花笑长斋客，二十年来负早春。

戏赠梦得，兼呈思黯

双鬓莫欺今老矣，《传》曰：“今老矣，无能为也”。一杯莫笑便陶然。陈郎中处为高户，裴使君前作少年。陈商郎中酒户涓滴。裴洽使君年九十余。顾我独狂多自哂，与君同病最相怜。月终斋满谁开素？须记奇章置一筵。

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

南庄胜处心常忆，借问轩车早晚游。美景难忘竹廊下，好风争奈柳桥头？冰消见水多于地，雪霁看山尽入楼。若待春深始同赏，莺残花落却堪愁。

酬皇甫十《早春对雪》见赠

漠漠复雾雾，东风散玉尘。明催竹窗晓，寒退柳园春。绿醕香堪忆，红炉暖可亲。忍心三两日，莫作破斋人。

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

谢家别墅最新奇，山展屏风花夹篱。晓月渐沉桥脚底，晨光初照屋梁时。台头有酒莺呼客，水面无尘风洗池。除却吟诗两闲客，此中情状更谁知？

送蕲春李十九使君赴郡

可怜官职好文词，五十专城未是迟。晓日镜前无白发，春风门外有红旗。郡中何处堪携酒？席上谁人解和诗？唯共交亲开口笑，知君不及洛阳时。

自题酒库

野鹤一辞笼，虚舟长任风。送愁还闹处，移老入闲中。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刘仁轨诗云，“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

寒食日寄杨东川

不知杨六逢寒食，作音佐底欢娱过此辰？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游春。蛮旗似火行随马，蜀妓如花坐绕身。不使黔娄夫妇看，夸张富贵向何人？

醉后听唱《桂华曲》诗云：“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常娥更有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此曲韵怨切，听辄感人，故云尔。

桂华词意苦丁宁，唱到常娥醉便醒。此是世间肠断曲，莫教不得意人听。

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 宾友，见戏十韵

宾客懒逢迎，翛然池馆清。檐闲空燕语，林静未蝉鸣。荤血还休食，杯觞亦罢倾。三春多放逸，五月暂修行。香印朝烟细，纱灯夕焰明。交游诸长老，师事古先生。竺乾古先生也。禅后心弥寂，斋来体更轻。不唯忘肉味，兼拟减风情。蒙以声闻待，难将戏论争，虚空若有佛，灵运恐先成。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 去岁禊洛》见示之作依来体杂言

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岁暮春上巳，独立香山下头。时居易独游香山寺。风光闲寂寂，旌旆远悠悠。丞相府归晋国，太行山碍并州。鹏背负天龟曳尾，云泥不可得同游。

又和令公《新开龙泉、晋水二池》

旧有潢污泊，今为白水塘。诗云：“方塘含白水”。笙歌闻四面，楼阁在中央。春变烟波色，晴添树木光。龙泉信为美，莫忘午桥庄！

早夏晓兴，赠梦得

窗明帘薄透朝光，卧整巾簪起下床。背壁灯残经宿焰，开箱衣带隔年香。无情亦任他春去，不醉争销得日长？一部清商一壶酒，与君明日暖新堂。

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城都一片尘。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 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

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精神欺竹树，气色压亭台。隐起磷磷状，凝成瑟瑟胚。廉棱露锋刃，清越扣琼瑰。岌岌形将动，巍巍势欲摧。奇应潜鬼怪，灵合蓄云雷。黛润沾新雨，斑明点古苔。未曾栖鸟雀，不肯染尘埃。尖削琅玕笋，洼剌玛瑙罍。海神移碣石，画障簇天台。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渡江一苇载，入洛五丁推。出处虽无意，升沉亦有媒。媒为李苏州。拔从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对称吟诗句，看宜把酒杯。终随金砺用，不学玉山颓。疏傅心偏爱，园公眼屡回。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居易与梦得俱典姑苏，而不获此石。

奉和思黯相公《雨后林园四韵》见示

新晴夏景好，复此池边地。烟树绿含滋，水风清有味。便成林下隐，都望门前事。骑吏引归轩，始知身富贵。

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

鱼笋朝餐饱，蕉纱暑服轻。欲为窗下寝，先傍水边行。晴引鹤双舞，秋生蝉一声。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

寄李蕲州

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江郡讴谣夸杜母，洛城欢会忆车公。笛愁春尽梅花里，簟冷秋生薤叶中。蕲州出好笛并薤叶簟。不道蕲州歌酒少，

使君难称与谁同？

忆江南词三首 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
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酬思黯相公《晚夏而后感秋》见赠

暮去朝来无歇期，炎凉暗向雨中移。夜长只合愁人觉，秋冷先应瘦客知。两
幅彩笺挥逸翰，一声寒玉振清辞。无忧无病身荣贵，何故沉吟亦感时？

久雨闲闷，对酒偶吟

凄凄苦雨暗铜驼，袅袅凉风起漕河。自夏及秋晴日少，从朝至暮闷时多。鹭
临池立窥鱼笱，隼傍林飞拂雀罗。赖有杯中神圣物，百忧无奈十分何。

雨后秋凉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团扇先辞手，生衣不著身。更添砧引思，难与簟
相亲。此境谁偏觉？贫闲老瘦人。

酬梦得《早秋夜对月》见寄

吾衰寡情趣，君病懒经过。其奈西楼上，新秋明月何？庭芜凄白露，池色澹
金波，况是初长夜，东城砧杵多！

题谢公东山障子

贤愚共在浮生内，贵贱同趋群动间。多见忙时已衰病，少闻健日肯休闲。鹰
饥受縶从难退，鹤老乘轩亦不还。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

谢杨东川寄衣服

年年衰老交游少，处处萧条书信稀。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断寄秋衣。

咏怀，寄皇甫朗之

老大多情足往还，招僧待客夜开关。学调气后衰中健，不用心来闹处闲。养
病未能辞薄俸，忘名何必入深山？与君别有相知分，同置身于木雁间。

东城晚归

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晚入东城谁识我？短靴低帽白蕉衫。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和杨六尚书《喜两弟汉公转吴兴，鲁士赐章服，命宾开宴，用庆恩荣》赋长句见示

华筵贺客日纷纷，剑外欢娱洛下闻。朱绂宠光新照地，彤襜喜气远凌云。荣联花萼诗难和，乐音洛助损箴酒易醺。感羨料应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自咏

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卧疾瘦居士，行歌狂老翁。仍闻好事者，将我画屏风。

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

闲居静侣偶相招，小饮初酣琴欲调。我正风前弄秋思，君应天上听云韶。《云韶》雅曲，上多与宰相同听之。时和始见陶钧力，物遂方知盛圣朝。双凤栖梧鱼在藻，飞沉随分各逍遥。

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

君方对酒缀诗章，我正持斋坐道场。处处追游虽不去，时时吟咏亦无妨。霜蓬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

慕巢尚书书云：“室人欲为买置一歌者，非所安也。”以诗相报，因而和之

东川已过二三春，南国须求一两人。富贵大都多老大，欢娱太半为亲宾。如愁翠黛应堪重，买笑黄金莫诉贫。他日相逢一杯酒，樽前还要落梁尘。

抄秋独夜

无限少年非我伴，可怜清夜与谁同？欢娱牢落中心少，亲故凋零四面空！红

叶树飘风起后，白须人立月明中。前头更有萧条物，老菊衰兰三两丛！

凭李睦州访徐凝出人 凝，即睦州之民也

郡守轻诗客，乡人薄钓翁。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

苏州故吏

江南故吏别来久，今日池边识我无？不独使君头似雪，华亭鹤死白莲枯。莲、鹤，皆苏州同来。

得杨湖州书，颇夸抚民接宾，纵
酒题诗。因以绝句戏之

岂独爱民兼爱客，不唯能饮又能文。白苹洲上春传语，柳使君输杨使君！

天宫阁秋晴晚望

洛城秋霁后，梵阁暮登时。此日风烟好，今秋节候迟。霞光红泛滟，树影碧参差。莫虑言归晚，牛家有宿期。

酬梦得《暮秋晴夜对月相忆》

霁月光如练，盈庭复满池。秋深无热后，夜浅未寒时。露叶团荒菊，风枝落病梨。相思懒相访，应是各年衰。

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三人同宴之
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之意。
因继妍唱，兼吟鄙怀

醉伴腾腾白与刘，何朝何夕不同游？留连灯下明犹饮，断送樽前倒即休。催老莫嫌孙稚长，加年须喜鬓毛秋。教他伯道争存活？无子无孙亦白头！

听歌

管妙弦清歌入云，老人合眼醉醺醺。诚知不及当年听，犹觉闻时胜不闻。

三年冬，随事铺设，小堂寝处，稍似
稳暖。因念衰病，偶吟所怀

小宅非全陋，中堂不甚卑；聊堪会亲族，足以贮妻儿。暖帐迎冬设，温炉向夜施。裘新青兔褐，褥软白猿皮。似鹿眠深草，如鸡宿稳枝。逐身安枕席，随事有屏帷。病致衰残早，贫营活计迟。由来蚕老后，方是茧成时。

初冬即事，呈梦得

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与否？泼醅新酒试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

自罢河南，已换七尹，每一入府，怅然旧游。因宿内厅，偶题西壁，兼呈韦尹常侍

每入河南府，依然似到家。杯尝七尹酒，七月酒味不同，备尝之矣。树看十年花。即府中新果园。且健须欢喜，虽衰莫叹嗟。迎门无故吏，侍坐有新娃。暖阁谋宵宴，寒庭放晚衙。主人留宿定，一任夕阳斜。

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

叶覆冰池雪满山，日高慵起未开关。寒来更亦无过醉，老后何由可得闲？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樱花时，数与许、汝二君欢会甚乐。

四年春

柳梢黄嫩草芽新，又入开成第四春。近日放慵多不出，少年嫌老可相亲？分司吉傅频过舍，致仕崔卿拟卜邻。时辈推迁年事到，往还多是白头人。

白发

白发生来三十年，而今须鬓尽皤然。歌吟终日如狂叟，衰疾多时似瘦仙。八戒夜持香火印，三元朝念蕊珠篇。其余便被春收拾，不作闲游即醉眠。

追欢偶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芦管、《柳枝》已下，皆十年来洛中之事。

公垂尚书以白马见寄，光洁稳善，以诗谢之

翩翩白马称金羁，领缀银花尾曳丝。毛色鲜明人尽爱，性灵驯善主偏知。免将妾换惭来处，试使奴牵欲上时。不蹶不惊行步稳，最宜山简醉中骑。

西楼独立

身著白衣头似雪，时时醉立小楼中。路人回顾应相怪，十一年来见此翁。

书事咏怀

官俸将生计，虽贫岂敢嫌？金多输陆贾，酒足胜陶潜。陶潜诗云：“常苦酒不足”。床暖僧敷坐，楼晴妓卷帘。日遭斋破用，每月常持十斋。春赖闰加添。是年闰正月也。老向欢弥切，狂于饮不廉。十年闲未足，亦恐涉无厌！

酬梦得比萱草见赠 来篇云：“唯
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

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老衰胜少夭，闲乐笑忙愁。试问同年内，何人得白头？

问皇甫十

苦乐心由我，穷通命任他。坐倾张翰酒，行唱接舆歌。荣盛傍看好，优闲自适多。知君能断事，胜负两如何？

早春独登天宫阁

天宫日暖阁门开，独上迎春饮一杯。无限游人遥怪我，终何最老最先来？

送苏州李使君赴郡二绝句

忆抛印绶辞吴郡，衰病当时已有余。今日贺君兼自喜，八回看换旧铜鱼。予自罢苏州，及兹换八刺史也。

馆娃宫深春日长，馆娃宫，今灵岩寺也。乌鹊桥高秋夜凉。乌鹊桥，在苏州南门。风月不知人世变，奉君直似奉吴王。

长洲曲新词

茂苑绮罗佳丽地，女湖桃李艳阳时。心奴已死胡容老，后辈风流是阿谁？

白居易集卷第三十五

律诗 一百首

病中诗十五首 并序

开成己未岁，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痺之疾。体癯目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时而至耳。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阙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吟讽兴来，亦不能遏，因成十五首，题为病中诗，且贻所知，兼用自广。昔刘公干病漳浦，谢康乐卧临川，咸有篇章，抒咏其志。今引而序之者，虑不知我者，或加诮焉。

初病风

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肘痺宜生柳，头旋剧转蓬。恬然不动处，虚白在胸中。

枕上作

风疾侵袭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甘从此后支离卧，赖是从前烂慢游。回思往事纷如梦，转觉余生杳若浮。浩气自能充静室，惊飙何必荡虚舟？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

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色界四天，初禅具三灾，二禅无火灾，三禅无水灾，四禅无风灾。

病中五绝

世间生老病相随，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方寸成灰鬓作丝，假如强健亦何为？家无忧累身无事，正是安闲好病时。李君墓上松应拱，元相池头竹尽枯。多幸乐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无？李、元皆予执友也。杓直长予八岁，即世已九年，微之少予七年，薨已九年矣。今予始病，得非幸乎。

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交亲不要苦相忧，亦拟时时强出游。但有心情何用脚？陆乘肩舆水乘舟。

送嵩客

登山临水分无期，泉石烟霞今属谁？君到嵩阳吟此句，与教三十六峰知。

罢灸

病身佛说将何喻？变灭须臾岂不闻？莫遣浮名知我笑，休将火艾灸浮云。《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也。”

卖骆马

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籍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

别柳枝

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

低屏软褥卧藤床，舁向前轩就日阳。一足任他为外物，三杯自要沃中肠。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细酌徐吟犹得在，旧游未必便相忘。

岁暮呈思黯相公、皇甫朗之及梦得尚书

岁暮皤然一老夫，十分流辈九分无。莫嫌身病人扶侍，犹胜无身可遣扶。

自 解

房传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也。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云：“宿世是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已上病中诗十五首。

岁暮病怀，赠梦得 时与梦得同患足疾

十年四海故交亲，零落唯残两病身，共遣数奇从是命，同教步蹇有何因？眼随老减嫌长夜，体待阳舒望早春。新乐堂前旧池上，相过亦不要他人。

雪后过集贤裴令公旧宅

梁王捐馆后，枚叟过门时，有泪人还泣，无情雪不知。台亭留尽在，宾客散何之？唯有萧 雁，时来下故池。

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

岁阴生计两蹉跎，相顾悠悠醉且歌。厨冷难留乌止屋，诗云：“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言乌多止富家之屋也。门闲可与雀张罗。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日望挥金贺新命，来篇云：“若有金挥胜二疏。”奉钱依旧又如何？时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故云。

酬梦得《见喜疾瘳》

暖卧摩绵褥，寒倾药酒螺。昏昏布裘底，病醉睡相和。末疾徒云尔，《传》云：“风淫末疾。”末，谓四支。余年有几何？须知差初介反与否，相去校无多。

夜闻箏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

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苦调吟还出，深情咽不传。万重云水思，今夜月明前。

感苏州旧舫

画梁朽折红窗破，独立池边尽日看。守得苏州船舫烂，此身争合不衰残？

感旧石上字

闲拨船行寻旧池，幽情往事复谁知？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

见敏中《初到邠宁秋日登城楼诗》，诗中颇多乡思，因以寄和 从殿中侍御史出副邠宁

想尔到边头，萧条正值秋。二年贫御史，八月古邠州。丝管闻虽乐，风沙见亦愁。望乡心若苦，不用数登楼。

斋 戒

每因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六贼定知无气色，三尸应恨少恩情。酒魔降伏终须尽，诗债填还亦欲平。从此始堪为弟子，竺乾师是古先生。

戏礼经老僧

香火一炉灯一盏，回头夜礼佛名经。何年饮著声闻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近见慕巢尚书诗中，屡有叹老思退之意；又于洛下新置郊居。然宠寄方深，归心太速，因以长句，戏而谕之

近见诗中叹白须，遥知阃外忆东都。烟霞偷眼窥来久，富贵粘身摆得无？新置林园犹濩落，未终婚嫁且踟蹰。应须待到悬车岁，然可东归伴老夫。

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

闲来对镜自思量，年貌衰残分所当，白发万茎何所怪？丹砂一粒不曾尝。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今日逢师虽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

病入新正

枕上惊新岁，花前念旧欢，是身老所逼，非意病相干。风月情犹在，杯觞兴又阑。便休心未伏，更试一春看。

卧疾来早晚

卧疾来早晚，悬悬将十旬。婢能寻本草，犬不吠医人。酒瓮全生醖，歌筵半委尘。风光还欲好，争向枕前春。

强起迎春，戏赠思黯

杖策人扶废病身，晴和强起一迎春。他时蹇跛纵行得，笑杀平原楼上人。

梦得前所酬篇，有“炼尽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咏今怀，重以长句答之

炼尽少年成白首，忆初相识到今朝。昔饶春桂长先折，今伴寒松最后凋。昔登科第，梦得居先。今同暮年，洛下为老伴。生事纵贫犹可过，风情虽老未全销。声华宠命人皆得，若个如君历七朝？梦得贞元中及今，凡仕七朝也。

病 后

故纱绛帐旧青毡，药酒醺醺引醉眠。斗薨弊袍春晚后，摩挲病脚日阳前。行无筋力寻山水，坐少精神听管弦。抛掷风光负寒食，曾来未省似今年。

老病相仍，以诗自解

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虫臂鼠肝犹不怪，鸡肤鹤发复何伤？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春暖来、风痹稍退也。还似远行装束了，迟回且住亦何妨。

皇甫郎中亲家翁赴任绛州，宴送出城赠别

慕贤入室交先定，结援通家好复成。新妇不嫌贫活计，娇孙同慰老心情。洛桥歌酒今朝散，绛路风烟几日行？欲识离群相恋意，为君扶病出都城。

春 暖

风痹宜和暖，春来脚较轻。莺留花下立，鹤引水边行。发少嫌巾重，颜衰讶镜明。不论亲与故，自亦昧平生。

残春晚起，伴客笑谈

掩户下帘朝睡足，一声黄鸟报残春。披衣岸帻日高起，两角青衣扶老身。策杖强行过里巷，引杯闲酌伴亲宾。莫言病后妨谈笑，犹恐多于不病人。

送唐州崔使君侍亲赴任

连持使节历专城，独贺崔侯最庆荣。乌府一抛霜简去，朱轮四从板輿行。崔郎中从殿中连典四郡，皆侍亲赴任。发时正许沙鸥送，到日方乘竹马迎。唯虑郡斋宾友少，数杯春酒共谁倾？

春晚咏怀，赠皇甫朗之

艳阳时节又蹉跎，迟暮光阴复若何？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处兼遭病折磨。赖有销忧治闷药，君家m 耐我狂歌。

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开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

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金带缁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

病中，辱崔宣城长句见寄，兼有觥绮之赠。因以四韵，总而谢之

刘桢病发经春卧，谢朓诗来尽日吟。三道旧夸收片玉，昔予考制策，崔君登科也。一章新喜获双金。信题霞绮情重，酒试银觥表分深。科第门生满霄汉，岁寒少得似君心！

前有《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又复戏答

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池上早夏

水积春塘晚，阴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

玉牙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茱萸春来盈女手，梧桐老去长孙枝。庆传媒氏燕先贺，喜报谈家乌预知。明日贫翁具鸡黍，应须酬赛引维诗。前年

谈氏外孙女初生，梦得有贺诗云：“从此引鸳雏。”今幸是男，前言似有征，故云。

开成上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

御宇恢皇化，传家叶至公。华夷臣妾内，尧舜弟兄中。制度移氓俗，文章变国风。开成与贞观，实录事多同。

又

晏驾辞双阙，灵仪出九衢。上云归碧落，下席葬苍梧。冀晚余尧历，龟新启夏图。三朝联棣萼，从古帝王无。

又

严恭七月礼，哀恻万人心。地感胜秋气，天愁结夕阴。鼎湖龙渐远，濛汜日初沉。唯有云韶乐，长留治世音。

又

化成同轨表清平，恩结连枝感圣明。帝与九龄虽吉梦，山呼万岁是虚声。月低仪仗辞兰路，风引前箫入柏城。老病龙髯攀不及，东周退傅最伤情！

时热少见客，因咏所怀

冠栉心多懒，逢迎兴渐微；况当时热甚，幸遇客来稀。湿洒池边地，凉开竹下扉。露床青蔑簟，风架白蕉衣。院静留僧宿，楼空放妓归。衰残强欢宴，此事久知非。

宣州崔大夫阁老忽以近诗数十首见示，吟讽之下，窃有所喜，因成长句，寄赠郡斋

谢玄晖歿吟声寝，郡阁寥寥笔砚闲。无复新诗题壁上，虚教远岫列窗间！谢宣城《郡内》诗云：“窗中列远岫。”忽惊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还。再喜宣城章句动，飞觞遥贺敬亭山。谢又有《题敬亭山》诗，并见《文选》中。

足 疾

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开颜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无身后子孙忧。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

池晚泛舟，遇景成咏，赠吕处士

岸浅桥平池面宽，飘然轻棹泛澄澜。风宜扇引开怀入，树爱舟行仰卧看。别悲列反境客稀知不易，能诗人少咏应难。唯怜吕叟时相伴，同把叟溪旧钓竿。

梦微之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微之小男。韩郎，微之爱婿。

感秋咏意

炎凉迁次速如飞，又脱生衣著熟衣。绕壁暗蛩无限思，恋巢寒燕未能归。须知流辈年年失，莫叹衰容日日非。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

老病幽独，偶吟所怀

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已将心出浮云外，《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也。”犹寄形于逆旅中。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

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

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良冶动时为哲匠，巨川济了作虚舟。竹亭阴合偏宜夏，水槛风凉不待秋。遥爱翩翩双紫凤，入同官署出同游。

在家出家

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夜凉

露白风清庭户凉，老人先着夹衣裳。舞腰歌袖抛何处？唯对无弦琴一张。

继之尚书自余病来，寄遣非一；又蒙览《醉吟先生传》，题诗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谢

衰残与世日相疏，惠好唯君分有余。茶药赠多因病久，衣裳寄早乃寒初。所寄赠之物，皆及时。交情郑重金相似，诗韵清锵玉不如。醉传狂言人尽笑，独知我者是尚书。

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

经年不到龙门寺，今夜何人知我情？还向畅师房里宿，新秋月色旧滩声。
饮徒歌伴今何在？雨散云飞尽不回。从此香山风月夜，只应长是一身来。
石盆泉畔石楼头，十二年来昼夜游。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

题香山新经堂，招僧

烟满秋堂月满庭，香花漠漠磬冷冷。谁能来此寻真谛？白老新开一藏经。

偶题邓公

公即给事中珽之子也，饥穷老病，退居此村。

偶因携酒寻村客，聊复回车访薛萝。且值雪寒相慰问，不妨春暖更经过。翁
居山下年空老，我得人间事校多。一种共翁头似雪，翁无衣食又如何！

早入皇城，赠王留守仆射

津桥残月晓沉沉，风露凄清禁暑深。城柳宫槐谩摇落，悲愁不到贵人心。

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渐
伏酒魔休放醉，犹残口业未抛诗。君行过到炉峰下，为报东林长者知。此诗
凭钱知进侍御往题草堂中也。

改业

先生老去饮无兴，居士病来闲有余。犹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予
先有《醉吟先生传》，今故云。柘枝紫袖教丸药，羯鼓苍头遣种蔬。却被山
僧相戏问，一时改业意何如？

山下留别佛光和尚

劳师送我下山行，此别何人识此情？我已七旬师九十，当知后会在他生。

山中五绝句

游嵩阳，见五物，各有所感。感兴
不同，随兴而吟，因成五绝

岭上云

岭上白云朝未散，田中青麦旱将枯。自生自灭成何事？能逐东风作雨无？

石上苔

漠漠斑斑石上苔，幽房静绿绝纤埃。路傍凡草荣遭遇，曾得七香车辗来。

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雕镌，生理何曾得自全？知有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涧中鱼

海水桑田欲变时，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血，深涧游鱼乐不知。

洞中蝙蝠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

自戏三绝句

闲臣独吟，无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

心问身

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

身报心

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

心重答身

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

会昌元年春五绝句病后，喜过刘家

忽忆前年初病后，此生甘分不衔杯。谁能料得今春事，又向刘家饮酒来。

赠举之仆射 今春，与仆射三为寒食之会

鸡球饧粥屡开筵，谈笑讴吟间管弦。一月三回寒食会，春光应不负今年。

卢尹贺梦得会中作

病闻川守贺筵开，起伴尚书饮一杯。任意少年长笑我，老人自觅老人来。

题朗之槐亭

春风可惜无多日，家酝唯残软半瓶。犹望君归同一醉，篮舁早晚入槐亭。

劝梦得酒

谁人功画麒麟阁，酒客新投魑魅乡。两处荣枯君莫问，残春更醉两三场。

过裴令公宅二绝句

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每遇雪天，无非招宴。二物如故，因成感情。

风吹杨柳出墙枝，忆得同欢共醉时。每到集贤坊北过，不曾一度不低眉。

梁王旧馆雪濛濛，愁杀邹枚二老翁。此句兼属梦得。假使明朝深一尺，亦无人到兔园中。

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

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萧洒便终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疏傅不朝悬组绶，尚平无累毕婚姻。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

旱 热

畏景又加旱，火云殊未收。篱喧饥有雀，池涸渴无鸥。岸帻头仍痛，褰裳汗亦流。若为当此日，迁客向炎洲。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阳。

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

坊静深居新且幽，忽疑缩地到沧洲。宅东篱缺高峰出，堂后门开洛水流。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

新涧亭

烟萝初合涧新开，闲上西亭日几回。老病归山应未得，且移泉石就身来。

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

往年江外抛桃叶，结之也。去岁楼中别柳枝。樊蛮也。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旧句情难忘，风月何时是尽时？李君尝有《悼故妓》诗云：“直应人世无风月，恰是心中忘却时”。今故云。

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思闲相就之志。因书鄙意，报而谕之

君年殊未及悬车，未合将闲逐老夫。身健正宜金印绶，位高方称白髭须。若

论尘事何由了，但问云心自在无？进退是非俱是梦，丘中阙下亦何殊？

偶吟、自慰，兼呈梦得
予与梦得甲子同，今俱七十。

且喜同年满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贫。已为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间长命人。耳里声闻新将相，眼前失尽故交亲。尊荣富寿难兼得，闲坐思量最要身。

寄潮州继之

相府潮阳俱梦中，梦中何者是穷通？他时事过方应悟，不独荣空辱亦空。

雪暮，偶与梦得同致仕裴宾客、王尚书〔饮〕

黄昏惨惨雪霏霏，白首相欢醉不归。四个老人三百岁，裴年九十余，王八十余，予与梦得俱七十：合三百余岁，可谓希有之会也。人间此会亦应稀。

雪朝乘兴，欲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韵戏之

夜寒生酒思，晓雪引诗情；热饮一两盏，冷吟三五声。铺花怜地冻，销玉畏天晴。好拂乌巾出，宜披鹤氅行。梁园应有兴，无不召邹生。

赠思黯

前以履道新小滩诗寄思黯。报章云：“请向归仁砌下看。”思黯归仁宅，亦有小滩。

为怜清浅爱潺湲，一日三回到水边。若道归仁滩更好，主人何故别三年？

听歌六绝句

听都子歌 词云：“试问常娥更要无？”

都子新歌有性灵，一声格转已堪听。更听唱到常娥字，犹有樊家旧典刑。

乐世 一名《六么》

管急弦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

水调

第五遍乃五言调，调韵最切

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

想夫怜

王维右丞词云：“秦川一半夕阳开。”此句尤佳

玉管朱弦莫急催，容听歌送十分杯。长爱夫怜第二句，请君重唱夕阳开。

何满子

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
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离别难词

绿杨陌上送行人，马去车回一望尘。不觉别时红泪尽，归来无可可纔反沾巾。

闲乐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六

半格诗 律诗附 凡九十五首

立秋夕，凉风忽至，炎暑稍消，即事
咏怀，寄汴州节度使李二十尚书

袅袅檐树动，好风西南来。红缸霏微灭，碧幌飘飘开。披襟有余凉，拂簟无纤埃。但喜烦暑退，不惜光阴催。河秋稍清浅，月午方徘徊。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美人在浚都，旌旗绕楼台；虽非沧溟阻，难见如蓬莱。蝉迎节又换，雁送书未回。君位日宠重，我年日摧颓。无因风月下，一举平生杯。

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
十年来，常与梦得索居，同在洛下，每
闻蝉，多有寄答，今喜以此篇唱之

十载与君别，常感新蝉鸣。今年共君听，同在洛阳城。噪处知林静，闻时觉景清。凉风忽袅袅，秋思先秋生。残槿花边立，老槐阴下行。虽无索居恨，还动长年情。且喜未聋耳，年年闻此声。

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

平生见流水，见此转留连。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满耳作潺湲。深处碧磷磷，浅处清溅溅。碣岸束呜咽，沙汀散沦涟。翻浪雪不尽，澄波空共鲜。两崖滟潏口，一泊潇湘天。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峡声心里，松江色眼前。今朝小滩上，能不思悠然！

春日闲居三首

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芜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睡足起闲坐，景晏方栉沐。今日非十斋，庖童馈鱼肉。饥来恣餐馔，冷热随所欲。饱竟快搔爬，筋骸无检束。岂徒畅支体，兼欲遗耳目。便可傲松乔，何假杯中禄。

又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叶韵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缅思山梁雉，时哉感孔圣。圣人不得所，慨然叹时命。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又

劳者不觉歌，歌其劳苦事；逸者不觉歌，歌其逸乐意。问我逸如何？闲居多

兴味。问我乐如何？闲官少忧累。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所得皆过望，省躬良可愧。马闲无羁绊，鹤老有禄位。设自为化工，优饶只如是。安得不歌咏？默默受天赐！

小阁闲坐

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簟卷帘坐，清风生其间。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但有巾挂壁，而无客叩关。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

游平泉，宴浥涧，宿香山石楼，赠座客

逸少集兰亭，季伦宴金谷。金谷太繁华，兰亭阙丝竹。何如今日会？浥涧平泉曲。杯酒与管弦，贫中随分足。紫鲜林笋嫩，红润园桃熟。采摘助盘筵，芳滋盈口腹。闲吟暮云碧，醉藉春草绿。舞妙艳流风，歌清叩寒玉。古诗惜昼短，劝我令秉烛。是夜忽言归，相携石楼宿。

池上幽境

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步。行行何所爱？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履。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

夏日闲放

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静室深下帘，小庭新扫地。褰裳复岸帻，闲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音丈物徒烦费。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贵。

和思黯居守《独饮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

宫漏滴渐阑，城乌啼复歇。此时若不醉，争奈千门月？主人中夜起，妓烛前罗列。歌袂默收声，舞鬟低赴节。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朱颜忽已酡，清奏犹未阕。妍词黯先唱，逸韵刘继发。铿然双雅音，金石相磨戛。

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

众皆赏春色，君独怜春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烛余减夜漏，衾暖添朝睡。恬和台上风，虚润池边地。开迟花养艳，语懒莺含思。似讶隔年斋，如劝迎春醉。何日同宴游？心期二月二。此日出斋，故云。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 开成三年春，李美周宾客南池者

蔼蔼美周宅，樱繁春日斜。一为洛下客，十见池上花。烂熳岂无意？为君占年华。风光饶此树，歌舞胜诸家。失尽白头伴，长成红粉娃。停杯两相顾，堪喜且堪嗟！白头伴、红粉娃，皆有所属。

洗竹

布裘寒拥颈，毡履温承足。独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纤而曲。剪弃犹可怜，琅玕十余束。青青复簌簌，颇异凡草木。依然若有情，回头语僮仆：小者截鱼竿，大者编茅屋；勿作簪与箕，而令粪土辱。

新沐浴

形适外无恙，心恬内无忧。夜来新沐浴，肌发舒且柔。宽裁夹乌帽，厚絮长白裘。裘温裹我足，帽暖覆我头。先进酒一杯，次举粥一瓯。半酣半饱时，四体春悠悠。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愁；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

三年除夜

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顾虎头画《维摩居士图》，白衣素屏也。

自题小园

不斗门馆华，有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羨大池台。

病中宴坐

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平罢垂钓，手痺休援琴。竟日悄无事，所居闲且深。外安支离体，中养希夷心。窗户纳秋景，竹木澄夕阴。宴坐小池畔，清风时动襟。

戒药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尘里。生涯有分限，爱恋无终已。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暮齿。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隲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

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赠梦得

前日君来饮，昨日王家宴；今日过我庐，三日三会面。当歌聊自放，对酒交相劝。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

逸老

《庄子》云：“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也。”

白日下骎骎，青天高浩浩；人生在其中，适时即为好。劳我以少壮，息我以衰老；顺之多吉寿，违之或凶夭。我初五十八，息老虽非早；一闲十三年，所得亦不少。况加禄仕后，衣食常温饱。又从风疾来，女嫁男婚了。胸中一无事，浩气凝襟抱。飘若云信风，乐于鱼在藻。桑榆坐已暮，钟漏行将晓。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筋骸本非实，一束芭蕉草。眷属偶相依，一夕同栖鸟。去何有顾恋？住亦无忧恼。生死尚复然，其余安足道？是故临老心，冥然合玄造。

遇物感兴，因示子弟

圣择狂夫言，俗信老人语。我有老狂词，听之吾语汝。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劲骨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鹖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因罹祸难，此未免忧患平声。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

首夏南池独酌

春尽杂英歇，夏初芳草深。薰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绿苹散还合，赆鲤跳复沉。新叶有佳色，残莺犹好音。依然谢家物，池酌对风琴。惭无康乐作，秉笔思沉吟。境胜才思劣，诗成不称心。

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

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轩已多惭，况是一病鹤。又及悬车岁，筋力转衰弱。岂以贫是忧？尚为名所缚。今春始病免，纓组初摆落。蝸甲有何知？云心无所著。園中残旧谷，可备岁饥恶，園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不求安师卜，不问陈生药；但对丘中琴，时闻池上酌。信风舟不系，掉尾鱼方乐。亲友不我知，而忧我寂寞。安与陈，皆洛中艺术精者。

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

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家计一不问，园林聊自娱。竹间琴一张，池上酒

一壺；更无俗物到，但与秋光俱。古石苍错落，新泉碧索纡。焉用车马客，即此是吾徒。犹有所思人，各在城一隅；杳然爱不见，搔首方踟蹰。玄晏风韵远，字真云貌孤。诚知厌朝市，何必忆江湖？能来小涧上，一听潺湲无？

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

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是时群动息，风静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满耳秋泠泠。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惬，亦不要人听。

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

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头似雪，婆娑乎其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濶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有食适吾口，有酒酡吾颜。恍惚游醉乡，希夷造玄关。五千言下悟，十二年来闲。富者我不顾，贵者我不攀；唯有天坛子，时来一往还。

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往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

龙门苍石壁，李所有也。浍涧碧潭水。卢所有也。各在一山隅，迢迢几十里。清镜碧屏风，借哉信为美；爱而不得见，亦与无相似。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脂辖复裹粮，心力颇劳止。未如吾舍下，石与泉甚迤；凿凿复溅溅，昼夜流不已。洛石千万拳，衬波铺锦绮。海珉一两片，激濑含宫徵。绿宜春濯足，净可朝漱齿。绕砌紫鳞游，拂帘白鸟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沧浪子。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

北窗竹石

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况临北檐下，复近西塘曲。筠风散余清，苔雨含微绿。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茆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

饮后戏示弟子

吾为尔先生，尔为吾弟子；孔门有遗训，复坐吾告尔。先生饌酒食，弟子服劳止；孝敬不在他，在兹而已矣。欲我少愁忧，欲我多欢喜，无如酝好酒，酒须多且旨。旨即宾可留，多即壘不耻。吾更有一言，尔宜听入耳：人老多忧贫，人病多忧死。我今虽老病，所忧不在此；忧在半酣时，樽空座客起。

闲坐看书，贻诸少年

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堕。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无不可；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

梦上山 时足疾未平

夜梦上嵩山，独携藜杖出；千岩与万壑，游览皆周毕。梦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既悟神返初，依然旧形质。始知形神内，形病神无疾。形神两是幻，梦寐俱非实。昼行虽蹇涩，夜步颇安逸。昼夜既平分，其间何得失？

对酒闲吟，赠同老者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远行将路尽，春梦欲觉时。家事口不问，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扶持仰婢仆，将养信妻儿。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寄问同老者，舍此将安归，莫学蓬心叟，胸心残是非。

晚起闲行

皤然一老子，拥裘仍隐几；坐稳夜忘眠，卧安朝不起。起来无可作，闭目时叩齿。静对铜炉香，暖漱银瓶水。午斋何俭洁，饼与蔬而已。西寺讲楞伽，闲行一随喜。

香山居士写真诗 并序

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七。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时年七十一。前后相望，殆将三纪。观今照昔，慨然自叹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几变，因题六十字，以写所怀。

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寄香山。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前形与后貌，相去三十年。勿叹韶华子，俄成婆叟仙。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

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 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

睡足支体畅，晨起开中堂。初旭泛帘幕，微风拂衣裳。二婢扶盥栉，双童舁簟床。庭东有茂树，其下多阴凉。前月事斋戒，昨日散道场。以我久蔬素，加笱仍异粮。鲂鳞白如雪，蒸炙加桂姜。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浆。佐以醯醢味，间之椒薤芳。老怜口尚美，病喜鼻闻香。娇駉三四孙，索哺绕我傍。山妻未举案，馋叟已无尝。忆同牢盂初，家贫共糟糠。今食且如此，何必烹

猪羊？况观姻族间，夫妻半存亡；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食罢酒一杯，醉饱吟又狂。缅想梁高士，乐道喜文章；徒夸五噫作，不解赠孟光。

不出门

弥月不出门，永日无来宾。食饱更拂床，睡觉一嚔伸。轻箠白鸟羽，新簟青箭筠。方寸方丈室，空然两无尘。披衣腰不带，散发头不巾；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一日亦自足，况得以终身。不知天壤内，目我为何人？

感旧 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常侍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二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

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城中虽有故第宅，庭芜园废生荆榛。篋中亦有旧书札，纸穿字蠹成灰尘。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光去我在后，一枝薄柳衰残身。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人生莫羨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

送毛仙翁 江州司马时作

仙翁已得道，混迹寻岩泉。肌肤冰雪莹，衣服云霞鲜。绀发丝并致，韶容花共妍。方瞳点玄漆，高步凌非烟。几见桑海变，莫知龟鹤年。所憩九清外，所游五岳巅。轩昊旧为侣，松乔难比肩。每嗟人世人，役役如狂颠。孰能脱羁鞅？尽遭名利牵！貌随岁律换，神逐光阴迁。惟余负忧谴，憔悴湓江壖。衰鬓忽霜白，愁肠如火煎。羁旅坐多感，徘徊私自怜。晴眺五老峰，玉洞多神仙。何当悯湮厄，授道安虚孱。我师惠然来，论道穷重玄。浩荡入溟阔，志泰心超然。形骸既无束，得丧亦都捐。岂识椿菌异？那知鹏鷃悬。丹华既相付，促景定当延。玄功曷可报？感极惟勤拳！霓旌不肯驻，又归武夷川。语罢倏然别，孤鹤升遥天。赋诗叙明德，永续步虚篇。

达哉乐天行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平。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春池闲泛 已下律诗

绿塘新水平，红槛小舟轻。解缆随风去，开襟信意行。浅怜清演漾，深爱绿澄泓。白扑柳飞絮，红浮桃落英。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树集莺朋友，云行雁弟兄。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花助银杯器，松添玉轸声。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莫唱沧浪曲，无尘可濯缨！

池上寓兴二绝

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懒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

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 昔予为尹日创造之

水斋岁久渐荒芜，自愧甘棠无一株。新酒客来方宴饮，旧堂主在重欢娱。莫言杨柳枝空老，府妓有歌《杨柳枝》曲者，因以名焉。直至樱桃树已枯。府西有樱桃厅，因树为名，今树亦枯也。从我到君十一尹，相看自置府来无？自予罢后，至中丞，凡十一尹也。

和敏中《洛下即事》 时敏中为殿中分司

昨日池塘春草生，阿连新有好诗成。花园到处莺呼入，骢马游时客避行。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洛中佳境应无限，若欲谙知问老兄。

送敏中新授户部员外郎西归

千里归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马翩翩。行冲赤日加餐饭，上到青云稳著鞭。长庆女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君传。前鸿后雁行难续，相去迢迢二十年。长庆初，予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去今二十一年也。

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

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

闲居自题，戏招宿客

水畔竹林边，闲居二十年。健常携酒出，病即掩门眠。解缓收朝珮，褰裳出野船。屏除身外物，摆落世间缘。报曙窗何早？知秋簟最先。微风深树里，斜日小楼前。渠口添新石，篱根写乱泉。欲招同宿客，谁解爱潺湲？西亭墙下，泉石有声。

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

引棹寻池岸，移樽就菊丛。何言济川后？相访钓船中。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闰九月九日，独饮

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

览卢子蒙待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
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

早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寒亭留客

今朝闲坐石亭中，炉火销残樽又空。冷落若为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新小滩

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雨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

和李中丞《与李给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

宪府触邪峨豸角，琐闱驳正犯龙鳞。二人当官盛事，为时所称也。那知近地齐名客，忽作深山同宿人。一盏寒灯云外夜，数杯温耐雪中春。林泉莫作多时计，谏猎登封忆旧臣。

履道西门二首

履道西门有弊居，池塘竹树绕吾庐。豪华肥壮虽无分，饱暖安闲即有余。行灶朝香炊早饭，小园春暖掇新蔬。夷齐黄绮夸芝蕨，比我盘飧恐不如。

履道西门独掩扉，官休病退客来稀。亦知轩冕荣堪恋，其奈田园老合归？跛鳖难随骐驎足，伤禽莫趁凤凰飞。世间认得身人少，今我虽愚亦庶几。

偶吟

人生变改故无穷，昔是朝官今野翁。久寄形于朱紫内，渐抽身入惠荷中。荷衣、惠带，是《楚词》也。无情水任方圆器，不系舟随去住风。犹有妒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

雪夜小饮，赠梦得

同为懒慢园林客，共对萧条雨雪天。小酌酒巡销永夜，大开口笑送残年。久将时背成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

岁暮夜长，病中灯下，闻卢尹夜宴，以诗戏之，且为来日张本也

荣闹兴多嫌昼短，衰闲睡夜觉明迟。当君秉烛衔杯夜，是我停灯眼药时。枕上愁吟堪发病，府中欢笑胜寻医。明朝强出须谋乐，不説车公更説谁？

病中数会，张道士见讥，以此答之

亦知数出妨将息，不可端居守寂寥。病即药窗眠尽日，兴来酒席坐通宵。贤人易押须勤饮，姹女难禁莫谩烧。张道士输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遥。

卯饮

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氎裘。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

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涌石岸头，绿觞春送客，红烛夜回舟。不敢言遗爱，空知念旧游。凭君吟此句，题向望涛楼。

杨六尚书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对举杯，寄赠绝句

借君片石意何如？置向庭中慰索居。每就玉山倾一酌，兴来如对醉尚书。

喜入新年，自咏 时年七十一

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滩 声

碧玉班班沙历历，清流泱泱响冷冷。自从造得滩声后，玉管朱弦可要听？

老题石泉

殷勤傍石绕泉行，不说何人知我情？渐恐耳聋兼眼暗，听泉看石不分明。

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因思花迎新使，感旧游，寄题郡中木兰西院一别

一别苏州十八载，时光人事随年改。不论竹马尽成人，亦恐桑田半为海。莺

入故宫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为报江山风月知，至今白使君犹在！

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

三旬斋满欲衔杯，平旦敲门门未开。除却朗之携一榼，的应不是别人来。

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

花边春水水边楼，一坐经今四十秋。望月桥倾三遍换，采莲船破五回修。园林一半成乔木，邻里三分作白头。苏李冥濛随烛灭，陈樊漂泊逐萍流。苏庶子弘、李中丞道枢及陈、樊二妓，十余年皆楼中歌酒中伴，或歿或散，独予在焉。虽贫眼下无妨乐，纵病心中不与愁。自笑灵光岿然在，春来游得且须游。

酬南洛阳早春见赠

物华春意尚迟回，赖有东风昼夜催。寒缢柳腰收未得，暖熏花口噤初开。古诗云：“口噤不能开。”欲披云雾联襟去，先喜琼琚入袖来。久病长斋诗老退，争禁年少洛阳才？

对新家酝，玩自种花

香曲亲看造，芳丛手自栽。迎春报酒熟，垂老看花开。红蜡半含萼，绿油新酙醅。玲戏五六树，潋滟两三杯。恐有狂风起，愁无好客来。独酣还独语，待取月明回。

携酒往朗之庄居同饮

俯中又少经过处，别后都无劝酒人。不挈一壶相就醉，若为将老度残春？

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 慕巢书中，颇切归休结侣这意，故以此答

书意侍情不偶然，苦云梦想在林泉。愿为愚谷烟霞侣，思结空门香火缘。每愧尚书情眷眷，自怜居士病绵绵。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于君六七年！

春尽日

芳景销残暑气生，感时思事坐含情。无人开口共谁语？有酒回头还自倾。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碗绿昌明。蜀茶之名也。春归似遣莺留语，好住林园三两声。

招山僧

能入城中乞食否？莫辞尘土污袈裟。欲知住处东城下，绕竹泉声是白家。

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

落景墙西尘土红，伴僧闲坐竹泉东。绿萝潭上不见日，白石滩边长有风。热恼渐知随念尽，清凉常愿与人同。每因毒暑悲亲故，多在炎方瘴海中。是岁，潮、韶等郡皆有亲友谪居。

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

何处披襟风快哉！一亭临涧四门开。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咍。禽鱼出得池笼后，纵有人呼可更回！

病中看经，赠诸道侣

右眼昏花左足风，金篦石水用无功。金篦刮眼病，见《涅槃经》。磁石水治风，见《外台方》。不如回念三乘乐，便得浮生百疾空。无子同居草庵下，见《法华经》。有妻偕老道场中。何烦更请僧为侣，月上新归伴病翁。时适谈氏女子，自太原初归。维摩诘有女名月上也。

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

竹鞋葵扇白绡巾，林野为家云是身。山寺每游多寄宿，都城暂出即经旬。汉容黄绮为逋客，尧放巢由作外臣。昨日制书临郡县，不该愚谷醉乡人。

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

头白醉昏昏，狂歌秋复春。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苏州、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刺史、太子少傅，皆以病免也。异世陶元亮，前生刘伯伦；卧将琴作枕，行以钺随身。岁要衣三对，年支谷一囷。园葵烹佐饭，林叶扫添薪。没齿甘蔬食，摇头谢搢绅。自能抛爵禄，终不恼交亲。但得杯中禄，从生甑上尘。烦君问生计，忧醒不忧贫。

池畔逐凉

风清泉冷竹修修，三伏炎天凉似秋。黄犬引迎骑马客，青衣扶下钓鱼舟。衰容自觉宜闲坐，蹇步谁能更远游？料得此身终老处，只应林下与滩头。

池鹤八绝句

池上有鹤，介然不群，乌、鸢、鸡、鹅次第嘲噪，诸禽似有所谓。鹤亦时复一鸣。予非冶长，不通其意，因戏与赠答，以意斟酌之，聊亦自取笑耳。

鸡赠鹤

一声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不会悠悠时俗士，重君轻我意如何？

鹤答鸡

尔争伉俪泥中斗，吾整羽仪松上栖。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轻野鹤重家鸡。

乌赠鹤

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琴曲有《乌夜啼》、《别鹤怨》。

鹤答乌

吾爱栖云上华表，汝多攫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别鹤怨》在羽调，《乌夜啼》在角调。

鸢赠鹤

君夸名鹤我名鸢，君叫闻天我唳天。更有与君相似处，饥来一种啄腥膻。

鹤答鸢

无妨自是莫相非，清浊高低各有归。鸾鹤群中彩云里，几时曾见喘鸢飞？

鹅赠鹤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雪颈霜毛红网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鹤答鹅

右军殁后欲何依？只合随鸡逐鸭飞。未必牺牲及吾辈，大都我瘦胜君肥。

谈氏小外孙玉童

外翁七十孙三岁，笑指琴书欲遣传。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余庆钟羊祜，子幼能文似马迁。才与不才争料得？东床空后且娇怜。谈氏初逝。

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

后集寄将何处去？故山迢递在匡庐。旧僧独有云皋在，三二年来不得书。别后道情添几许？老来筋力又何如？来生缘会应非远，彼此年过七十余。

客有说

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

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龕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

答客说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

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文章微婉我知丘。仲尼云：“后世知丘者《春秋》。”又云：“《春秋》之旨微而婉也。”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窅窅穷泉埋宝玉，駸駸落景挂桑榆。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七

律诗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昨日复今辰

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经多故处，却想似前身。散秩优游老，闲居净洁贫。螺杯中有物，鹤擎上无尘，解珮收朝带，抽替换野中。风仪与名号，别是一生人。

病 疮

门有医来往，庭无客送迎。病销谈笑兴，老足叹嗟声。鹤伴临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疮春断酒，那得有心情？

游赵村杏花

游村红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回。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

刑部尚书致仕

十五年来洛下居，道缘俗累两何如？迷路心回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悬车。全家遁世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唯是名衔人不会，毗那长音白尚书。

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

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自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飧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羨保厘。

问诸亲友

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趁醉春多出，贪欢夜未归。不知亲故口，道我是耶非！

戏问牛司徒

斗薮尘缨捋白须，半酣扶起问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

不与老为期

不与老为期，因何两鬓丝？才应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梦何在？明朝身不知。百忧非我所，三乐是吾师。闭目常闲坐，低头每静思。存神机虑息，养气语言迟。行亦携诗筐，眠多枕酒卮。自惭无一事，少有不安时。

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 并序

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揖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会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呜呼！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因作二诗，刻题石上。以其地属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见志。

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西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八寒地狱，见《佛名》及《涅槃经》，故以八节滩为比。我身虽殁心长在，闇施慈悲与后人。

闲 坐

婆娑放鸡犬，嬉戏任儿童。独坐槐阴下，开襟向晚风，沔麻池水里，晒枣日阳中。人物何相称？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

每来故事堂中宿，共忆华阳观里时。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交游今日唯残我，富贵当年更有谁？彼此相看头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辞？

道场独坐

整顿衣中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

偶作，寄朗之

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欢娱接宾客，饱暖及妻儿。自到东都后，安闲更得宜；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旧识，为乐即新知。有雪先相访，无花不作期。斗醪干酿酒，夸妙细吟诗。里巷千来往，都门五别离。歧分两回首，书到一开眉。叶落槐亭院，冰生竹阁池。雀罗谁问讯？鹤氅罢追随。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韵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贵身。但恐人间为长物，不如林下作遗民。游依二室成三友，住近双林当四邻。性海澄停平少浪，心田洒扫净无尘。香山

闲宿一千夜，梓泽连游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旧，无僧每见不殷勤。药停有喜闲销疾，金尽无忧醉忘贫。补绽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赖交亲。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尚书致仕请半俸，百斛，亦五十千，岁给禄粟二千，可为。洛堰鱼鲜供取足，游村果熟馈争新。诗章人与传千首，寿命天教过七旬。点检一生侥幸事，东都除我更无人。

喜裴涛使君携诗见访，醉中戏赠

忽闻扣户醉吟声，不觉停杯倒屣迎。共放诗狂同酒癖，与君别是一亲情。

得潮州杨相公继之书并诗，以此寄之

诗情书意两殷勤，来自天南瘴海滨，初睹银钩还启齿，细吟琼什欲沾巾。凤池隔绝三千里，蜗舍沉冥十五春，唯有新昌故园月，至今分照两乡人。凤池，属杨相也。蜗舍，自谓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桥桥下亭，夜深睡觉上桥行。白头老尹重来宿，十五年前旧月明。

闲 眠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飧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杨柳枝词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

河南尹卢贞

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

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

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斋居春久，感事遣怀

斋戒坐三旬，笙歌发四邻。月明亭酒夜，眼闇看花人。赖学空为观，深知念是尘。犹思闲晤笑，未忘旧交亲。久作龙门主，多为兔苑宾。水嬉歌尽日，雪宴烛通晨。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见吕、南二郎中新文，辄窃有所叹
惜，因成长句，以咏所怀

双金百炼少人知，纵我知君徒尔为。望梅阁老无妨渴，二贤词藻赡丽，众多以予曾乔制诰为此官，故呼阁老。画饼尚书不救饥。喻无益自戏也。白日回头看又晚，青云举足蹶何迟？壮年可惜虚销掷，遣把闲杯吟咏诗。

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纁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鬼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三仙山、五天竺图，多老寿者。

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龙武军长史、荣阳郑据，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贞，年八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四。

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

欢喜二偈

得老加年诚可喜，当春对酒亦宜欢。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眼暗头旋耳重听平，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

闲居贫活

冠盖闲居少，章瓢陋巷深。称家开户牖，量力置园林。俭薄身都惯，营为力不任。饥烹一斤肉，暖卧两重衾。樽有陶潜酒，囊无陆贾金。莫嫌贫活计，更富即劳心。

赠诸少年

少年莫笑我磋跎，听我狂翁一曲歌：入手荣名取虽少，关心稳事得还多。老惭退马沾刍秣，谓致仕半禄也。高喜归鸿脱戈罗。官给俸钱天与寿，些些贫病奈吾何！

感所见

巧者焦劳智者愁，愚翁何喜复何忧。莫嫌山木无人用，大胜笼禽不自由。网外老鸡因断尾，盘中鲜绘为吞钩。谁人会我心中事？冷笑时时一掉头。

寄黔州马常侍

闲看双节信为贵，乐饮一杯谁与同？可惜风情与心力，五年抛掷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题漕上新桥六韵 同用黎字。

选石铺新路，安桥压古堤。似从银汉下，落傍玉川西。影定阑干倒，标高华表齐。烟开虹半见，月冷鹤双栖。材映夔龙小，功嫌元凯低。从容济世后，余力及黔黎。

闲居

风雨萧条秋少客，门庭冷静昼多关。金羁骆马近赧却，罗袖柳枝寻放还。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经春不上山。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阴不少留。松檐半夜雨，风幌满床秋。曙早灯犹在，凉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气，谁伴老人游？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稳，日照房门帐未开。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睡中来。

喜老自嘲

面黑头雪白，自嫌还自怜。毛龟薶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装类古贤。裘轻披白氎，靴暖蹋乌毡。周易休开卦，陶琴不上弦。任从人弃掷，自与我周旋。铁马因疲退，铅刀以钝全。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

能无愧

十两新绵袍，披行暖似春。一团香絮枕，倚坐稳于人。婢仆遣他尝药草，儿孙与我拂衣巾。回看左右能无愧？养活枯残废退身！

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
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

塞北虏郊随手破，山东贼垒掉鞭收。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剑拔青鳞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须知鸟目犹难漏，尚书将入潞府，偶逢水鸟鹭鸶，引弓射之，一发中目。三军〔踴〕跃。其事上闻，诏下美之。纵有天狼岂足忧？画角三声刁斗晓，清商一部管弦秋。他时麟阁图勋业，更合何人居上头？

自咏老身，示诸家属

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姪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把背向阳眠。

自问此心，呈诸老伴

朝问此心何所思？暮问此心何所为？不入公门慵敛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间眠得所，少年场上饮非宜。闲谈亶亶留诸老，美酝徐徐进一卮。心未曾求过分事，身常少有不安心。此心除自谋身外，更问其余尽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年方吉郑犹为少，家比刘韩未是贫。乡园节岁应堪重，亲故欢游莫厌频。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分司致仕官中，吉傅、郑谔议最老，韩庶子、刘员外尤贫。循、潮、封三郡迁客、皆洛下旧游也。

斋居偶作

童子装炉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尘尾，坐拂半张床。卷幔看天色，移斋近日阳。甘鲜新饼果，稳暖旧衣裳。止足安生理，优闲乐性场。是非一以遣，动静百无妨。岂有物相累？兼无情可忘。不须忧老病，心是自医王。

咏身

自中风来三历闰，病风八年，凡三闰矣。从悬车后几逢春。周南留滞称遗老，见《太史公传》。汉上羸残号半人。见《习凿齿传》。薄有文章传子弟，断无书札答交亲。余年自问将何用？恐是人间剩长身。

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逾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岩廊一卧云。老爱诗书还似我，荣兼将相不如君。百年胶漆初心在，万里烟霄中路分。阿阁鸾凤野田鹤，何人信道旧同群？

读《道德经》

玄元皇帝著遗文，乌角先生仰后尘。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

禽虫十二章 并序

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故诗义始于《关雎》、《鹊巢》，道说先乎蝼、鹏、蝮、鸱之类是也。予闲居乘兴，偶作一十二章，颇类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执之惑焉。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微之、梦得尝云：此乃九奏中新声，八珍中异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则独吟，想二君在目，能无恨乎！

第一

燕违戊己鹊避岁，兹事因何羽族知？疑有凤王颁鸟历，一时一日不参差。不知其然也。燕衔泥常避戊己日；鹊巢口常避太岁，验之皆信。

第二

水中科斗长成蛙，林下桑虫老作蛾。蛙跳蛾舞仰头笑，焉用鵩鵩鳞羽多？齐物也。

第三

江鱼群从称妻妾，塞雁联行号弟兄。但恐世间真眷属，亲疏亦是强为名。故名也。江沱间有鱼，每游辄三，此媵随妻，一先二后，土人号为婢妾鱼。《礼》云：“雁兄弟行。”

第四

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是二虫虚苦辛。自警也。

第五

阿阁鹔鹑田舍乌，妍蚩贵贱两悬殊。如何闭向深笼里？一种摧颓触四隅。有所感也。

第六

兽中去刀枪多怒吼，鸟遭罗弋尽哀鸣。羔羊口在缘何事？閤死屠门无一声。有所悲也。

第七

螯螟杀敌蚊巢上，蛭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自照也。

第八

螭蛸网上冒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异浮生临老日，一弹指顷报恩仇。诚报也。

第九

蚁王化饭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

第十

豆苗鹿嚼解乌毒，艾叶雀衔夺燕巢。乌鲁不曾看本草，诸知药性是谁教？尝猎者说云：鹿若中箭，发，即嚼豆叶食之，多消解。箭毒多用乌头，故云乌毒。又燕恶艾，雀欲夺其窠，先衔一艾致其窠，辄避去，因而有之。

第十一

一鼠得仙生羽翼，众鼠相看有羡色。岂知飞上未半空，已作乌鸢口中食！

第十二

鹅乳养雏遗在水，鱼心想子变成鳞。细微幽隐何穷事，知者唯应是圣人。鹅放乳水中，不能离群，雏从而食之，皆饱而去之。又如鱼想子，子成鱼，并皆是佛经中说。

白居易集卷第三十八

诗赋 凡十五首

动静交相养赋 并序

居易常见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导，命曰《动静交相养赋》云。

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故圣人取诸《震》以发身，受诸《复》而知命。所以《庄子》曰：“智养恬。”《易》曰：“蒙养正。”吾观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则月晦，日晦则月明。明晦交养，昼夜乃成。吾观岁功，其中有信。阳进则阴退，阳退则阴进。进退交养，寒暑乃顺。且躁者，本于静也。斯则躁为民，静为君；以民养君，教化之根，则动养静之道斯存。且有者，生于无也。斯则无为母，有为子；以母养子，生成之理，则静养动之理明矣。所以动之为用，在气为春，在鸟为飞，在舟为楫，在弩为机。不有动也，静将畴依？所以静之为用，在虫为蛰，在水为止，在门为键，在轮为柅。不有静也，动奚资始？则知动兮静所伏，静兮动所倚。吾何以知交养之然哉以此。有以见人之生于世，出处相济，必有时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长系。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时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长伸。嗟夫！今之人，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必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贼。大矣哉！动静之际，圣人其难之。先之则过时，后之则不及时，交养之间，不容毫厘。故老氏观妙，颜氏知几。噫！非二君子，吾谁与归！

泛渭赋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贡举也，予以乡贡进士举及第。左丞相郑公之领选部也，予以书判拔萃选登科。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于〕秦中，卜居于渭上。上乐时和岁稔，万物得其宜；下乐名遂官闲，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静之理，又荷二公垂特达之恩。发于嗟叹，流于咏歌。于时，泛舟于渭，因为《泛谓赋》以导其意。词曰：

亭亭华山下有人，跂兮望兮，爰彼三峰之白云。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诉兮，爰彼百里之清流。以我为太平之人兮，得于斯而优游。又感阳春之气熙熙兮，乐天和不忧。曰：“予生之年兮，时哉时哉！当皇唐受命之九叶兮，华与夷而无氛埃。及帝绩位之二纪兮，命高与郑为盐梅。二贤兮爰立，四门兮大开。凡读儒书与履儒行者，率充赋而西来。虽片艺而必收兮，故不弃予之小才。感再遇于知己，心惭作以徘徊。登予名于太常，署予职于兰台。台有兰兮阁有芸，芳菲菲其可袭。备一官而无一事，又不维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华，澹悠悠其可赏。目白云兮漱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门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无云兮水无烟。迟迟兮明月波，澹艳兮棹寅缘。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习习兮春风，

岸柳动兮渚花落。发浩歌以长引，举浊醪而缓酌。春冉冉其将尽，予何为乎不乐？鸟乐兮云际，鸣嚶嚶兮飞𨇗𨇗。鱼乐兮泉底，鬣拨拨兮尾濈濈。我乐兮圣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万物各乐其乐者，由圣贤之相契。贤致圣于无为，圣致贤于既济。凝为和兮聚五福，发为春兮消六诊。不我后兮不我先，适当我兮生之代。彼鳞虫兮与羽族，咸知乐而不知惠。我为人兮最灵，所以愧贤相而荷圣帝。乐乎乐乎！泛于渭兮咏而归，聊逍遥以卒岁！

伤远行赋

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朝济乎大江，暮登科高岗。山险，路屈曲，甚孟门与太行。枫林郁其百寻，涵瘴烟之苍苍。其中其无人，唯鸕鷀之飞翔。水有含沙之毒虫，山有当路之虎狼。况乎云雷作而风雨晦，忽晦𩇔兮不见肠。涉泥泞兮仆夫重𨇗，陟崔嵬兮征马玄黄。步一步兮不可进，独中路兮彷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来兮，秋风其凉。独行踽踽兮惜昼短，孤宿茕茕兮愁夜长。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凉夙夜而忧伤。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测而可量。虽割慈而不言，终蕴结乎中肠。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养而无方。虽温清之靡阙，讎当我之在傍？无羽翼以轻举，羨归云之飞扬。惟昼夜与寝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馆以寓宿，夜绵绵而未央。独展转而不寐，候东方之晨光。虽则驱征车而遵归路，犹自流乡泪之浪浪！

宣州试射中正鹄赋

以“诸侯立诚众士知训”为韵，任不
依次用韵，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鹄而已矣。是谓武之经，礼之纪。故王者务以选诸侯，诸侯用而贡多士。将俾乎礼无秕稗，位有降杀；广场辟而堵墙开，射夫同而钟鼓戒。有以致国用，终岁贡；使技痒者出于群，艺成者推于众。在乎矢不虚发，弓不再控。射、绎志也，信念兹而在兹。鹄、小鸟焉，取难中而能中。乃设五正，张三侯，叶吉日于清昼，顺杀气于素秋。礼事展，乐容修。既五善而斯备，将百中而是求。于是诚心内蕴，庄容外奋。升降揖让，合君子之令仪；进退周旋，伸先王之彝训。故礼举而义立，且无声而有闻。及夫观者坌入，射者挺立。矢既挟，弓既执；抗大侯，次决拾。指正则掌内必取，料鹄乃毅中所及。雕弧乍满，当昼而明月弯弯；银镞急飞，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发也，騄若彻札；其再中也，如贯笠。玉霜降而弓力调，金风劲而弦声急。愜群心而踊跃，骇众目而翕习。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弯而雁惊，虚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温如栗如；游于艺，匪疾匪徐。妙能曲尽，勇可贾余。岂不以志正形直，心庄体舒。不出正兮，信得礼之大者；无失鹄也，岂反身而求诸？斯盖弓矢合规，容止有仪；必气盈而神王，宁心慑而力疲。则知善射者，在乎合礼合乐，不必乎饮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则射之礼，射之义，虽百世而可知。

窗下列远岫诗 题中以平声为韵

天静秋山好，窗开晓翠通。遥怜峰窈窕，不隔竹朦胧。万点当虚室，千重叠远空。列檐攒秀气，缘隙助清风。碧爱新晴后，明宜反照中。宣城郡斋在，望与古时同。

省试性习相远近赋

以“郡子之所慎焉”为韵，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中书侍郎高郢下试。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达君；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辩乎是非纠纷，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稽其本，谋其始：观所恒，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涂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且夫德莫德于者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兮，道愈远尔。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亦犹一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戒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匪乎率道为本，见善而迁。观炯诫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性习之说，吾将以为教先。

玉水记方流诗

以“流”字为韵，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尹孚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潜颖应傍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沦弃即千秋。

求玄珠赋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为韵〕。

至乎哉！玄珠之为物也，渊渊绵绵，不知其然。存乎视听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与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损之又损；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玄无音，听之则希；珠无体，搏之则微。故队音而求之者妄，以体而得之者非。倏尔去焉，将窅冥而齐往；忽乎来矣，与罔象而同归。是以圣人之求玄珠也，损明圣，薄仁义；索之惟艰，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难得也，剧乎剖巨蚌之胎；其难求也，甚乎待骊龙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于驯致，岂求之于躁求？性失则遗，若合浦之徙去；心虚潜至，同夜光之暗投。斯乃动为道枢，静为心符；至光不耀，至

真不渝。察之无形，谓其有而非有；应之有信，为其无而非无。故立喻比夫至宝，强名为之玄珠。名不徒尔，喻必有以。以不凝滞为圆，以无瑕疵为美。盖外明者、不若内明之理；纯白者、不若虚白之旨。藏于身不藏于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则颐其神，保其真，虽无胥求之必臻；役其识，徇其惑，虽没齿求之不得。则知珠者，无形之形；玄者，无色之色。亦何必游赤水之上，造昆丘之侧？敬悟漆园之言，可臻玄珠之极。

汉高皇帝亲斩白蛇赋 以题为韵，依次用

高皇帝将欲戡时难，拨祸乱，乃耀圣武，奋英断，提神剑于手中，斩灵蛇于泽畔。何精诚之潜发，信天地之幽赞。卒能灭强楚，降暴秦，创王业于炎汉。于时，瓜割区宇，蜂起英豪；以坚甲利兵相视，以壮图锐气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汹汹，救万姓之嗷嗷。帝既心窥咸阳，气王芒砀；率卒晨往，纵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亘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龙之文章。鳞甲晶以雪色，睛眸艳其电光。耸其身，形婉婉而莫犯；举其首，势矫矫而靡亢。勇夫闻之而挫锐，壮士睹之而摧刚。于是行者告于高皇。皇帝乃奋布衣，挺干将，攘臂直进，瞋目高骖；一呼而猛气咆哮，再叱而雄姿抑扬。观其将斩未斩之际，蛇方欲纵毒螫，肆猛噬，我则审其计，度其势。口噪雷霆，手操锋锐。凜龙颜而色作，振虎威而声厉。何天之启，神之契，举刃一挥，溘然而毙。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于是洒雨血，摧霜鳞；涂野草，溅路尘。嗟乎！神化将穷，不能保其命；首尾虽在，不能卫其身。盛矣哉！圣人之草昧经纶，应乎天，顺乎人。制勅敌，必示以乃武乃文；静灾祸，不可以弗躬弗亲。若夫龙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剑，蛇不可斩。天威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王，蛇不可当。是知人在威不在众，我王也万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剑也三尺之长。于以慑万物，于以威八方。历数既终，闻素灵之夜哭；嗜欲将至，知赤帝之道昌。由是气吞豪杰，威振幽遐；素车降而三秦归德，朱旗建而六合为家。彼戮鲸貌与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斩白蛇。

大巧若拙赋

以“随物成器巧在乎中”为韵，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为，可得而窥；巧之大者无迹，不可得而知。盖取之于《巽》，授之以《随》；动而有度，举必合规。故曰：“大巧若拙”，其义在斯。尔乃抡材于山木，审器于轨物；将务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泽之剪拂。故为栋者，资其自天之端；为轮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于物无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既游艺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击，材无所弃；取舍资乎指顾，物莫能争。然后任道弘用，随形制器；信无为而为，因所利而利。不凝滞于物，必简易于事。亦犹善从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适其位。嘉其尺度有则，绳墨无挠。工非剗剗，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镂，谁识无心之巧？众谓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为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术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车器异，杞梓材殊；罔枉枘以凿，罔破圆为觚。必将考广狭以分寸，审刑方以规模。则物不能以长短隐，材不能以曲直诬。是谓心之术也，岂虑手之伤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大巧，弃其末工。则知巧在乎不违天

真，非劳形于木人之内；巧在乎无在物情，非役神于棘刺之中。岂徒与班倕之辈，骋技而校功哉（情一作性）？

鸡距笔赋

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为韵，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合为手笔，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尽其妙。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铓，终聘能于逸少。斯则创因智士，传在良工；拔毫为锋，截竹为筒。视其端，若武安君之头锐；窥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岂不以中山之明，视劲而迅；汝阴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采众毫于三穴之内；四者可弃，取锐武于五德之中。双美是合，两揆而同。故不得兔毫，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木之功。及夫亲手泽，随指顾；秉以律，动有度。染松烟之墨，洒鹅毛之素。莫不画为屈铁，点成垂露。若用之交战，则摧敌而先鸣；若用之草圣，则擅场而独步。察所以，稽其故，虽云任物以用长，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随物弃，不与人遇，则距畜缩于晨鸡，毫摧残于寒兔。又安得取名于彼，移用在兹！映赤管，状绀趾乍举；对红笺，疑锦臆初披。辍翰停毫，既象乎翘足就栖之夕；挥芒拂锐，又似乎奋拳引斗之时。苟名实之相副者，信动静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无俦。因草为号者质陋，折蒲而书者体柔。彼皆琐细，此实殊尤。是以溺之而变成金距，书之而化作银钩。夫然，则董狐操，可以勃为良史；宣尼握，可以删定《春秋》。其不象鸡之羽者，鄙其轻薄；不取鸡之冠者，恶其软弱。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将壮我之毫芒，必假尔之锋锬。遂使见之者书狂发，秉之者笔力作。挫万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鸟迹落。缥囊盛处，类藏锥之沈潜；团扇或书，同舞镜之挥霍。儒有学书临水，负笈辞山；含毫既至，握管回还。过兔园而易感，望鸡树以难攀。愿争雄于爪趾之下，冀得携于笔砚之间。

黑龙饮渭赋

〔以〕“出为汉祥，下饮渭水”〔为韵〕

龙为四灵之长，渭居八水之一。饮醴醴之清流，浴彬彬之玄质。忽兮下降，赅然跃出。首蜿蜒以涌烟，鳞错落而点漆。动而无悔，爰作瑞于秦川；应必有征，乃效灵于汉日。观其攸止，察其所为；行藏不忒，动静有仪。睛眸炫耀，文彩陆离。跃于泉，于焉表异；守其黑，所以标奇，或隐或见，时行时止。顺冬夏而无乖，应昏明而有以。于是稽大易，按前史，符圣人之昌运，飞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征，下而饮水。尔乃降长川，俯高岸；气默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烂烂。闻之者心骇而屏息，睹之者目眴而改观。一呼一吸，而声起风雷；或跃或腾，而势超云汉。观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于南面，合正色于北方。拖尾回翔，擘波腾骧。饮清澜之浩浩，动素浪之汤汤。顿颌而碎珠迸落，奋髯而细雨飞扬。警水府兮鱣鲋奔走，骇泉室兮蚊鼃伏藏。玄云从而浅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时出处，凭虚上下。度弱水而斯驭，去鼎湖而是驾；闻茂先之剑飞，见长房之杖化。岂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潜稟。玄甲黯以凝黛，文章斐兮摛锦。逼而察也，类天马出水而游；远而望之，疑晴虹截涧而饮。已而负苍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

气。则知水物之灵，鳞虫之贵。盛矣哉！抑斯龙之所谓。

敢谏鼓赋

以“圣人来谏诤之道”为韵

鼓者工所制，谏者君所命。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纳其臣于忠直，致其君于明圣。将使内外必闻，上下交正，于是乎唐尧得以为盛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灭私，臣有犯而无欺。讽谏者于焉尽节，献纳者由是正辞。言之者无罪，击之者有时。故謇謇匪躬，道之行也；不已，声以发之。始也土鼓增华，蕤桴改造。外扬音以应物，中含虚而体道。不窕不攲，由巧者之作为；大鸣小鸣，随直臣之击考。有若坎其击，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隈。音锵锵以铿锵，响容与以徘徊。做于帝心，四聪之耳必达；纳诸人听，七净之臣乃来。故用于朝，朝无面从之患；行于国，国无居下之讪。洋洋盈耳，幽赞逆耳之言；坎坎动心，明启沃心之谏。且夫鼓之为用也，或备于乐悬，或施于戎政。以谐八音节奏，以明三军号令。未若备察朝阙，发挥庭净。声闻于外，以彰我主圣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则义之与比，德必有邻。将善施而并建，与谤木而俱陈。是必闻其音，则知有献替之士；聆其响，不独思将帅之臣。嗟乎！舍之则声寝，用之则气振。虽声气之在鼓，终用舍之由人。

君子不器赋

〔以〕“用之则行，无施不可”〔为韵〕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纵；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笔精，穷指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杨》、《羽猎》之徒胡为比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护。信可以凌砾《风》《骚》，超轶今古者也。念吾君网罗六艺，淘汰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岂可弃之而不收，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笔精，穷指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杨》、《羽猎》之徒胡为比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护。信可以凌砾《风》《骚》，超轶今古者也。念吾君网罗六艺，淘汰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岂可弃之而不收？

白居易全集卷第三十九

铭赞箴谣偈 凡二十一首

续座右铭 并序

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于中有取舍，此外无疏亲。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身勩，身歿貽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驺虞画赞 并序

驺虞，仁瑞之兽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状质文，孙氏《瑞〔应〕图》，具载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驺虞图》赠予者。予爱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旷代不覩，引笔赞之词云尔。

孟山有猛，仁心毛质，不践生刍，不食生物。有道则见，非时不出；三季已还，退藏于密。我闻其名，征之于书；不识其形，得之于图。白质黑文，猊首虎躯。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见往者，后不见来者。于嗟乎驺虞！

獬豸赞 并序

獬豸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温；图其形，辟邪。予旧病头风，每寢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按《山海经》，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国有所感，遂为赞曰：邈哉奇兽！生于南国。其名曰獬豸，非铁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质。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剑戟省用，铜铁羨溢。獬豸当是时，饱食终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铄铁为兵，范铜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刳？何谷不隳？铄铜寸铁，罔有子遗。悲哉彼獬豸！无乃馁而？呜呼！匪獬豸之悲，惟时之悲！

画雕赞 并序

寿安令白晁，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传写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长。长庆元年，以画雕贶予。子爱之，因题赞云：

鸷禽之英，黑雕丁丁。钩缀八爪，剑插六翎。想入心匠，写从笔精。不卵不雏，一日而成。轩然将飞，戛然欲鸣；毛动骨活，神来著形。始知造物，不

必杳冥。但获天机，则与化争。韩干之马，籍籍知名；薛稷之鹤，翩翩有声。研工核能，较真斗灵。岂无他人？不知我兄（一本作干）！

续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业业惕惕，咸勤于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彰，驰骋败猎，俾心发狂。何以验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故我列圣，鉴彼前王；虽有败游，乐不至荒。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忽悟，为之辍畋。故武德业，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鹞死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决哉！衔橛可惧！噫！夜归禁苑，朝出皇都；岂不乐哉！寇戎可虞！臣非兽臣，不当献箴；辄思出位，敢谏从禽。蝼蚁命小，安危计深。苟裨万一，臣死甘心。

三谣 并序

予庐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风二。时多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笔砚在前。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

蟠木谣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无用于人。下拥肿而上鳞菌，桷不桷兮轮不轮。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栋；诸侯斫大略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尔为几，承吾臂、支吾颐而已矣。不伤尔朴，不枉尔理。尔快快，为几之外，无所用尔。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徘徊！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

素屏谣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一作怀），晓如白云团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帖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贵豪待此方悦目，然肯寝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谣

朱藤朱藤，温如红玉，直如朱绳。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前年左迁，东南万里。交游别我于国门，亲友送我于浈水。登高山兮车倒轮摧，渡汉水兮马踟蹰开。中途不进，部曲多回。唯此朱藤，实随我来。瘴疠之乡，

无人之地，扶卫衰病，驱呵魑魅。吾独一身，赖尔为二。或水或陆，自北徂南；泥粘雪滑，足力不堪。吾本两足，得尔为二。紫霄峰头，黄石岩下，松门石磴，不通舆马。吾与尔披云拨水，环山绕野；二年踏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虽有隶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穷既若是，通复何如！吾不以常杖侍尔，尔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虽青云之上，黄泥之下，誓不弃尔于斯须！

无可奈何例

无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颜颓，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况乎宠辱丰悴之外物，又何尝不十去而一来！去不可挽兮，来不可推。无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长而地久，前无始兮后无终。嗟吾生之几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仓之稊米，委一粒于万钟。何不与道逍遥，委化从容？纵心放志，泄泄融融。胡为乎分爱恶于生死，系忧喜于穷通？倔强其骨髓，齟齬其心胸。含冰炭以交战，只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于何不为？此与化者，云何不随？或煦或吹，或盛或衰；虽千变与万化，委一顺以贯之。为彼何非？为此何是？谁冥此心？梦蝶之子，何祸非福？何吉非凶？谁达此观？丧马之翁。俾吾为秋毫之抄，吾亦自足，不见其小。俾吾为泰山之阿，吾亦无余，不见其多。是以达人，静则吻然与阴合迹，动则浩然与阳同波，委顺而已，孰知其他？时耶命耶？吾其无奈彼何。委耶顺耶？彼亦无奈吾何。夫两无奈何，然后能冥至顺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饮大和，扣至顺，而为无可奈何之歌（吻然，一作暗然。委耶，一作随耶）。

自诲

乐天乐天，来与汝言：汝宜拳拳，终身行焉。物有万类，锢人如锁；事有万感，热人如火。万类递来，锁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万感递至，火汝心怀；使汝未死，心化为灰。乐天乐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惩往而念来？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来日皆瞥然，胡为自苦于其间？乐天乐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乐天乐天归去来！

八渐偈 并序

唐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师曰凝公，迁化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越明年二月，有东来客白居易，作《八渐偈》，偈六句四言以赞之。初，居易常求心要于师，师赐我八言焉：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由是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于兹三四年矣。呜呼！今师之报身则化，师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实无生忍观之渐门也。故自观至舍，次而赞之；广一言为一偈，谓之《八渐偈》。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既而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观偈

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辩真妄。

觉偈

惟真常在，为妄听蒙。真妄苟辩，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彼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济偈

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一济万。

舍偈

众苦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

绣阿弥陀佛赞 并序

绣西方阿弥陀佛一躯，女弟子京兆杜氏奉为妣范阳县太君卢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庄严，一心恭敬；愿追冥福，誓报慈恩。赞曰：善始一念，千念相属。绣始一缕，万缕相续。功绩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报罔极恩，荐无量福。

绣观音菩萨像赞 并序

故尚书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讳行简妻、京兆杜氏奉为府君祥斋，敬绣救苦观音菩萨一躯：长五尺二寸，阔一尺八寸。纫针缕綵，络金缀珠，众色彰施，诸相具足。发弘愿于衰恳，荐景福于幽灵。稽首焚香，跪而

赞曰：
集万缕兮积千针，勤十指兮虔一心。呜呼！鉴悲诚而介冥福，实有望于观音！

画水月菩萨赞

净淥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相，万缘皆空。弟子居易，誓心归依；生生劫劫，长为我师。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

哀祭文 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 并序

丞相陇西公出镇于汴州，军司马、御史大夫陆长源实左右之，二年而军用宁。司空南阳公作藩于徐州，军副使、祠部员外郎郑通诚实先后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陇西薨，浹辰而师乱。大夫以直道及祸。十六年夏，南阳薨，翌日而难作，员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员外，国之良也。咸克洁于身，俭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学，智谋政事。故其历要官，参剧务，如刀剑发铦，害而无滞；如钟誓在悬，动而有声。识者以为异时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经德秉哲，绍复陇西、南阳之事业，以藩辅王家。呜呼！善人宜将钟奕叶之庆，而不免及身之祸。天乎！报施之朕，何其昧欤？昔诗人有《黄鸟》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无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祸身兮，若机之张。梁之乱兮，陆受其毒。徐之难兮，郑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纪纲；邦之瘁兮，而〔正〕人先亡。谓天之恶下民兮，胡为生此忠良？谓天之爱下民兮，胡为生此豺狼？我欲阶冥冥，问苍苍。苍苍之不可问兮，俾我心之蠹伤！悲夫！而今而后，吾知夫天难忱而命靡常！

〔禋〕城北门文 为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币〔禋〕于外城北门。某闻北鄘四门之神，有水旱之灾，于是乎禋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将害于农，垫于民。惟城，积阴之气；惟北，太阴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门，惟门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是邦，大惧天厉之不时，俾黎民阻饥；敢以正辞告神，神若之何不听？敢以至诚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阴沴不作，时暘咸若，百谷用成，庶民用宁，实惟鄘之神、门之灵。呜呼！北鄘、北门之神，明听斯言：罔俾雨水昏垫，以作某之忧，神之羞。

祭符离六兄文

维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从祖弟居易等，谨祭于符离主簿六兄之灵。呜呼！圣〔人〕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钟者，唯居易与兄。岂不以亲莫爱于弟兄，别莫痛于死生？斯亲也，而有斯别也，孰能不哀从中来而失声？去年春，居易南游，兄亦东适；黟歙之间，欣然一觐。相顾笑语，相勉行役；中路遽别，情甚感激。孰知此别，为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吊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怀之痛，亦莫我之与剧。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恶有余殃，善有余庆。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膺其行。而位不登于再命，年不及于知命。何报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呜呼！已焉哉！既卜远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画为墓田。濉水南岸，符离东偏。其地则迳，其

别终天！惟弟与家人，俨拜哭于车前。魂兮有知，鉴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茕茕然！

祭杨夫人文

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太原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陈氏杨夫人之灵。惟夫人柔明治性，温惠保身，静修言容，动中规度。洎承训师氏，作嫔良人，茂四德而兰幽有香，洁百行而玉立无玷。发为淑问，著为芒猷；姻族有辉，闺闱是式。噫！福仁何昧？积庆无征。宜享永年，遽归长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呜呼！生必有涯，人谁不没？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剧者情易钟，感深者理难遣。夫人虽宜其室，竟未辞家；蓄和顺之诚，不得施于娣姒；蕴孝敬之德，不得展于舅姑。有志莫伸，阿恨过此！况一婴沈痼，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视疾；归棹千里，弟兄主丧。凋桃李之花，夫远不见；失乳哺之爱，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钟血属。洛川迢递，秦野苍茫，日惨不光，云愁无色。姊妹且病，亲老尤慈；哭别一声，闻者肠断。居易早聆懿范，近接嘉姻；维私之眷每深，有恻之情何已！敬陈薄奠，庶鉴悲诚。尚飨。

祭小弟文

维元和八年，岁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简，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刚奴。呜呼！川水一逝，不复再还；手足一断，无因重连。惟吾与尔，其苦亦然！黄墟白日，相见无缘。每一念至，肠热骨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尔之生，生也不天；苗而不秀，九岁夭焉！昔权殡尔，滩南古原。今改葬尔，渭北新阡。祔先茔之北次，就卑位于东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呜呼！自尔舍我，归于下泉：日来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罚所延；一别尔后，再罹凶艰。灰心垢面，泣血涟涟。松楸之下，其生尚残。昔尔孤于地下，今我孤于人间。与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团圆。欲自决以毁灭，又伤孝于归全，进退不可，中心烦冤；仰天一号，痛苦万端！呜呼！尔魂在几，尔骨在棺；吾亲奠酹，于尔床前。苟神理之有知，岂不闻吾此言？尚飨。

祭乌江十五兄文 时在宣城

维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从祖弟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乌江主簿十五兄之灵。《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非天夭人，人中绝命。”则冉求斯疾，颜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凉圣贤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亲；旁无弟兄，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至成人。盖以孤子靡托，孝友弥敦。自居易与兄，及高九、行简，虽从祖之昆弟，甚同气之天伦。故虽百里信宿之别，易常不恻然而悲辛？矧终天之水诀，知后期而无因；徒抚膺而陨涕，谅沈痛之难伸！追思乎早岁离阻，各悲零俦；中年集会，共喜长成。同参选于东都，俱署吏于西京。居则共被而寝，出则连骑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优游笑傲，怡怡弟兄。虽不侔八龙三虎，亦自谓当家一时之荣。及兄辞满淮南，薄游江东；居易亦以行迈，

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衍从容。何朝不游？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积于躬；谓至行之有答，必景福以来从。呜呼！位始及一命，禄未遇数钟；年及不得四十，而歿于道途之中。郁壮志而不展，结幽愤于无穷。况旧业东洛，先茔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阳。有妹出嫁，无男主丧。悠悠孤旌，未办还乡。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殡于此，行路悲凉。秋风萧萧，白日无光。聚今晨之弟侄，对前日之杯觞。稽首再拜，魂兮来享！进三奠而退一觔，孰不神酸而骨伤！哀哉！伏惟尚飨。

祭浮梁大兄文 时在九江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闰五月，己亥，居易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谦恭，发自修身，施于为政。行成门内，信及朋僚。廉干露于官方，温重形于酒德。冀资福履，保受康宁。不谓才及中年，始登下位；辞家未逾数月，寝疾未及两旬，皇天无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为兴叹；骨肉亲爱，岂可胜哀！举声一号，心骨俱碎。今属日时叶吉，窀穸有期，下邦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负忧系职，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阙在左右；执紼之际，又不获躬亲。痛恨所钟，倍百常理。呜呼！迫思曩昔，同气四人：泉壤九重，刚奴早逝；巴蜀万里，行简未归；茕然一身，漂弃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岂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颓；垂白之年，手足断落！谁无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痴小，居易无男，抚视之间，过于犹子。其余情礼，非此能申。伏冀慈灵，俯鉴悲恳；哀缠痛结，言不成文。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祭匡山文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本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谨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灵。恭惟神正直聪明，扶持匡庐，福利动植。居易赋命蹇连，与时参差；愿于灵山，栖此陋质。遗爱寺侧，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参禅养素。而开构池宇，在神域中。往来道途，由神门外。辄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听之，歆此薄奠。非敢徼福，所期荐诚。尚飨。

祭庐山文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庐山遗爱寺四旁上下大小诸神。居易夙闻匡庐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兹山。又闻永、远、宗、雷，同居于是。道俗并处，古之遗风。而遗爱西偏，郑氏旧隐；三寺长老，招予此居。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唯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摆去烦恼，渐归空门。悦秩满以来，得以自遂；余生终老，愿托于斯，今葺构既成，游息方始，爰以洁敬，荐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穰福；但使疵厉不作，魑魅不逢；猛兽毒虫，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静谧，则神道之光明。斋心露诚，庶几有答。尚飨。

祭李侍郎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五月，景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赠工部尚书、陇西李公杓直之灵。呜呼！代重名义，公能佩服；德润行臙，温温郁郁；凡向善者，如蚁慕肉。时重爵位，公负桢干；春秋天官，是掇是赞；尚书六职，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诏令；西阁丝言，内庭密命；公实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陈许，两掖中台，差肩接武；青幢赤葍，叔出季处。门重婚嗣，公娶令族；锵锵振振，和鸣似续；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寿考，公亦云老；心虽壮健，发已华皓：五十加八，亦不为夭。人重康宁，公体丰盈；迨乎奄忽，不失和平；启手足夜，无呻吟声。古称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犹瞑目。矧公兼之，岂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为门户惜主，为骨肉惜亲，为吾侪惜良友，为朝廷惜贤臣。况稹也不才，居易无似，辱与公游，十九年矣。昔贞元岁，俱初筮仕；并命同官，兰台令史。以公明达，以我顽鄙；度长絜能，信非伦拟。一言吻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贵从兹始。清问登近，递罹谗毁。江、澧、通州，左迁万里；或合或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轨；齿牙相轧，波澜四起。公独何人？心如止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因纷阻，孰辨君子？以胶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绸缪，见于生死。前年去年，次第征还；或先或后，俱到长安。水流火就，松茂柏懽；置酒欲饮，握手何言。初论瘴疠，次叙艰难；三心六眼，同一潸然。稹与居易，旋登禁掖；公领铨衡，职勤务剧。私室多故，公门少隙；欢会实稀，光阴虚掷。互相劝勉，急务欢适。且曰朱颜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园月夕；大开口笑，满酌酒吃。言约则然，心期末获。呜呼杓直！而忍遗我？弃我何处？舍我何之？岂仅真归〔寂〕，莫然而无所为？将精多魂强，的然而有所知？悦如闻兮倏如睹，未甘心于永辞！彼有灵兮此有梦，胡不一来兮质我疑？逝川渺其不回，日月忽乎有时。指歧下以归祔，备大葬之威仪。礼有进而无退，祖于庭而送之畿。旌竿举兮轺轮动，遂不得少留乎京师。呜呼杓直！其鉴于兹！爵盈不饮，豆干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儿号我，公马嘶我，如之何勿悲！呜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飨。

祷仇王神文。

维长庆三年，岁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谨遣朝议郎、行馀杭县令常师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尝闻：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率〕禽兽，福生人也，馀杭县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念之乎？居易与师儒，猥居牧宰，惭无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庙居血食，非人不立。则人，神之主也；兽，神之属也。今纵其属，残其主，于神何利焉？于人何辜焉？若一昔之后，神其有知；即能辉灵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闻，兽害不去，是无神也，人何望哉？呜呼！正直聪明，盍鉴于此？尚飨。

祈皋亭神文

维长庆三年，岁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庙神。去秋愆阳，今夏少雨，实忧灾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诏条，愧无政术；既逢愆序，不敢宁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应期，雨未沾足。是用撰日祇事，改请于神。恭闻明神：稟灵于阴祇，资善于释氏；聪明正直，洁靖慈仁；无幽不通，有感必应。今请斋心虔告，神其鉴之。若四封之间，五日之内，雨泽需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设，重荐馨香，歌舞鼓钟，备物以报？如此，则不独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肸飡无应，长吏虔诚而不答，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观田农，使至枯悴；如此，则不独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飨。

祭龙文

维长庆三年，岁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率寮吏，荐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龙。惟龙，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与水通灵。昨者历禱四方，寂然无应。今故虔诚洁意，改命于黑龙。龙无水，欲何依？神无灵，将恐歇。泽能救物，我实有望于龙。物不自神，龙岂无求于我？若三日之内，一雨滂沱；是龙之灵，亦人之幸。礼无不报，神其听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维长庆四年，岁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国之纪：安波则为利，洄流则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属潮涛失常，奔激西北。水无知也，如有凭焉。侵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籲天无辜。居易祇奉玺书，兴利除害；守土守水，职与神同。是用备物致诚，躬自虔禱。庶俾水反归壑，谷迁为陵，土不蹇崩，人无荡析。敢以醴币羊豕，沈奠于江。惟神裁之，无忝祀典！尚飨。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一

碑碣 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构直，陇西人。魏将军申公发，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国阳平公远，六代祖也。绥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进德，曾祖也。绵州昌明令珍玉，大父也。雅州别驾、赠礼部尚书震，考也。赠博陵郡太君崔氏，姚也。陈许节度、礼部尚书逊，兄也。渭源县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讨使济，外舅也。长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无疾即世于长安修行里第。是岁五月二十五日，归祔于凤翔某县某乡某原之先茔。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讷、朴、恪、慤、硕。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上，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钱作行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河南元稹作墓志，有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太原白居易作墓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养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獐子劝吾食，吾辄饱；劝吾药，吾意其疾廖。獐子，公小字也。及长，居荆州石首县。〔环〕其居数百家，凡争斗，稍稍就公决，公随而评之。浸及乡人，不诣府县，皆相率曰：请问李君。公养有余力，读书属文。业成，与兄逊起应进士，俱中第。为校书时，以文行闻。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时，以视草不谄随，退官詹府。詹府时，以贞恬自处，不出户，辄逾月。鄜帅路恕高之，拜请为副。在鄜时，有非类者至，以病去。为御史时，上任有遏其行事者，作谲言诗以讽。为吏部郎时，调文学科暨利课高者，得无停年；又省成劳急成状限。由是吏史辈无缘为奸，迄今选部用其法。知制诰时，笔削间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请告，改少尹。少尹时，与大〔尹〕议，岁减府税钱十三万。在澧时，不鞭人，不名吏；居岁余，人人自化。在礼部时，由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公为人，质良宽大，体与用绰然有余裕。为政廉平易简，不求赫赫名。与人交，外淡中坚。接士多可而有别。称贤荐能，未尝倦。好议论，而无口过。远邪谀，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宾客，敬兄嫂，礼妻子，爱甥侄。初，先太君好善，〔喜〕佛书，不食肉。公不忍违其志，亦终身蔬食。自八九岁时，始讽〔诗书，日三百言，讽〕毕，尽得其义，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后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诣理撮要，词无枝叶。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员外郎《厅记》、《请双日坐疏》、《与梁肃书》、《上宰相论选事状》，秉笔者许之。薨之日，不识者惜，识者叹，交游出涕，执友恸。夫如是，其善人乎！《传》曰：“善人，国之纪也。”《语》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噫！善人之称，难乎哉！独加于公，无愧焉。铭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显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丧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呜呼李君！有知乎？无知乎？君之名，与此石俱！

唐故通议大夫、和州刺史吴郡张公神

道碑铭 并序

张之为著姓尚矣，自汉太傅良、侍中肱、晋司空华、丞相嘉以降，勋贤轩冕，历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吴，故其子孙称吴郡人。嘉以孝悌闻于郡，故其所居号孝张里。嘉之曾孙裕，在宋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孙倕，在隋为吴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临海令讳鵠，即公王父也。袁州司马讳孝绩，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閭閻称，迄今为江南右族。〔公〕讳无择，字无择，未冠，丁袁州府君忧，庐于墓，昼号而夜泣者三年矣，有灵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学，能属文，从乡赋登〔明〕经第；应制举，中精通经史科。补弘文馆校书郎，调左金吾录事，换杭州录事参军。在杭州，前后诘伪制补吏者三十八人，驳假年侍老者二千人举而正之，人伏其明。会刘幽求来为刺史，举课闻，诏授絳州录事参军。絳之郡有主婿者，怙宠侮法，豪夺人利。公数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书褒美。寻改太原府功曹参军。给事中张昶为江淮安抚使，表公正直，奏置部从事。吏部尚书陆象先为河东按察使，状公清白，奏授怀州获嘉令。在获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刚得罪，由是左迁鄂州司马，移深州司马，转虢州长史。时上方思理，诏求二千石之良者，时宰以公塞诏，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诏条，恤人隐而已，不知其他。无何，水潦害农，公请蠲谷籍之损者什七八。时李知柔为本道采访使，素不快公之刚直，密疏诬奏，以附下为名。遂贬苏州别驾。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数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别驾。岁余，谢病归老于家。天宝十三载，正月二十一日，终于东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阙县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间，八十有三年，可谓寿矣。其间当明皇帝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谓时矣。有其才，得其寿，逢其时；然职不过陪臣，秩仅至郡守。凡所贮蓄，郁而不舒。呜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学，常为贺知章、贾彦璿许之。公之凉直，常为李邕、张庭珪称之。公之政事，又为刘、姚、张、陆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余。厄穷不振，以至没齿。呜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虚行。”又云：“其后必有达者。”故公之子，大理评事誠，以节行闻于时。公之孙，户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国。报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则在子孙，相去几何哉？长庆二年，某（年）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而碑〕之，居易据家状，序而铭之。其词曰：

有木有木，硕大而长；破为桷杙，不作栋梁。有骥有骥，规行矩步；辱在短辕。不驾大辂。呜呼噫嘻！公亦如之！将时不遇我，而我不遇时？勿谓已矣，天锡多祉！既贤其子，以济其美。又才其孙，以大其门。苟无先德，孰启后昆！

唐赠尚书工部侍郎吴郡张公神道碑铭 并序

有唐岭南观察推官、试大理评事、吴郡张公，大历三年，十一月八日，终于伊川别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阙县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诏赠主客员外郎；明年赠太常少卿；又明年，赠尚书工部侍郎，夫人，吴郡陆氏，贞元二年某月某日，终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兴县太君，又封吴郡太夫人。嗣子通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平叔，以长庆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公讳誠，字

老莱，吴郡人。父讳无择，和州刺史。祖讳孝绩，袁州司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禄，载在和州府君碑内，此不书。公年十八，以通经中第，及调判，入高等，授苏州长洲尉。秩满，丁先府君忧；既禫，又丁先太夫人忧。泣血六年，哀毁过制；以方寸再乱，殆无宦情。既除丧，退居不调者累年。而亲友以大义敦责，不得已而复起，选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分司东都。属安禄山陷覆洛京，以伪职淫刑，胁劫士庶。公与同官范阳卢巽，潜遁于陆浑山，食木实，饮泉水者二年，讫不为逆命所污。及肃宗嗣位，诏河南尹薛伯连搜访不仕贼庭、隐藏山谷者。伯连得六人以应诏，而公与巽在焉。由是名节闻于朝野。君子以为知道。优诏褒美，特授密县主簿。未周岁，迁宋州碭山县令。时睢阳当大兵后，野无草，里无人。公抚之，一年襁负至，二年污莱辟，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县民相率泣而饯之。君子以为知政。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勉，伟人也；既高公陵浑之节，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职礼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试大理评事、充观察推官。及除书简牒到门，即公捐馆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呜呼哀哉！公常自负其才，不后于人；自疑其命，不偶于世。及将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顿驾搦管，沈叹久之。因赋《咏怀》诗云：“论成方辩命，赋罢即归田。”竟如是言，终于衡茅之下。君子以为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陆氏，即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善经之女，贤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亲执诗书，讽而导之，成为令子。又常以公遗志，择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业，致名位，追爵命，揭碑表，继父志，扬祖德，此诚孝子顺孙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诱之德，浸渍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与户部游，而知其家事治。见托撰述，庶传信焉。铭曰：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声，以义节振时名，以惠政抚县民。而职不登诸侯卿，秩不及廷尉评。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后有户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贤者兼之，可谓具美。休哉！

传法堂碑

王城离域有佛寺，号兴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各传法堂。先是，大彻禅师宴居于是寺，说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原；诏谥曰大彻禅师元和正直之塔云。有问师之传授。曰：释迦如来欲涅槃时，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又十二叶、传至师子比丘。及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达摩传大弘可，可传镜智璨，璨传大医信，信传圆满忍，忍传大鉴能，是为六祖。能传南岳让。让传洪州道一，谥曰大寂。寂即师之师。贯而次之，其传授可知矣。有问师之道属。曰：自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从父兄弟。径谿，若从祖兄弟。鹤林素、华严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有问师之化缘。曰：师为童男时，见杀生者，蠹然不忍食，退而发出家心。遂求落髮于僧昙，受尸罗于僧崇，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道一。贞元六年，始行化闽越间，岁余，而回心改服者百数。七年，驯猛虎于会稽，作滕家道

场八日，与山神受八戒于鄱阳，作回响道场。十三年，感非人于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为功德于卫国寺。明年，施无为功德于天宫寺。元和四年，宪宗章武皇帝召见于安国寺。五年，问法于麟德殿。其年，复灵泉于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说法于是堂，说讫就化。其化缘云尔。有问师之心要。曰：师行禅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众，殆百千万亿。应病授药，安可以一说尽其心要乎？然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常四诣师，四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津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动，不得忘，动即近执著，忘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师之徒殆千余，达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辱与予言，知予尝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师既歿后，予出守南宾郡，远托撰述，迨今而成。呜呼！斯文岂直起师教，慰门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灯记，记灵山会于将来世，故其文不避繁。铭曰：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故名师堂为传法。

唐故抚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
塔碑铭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庐山东林寺僧道深、怀纵、如建、冲契、宗一、至柔、智诸、智则、智明、云皋、太易等凡二十辈，与白黑众千余人俱，实持故景云大德弘公行状一通，执钱十万，来诣浔阳府，请司马白居易作先师碑。会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坟成，复来请。会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来请；始从之。既而僧反山，众反聚落，钱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词云尔。

我闻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万四千法门。是三者迭为用。若次第言，则定为慧因，戒为定根；定根植则苗茂，因树成则果满。无因求满，犹梦果也；无根求茂，犹握苗也。虽佛以一切种智摄三界，必先用戒。菩萨以六波罗蜜化四生，不能舍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来十弟子中，称优波离善持律。波离灭，有南山大师得之。南山灭，有景云大师得之。师讳上弘，姓饶氏。曾祖君雅，祖公悦，父知恭，临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岁，发出家心，始从舅氏剃落。壮而有立，故生十五岁，立菩提愿，从南岳大圆大师具戒。乐其所由，故大历中，不去父母之邦，请隶于本州景云寺修道。应无所住，故贞元初，离我（我）所，徙居洪州龙兴寺说法。亲近善知识，故与匡山法真、天台灵裕、荆门法裔，暨兴果神凑、建昌惠进五长老交游。佛法属王臣，故与姜相国公辅、太师颜真卿，暨本道廉使杨君凭、韦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讲四分律，而从善远罪者无央数。随顺化缘，故坐甘露坛而誓众生盟者二十年。荷担大事，故前后登方等施尸罗者十有八会。救拔群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万五千七十二人。示生无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迁化于东林精舍。示灭有所，故是月丙寅，归〔全〕于南冈石坟。住世七十七岁，安居六十五夏。

自生至灭，随迹示教；行止语嘿，无非佛事。夫施于人也博，则反诸己也厚。故门人乡人，报如不及。由是芝松成林，琢石为塔。塔有碑，碑有铭。〔铭〕曰：

佛灭度后，薝蔔香衰，醍醐味醯。谁反是香？谁复是味？景云大师。景云之生，一匡苾刍，中兴毗尼。景云之灭，众将安仰？法将畴依？昔景云来，行道者随，践迹者归。今景云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炉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记事者，以实真辞，书于塔碑。

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 并序

如来灭后五百岁，有持戒见性者，曰兴果律师。师姓成，号神凑，京兆蓝田人。既出家，具戒于南岳希操大师，参禅于钟陵大寂大师。志在《首楞严经》，行西《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论，以有余力通，大历八年制，悬经、论、律三科，策试天下僧。师中等，得度。诏配江州兴果寺。后从僧望，移隶东林寺，即雁门远大师旧道场，有甘露坛、白莲池在焉。师既居是寺，〔嗣〕兴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迁全身于寺道北，附雁门坟左。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一。（日）至乎哉！师本行也，以精进心，脂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故登坛进律，郁为法将者垂三十年。领羯磨会十三，化大众万数。仪范所摄，惠用所诱，贵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兴果讫东林，一盂斋，一榻居，衣麻寝菅，如坐漆宝。由是名闻檀施，来无虚月，尽归寺藏，与大众共之。迨启手足日，前无长物，其简俭如是。师心行禅，身持律，起居动息，皆有常节。虽沍寒隆暑，风雨黑夜，捧一炉，秉一烛，行道礼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时，未尝阙一。其精勤如是。师既疾亟，四大将坏，无恋著念，无厌离想。郡太守、门弟子进医馈药者数四，师颔之云：报身非病，焉用是为？言讫，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门人道建、利辩、元审、元总等，封坟建塔，思有以识之。以先师常辱与予游，托为铭碣。初，予与师相遇，如他生旧识，一见欣合，不知其然。及迁化时，予又题一四句诗为别；盖欲会前心，集后缘也。不能改作，因取为铭。〔铭〕曰：

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恋恋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二

墓志铭 凡七首

大唐故贤妃京兆韦氏墓志铭 并序

德宗圣文神武皇帝元妃韦氏，讳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诏葬于万年县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荣之礼，有以加焉。呜呼！惟韦氏代德官业，族系婚戚，有国史家谍存焉；今奉诏，但书地及时与妃之所以曰贤之义而已。贞元中，沙鹿上仙，长秋虚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听于妃。妃先以《采蘋》之诚奉于上，故能〔助〕霜露之感，荐于九庙。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云雨之泽，洽于六宫，其余坐论妇道，行赞内理；服用必中度，故组 有常训；言动必中节，故环佩有常声。七十二年，礼无违者。册命曰贤，不亦宜哉！贞元中，号奉宫车，誓留园寝，麻衣告朔，蓬首致哀。执匪懈之心，视奠于灵坐；修无上之道，荐福于崇陵。殆兹殁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无媿之词，志于墓而铭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岁己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与时日，龟兮蓍兮偕言吉。峨峨新坟兮葬者谁？德宗皇帝韦贤妃。

唐故会王墓志铭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会王寝疾，薨于内邸。大小敛之日，上皆不举乐，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诏京兆尹播监视葬事，窆于万年县崇道乡西赵原，礼也。是日，又诏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之铭志，故事也。王讳纁，字某，德宗之孙，顺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宠章；未冠而王，受封曰会。夫以祖功宗德之庆，父天兄日之贵，胙上列藩之宠，好德乐善之贤；宜乎寿考福延，为王室辅。呜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终。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爱。故王之薨也，轸悼之念，有加于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仪，有加于常数。哀荣兼备，斯其谓乎！铭曰：

岁在寅，月穷纪。万年县，崇道里。会王薨，葬于此。

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郑，厥后，因封命氏，为荥阳人。郑自桓公而下，平简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详于史谍，故不书。公讳某，字某。五代祖讳某，北齐尚书令，是为平简公。曾祖讳某，下邦郡太守。王父讳某，卫州刺史。皇考讳某，秘书郎，赠郑州刺史。公即秘书第三子，好学，攻词赋，进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郾城尉。无何，本郡守移他乡，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诃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毙六七人。采访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仪主簿，转大理评事，兼佐漕务。彭果领五府，奏公为节度判官。会果坐赃，连累僚佐，贬光化尉。移向城尉，历北海，时禄山始乱，传檄郡邑。邑民孙俊、邓

犀伽驱市人，劫廩藏以应。公时已去秩，因奋呼率寮吏子弟急击之，杀俊、伽罗，尽歼其党，由是一邑用宁。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马，寻转长史，累加朝散大夫。入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太子中允，出摄淄州刺史，俄换莱州，连有善最。诏授检校司勋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莱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镇徐州，〔奏公为节度判官，改太子左谕德。属海州、沂州饥，盗贼起，诏除沂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讨使，加正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公威惠旧著，比至部，而苍山贼帅李浩与其徒五千来降，由是三郡底定。复入为卫尉少卿。相国王公缙统河南，奏公为副元帅判官。未几，除秘书少监，兼滁州刺史、本州团练使。居八载，政绩大成。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扬州，权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军，四领郡，禄俸不积滞，衣食无常主。常叹曰：“以饱暖活孀幼，以清白贻子孙，是吾心也。”逮启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寝疾，公衣不解、髮不栉者弥年，侍疾执丧，忧毁过礼。公尤善五言诗，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辈联唱送和，名动一时。逮今著乐词，播人口〔者〕非一。晚赋思旧游诗百篇，亦传于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赠清河郡太君。后夫人博陵崔氏，赠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长子云逵，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赠至散骑常侍、刑部尚书。次子微，终润州司马。次子公逵，有至行。初，公年高，就养不仕。及居忧庐墓，泣血三年。淮南节度使、本道黜陟使洎朝贤袁高、高参等，累以孝悌称荐，响名教者慕之。今为侍御史、上柱国、沧景节度参谋。次子方逵，衡州司土参军。次子震，当阳丞。次子文弼，幽州参军。次子安逵，率府仓曹参军。公自捐馆舍，殆逾三纪，家国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年月日，始迁兆于郑州新郑县某原，祔先秘书茔。二夫人从焉。时京兆已即世，诸弟在下位，独侍御史衔恤襄事，孝备始终。见托追撰，铭于墓石。铭曰：

世禄德门，斯之谓可久。懿文茂绩，斯之谓不朽。二千石之禄，七十八之年，斯之谓贵寿。内史之显扬，柱史之孝行，斯之谓有后，呜呼郑公！荣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河南元府君讳宽、夫人荥阳县太君郑氏，年六十，寝疾，歿于万年县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权祔于咸阳县奉贤乡洪渎原，从先姑之茔也。夫人曾祖讳远思，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王父讳瞿，朝散大夫、易州司马。父讳济，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阳卢氏。外祖讳平子，京兆府泾阳县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长曰沂，蔡州汝阳尉；次曰柁，京兆府万年县尉；次曰积，同州韩城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县尉。长女适吴郡陆翰，翰为监察御史；次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为比部也，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稹之为拾遗也，夫人进封荥阳县太君，从子贵也。天下有五甲姓，荥阳郑氏居其一。郑之勋德官爵，有国史在。郑之源流婚媾，有家谍在。比部府君世禄、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郑云逵之志在。今所叙者，但书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为女时，事父母以孝闻。友兄姊，睦弟妹，以悌闻。发自生知，不由师训，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为妇时，元氏世食贫，然以丰洁家祀，传为诏燕之训。夫人每及时祭，则

终夜不寝，煎和涤濯，必躬亲之。虽隆暑沍寒之时，而服勤亲馈，面无怠色，其诚敬有如此者。元、郑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礼有疑议者，皆质于夫人。夫人从而酌之，靡不中礼。其明达有如此者。夫人为母时，府君既没，积与稹方龆龀，家贫无师以授业。夫人亲执〔诗〕书，诲而不倦。四五年间，二子皆以通经入仕。稹既第，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属今天子始践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贤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由校书郎拜左拾遗，不数月，谏言直声，动于朝廷，以是出为河南尉。长女既适陆氏，陆氏有舅姑，多姻族；于是以顺奉上，以惠逮下，二纪而歿，妇道不衰。内外六姻，仰为仪范。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诱所至，则曷能使子达于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诲有如此者。既而诸子虽迭仕，禄稍甚薄，每至月给食，时给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疏贱者。由是衣无常主，厨无异膳，亲者悦，疏者来。故佣保乳母之类，有冻馁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门者，而况臧获辈乎？其仁爱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颜色训诸女归，诸女归其心战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若挞于市。由是纳下于少过，致家于大和。婢仆终岁，不闻忿争。童孺成人，不识檟楚，闺门之内，熙熙然如太古时人也。其慈训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缙萦之徒，烈女也；及为妇，则无闻。伯宗、梁鸿之妻，哲妇也；及为母，则无闻。文伯、孟氏之亲，贤母也；为女为妇时，亦无闻。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呜呼！惟夫人道移于他，则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国焉。则《关雎》、《鹊巢》之化，斯不远矣。若推而广之，可以肥天下焉。则姜源文母之风，斯不远矣。岂止于训四子以圣善，化一家于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与夫人幼子稹为执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孺慕，哀动他人，托为撰述，书于墓石，斯古孝子显父母之志也。呜呼！斯文之作，岂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闻夫人之风，过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器母慈，不逊之女顺云尔。铭曰：

元和岁，丁亥春。咸阳道，谓水滨。云谁之墓，郑夫人。

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
并序代裴颀舍人作

公讳某，字士宽，其先出自周灵王太子晋。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为〔秦〕将军。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琮，琮为后魏仆射，谥孝简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讳满，官为河南府王屋县令。王父讳大琰，为嘉州司马。父讳昇，为京兆府咸阳令、河南府伊阙令。有文行学术，应制举，对沈谋秘略策登科，诗入《正声集》。公即伊阙第三子。好学，善属文。天宝中，应明经举及第，选授婺州义乌尉，以清干称。刺史韦之晋知之，署本州防御判官。无何，租庸转运使元载又知之，假本州司仓，专掌运务。岁终，课绩居多，遂奏闻真授。永泰中，敕迁越府户曹。属邑有不理者，公假领之，所至必理。大历中，本道观察使薛兼训以公清白尤异，表奏之。有诏权知余姚县令。时海寇初珍，邑焚田荒。公乃营邑室，创器用，复流庸，辟菑畲；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辟田、增户之绩，则会稽之谍，地官之籍载焉。建中初，选授扬州仓曹参军。至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阳县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凤阁舍人

融之侄孙，郑州司法昂之女。妇顺母训，中外师之。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终于三原县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成以进士举及第。播，应制举，对直言极谏策，授集贤殿校书郎，累迁监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应博学宏词科，选授集贤殿校书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时论者荣之。一女，适范阳卢仲通。播等号护灵舆，以永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迁祔于京兆府富平县淳化乡之某原，从吉兆也。呜呼！夫懋言行，蓄事业，俾道积于躬者，在人也。践大官，赞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无其命，虽圣与贤，无可奈何。维公受天地之和，积为行，发为文，宣为用，故在家以孝友闻，行己以清廉闻，莅事以干蛊闻；如金玉在佩，动而有声。其大者，又常以经德秉哲，致君济人为己任，有识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膺耳目之官，以经纬其邦家。而才为时生，道为命屈；名虽闻于天子，位不过于陪臣。郁郁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余庆。今其将在后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学之具美，丛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将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门，以甚明报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顷对策于王庭也，与炎同升诸科焉。抵命于宪府也，与播联执其简焉。及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选中焉。辱与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遗风甚熟。故作斯文，无隐情，无愧辞焉。铭曰：淮山道光，淮水灵长。绳绳子孙，代有贤良。将军辅秦，武功抑扬。孝简翊魏，文德暗彰。降及于公，实生于唐。大智全才，应用无方。作掾于郡，三语有章。承乏于邑，一同载康。展如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绍前芳。呜呼！百炼之金，不铸干将。十围之材，不作栋梁。公亦如之，与世不当。道不虚行，后嗣其昌。

唐故坊州郿城县尉陈府君
夫人白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其适颖川陈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铨之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郿城尉讳润之夫人；故颖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白讳季庾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省校书郎行简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顺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视之如子。既笄，以柔正从人；〔故〕郿城府君敬之如宾。泊延安终，夫人哀毁过礼，为孝女。泊郿城歿，夫人抚训幼女，为节妇。及居易、行简生，夫人鞠养成人，为慈祖母。迨乎洁蒸尝，敬宾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书，皆出于余力焉。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丰县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权窆于符离县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华州下邦县义津乡北原，即颖川县君新茔之西次，从存歿之志。居易等号慕慈德，敬撰铭志，泣血秉笔，言不成文。铭曰：恭惟夫人，女孝而纯，妇节而温，母慈而勤。呜呼！谨扬三德，铭于墓门。恭惟夫人，实生我亲，实抚我身；欲养不待，仰号苍旻。呜呼！岂寸鱼之心，能报东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殯墓志铭 并序

白氏下殇曰幼美，小字金刚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讳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讳温，都官郎中。王父讳隼，河南府巩县令。先府君讳季庾，大理少卿、山东别驾。先太夫人颖川陈氏，封颖川县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而惠，既孩而敏，七岁能诵诗赋，八岁能读书鼓琴，九岁不幸遇疾，夭徐州符离县私第。贞元八年九月，权窆于县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华州下邦县义津乡北冈，祔于先府君宅兆之东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简，藐然已孤，扶哀临穴，断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号其铭，志于墓曰：呜呼刚奴！痛矣哉！念尔九岁逝不回，埋魂閼骨长夜台。二十年后复一开，昔葬符离今下邦。魂兮魂兮随骨来！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三

记序 凡十二首

江州司马厅记

自武德已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摄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第居之。凡执伎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平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又安知后之司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书所得，以告来者。时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记。

草堂记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本斫而已，不如丹；墙污而已，不加白。墀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绠帟，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圉，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飪。好事者见，可以〔销〕水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珮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傍耳目杖屦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暗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簣，而起居其间，

尚不免有骄稳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蕘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长老凑、郎、满、晦、坚等凡二十有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许昌县令新厅壁记

民非政不义，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为用。故古君子有虽一日必葺其墙屋者，以是哉！许昌县居梁、郑、陈、蔡间，要路由于斯。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斯，兵残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为煨烬。乘其弊而为政作事者其难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选署厥邑令。于是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简直，故狱讼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军镇不能干于县。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储蓄，邦之本，命先营囷仓。又曰：公署，吏所宁，命次图厅事。取材于土物，取工于子来，取时于农隙；然后丰约量其力，广狭称其位；俭不至陋，壮不至骄；庇身无燥湿之忧，视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举，民由是而义。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韪之哉？呜呼！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貽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若其官邑之省置，风物之有亡，田赋之上下，盖存乎图谍，此略而不书。今但记斯厅之时制，与叔父作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无纪，前贤姓字，湮混无闻。而今而后，请居厥位者，编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时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记。

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斩焉，芻帚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萋萋荟郁，有无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翦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嗟呼！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犹〕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秆乎？

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呜呼！竹不能自异，惟人异之；贤不能自异，惟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记画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时予在长安中，居甚闲，闻甚熟，乃请观于张。张为予尽出之。厥有山水、松石、云霓、鸟兽，暨四夷、六畜、妓乐、华虫咸在焉。凡十余轴。无动植，无小大，皆曲尽其能；莫不向背无遗势，洪纤无遁形。迫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张始年二十余，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艺，与年而长，则画必为希代宝，人必为后学师。恐将〔来〕者失其传，故以年月名氏纪于图轴之末云。时贞元十九年，清河张敦简画。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记。

记异

华州下邦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从祖兄曰晔，自华州来访予，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服黄绿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外〕。兄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自縶于门柱。举首忽不见，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覆视其族谈之所，则尘壤杳然无足迹。由是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不敢留，上马疾驱，来告予。予亦异之，因讯其所闻。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记。大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观其辞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于兰若东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胤之二子与二妇一孙死。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树，夜徙去，遂获全焉。嘻！推而征之，则众君子谋于社以亡曹，妇人来焚糜竺之室，信不虚矣。明年秋，予与兄出游，因复至是。视胤之居，则井湮灶夷，闾然唯环墙在，里人无敢居者。异乎哉！若然者，命数耶？偶然耶？将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隐慝，鬼得谋而诛之耶？茫乎不识其由。且志于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乐天云。

东林寺经藏西廊〔记〕

元和初，江西观察使韦君丹于庐山东林寺神运殿左、甘露坛右，建修多罗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饰以多宝。相好严丽，邻诸鬼功，虽两都四方，或未前见。一切经典，尽在于内，盖释宫之天禄、石渠也。初，藏既成，南东北

廊亦具；独西未作，而韦君薨。迨今十余年，风日所飘燥，雪雨所沾湿，西南一隅，坏有日矣。僧坊众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图，财力不足。暨十三年，于作《景云律师塔碑》成，景云弟子馈绢百匹。予以法施净财，义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请寺长老演公、满公、琳公等经之，寺纲维令果、灵达等成之：盖欲护前功，偿始愿，非住于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经名数，与创藏由缘，详于李肇碑文；此但书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记〕。

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闻石间泉声。因舍掉进策，步入缺岸。初见石如叠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见泉，如泻如洒。其奇者如悬练，如不绝线。遂相与维舟岩下，率仆夫芟芜刈翳，梯危缒滑，休而复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自未訖戍，爱不能去。俄而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名状。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将去，怜奇惜别，且叹且言。知退曰：“斯境胜绝，天地间其有几乎？如之何俯通津，绵岁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为长太息；岂独是哉？岂独是哉？”微之曰：“诚哉是言！矧吾人难相逢，斯境不易得；今两偶于是，得无述乎？”请各赋占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纪之。又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洞在峡州上二十里北峰下，两崖相厓间。欲将来好事者知，故备书其事。

游大林寺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姓名文句。因与集虚辈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乐天序。

代书

庐山自陶、谢泊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闻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刘轲。轲开卷慕孟轲为人，秉笔慕杨雄、司马迁为文，

故著《翼孟》三卷、《蒙龙子》十卷、杂文百余篇。而圣人之旨，作者之风，虽未臻极，往往而得。予佐浔阳三年，轲每著文，辄来示予。予知轲志不息，异日必能跨符、杨而攀陶、谢。轲一旦尽赍所著书及所为文，访予告行，欲举进士。予方沦落江海，不足以发轲事业；又羸病无心力，不能遍致书于台省故人。因援纸引笔，写胸中事授轲，且曰：子到长安，持此札，为予谒集贤庚三十二补阙、翰林杜十四拾遗、金部元八员外、监察牛二侍御、秘省萧正字、蓝田杨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则子之道，庶几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体已悴，志气已惫，独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书。三月十三日，乐天白。

送侯权秀才序

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历四朝，才朽命剥，蹇蹶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迁尚书郎，掌诰西掖；然青衫未解，白发已多矣。时子尚为京师旅人，见除书，走来贺予，因从容问其宦名，则曰：无得矣。问其生业，则曰：无加矣。问其仆囊橐，则曰：日消月矣。问别来几何时？则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当宣城别时，才文志气，我尔不相下。今予犹小得遇，子卒无成。由子而言，予不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实为之，谓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谒东诸侯。恐不我知者多，请一言以宠别。予方直阁，慨然窃书命笔以序之尔。

冷泉亭记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淅淅，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夔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殫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四

书 凡三首

与杨虞卿书

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鄆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惘然而诀，言不及他。迩来虽手札一二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骨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庚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然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诚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谗谮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于近而不信于远，亦何恨哉？近者少，远者多；多者胜，少者不胜，又其宜矣。师皋！仆之是言，不发于他人，独发于师皋；师皋知我者，岂有愧于其间哉？苟有愧于师皋，固是言不发矣。且与师皋，始于宣城相识，迫于今十七八年，可谓故矣。又仆之妻，即足下从父妹，可谓亲矣。亲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仆与足下相知，则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闺门之内，朋友不能知也；闺门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后周知之。足下视仆莅官事，择交友，接宾客，何如哉？又视仆抚骨肉，待妻子，驭僮仆，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尽其心，况大者远者也？所谓斯言无愧而后发矣，亦犹仆之知师皋也。师皋孝敬友爱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应举时，尝充贤良直言之赋。其所对问，志磊磊而词谔谔。虽不得第，仆始爱之。及与独孤补阙书，让不论事；与卢侍郎书，请不就职；与高相书，讽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远，而仆爱重之心，由是加焉。近者，足下与李弘庆友善。弘庆客长安中，贫甚而病亟，足下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损衣食，以续其医药甘旨之费，有年岁矣。又足下与崔行俭游。行俭非罪下狱，足下意其不幸，及于流窜，敕下之日，躬俟于御史府门；而行李之具，养活之物，崔生顾其旁，一无阙者。其余奉寡姊，亲获其夫丧，抚孤甥，誓毕其婚嫁；取贵人子为妇，而礼法行于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声闻于邑。凡此〔数〕者，皆可以激扬颓俗，表正士林。斯仆所以向慕勤勤，岂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旧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仆侧

闻蚩蚩之徒，不悦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长而毁日至，位益显而谤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孙所以毁夫子者也。昔卫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终身无喜愠色。仆虽不敏，常佩此言。师皋！人生未死间，千变万化，若不情恕于外，理遣于中，欲何为哉？欲何为哉？仆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数，亦其宜然。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又常照镜，或观写真，自相形骨，非富贵者必矣。以此自决，益不复疑。故宠辱之来，不至惊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鲁之群；必不能与培声攫利者，推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多谢故人，勉树令德。粗写鄙志，兼以为别。居易顿首。

与陈给事书

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辞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翦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翦拂也。给事得不独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号为进士者，无贤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独慕耳。既慕之，所以窃不自察，尝勤苦学文，迨今十年，始获一贡。每见进士之中，有一举而中第者，则欲勉狂简而进焉。又见有十举而不第者，则欲引驾钝而退焉。进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于取舍，何哉？夫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胜；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琐细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动；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岂非知人易而自知难耶？伏以给事，天下文宗，当代精鉴；故不揆浅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礼部高侍郎为主司，则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进也，可退也，窃不自知之；欲以进退之疑，取决于给事，给事其能舍之乎？居易闻神著灵龟者无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诚则已，若以诚叩之，必以信告之，无贵贱，无大小，而不之应也。今给事鉴如水镜，言为蓍龟，邦家大事，咸取决于给事；岂独遗其微小乎？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俯察悃诚，不遗贱小，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可与进也，乞诸一言；小子则磨铅策蹇，骋力于进取矣。不可进也，亦乞诸一言；小子则息机敛迹，甘心于退藏矣。进退之心，交争于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间，敢仁报命。尘秽听览，若夺气褫魄之为者。不宣。居易谨再拜。

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谨拜手奉书献于相公执事。（书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难也。某以为未甚难也。以卑干尊，以贱合贵，斯为难矣。何者？夫尊贵人之心，坚也，强也，不转也，甚于石焉。卑贱人之心，柔也，弱也，

自下也，甚于水焉。则其合之难也，岂不甚于水投石哉？然则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盖以心遇心，以道济道故也。苟心相见，道相通，则水反为石，石反为水，则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犹触之有声，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则贵者不知其贵也，贱者不知其贱也；当其冥同诤合之际，但吻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岂不甚于石投水哉？噫！厥道废坠，不行于代久矣；故贵者自贵耳，贱者自贱耳，维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与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与相公之道，小大不论也。矧又尊卑贵贱之势，相悬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强至难为至易，无乃不可乎！然则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当具瞻之初，窃希变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贵贱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岂不自知其狂进妄动哉？伏望少留听而毕辞焉。幸甚幸甚！某伏观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虽古君臣道合者，无以加也；然竟不与大位，不授大权，不尽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识者以为先皇父子孝慈之间，亦古未有也。盖先皇所以辍已知人之明，用贤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赐今上也。亦犹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宠用之也。故今上在谅阴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见识者之言信矣。斯则先皇知遇之恩，贻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赖之诚：相公宠擢之荣，托寄之重：自国朝以来，三者兼之甚鲜矣。故某窃惟相公自拜命以来八九日，得食不暇饱，〔得〕寝不暇安；行则惓然，居则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窃以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抚苍生，初嗣洪业，虽物不改旧，而令宣布新；是以百辟倾心，惓惓然以待主上之政也。万姓注目，专专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侧耳，颀颀然以听主上之风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待其政者，勤堕邪正，系其中焉。望其令者，忧喜亲疏，生其中焉。听其风者，畏侮动静，出其中焉。而将来理乱之恨，安危之源，尽在于三者之中矣。如此，则相公得不匡辅其政，辑熙其令，宣和其风乎？然则匡辅辑熙宣和之道，某虽不敏，尝闻于师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后聪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后明也；天子之心识，待宰相之心识而后圣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后聪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后明也；宰相之心识，待天下之心识而后能启发圣神也。然则下取天下耳目心识，上以为天子聪明神圣者，此宰相之本职也，而为匡辅辑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朝廷之得失，岂尽知见乎？必不尽也，而况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聪明乎？必未也，而况于上以为天子聪明圣神乎？然则天下聪明心识，取之岂无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与不知，行与不行耳。噫！自开元已来，斯道浸衰，鲜能行者。自贞元以来，斯道浸微，鲜能知者。岂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将背古道而驰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颠为心；今则敏行逊言、全身远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为务；今则不接宾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开阁为名；今则锁其第门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聪明，尽委弃于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识，尽沈没于泥土间焉。则天下聪明心识，万分之中，宰相何尝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宠益崇而谤益厚，岁弥久而愧弥深；至乃上负主恩，下敛人怨，行止寝食，自有惭色者，夫岂非不得天下聪明心识之所致耶？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辙乎？是以聪明损于上，则正直销于下；畏忌慎默之道长，公议忠说之路塞；朝无敢言之士，庭无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以成弊。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

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如此，则上之得失，下之利病，虽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也。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变其风乎？是以慎忌积于中，则政事废于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强毅久大之性亏。反谓率职而举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者，不通于事变。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欲望恶者惩，善者劝，或恐难矣！古之善为宰相者，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盖在于秉钧轴之枢，握刀尺之要，划邪为正，削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谓恶之尽无。成此功者无他，惩劝之所致耳。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纲，使群目皆张乎？是以惩劝息于此，则贤能乏于彼。故岳镇阙而不知所取，台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或曰：所以难其人，重其禄也。嗟乎！徒知难其人而阙之，不知邦政日归于下吏也；徒知重其禄而爱之，不知稍食日费于冗员也。损益利害，岂不明哉？古之善为宰相者，虚其怀，直其气；苟有举一贤者，必从而索之；苟有荐一善者，必随而用之。然后明察否臧，精考真伪，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坐不当之辜。自然审轮辕以相求，谨关梁以相保。故才无乏用，国无废官。岂可疑所举之未精，而反夫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废其官？与其废官，宁其虚授；与其失善，宁其谬升，但在乎明核是非，必行赏罚，则谬升虚授，当自辨焉。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领，使众毛皆举乎？是以庶政阙于内，则庶事致于外。至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马日滋；游手于道途市井者不知归，托足于军籍释流者不知反。计数之吏日进，聚敛之法日兴。田畴不辟，而麦禾之赋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日贱。吏部，则士人多而官员少，奸滥日生；诸使，则课利少而羨余多，侵削日甚。举一知十，可胜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边睡未甚静，水旱之灾不戒，兵戎之动无期。然则为宰相者，得不图将来之安，补既往之败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观而救之，夫岂无最远之见乎？用天下之心，图而济之，夫岂无最长之策乎？策之最长者，见之最远者，在相公鉴而取之，诚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时乎？为时之用大矣哉！古者圣贤，有其才无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无其时，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时，然后能行其道焉。某窃见相公曩时制策对中，论风化浇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陈兵灾救疗之术，可谓有其才矣。又伏见今月十一日制词云，“其代予言，允属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风，成天下之务。”可谓有其时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时，则行道由己，而由道乎哉？某又闻：一往而不可追者，时也。故圣贤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观主上之作为也；侧天下之耳，以听相公之举措也。如此，则相公出一言，不终日而必闻于朝野；主上发一令，不浹辰而必达于华夷。盖主上辑百辟，和万姓，服四夷之时，在于此时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报国之恩，正在于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渐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渐行，不可以速行也；贤人之事业至大也，行之可以在尺而直寻也。某以为殆不然矣。夫时之变，事之宜，其间不容息也。先之太过，后之则不及。故时未至，圣贤不进而求；时既来，圣贤不退而让。盖得之，则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则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渐合其道，而不知启沃之时，失于渐中矣；徒知渐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时，失于渐中矣；徒知在尺而直寻，而不知易失于时，则难生于渐中，

虽在寻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业不光明，率由乎有志于渐矣。请以前事明之。某尝闻：太宗顾谓群臣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能胜残去杀。当今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贞曰：不然。夫乱后易理，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人应如响。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深纳其言。时封德彝辈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徵书生，不识时务；信其虚说，必乱国家。于是太宗卒从文贞之言，力行不倦，三数年间，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见之。斯则得其时，行其道，不取于渐之明效也。况今日之天下，岂弊于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业，岂后于文贞之事业乎？在于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践祚，未及十日，而宠命加于相公者，惜国家之时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献于执事者，惜相公之时也。夫欲行大道，树大功，贵其速也。盖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此言时之难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借其时之易也，而不失焉；虑其渐之难也，而不取焉。抑又闻，济时者，道也；行道者，权也；扶权者，宠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无其权；得其权，不可一日无其宠。然则取权，有术也；求宠，有方也。盖竭其力以举职，而权必自归；忘其身以徇公，而宠必自至。权归宠至，然后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详之而不忽也。抑又闻：不弃死马之骨者，然后良骥可得也；不弃狂夫之言者，然后嘉谏可闻也。苟某管见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刍言之中，有可采者，俛而采之：则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见，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精通达识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闻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謇谔敢言之士，得不断踵而来乎？伏惟相公试垂意焉，则天下之士幸甚！某游长安，仅十年矣，足不践相公之门，目不识相公之面，名不闻相公之耳，相公视某何为者哉？岂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数千言尘黷执事者，又何为哉？实不自揆，欲以区区之闻见，裨相公聪明万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也。相公以为如何？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五

书序 凡十五首

与元九书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騷，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刳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参军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开）、《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

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瞢瞢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即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氏，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纺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淮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逆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逆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波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力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奚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必诗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答户部崔侍郎书

侍郎院长阁下：户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书。具承康宁，喜与抃会。并别睹手翰，访叙绸缪。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问以鄙况。〔鄙况〕不足云，盖默默兀兀，委顺任化而已。次垂问以体气。除旧目疾外，虽不甚健，亦幸无急病矣。次垂问以月俸。月俸虽不多，然量入以为用，亦不至冻馁矣。又垂问以舍弟。渠从事东川，近得书，且知无恙矣。终垂问以心地。此最要者，辄梗概言之。顷与阁下在禁中日，每视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别来闲独，随分增修，比于曩时，亦似有得；得中无得，无可寄言。来书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书同在南宫，钱、萧二舍人移官闲秩，退朝之暇，数获晤言。每话旧游，辄蒙见念。此盖君子久要之心，不为荣悴合散增减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浔阳，忽已周岁，外物尽遣，中心甚虚；虽赋命之间，则有厚薄，而忘怀之后，亦无穷通。用此道推，颓然自足。又或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月。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虽鹏鸟集于前，枯柳生于时，不能动其心也；而况进退荣辱之累耶？又思顷者，接确论时，走尝有言，荐于执事，云：心与迹多相戾，道与名不两立。苟有志于道者，若不幸于外，是幸于内。猥蒙叹赏。犹忆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语，抚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长兄从宿州来；又孤幼弟侄六七人，皆自远至。日有粝食，岁有粗衣，饥寒获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顺之外，益自安也。况庐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门是沧浪水，举头见香炉峰，东西二林，时时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院长公望日重，启沃非遥；仰惟勉树勋名，勿以鄙劣为念。

与济法师书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济上人侍左：昨者顶谒时，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许重讨论。今经典间未谕者，其义有二，欲面问答，恐彼此卒卒，语言不尽，故粗形于文字，愿详览之。敬伫报章，以开未悟，所望所望！佛以无上大慧观一切众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说方便法；故为阐提说十善法，为小乘说四谛法，为中乘说十二因缘法，为大乘说六波罗蜜法：皆对病根，救以良药，此盖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为小乘人说大乘法，心则狂乱、狐疑不信，所谓无以大海内于牛迹也。若为大乘人说小乘法，是以秽食置于宝器，所谓彼自无创勿伤之也。故《维摩经》总其义云：为大医王应病与药。又《首楞严三昧经》云：不先思量而说何法，随其所应而为说法。正是此义耳。犹恐说法者不随人之根性也，故又《法华经戒》云：若但赞佛乘，众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独虑说者不能救病，亦惧闻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则佛之付嘱，岂不丁宁也？何则？《法华经》云：若定根基，为小乘人说小乘法，为阐提人说阐提法；是断佛性，是灭佛身，是说法人当历百千万劫，堕诸地狱，纵佛出世，犹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无舌，获如是报。何以故？众生之性，即是法性，从本已来，无有增减；云何于中，分别病药？又云：于诸法中，若说高下，即名邪说；其口当破，其舌当裂。何以故？一切众生，心垢同一垢，心净同一净。众生若病，应同一病；众生须药，应同一药。若说多法，即名颠倒。何以故？为妄分别

拆善恶法，破一切法，故随基说法，断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坏之义也。又《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金刚三昧经》云：皆以一味道终，不以小乘无有诸杂味，犹如一雨润。据此后三经，则与前三经义，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维摩诘谓富楼那云：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又云：不观人要，不应说法。规定以富楼那之通慧，又亲奉如来为大弟子，尚未能观之人心；况后五百岁末法中弟子，岂尽能观知人心，而后说法乎？设使观之人心，若彼发小乘心，而为说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观彼心，而率己意说，又可乎？既未能观，与默然不说，又可乎？若云依义不依语，则上六经之义，互相违反，其将孰依乎？若云依了义经，则三世诸佛，一切善法，皆从此六经出，孰名为不了义经乎？况诸经中，与《维摩》、《法华》、《首楞严》之说同者非一也。与《法华》、《金刚》、《金刚三昧》之说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举，故于二义中，各举三经。此六经，皆上人常所讲读者，今故引以为问，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问法于上人。上人或能观知其心，或未能观知其心；将应病与药而为说耶？将同一病一药而为说耶？若应病与药，是有高下，是有杂味；即反《法华》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获如上所说之罪报矣。若同一病一药为说，必当说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赞佛乘，且不随应心，且不救病；即反《维摩》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使众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来说；如来是真语，实语，不诳语，不异语者。今随此则反彼，顺彼则逆此。设有问者，上人其将何法以对焉？此其未谕者一也。又五阴者，色受想行识是也。十二因缘者，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名缘〕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病苦忧悲苦恼是也。夫五阴、十二因缘，盖一法也，盖一义也。略言之则为五，详言之则为十二。虽名数多少或殊，其于伦次转迁，合同条贯。今五阴中，则色受想行识相次，而十二缘中。则行识色入触受相缘。一则色在行前，一则色次行后。正序之既不类，逆伦之又不同。若谓佛次第而言，则不应有此杂乱；若谓佛偶然而说，则不当名为因缘。前后不伦，其义安在？此其未谕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后学宗师；就出家中，又以说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义，合而通之。仍望指陈，著于翰墨。盖欲藏于篋笥，永永不忘也。其余疑义，亦续咨问。居易稽首。

与微之书

四月十日夜，乐天白。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牵挛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实为之，谓之奈何！

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惓之际，不暇及他；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面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怀。仆自到九江，已涉三载：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无恙。长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

同来。顷所牵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饥饱。此一泰也。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其稀。溢鱼颇肥，江酒极美，其余食物，多类北地。仆门内之口虽不少，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殚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此三泰也。计足下久不得仆书，必加忧望。今故录三泰，以先奉报；其余事况，条写如后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书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笔，随意乱书，封题之时，不觉欲曙，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或坐或睡；又闻山猿谷鸟，哀鸣嗽嗽。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尘念，此际暂生。余习所牵，便成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乐天顿首。

荔枝图序

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和答元九诗序	新东府诗序	效陶公体诗序
琵琶引序	和梦游春诗序	燕子楼诗序
放言诗序	题诗屏序	木莲花诗序
策林序		

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诗篇首，此卷内元不载。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六

书颂议论状 凡七首

补逸书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葛伯荒怠，败礼废把。汤专征诸侯，肇徂征之。汤若曰：格尔三事之人，逮于有众，启乃心，正乃容，明听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训，曰：禄无常荷，荷于仁。福无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庙，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牺牲以供俎羞。予界厥牛羊，乃既于盗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饷。今尔众曰：葛罪其如。予闻曰：为邦者，祇奉明神，抚绥蒸民。二者克备，尚克保厥家邦。吁！废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离心。顷绳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叛，而不颠者，匪我攸闻。小子履，以凉德钦奉天威，肇征有葛。咨尔有众，克济厥功。其有傲师徒，戒车乘，敬君事者，有明赏。其有罔率职，罔戮力，不龚命者，有常刑。明赏不僭，常刑无赦。呜呼！朕告汝众，君子监于兹。钦哉！懋哉！罚及乃躬，不可悔。神怒，一无亟字。

箴言 并序

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越明年春，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时，伏念固陋，惧不克副公之选，充王之宾；乃自陈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闻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称，耻邦有道贫且贱。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即闻于君；乃干禄，禄将及于亲。升闻逮养，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报之。报之义靡他，惟励乃志，远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报于公。匪报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华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规，文中伦；学惟时习，罔怠弃；位惟驯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内。惟四科六艺，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衔策，乃克骏奔。若冶金，既砒淬砺，乃克利用。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尚念山九仞，亏于一簣。无曰登一第，位其达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呜呼！我无监于止水，当监于斯文。庶克钦厥止，慎厥终。自顾于《箴言》，无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节颂 并序 此已下文，并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时行，坤宁而万物生。圣人则之，无为而无不为。神唐御宇之九叶，皇帝握符之十载，夷夏咸宁，君臣交欣，有诏、始以二月上巳日为中和节。自上下下，雷解风动。翌日而颁乎四岳，浹辰而达乎八荒。呜呼！中和之时义远矣哉！惟唐之兴，我神尧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开帝功。玄宗执象而薰仁寿之风。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曷奕乎赫赫煌煌，八圣重光，以至于我皇。我皇运玄枢，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极于穆清，纳黔首于

升平。于时数惟上元，岁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阳太庙，命有司考时令，以为安萌芽，养幼少，缓刑狱，布庆赐。盖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启迪天地之化，发挥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为中和。中者，揆三阳之中；和者，酌仁气之和。其为称也大矣！非至圣，畴能建之？于是谋始要终，循义讨源。于以九八节而七六气，排重阳而拉上巳。煦元气于厚壤，则幽蛰苏而勾萌达。噫和风于穷荒，则桀骜化而旷俗淳。垂万把以掳无穷，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时两仪三辰，贞明絪縕，千品万汇，熙熙忻忻。由是文武百辟，金拜手稽首而扬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尧，敬授人时，垂于典谟。降及周文，在镐饮酒，列于雅颂。斯盖钦若四序，凯乐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节，混同天下，泽铺动植，庆浹华夷，若斯之盛欤！盖圣人之作事，必导达交泰，幽赞亨育，与元化合其运，与真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贱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宾贡之列，辄敢美盛德，颂成功，献《中和颂》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颂曰：

权舆胚浑，玄黄既分。煦妪絪縕，肇生蒸民。天命圣神，是为大人。大人淳淳，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叶，照临八方。四维载张，两曜重光。龢龢唐虞，赳赳羲皇。乘时有作，焕乎文章。乃建贞元，以正乾坤。乃纪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号为“中和”。和维大和，中维大中：以畅中气，以播和风。萌芽昆虫，昭苏有融。如斡玄化，如运神功。呜呼！德洽道丰，万邦来同。微臣作颂，垂裕无穷。

晋谥“恭世子”议

晋侯以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或谓申生得杀身成仁之道，是以晋人谥为“恭世子”；载在方册，古今以为然。居易独以为不然也。大凡恭之义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弃嗣以非礼，不可谓道；受命于非义，不可谓正；杀身以非罪，不可谓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谥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为训戒；居易惧后之臣子，有失大义守小节者，将奔走之。将欲商榷，敢征义类。在昔虞舜，父顽母嚣。舜既克谐，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恶，诚宜率子道以几谏，感君心以至诚。虽申生之孝，不侔于舜；而献公之顽，亦不逮于瞽。盍以蒸蒸之义，俾不格子奸乎？故咎之始形，则斋栗祗载，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祸之将兆，则让位去国，为吴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难之既作，则全身远害，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无一得，于是乎致身于不义不祗，陷父于不德不慈；负罪被名，以至于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欤？夫以尧之圣，《书》美曰允恭。舜之孝，《书》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谓曰恭，庸可称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蛮，光启土宇，赫赫楚国，由之而兴；谥之为恭，犹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顾其义；轻其身不图其君。俾死之后，弑三君。奚齐、卓子、怀公。杀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郑、祁举、共华、贾华、叔坚、锥歃、累虎、持宫、山祁、庆郑、狐突、瑕生、郤芮。实启祸先，大乱晋国。则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异德同谥，无乃不可乎！左氏修鲁史，受经于仲尼。盖仲尼之志，丘明从而明之：无善恶，无小大，莫不微婉而发挥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谥也，略而无讥，何其谬哉！何以核诸？且仲尼修《春秋》，明则有凡例，幽则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书名以贬之。故书曰：“晋侯杀其太子申生。”不言

晋人，而书晋侯，且名太子者，盖明晋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义也。以微旨考之，则仲尼明贬可知矣；以几例推之，则左氏之阙文可知矣。呜呼！先王之制谥，岂容易哉？盖善恶始终，必褒贬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劝沮来者。故君子于其谥，无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则“恭世子”之谥，不亦诬乎！不亦诬乎！

汉将李陵论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臯者，为能获其死所。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殫，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逋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讎、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窃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昌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呜呼！予闻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生或轻于鸿毛。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若义重于死，则视之如鸿毛也。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状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诰
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

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

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锺，字〔上〕钟，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理酸枣，有善政。本道节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满，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充滑台节度参谋。军府之要，多咨度焉。居岁余，公尝规章之失，章不听，公因留一书移章，不辞而去。明年，选授河南府巩县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巩县，皆以清直静理闻于一时。公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于涉是非，关邪正者，辨而守之，则确乎其不可拔也。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长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权厝于〔下〕邦县下邑里。夫人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倬，河南县尉。大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于新郑县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权窆厝于新郑县临洧里。公有子五人：长子讳季庾，襄州别驾，事具后状。次讳季般，徐州沛县令。次讳季轸，许州许昌县令。次讳季宁，河南府参军。次讳季平，乡贡进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孙居易等始发护灵柩，迁葬于下邦县、北义津乡北原而合祔焉。谨状。

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公讳季庾，字〔子申〕，巩县府君之长子。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历左武卫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首挫逆谋，不敢东顾。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赐绯鱼袋，仍充徐泗观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将忠谋，翻然效顺，叶其诚美，共赞良图。我悬爵赏，俟兹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宠殊阶之序。”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检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尝宰彭城，挈而归国。旧勋若此，新宠蔑如；或不廷厚于忠臣，将何劝于义士？宜崇亚列，再贰徐方。”秩满，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秩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绩闻荐，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迁护于下邦县义津乡北原，从巩县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颖川陈氏，陈朝宜都之后。祖讳璋，利州刺史。考讳润，坊州郿城县令。妣，太原白氏。夫人无兄姊弟妹。八岁丁郿城府君之忧，居丧致哀，主祭尽敬，其情礼有过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称异之。十五岁事舅姑，服勤妇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尝，睦娣拟，待宾客，抚家人，又三十三年，礼无违者。故中外凡为家妇者，皆景慕而仪刑焉。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夫人为女、孝如是，为妇、顺如是，为母、慈如是：举三者与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颖川县君。元和六年，四

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从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长曰幼文，前饶州浮梁县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次曰行简，前秘书省校书郎；幼子金刚奴，无禄早世。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韩城县。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邦县义津乡北原。其两茔同兆域而异封树，盖从时宜，且叶吉也。谨状。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七

试策问制造 凡十六首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科，第四等

问：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说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由。厥后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己之至言，进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于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确然相与。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弘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以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氓，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昔主父愆患于晁错，而用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启迪来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无悼后害。

对，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是以虽盛时也，贾谊过言而无愧；虽过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圣，书之史策，以为美谈。然臣观自兹已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于贾谊疏者。岂非君之明圣，不侔于文帝乎？臣之忠说，不逮于贾谊乎？不然，何衰乱之时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汉之极谏而征之，废虚文之无用者，奖至言之斥己者，询臣以可行之策，谕臣以不倦之意，恳恻郁悼，发于至诚，此真圣王思至理、求过言之明旨也。斯则陛下之道，已弘于前代；臣子才识，劣于古人，辄欲过言，以裨陛下明德万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谓言之必可行也，体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后代知陛下践祚之后，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无俾文帝、贾谊专美于汉代。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谨以过言，昧死上对。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思兴礼乐之道，念救疲氓之方，辩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实万叶之福也！岂唯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臣闻疲病之作，有因缘焉，救疗之方，有次第焉；臣请为陛下究因缘，陈次第而言之。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

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洎天宝以降，政教寢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迫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何则？事有以必然，虽常人足以致；势有所不可，虽圣哲不能为。伏惟陛下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欲息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饬飞輓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窃观今天下之寇，虽已尽销；伏愿陛下不以易销而自怠。今天下之兵，虽未尽散；伏愿陛下不以难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则政教日肃；无自疑之意，则诚信日明。故政教肃，则暴乱革心；诚信明，则犷鹫归命。革心，则天下将萌之寇，不遏而自销；归命，则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后重斂可日减，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补。日安，则和悦之气积；日富，则廉让之风形。因其廉让，而示之以礼，则礼易行矣，乘其和悦，而鼓之以乐，则乐易达矣。举斯方而可以复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济其难。惩既往之失，莫先于诚不明而政不修；戒将来之虞，莫先于寇不销而兵不息。此臣所谓救疗之次第者也，岂不然乎？若齐行寓令之法，以霸诸侯；汉用推恩之谋，以惩七国，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万方一统，四海一家，无邻国可倾，非夷吾用权之秋也；虽欲寓令，〔令〕将何所寓耶？今除国建郡，置守罢侯，无爵土可疏，非主父矫弊之日也；虽欲推恩，恩将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必将光二宗而福万叶矣；何区区齐、汉之法，而足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实在于此矣。又蒙陛下赐臣之问，有执契垂衣之道，委下专上之宜，敦儒学而业衰，责课实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见天下之理兴矣。夫执契之道，垂衣不言者。盖言已成之化，非谋始之课也。委之于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务而已；非谓政无小大，悉委之于下也。专之于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枢，执其要而已；非谓事无巨细，悉专之于上也。汉元优游于儒学，而盛业竟衰者，非儒学之过也，学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责课于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课之累也，责之不得其要也。臣请重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岂不谓无为之道乎也？臣闻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则您于修己，劳于求贤，明察其刑，明慎其赏，外序百揆，内勤万枢，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岂非大有为者〔乎〕？终则安于恭己，逸于得贤，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夫如是，岂非真有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盖是〔之〕谓矣。夫委下而用私，专上而无效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专而专之也。臣请以君臣之道明之。臣闻上下异位，君臣殊道。盖大音简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职小而众，万事细而繁，减非人君一聪所能遍察，一明所能周览也。故人君之道，但择其人而任之，举其要而执之而已矣。昔

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尧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乱各效其能，而周武总其理以王天下。三杰各宣其力，而汉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为一焉；但执要任人而已。亦犹心之于四肢、九窍、百骸也，不能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语视听，皆以心为主也。故臣以为君得君之道，虽专之于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虽委于下，而人亦无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责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于小大繁简之际也。汉元优游而业以寢衰者，非他，昧无为之道于始终劳逸之间也。二途得失，较然可知。陛下但举中而行，则无所惑矣。臣伏以圣策首言曰：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说直以闻其过。又曰：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其末章则又曰：兴自朕躬，无悼后害。此诚陛下思酌下言，欲闻上失，勤勤恳恳，虑臣辈有所隐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闻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故静无败事，动有成功。自非圣王，则异于是：莫不欲逞于始，悔追于终，政失于前，功补于后。利害之效，可略而言。且如军暴而后戢之，兵乱而后遏之，善则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渐，使不至于暴乱也。官邪而后责之，吏奸而后诛之，惩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人馁而后食之，人冻而后衣之，惠则惠矣；不若轻其徭，薄其税，使不至于冻馁也。举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临蒸席，承多虞之运，当鼎盛之年：此诚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之时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时，重慎于事，既往者且追救于弊后，将来者宜早防于事先。夫然，则保邦恒在于未危，恭己常居于无过，三五之道，夫岂远哉？臣生也〔幸〕，得为唐人，当陛下临御之时，睹陛下升平之始，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识之贡，承体用之问者乎？今所以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者，此诚微臣喜朝闻，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轻肆狂瞽，不避斧钺，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谨对。

礼部试策五道 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试，及第

第一道

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纁。”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入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废礼，谁曰非阙？且使日中为市，懋迁有无者，更何事焉？对：利用厚生，教之本也；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周礼》云：不畜无牲，不田无盛，不蚕不帛，不绩不纁。盖劝厚生之道也。《论语》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盖明从宜之义也。夫田畜蚕绩，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务者众，故《周礼》举而为条目；且使居之者无游惰，无堕业焉。其余非四者，虽不具举，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非谓使物易业，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然后立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谓其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桔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岂直易俗失宜，匱神废礼而已？且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后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

则《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劝人之典，《论语》利人之〔道〕，三科具举，有条而不紊矣。谨对。

第二道

问：《书》曰：“眚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非崇德欤？

对：圣王以刑礼为大忧，理乱系焉。君子以仁德为大宝，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归之义，可得而知焉。在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也。何者？当其王道融，人心质，善者众而不善者鲜，一人不善，众人恶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恶杀，且臻乎仁寿之域矣。而肆赦有过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隐，至德衰，善者鲜而不善者众，一人不善，众人效之，故赦之不可出。所以明惩恶劝善，且革浇醑之俗矣。而执禁不赦之文，由兹兴焉。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顺变而致理；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然则君子之为君子者，为能先其道，后其身。守其常，则以道善乎身；罹其变，则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许得之。求仁杀身，亦道也；夷、齐得之。虽殊时异致，同归于一揆矣。何以核诸？观乎古圣贤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齐生于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欤？巢、许生于殷、周之际，安知不求仁杀身欤？盖否与泰，各系于时也。生与死，同归于道也。由斯而观，则非谓崇德者不为成仁，杀身者不为明哲矣。呜呼！圣王立教，同出而异名；君子行道，百虑而一致；亦犹水火之相戾，同根于冥数，共济于人用也。亦犹寒暑之相反，同本于元气，共济于岁功也。则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杀身之义，昭昭然可知欤。谨对。

第三道

问：圣哲垂训，言微旨远。至于礼乐之同天地，易简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征于何象？绝学无忧，原伯鲁岂其将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阳之桐，拿来凤羽；泮林之榘，克变鸛音。胜乃俟乎木鸡，巧必资于瓦注。咸所未悟，庶闻其说。对：古先哲王之立彝训也，虽言微旨远；而学者苟能研精钩深，优柔而求之，则壶奥指趣，将焉瘦哉？然则礼乐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岂不以乐作于郊，而天神和焉；礼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礼乐之驯致也。易简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征也。岂不以《乾》以柔克，而运四时，不言而善应；《坤》以阴隲，而生万物，不争而善胜。柔克不言之谓易，阴隲不争之谓简。简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绝学无忧，做其溺于时俗之习也。原伯鲁不学将落，戒其废圣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说，虑蕴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丰财也。凤鸣朝阳，非梧桐而不栖，择木而集也。鸛止泮林，食桑榘而好音，感物而变也。事有躁而失，静而得者，故木鸡胜焉。有贵而失，贱而得者，

故瓦注巧焉。虽去圣逾远，而大义斯存。是故远旨微言，可明征矣。谨对。

第四道

问：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吕梁有出入之游，周原变堇荼之味：不测此何故也？将以传信乎？抑亦传疑乎？对：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三才立而万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数情性，各有其常。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盖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誠之誠，感无私之日月：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于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于寒谷，和气生焉。挥戈于曜灵，暮暑回焉。神合于水，游吕梁而出入不溺。化被于草木，周原而堇荼变味。盖品汇之生，则守其常性也。精诚之至，则感而常通也。静守常性，动随常通，是道可于物、而非常于一道也。夫如是，则两仪之道，七曜之度，万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谨对。

第五道

问：纺绩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又，仓廩之实，生于农田。人有余则轻之，不足则重之。故岁一不登，则种食多竭。往年时雨愆候，宸慈轸怀，遣使振廩，分官贱崇；故得馁殍载活，麦禾载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窃闻寿昌常平，今古称便；国朝典制，亦有斯仓。开元之二十四年，又于京城大置。贱则加价收余，贵则终年出崇：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今者若官司上闻，追葺旧制，以时敛散，以均贵贱，其于美利，不亦多乎？对：人者，邦之本山；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圣人在上，而下不冻馁者，非家衣而户食之；盖能为之开衣食之源，均财用之节也。方今仓廩虚而农夫困，布帛贱而女工劳，以愚所窥，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俭蓄以足衣，务储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野无青草，人无菜色者，无他欤？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也。当今将欲开美利利天下，以厚生蒸人，返贞观之升平，复开元之富寿，莫匪乎实仓廩，均丰凶；则耿寿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闻，率修旧制，上自京邑，下及郡县，谨豆区以出纳，督官吏以监临，岁丰则贵余以利农，岁歉则贱崇以恤下。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可以均天时之丰俭，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然则布帛之贱者，由锥刀之壅也。苟粟麦足用，泉货通流，则布帛之价，轻重平矣。抑居易闻：短绠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语道。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惭下问。谨对。

进士策问五道 元和二年为府试官

第一道

问：《礼记》曰：“事君有犯无隐。”又曰：“为人臣者不显谏。”然则不显谏者，有隐也；无乃失事君之道乎？无隐者，显谏也。无乃失为臣之节乎？《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语》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斯又忧道者，非知命乎？乐天不忧者，非君子乎？夫圣人立言，皆有伦理；虽前后上下，若贯珠然。今离之则可以旁行，合之则不能同贯。岂精义有二耶？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

第二道

问：大时不齐，大信不约，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圣之格言，后学之彝训；有国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践之以修己也。然则，雷一发而蛰虫苏，勾萌达；霜一降而天地肃，草木衰，其为时也大矣！斯岂不齐者乎？日月代明而昼夜分，刻漏者准之，无抄忽之失焉；春秋代谢而寒暑节，律吕者候之，无黍累之差焉；其为信也大矣！斯岂不约者乎？尧让天下而许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饿，其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龙逢谏而死；纣不道，比干谏而死，其为直也大矣！斯岂（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观：有国者、立身者惑之久矣，众君子试为辨之。

第三道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第四道

问：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国朝之制，悬在有司。兵兴已还，吏鲜克举。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以户租，则数多散失。至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悬，不啻乎十倍。斯者积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请陈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问：谷帛者，生于下也，泉货者，操于上也。必由均节，以致厚生。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至使农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岂谷帛敛散之节，失其宜乎？将泉货轻重之仪，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贤良政术之上，亲访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问于王庭，其将何辞以对？

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

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廉奉宣：宜授翰林学士。数月，除左拾遗

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
将仕郎、守京兆府整屋县尉、集贤殿校理臣白居易进

门下：镇宁三边，左右百揆，兼兹重任，必授全材。某镇节度使某乙，天与忠贞，日彰名节，德温以肃，气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时，英姿足以遏寇。累经事任，历著勋庸。中权之令风行，外镇之威山立。戎夷慑服，汉兵无西击之劳；疆场底宁，胡马绝南牧之患。禁暴而三军辑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长城，一方内地。实嘉乃绩，爰简朕心。夫竭力输诚，为臣之大节；念功懋赏，有国之恒规。顾兹忠勤，宜进爵秩。尔有统戎之略，已授旌旄；尔有宣赞之猷，特加端揆。往践厥职，其惟有终！可尚书左仆射，余如故。主者施行。

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

敕：浙西立功将士等。朕自陆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万人，以恩信驭百辟；动必思于恤隐，静无忘于泣辜。庶乎驯致小康，寝兴大道也。李锜因缘属籍，践历官常；包藏祸心，素怀梟镜之性；彰露凶德，忽发豺狼之声。朕念以宗枝，务于容贷；输以迷复，卒无梭心。而乃保界重江，窃弄凶器，抵捍朝命，驱胁师入，背德欺天，乱常干纪。蜂虻之毒，流于郡县；犬彘之行，肆于闺门。恶稔祸盈，亲离众叛；人神共弃，天地不容。卿等忠愤閤彰，义勇潜发；变疾风雨，谋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军前；擒其凶魁，生致于阙下。廓千里之沴气，济一方之生入。诚感君亲，义激臣子。临危见不夺之节，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诚，一念三叹！至于图劳懋赏，询事策勋，各有等差，续当处分；故先宣慰，宜并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与崇文诏 为频请朝觐，并寒月跋涉意。时崇文为西川节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简直成性。董戎长武，边候义安；授律西川，凶徒荡灭。是以宠崇外阍，秩进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抚俗；谕朕念功之旨，勉其师徒；宣朕恤隐之心，慰彼黎庶。威立无暴，功成不居；累陈表章，恳请朝觐。虽殿邦之寄重，诚欲藉才；而望阙之恋深，固难夺志。且嘉且叹，弥感于怀。属时候严，山川修阻；永言跋涉，当甚勤劳。仁卿来思，副朕诚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批河中进嘉禾图表

上天降休，下土效祉，将表丰年之兆，故生同颖之祥。顾惭寡德，受此嘉瑞。披图省表，阅视久之。卿发诚自中，归美于上；亦宜勉勤匡赞，驯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风，以叶和同之庆。所贺知。

太杜观献捷诗 以“功”字为韵，四韵成

淮海妖氛灭，乾坤嘉气通。班师郊社内，操袂凯歌中。庙算无遗策，天兵不战功。小臣同鸟鲁，率舞向皇风。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八

中书制诰一 旧体 凡二十七首

张彻、宋申锡可并监察御史制

敕：旧制，副丞相缺，中执宪得出入。御史缺，则于内外史中考核其实，封奏其名以补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张彻、某官宋申锡，皆方直强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从之。并可监察御史。

杨子留后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阴令韦同
宪授南郑令，韦弁授绛州长史，三人同制

敕：某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于吏有君臣之道焉，于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间，承上率下者，州长史也。凡此之官，与吾共理。使吾人安而无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奏告专达，得行异政。以彪清平信惠，临事能守，小大之职，率著名绩，故仍宪简，俾往牧之。南郑，梁之邑也，上有贤帅，无忧制时。以同宪河阴有政，可以移用，故换铜印，俾往宰之。而绛为名藩，弁实良士，命之赞贰，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举三职。可依前件。

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

敕：吾闻武德暨开元中，有颜师古、陈叔达、苏颐称大手笔，掌书王命；故一朝言语，焕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济其美；凡选一才，补一职，皆不敢轻易，其庶几前事乎？刑部郎中冯宿，为文甚正，立意甚明，笔力雄健，不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诰命，忽思润色之。听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历御史、博士、邵守、尚书郎，在仕进途，不为不遇。然不登兹选，未足其心。故吾于今，归汝职业；仍迁秩为五兵郎中。勉继颜、陈，无辱吾举。可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

郑覃可给事中制

敕：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号为称职；固不专于掌侍奉，赞诏令而已。中大夫、行谏议大夫、云骑尉、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郑覃，清节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风，蔼然犹在。自居首谏，益励謇谔；擢领是职，必有可观。亦欲天下闻之，知吾奖骨鲠之臣，来谏诤之道也。可给事中。散官、勋如故。

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
姚向、温会等，并西川判官，皆赐绯，各检校省官兼御史制

敕：西川曰益部，地有险，府有兵，碍戎屏华，号为难理。故吾命文昌为帅

长，俾镇抚焉。次命审规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会等为庶寮，俾咨度焉。进言者，谓文昌贤而审规辈才。以才佐贤，蜀必理矣。辍三署吏，赞丞相府，假宪官职，加台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于张大光荣，与四方征镇之宾寮不侔矣。尔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闻，使吾无一方之忧，吾宁久遗汝于诸侯乎？尔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军将吕晃等从弘正到镇州，各加
御史大夫、宾客等制

敕：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将军旗鼓，移镇于成德军。而晃已下四十有一人，实从魏来。或驱或殿，被坚执锐，可谓有劳。宜以宫坊之寮、宪府之职，随其名秩，序而宠之。可依前件。

张平叔可户部侍郎判度支制

敕：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劳而后受赏，或先加宠而后责功；盖宜便有后先，时事有缓急故耳。朝议大夫、守鸿胪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平叔，国之材臣也。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会逾月，纲条甚张。况师旅未息，调食方急，倚成取济，非尔而谁？故自大鸿胪换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时而迁，其要无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尔功也。公卿以降，群有司盈庭，然问曰：与吾坐而决事，丞相已下，不过四五，而主计之臣在焉，非智能则事不可成，非谅直则吾难近。噫！职局之外，得不思称官望而厌我心乎？可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勋，赐如故（时长庆二年三月制）。

李虞仲可兵部员外郎，崔戎可户部员外郎制

敕：剑南西川节度判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户部员外、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虞仲，西川观察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云骑尉、赐绯鱼袋崔戎等：去年春，朕忧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钺〔往〕镇抚之。次选郎吏有才实如虞仲辈者，往赞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闻，宁久遗汝于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又矣，是汝辈职修事举，而奉吾诏书甚谨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并命为郎，主吾信赏。虞仲可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戎可〔行〕尚书户部员外郎；散官、勋〔赐各〕如故。

牛僧孺可户部侍郎制

敕：户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户之图，生齿之籍，赋役货币之政令，以待国用，而质岁成。元和以还，日益宠重：善其职者，多登大任；中兹选者，莫匪正人。谁其称之？我有邦彦，朝议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牛僧孺：自举贤良，践台阁，秉润色笔，提纠缪纲；而书命无繁词，决事无留狱，受宠有忧色，纳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会之重如彼，僧孺之贤若此：俾居是职，不亦宜乎？可守尚书户部侍郎，散官、勋〔赐〕如故。

庾承宣可尚书右丞制

敕：朝议大夫、守尚书刑部侍郎、骁骑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尝谓，尚书丞百职纲维，事一失中，则在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征及杜正伦、刘洎辈，继领是职，分居左右；宫修事理，人到于今称之。故吾前命崔从持左纲，今命承宣操右辖：众口籍籍，颇为得人。况承宣端谅勤敏，周知典故，必能为我纽有条之纲，柅妄动之轮。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弹御史，会政决要，扶树理本；无俾戴、魏、刘、杜专美于贞观中。可守尚书右丞，散官、勋如故。

张聿可衢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行尚书工部员外郎、上柱国、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聿：内外庶官，同归共理。牧守之任，最亲吾人。盖驰张举措由其心，赏罚威福悬其手。若一日失其职，一郡非其人，而未达于朝听之间，为害已甚矣。选授之际，得不慎也！以尔聿、前领建溪，有理行；次临郡，著能名：用尔所长，副吾所急。宜辍郎署，往颁诏条。来暮之声，仁入吾耳。可使持节衢州刺史，散官、勋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员外郎，李石可左补

阙，李仍叔可右补阙，三人同制

敕：朝散大夫、右补阙、内供奉、飞骑尉辛丘度等：朕诏丞相，求方略忠谏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应诏。言其为人厚实謇直，尝以文行谋画，〔从〕容于幕府之间。临事敢言，当官能守，可使束带，同升诸朝，又言：丘度介洁静专，不交势利，宜加推奖，以劝其徒。况久次者转迁，后来者登进：皆适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军将薛之纵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敕：薛之纵等：去年冬，授诉，俾自徐镇潞。而诉（越）与其麾下同德，食不求饱，席不暇暖；节镇殿定，一如所委。此诚诉之忠略，然所赖之纵等，焦心力，同济厥功。而颁赏已逾时，秩宜加等，我有爵禄，分而命之，知吾不遗细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简、王播、郑、杨于陵等

各赐爵，并回授爵制

敕：《礼》云：“臣下竭力尽忠以立功于国者，必报之以爵禄。”此言上之

不虚取于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节大劳，书在甲令。然则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爱焉？故能统御之初，先行信赏，诏主爵者合为奏书，或加宠进封。或延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旧章，行乎敬之，无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郑余庆、杨同悬等十人亡母，追赠郡国夫人制

敕：郑余庆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则劝善之典缺矣；亲不显，则扬名之道废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济济然抱忠履信，立吾朝者，皆圣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国，有所从来。不大封崇，是忘报施。朕去年仲月、统御之初，发号推恩，先降是命；岂直光前慰后而已哉？亦欲使天下为母者闻，庶几乎善统其家，慈训其子，厚人伦而美教化也。可不务乎？

李 授咸阳令制

敕：某官李真：近者西夷犯塞，诏诸将出师。司计臣俊言真有应辩才，可司馈饷。故自京府掾假台郎宪职以命之。属寇遁师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干。今授铜印，俾宰咸阳。夫庶官〔之理同归，抚字〕之任为急。西郊咫尺，仁尔能声。可京兆府、咸阳县令。

刘纵授秘书郎制

敕：某官刘纵：徒步诣阙，上献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陈许间事，皆历历可听，公侯子弟，多溺于骄邪；尔能读书学文，自可嘉奖。图籍之府，命尔为郎。岂唯振滞求能；且不欲使勋劳之后，栖栖于尘土中〔也〕。可秘书省秘书郎。

程群授坊州司马制

敕：程群尝从事于镇冀之间，病免所职，垂老之风，弃为穷人，伥伥无归，有足伤者。夫一夫不获，若纳诸隍；此圣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与群禄食，使饱暖其身；亦犹晋君不能忘情于绛老也。往佐中部，尔其念哉！可坊州司马。

海州刺史王元辅加中丞制

敕：海州刺史王元辅：汉制、二千石有政绩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盖欲使吏久于官，而入安于化也。今元辅为郡，颇有理名；廉使上闻，奏课居最。宜加中宪，旌而宠焉。庶使与吾共理者，闻而知劝，可兼御史中丞。

杨潜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

史，史备可濠州刺史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金部郎中、上柱国杨潜，温厚静专，有端士之操。朝议大夫、前使持节吉州诸军事、〔守〕吉州刺史、上柱国、〔袭邳县开国侯〕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称。将仕郎、前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云骑尉史备，变通健决，有良吏之用。而能本于文学，辅以政事；为郎见其行，为郡闻其声。夫洋更梁之险，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俭教导，劳来安辑，膏雨吾土，襦吾人者乎？潜，可使持节洋州诸军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勋如故。繁，可使持节都督遂州诸军事、守遂州刺史。〔散官、勋、封如故〕。备，可使持节濠州诸军事、守濠州刺史、充团练涡口西城等使。〔散〕官、勋如故。

张洪、相里友略并山南东道判官，同制

敕：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张洪，前瀛漠等州都团练判官、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上柱国、赐绯鱼袋相里友略等：元翼以大节大忠，绰闻朝野，授开府，殿我汉南。而又求贤乞能，以自参贰。则其宾采，宜有以称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勋列之胃，达朝仪而练戎事者与焉。今以洪之知国礼，奉家声；以友略之富艺文，饱军旅：两中是选，合而命之，优秩宠章，无所爱惜。时无今古，代有忠贤；苟致吾元翼于羊、杜间，别有涉明之典在。洪，可检校尚书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判官，仍赐绯鱼袋，散官、勋如故。友略，可检校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东道观察判官、散官，勋如故。

姚成节右神策将军知军事制

敕：朝议郎、前使持节成州诸军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赐紫金鱼袋姚成节：尝为天平军裨将。当刘悟之立忠勋也，谋成事集，尔有助焉。虽授一城，未足酬奖。况闻信厚勤恪，宜于爪牙肘腋间居之。昔汉文帝以宋昌忠劳，擢拜将军，掌离卫；今吾用汝，犹前志也。环拱之职，得不勉欤！可致果校尉、守右神策将军、知军事，赐如故。

高 等一十人亡母郑氏等赠太君制

敕：起居郎高 亡母荥阳郡太君郑氏等：予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书吾言动，前后以补吾阙遗；森然在庭，各举其职。爰思乃教，知所从来：岂非善稟于亲，行成于内，徒邻断织，训使然耶？不追封邑之荣，曷显统家之庆？可依前件。

柳公绰可吏部侍郎制

敕：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绰：长吏数易，为害甚多；迩来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软弱而好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绰乎？细大必躬亲，刚柔不吐茹；甚称厥职，惜而不迁。然智者常忧，忠者常劳，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书六职，天官首之：辩论官材、澄汰流品；比诸内史，选妙

秩清；询众用能，无易公綽。尔宜饰躬承命，以裴、王、崔、毛为心。苟副吾言，用称乃职；而今而后，亦何往而不适哉？可尚书吏部侍郎。

孔 可右散骑常侍制

敕：昔齐桓公心体懈怠，则隰朋侍；汉武帝亲重儒术，则刘向从：今之常侍，是其选矣，称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 ，言行谨直，风操端庄，肃然礼容，清庙之器。始自篮仕，迄于天官，虚舟为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时论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从容侍从，以备顾问。隰朋、刘向，岂远乎哉？可右散骑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敕：尚书司门郎中王公亮：茂于学，精于文；文学之外，有 毫剌钟之用。自佐戎律，领郡符，持宪为郎，皆称厥职。吾前命刘遵古、张平叔为商州刺史，继有善政，人用又安。今尔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贫；可以静理而阜安，不宜改张而趋数。以尔精敏，当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韦凯可给事中，庾敬休可兵部

郎中、知制诰，同制

敕：职之要，莫先乎驳正；文之选，莫难于司言。将使朝纲有条，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上骑都尉韦凯，精微专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议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守〕尚书礼部郎中、上柱国庾敬休，温裕端明，饰以辞藻，可使书诰命而专右席。而轮辕啗柅，各适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应列宿，选任倚注，非不荣重。然吾左右前后，方求正人。如凯、敬休，不宜疏远，亦犹有声之玉，无类之珠，不置于佩服掌握之间，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谨，无忝吾言。凯，可行给事中，散官、勋如故。敬休，可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散官、勋如故。

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九

中书制诰二 旧 体 凡三十道

李 赠太尉制

敕：故特进、行太子少保、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伍伯户李 ：在建中岁， 贼叛逆，惟太师 ，实仗大顺，翦而渚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尔 ，实奋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书于甲令，俱为第一，焯辉当时。矧尔一登将坛，六换 ；坐论岩廊之道，卧理保傅之事。方深

倚望，奄忽沦谢。是用当食累叹，视朝三辍。岂不以爪牙之威缺于外，股肱之痛轸于中者乎？而吊奠之命， 赙之数，虽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赠，上公之袞敛，俾尔被哀荣，服忠孝，从先太师于九原也。不其盛欤！呜呼！美终必复，礼无不答。昔尔之勤劳如彼，今吾之宠饰如此；君臣报施，可谓两臻其极焉！尔灵有知，钦我追命！可赠太尉；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赐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赠右仆射制

敕：朕闻古之臣子，有忍死效节为忠者，有不伤发肤、全归为孝者，有不顾性命、引决为忠者；但问所操所蹈何如耳，岂系去就生死之间耶？噫！今有重义如泰山，轻生如鸿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扬宠饰，使天下闻之，所以劝孝心，激忠肠，然后薄者敦，懦者立，幸生者耻格也。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起复宁远将军、守右金吾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贤此子，镇阳之乱，弘正殁焉。而布枕干尝胆，誓报冤耻。故吾以大将军之旗鼓，先臣之土壤士卒，尽用委付，亲加勉谕；人鬼之愤，期一而甘心焉。既而激发魏师，出疆临敌，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未如之何。卒至于刳心自明，遗疏自列，谢君于天上，报父于地下：可谓田氏有孝子，国家有烈臣。则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耸动人听，伤我怀。故废临朝，所以示哀也；加礼命，所以示荣也：哀荣恩礼，至则至矣！呜呼！曾未足以显尔之节，不厌吾之心乎！可赠尚书右仆射，赠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韦贯之可工部尚书制

敕：河南尹韦贯之：善驭者齐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则百事举。故吾选贤任旧，以次第补之。而六卿〔之〕材，吾已得五，阙一不可，待汝而成。贯之以正行明诚，为先朝辅。始以直进，终以直退；道有消长，德无缙磷。及帅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壹之政，继闻于京师。名简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时风。况今之尚书，汉公卿也，言动可否，属人耳目焉，固不专率四属，程百工，备位于冬官而已。可工部尚书。

太子詹事刘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番盟会使，守右司郎中刘师老可守本官、充盟会副使，通事舍人、太仆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监察御史、充盟会判官，三人同制

敕：太子詹事刘元鼎等：夫选可任而任之，则用无不适；择可劳而劳之，则事无不成，盖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也。属西夷乞盟，求可以莅之者；历选多士，吾得三人。今以元鼎之博通，师老之诚谅，武之恭敏：合而为用，不亦可乎？尔宜临之以庄，示之以信；仪形辞气，皆有可观，必能率服彼戎，不独益敬吾使。法卿、宪秩，宠之以遣。可依前件。

许季同可秘书监制

敕：大理卿许季同：国朝已来，有刘德威、张文、唐临为大理卿，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则设官之重，得贤之盛，人到于今称之。今季同以明慎钦恤理刑狱，以文学博雅长图籍；由廷尉而长秘府，论者荣之，宜自重其官。自远其道；又思与刘、张、唐、魏、虞、颜为比，不亦自多乎？可秘书监。

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

敕：殿中侍御史张元夫：官有秩清而选妙者，其仪曹员外郎之谓乎？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有如元夫，连膺二选，历彼践此，企以为宜。况怒飞青冥，翔集禁陛，由兹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称。可尚书礼部员外郎。

杨嗣复可库部郎中知制诰制

敕：权知兵部郎中杨嗣复；朕闻前代制造，中书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国朝已来，或以他官兼领；惟其人是用，不限于资秩职署焉。予以为然，多由是选。前所命者，时称得人。研实核名，次第及汝。汝嗣复，根于义训，播为令器，文焕发而才秀出，不当旧没于郎吏间。况贞元中，汝父为中书舍人，甚称厥职；今使汝继书吾命，成一家言：堂构国华，在于此举。尔宜兢兢祇励，无陨其名。可库部郎中、知制诰。

张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敕：商州刺史张平叔：为人廉直，为政简惠，前后历〔府〕掾、邑宰、郡守，而去思来暮之谣，继闻于人听焉。及副盐铁官，刺商雒部，会课报政，亦甲于他官。自贞元已来，用三科取士，奉“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诏，而得其名有其实者，几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效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内吏缺、未补间，亚尹得行大京兆事；试可而即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选任，日益难重。尔宜称所举，慎厥职，无堕大以勤小，无急弱以缓强。夕念朝行。遵吾约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华赠坊州刺史制

敕：汉令：军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敛传送；若是而已，犹四万归心焉。矧吾褒赠以荣之，侧隐以将之；显其忠，抚其后：亦所以激生者节，岂独慰逝者魂乎？左神策军赴行营正将，试太常卿康日华：领王师，死王事。军书置奏，朕甚悼焉！可赠坊州刺史。

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

敕：登仕郎守国子博士张籍：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顷籍自校秘文而训国胄，今又覆名揣称，以水曹郎处焉。前年已来，凡历文雅之选三矣，然人皆以尔为宜。岂

非笃于学，敏于行，而贞退之道胜也？与之宠名者，可以奖夫不汲汲于时也。可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散官、勋如故。

何士义可河南县令制

敕：汉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命尚书郎补焉。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何士义，慎检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从政。然能佩弦以自导，带星以自勤；则缓急劳逸之间，必使适宜而会理矣。以尔舒退，故吾进之。可守河南县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回授侄某制

敕：丞相植：典职枢务，亦既逾岁；而能明我目，达我聪，左右我躬，以底于道。况属郊祀，摄赞大仪；宠锡之间，植宜加等。而念其犹子，乞用推恩：既叶旧章，允膺新命。其侄某可某官。

王起赐勋制

敕：中书舍人王起等：朕临驭之始，庆赏遂行。卿士大夫递加勋秩，自武骑尉以上，十有二转；自起已下，十有四人：咸赐以勋，举书于籍。可依前件。

萧俛除吏部尚书制

敕：古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季代已还，鲜由兹道。先皇帝创于是，故在位十五载，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宠为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辅弼之臣，尝经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则思与之始终，厚申恩礼；不唯劝感来者，且不敢失坠先志也。尚书右仆射萧俛：忠肃孝敬，佐吾为理，以勤事国，以疾退身，本末初终，不失其道。既免枢务，倚为右揆，加恩超等，复吾前言。而俛继上让章，至于三四；敦谕烦切，陈乞弥坚。是用正命为选部尚书，而冠六卿，统百职。尚可以表吾宠重，亦所以成尔谦光。尔宜钦厥止，慎厥终，无忝我褒扬之命！可吏部尚书。

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

敕：温尧卿等：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人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门、景域，南北大府。而尧卿等或已参军要，或方受兵书；各命以官，分试其事：名秩章绶，分而宠之。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远而不居哉？可依前件。

神策军及诸道将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赐上柱国勋制

敕：古之善为国者，劳不忘而赏不滥。有赏一人而为僭者，有千百人而不为费者；其要在当否而已，不系于众寡也。朕自统御已来，忽忽有念：念天下

材力之将，勇敢之士，进有征讨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尝暂忘？而亟因大庆，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进勋级，并可上柱国。

李彤授检校工部郎中，充郑滑节度副使；王源中授检校刑部员外郎，充观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赐绯、紫制

敕：万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长绥四国，若今之节制也。周以十联率诸侯，若今之廉察也。国家合为一柄，付有功诸侯；故其陪臣，选任益重：或辍朝籍、授简书者，往往而有。况承元有大忠于国，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终，实在庶僚，叶力以济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剧之用，如水在器，挠之不浊。以源中，立宪府有纠正之能，如刃发研。。割之无滞。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轺车：二职交修，在此一举，台郎宪吏，金印银章，加乎尔身，无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绰父子温赠尚书右仆射，窦侁父叔向赠工部尚书，薛伯高父恽赠尚书司封郎中，元宗简父锯赠尚书刑部侍郎，皇甫镛父愉赠尚书右仆射，韦文恪父渐赠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赠太子太师，范季睦父彦赠礼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敕：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向无显扬褒赠之事，则何以旌先臣德，慰后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庆，而哀荣之命，未尝阙焉。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护军、河东县开国子柳公绰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资父事君，移忠自孝。本于严训，酬以宠名；赐命追荣，各高其等。呜呼！存者不匮，往者有知：斯可以载扬兰陔之光，辍风树之叹耳！可依前件。

李宗何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户曹制

敕：李宗何等：夫纲一提则群目举，源一澄则众流清。故朝廷命官师，选僚属，亦得其人矣。按内史公绰奏：宗何，学古修己，练达理道，乃乞为旬县令。玘励节徇公，通详典故，乞为天府掾。况渭阴封析之守邑，祠曹赋籍之要司；位虽未高，职亦不细。宜乎以三语自试，以一同自效；无俾尔长，貽失举之责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侍御史裴注，义武军行军司马、御史中丞萧籍，饶州刺史齐照，邓州刺史浑钊，并可朝散大夫，同制

敕：某官冯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谓之贵阶。而宿司吾言，注持吾宪，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议郎一进而及此。此之所以为贵者，荫及子，命及妻；岂唯腰白金，服赤舄，从大夫之后而已？宠数既重，思有以称之！并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盐铁推官、监察御史里行高谐，河东节度参谋兼监察御史崔植，并可监察御史，三人同制

敕：某官王申洎：学优行茂，饰以词藻，执礼定议，多得其中。某官高谐，温庄洁白，不交势利。某官崔植，外和内直，通知政典。在伦辈内，而入皆谓之滞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于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劲正，不泥不挠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纪律，广吾之聪明焉？并命同升，无忝是举。可依前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宣慰使制

敕：殿中侍御史温造：尝纠天府，不旷官；驰轺车，不辱命。况为人外和内，以兼济为心；拔居殿中，以备时使。会吾忧两河间事，求可谕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效酌能，汝中吾选。故不待满岁，擢为右史。出则衔吾命，入则记吾言。奖任不轻，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颖等四人各赠刺史制

敕：故某官高芳颖等：昔文王葬枯骨，之无知也，但恻隐之心，不忍弃也；故天下皆归仁焉。况捐躯之魂，死节之骨，见危并命，朕甚闵之！深州故十将高某等四人，皆从战阵，连歿王事，褒赠之数，宜其有加，并命追荣，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阳县令制

敕：度支员外郎崔咸：汉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强明决断者，任三辅令。故今四京令缺，亦择尚书郎有才理者补之。而咸在郎署中，推为利用；加以词学，缘饰吏能，操割洛阳，必有余刃。然宰大邑，如烹小鲜。人扰则疲，鱼扰则馁；宽猛吐茹，其鉴于兹。可洛阳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迟锐可汉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敕：前复州刺史周愿等：夫劳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疗，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丰，如闻湘衡巴汉之间，人犹疲困；宜择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疗之。而愿、锐、鯤等，前以符竹，分领三郡，皆有善政，达于朝廷，举课考能，无愧是选。息劳救病，其有望于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贰尹职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处之，无荒厥职。可依前件。

杨景复可检校膳部员外郎、郢州观察判官，李绶可监察御史、天平军判官，卢载可协律郎、天平军巡官，独孤径可监察御史、寿州团练副使，马植可试校书郎、泾原掌书记，程昔范可试正字、泾原判官，六人同制

敕：某官杨景复等：士子不患无位，患己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尔等六人，蕴才业文，咸士之秀者；果为贤侯交辟，俾朕得闻其姓名。是用各进其秩，分授以职。若修饰不已，等谋有闻，则鸿渐之资，当从此始。而景

复稟训祗命，颇著令称；故因满岁，特假台郎。古者公臣之良，入补王职。朝奖非远，尔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庐州刺史殷祐可郑州刺史制

敕：某官殷祐：夫吏宽信则人人不偷，吏廉明则人人尽力：吾观祐之为政，其近之乎？前守庐江，能率是道，岁会课第，甲于他州；俾精前功，且仁来效，宜换符竹，移牧郑人。在春秋时，郑为侯国，武公善于其职，子产遗爱于人。人无古今，吏有能否。听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郑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员外郎制

敕：尚书左士郎，自奏议弥纶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数，实纠理之，命文昌长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秘书丞、上柱国李德循：籍训于台庭，业官于书府，揆才考第，得补为郎。司膳缺员，尔宜专掌。可尚书膳部员外郎，余如故。

张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敕：冯翊，吾左辅也，分理浩穰，率先风化。故其选任，次内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课高，位望重者，分部共理，以夹辅京师。尚书右丞、赐紫金鱼袋张正甫：自登台阁，为人说直，物论时望，敬而重之。及领藩部，为政宽简，将吏黎庶，信而爱之。所谓朝庭正臣，郡国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兹五年，去思犹在。故辍台辖，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旧政；俾吏畏如夏日，人归如流水，慎于终始，典于厥官。可持节同州诸军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散官、勋如故。

崔瑄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上柱国崔瑄，守文无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补是职，请观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宠秩。操执举措，尔无自轻！可行尚书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散官、勋如故。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

中书制诰三 旧体 凡二十八道

册新回鹘可汗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四月，景寅朔，二十一日景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载。列圣垂拱，八荒即叙，舟车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绥仁董，罔不响化。惟北之气，积厚而灵；灵发象生，生为豪杰，义信武烈，代为名王。南西东方，亦有君长，较雄斗智，莫之与京。国朝已来，寝清风泽，或效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协比，以托于今。今朕不德，祇嗣大统，推义布信，以初为常。矧乎柔远申恩，睦邻展礼，兹惟旧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坠？咨尔九姓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赐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诸戎杂虏，爱畏柔服，风靡山立，清宁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禄，时推代嗣，实来告予。曰予一人，实邻册命。是用遣使朝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御史大夫、云骑尉、赐紫金鱼袋裴通，副使朝议大夫、守少府少监、兼御史中丞、袭魏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金鱼袋贾麟等，持节备物，册为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呜呼！善必有邻，德无不答：此崇恩礼，则彼竭信诚，克保大义，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实闻斯言！

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长，作殿玄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尔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议智忠肃，武决勇健，天之所授，时而后生。故东渐海夷，西亘山狄，惠宁威制，鳞帖草偃；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而能事大图远，纳忠贡诚；请仍旧姻，誓嗣前好。朕惟睦邻是务，柔远为心，既降和亲之命，遂申饰配之礼。礼物大备，宠章有加；喜动阴山，光增昴宿。夫以回鹘雄杰如彼，庆荣若此，虽自贵曰天骄子，未称其盛；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宜赐嘉号，以大夸将来。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节加册为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呜呼！釐降展亲，大德也。进册加号，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称大名，懋哉始终，钦若唐之休命！

韦绶从古丞授礼部尚书，薛放从工部侍郎授刑部侍郎，丁公著从给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敕：尚书右丞韦绶等：朕在东宫时，先皇帝垂慈圣之德，念予冲蒙，选端士通儒，使讲贯今古。自礼乐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约我，日就月将。俾予〔于〕今不至墙面，克荷丕训，大扬耿光，实绶、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时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征擢宠用为丞郎给事。官虽超拜，职亦俱举。师道光而心愈让，人爵贵而心益恭。宜更褒升，重酬辅寻。以绶，

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风，可作秩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宪部。以公著检敬规度，得有司之体，可贰冬官。呜呼！贞百工，平五刑，典三礼，皆重任清秩，予无爱焉。盖欲表二三子道不虚行，而明予一人德无不报也。授可礼部尚书，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余并如故。

李谅除泗州刺史兼团练使、当道兵马留后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张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敕：扼淮厌湘之列城，曰泗与岳。舟车会焉，军戎屯焉。是二郡守，不易为政。先是分领者，多会有故，岁时罢去；长吏数易，人必重困；宜择良二千石，救而养之。以谅，自澄城长，讫尚书郎，中间又再为州牧，三宰剧县，皆苦心恤隐，煦妪及物，操刃决滞，耒耨有声。而愉，亦学古入仕，甚自修饰，河西有政，次于谅焉。故命愉守岳；命谅守泗，仍以戎职、留事、宪简、章绶，一加于谅，谅其听之哉！异日吾将以重官剧职处尔，尔安得不副吾所急，用尔所长，更宜以难理之郡自试尔！各依前件。

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

敕：某官裴廙：贞观初，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纠劾巡察，时以为能。朕思弘贞观之风，故选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刚正者。以尔廙，动循道理，语必信直，励其志节，有类行成；因授廙官，无忝吾举！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回鹘吊祭册立使制

敕：《语》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况驰轺轩，奉玺书，称天子之使，以耀焜绝域者，岂容易其选哉？少府监裴通：温敬忠实，加之谨敏；有言语可任以专时，有辩识可委以便宜。属北方君长、来告代嗣。求可以将命展礼，申吾哀荣之思者；其任不细，颇难其人。择臣者君，而通可使。命为副丞相，而加金貂之贵，授册与节，临轩遣之：庶乎远而有光华，且欲使绝俗殊邻，益敬吾使也。可依前件。

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

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吾精求雄文达识之士，掌密命，立内庭；甚难其人，尔中吾选。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铲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是用命尔为中书舍人，以司诏令。尝因暇日，前席与语，语及时政，甚开朕心。是用命尔为翰林学士，以备访问。仍以章绶，宠荣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尔直率素履，思永图，敬终加初，足以报我。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

孔戣授尚书左丞制

敕：汉诏丞相岁举质直忠厚逊让者。盖所以急贤俊，扶政教，厚风俗也。然则退藏疏贱之士，苟有一善，尚搜而扬之。况任久位崇，才全望重，而不致于急官要职者，安可以纪纲庶政，而羽仪朝廷焉？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孔戮：自十年来，历中台、左曹、国庠、卿寺，洎藩守、近侍之职，各于其任，皆有可称。矧又贞白端茫，淡然自立，进无矜满之色，居无堕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戮者，宜尚扶政教，厚风俗之选也。尚书丞掌决百事，枢辖六曹；晋魏已还，右卑于左。惟有立者，可以纠吏；惟无瑕者，可以律人：无以易戮，往恭乃位！可尚书左丞，散官、勋、赐如故。

授柳杰等四人官，充郑滑节度推、巡制

敕：试太子司议郎柳杰等：古者，公府得自选吏属。今仍古制，亦命领征镇者，必先礼聘，而后升闻。矧郑滑帅承元：输忠仗顺，炳焉有大节于国。奉上莅下，实藉僚采，以左右之。而杰等或缘饰词华，或贮蓄才行，揣摩思诚，以待已知。宜展筹谋，用光慰荐。杰〔等〕可某官，充郑滑节度推官、〔巡官等〕。

韩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赠国、君太夫人制

敕：王者有褒赠之典，所以旌往而劝来也。其有淑顺之德，标表母仪者；圣善之训，照烛子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禄养之不逮者；霜降露濡，孝思之罔极者：非是典也，则何以显其教而慰其心焉？国子祭酒韩愈母某氏等：蕴德累行，积中发外，归于华族，生此哲人；为我草臣，率由兹训，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启郡、国之封，极哀荣之饰。呜呼！歿而无知则已；苟有知者，则显扬之孝，追宠之荣，可以达昊天而贯幽窅矣！往者来者，监予心焉！可依前件。

授骆峻太子司议郎、梧州刺史、赐绯鱼袋，兼改名玄体制

敕：某官骆峻：桂林守土臣式方言：梧为要郡，兵后人困，乞廉贞吏以抚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适副所求，即可其奏。宫僚、郡印、命服、嘉名，四者与之，足为优异。峻宜副所举，慎所为；无以滋章为聪明，无以鹵莽为高简：勉率中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刘总弟约等五人并除刺史、赐紫，男及侄六人除赞善、洗马、卫佐、赐绯，同制

敕：某官刘约等：惟尔先父太师济，经武秉哲，为国元臣，镇阳之役，实歿王事。茂勋大节，书于旗常。惟尔兄司空总，象贤纂戎，以续名业，纳忠于王室，振耀其家声。而尔约等，亦能稟守其风，忠恭孝友，念其义方，训而不堕，居贵介之地而不骄；况兼器能，皆可任用。授郡符而加命服者五，升

朝序而佐环卫者六：朱轡紫绶，焕赫相望。勋德之家，于斯为盛！呜呼！昔武子有遗爱，晋人怜其子；赵季有笃行，汉朝宠其弟。今以济之仗顺积善，宜钟庆于子孙；以总之输忠立爱，可延赏于弟侄。多与爵禄，予无惜焉。欲使天下知尔父兄忠顺之若彼，而国家报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辅可左羽林卫将军、知军事制

敕：国家设十二卫，犹汉之有南北军，而左右羽林，尤称亲重。自诸卫而移镇者，谓之美迁。左神武将军王元辅，生勋伐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戎临郡，率著能名。〔可〕以掌勾陈而护建章，备巡警而严羽卫，大将军事，假而行之。宜励初终，副兹宠任！可依前件。

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丁公著可检校左散 骑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制

敕：古者通守守土，刺史按部，从宜务简，今则合之。故任日崇而选日重；非廉平简直，兼恺悌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选焉。某官丁公著：尝以学行礼法，诲予一人。报德图劳，连加宠擢：起曹书殿，兼而委之；二职增修，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于海隅，全越奥区，延袤千里：宜得良帅，俾之澄清。往分吾忧，无出尔右。假左貂而帖中宪，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仁闻报政。可依前件。

郑絪可吏部尚书制

敕：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处之。而朕即位已来，凡命故相领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东都留守、防御使、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荥阳县开国公郑絪：有邴吉之宽裕，子产之恭惠，合而为用，藩辅四朝；故事遗爱，留于官次。国之都府，半在东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肃。重烦耆德，入领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时之士，以廉节自励。国朝以宋景、李义掌选部，亦能遏绝讹伪，振张纪纲。官无古今，得人则理。吾言及此，欲尔继之。可吏部尚书。

重授李晟通事舍人制

敕：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今之通事舍人，近此选也。而晟常中此选，善于其职。故相导通奏之节，宣扬拜起之仪，引而赞之，不闻失礼。既终丧纪，宜服官常；可使束带曳裾，为吾谒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敕：徐登：京兆尹言，登前为泾阳令，清廉简直，奉法爱人；请补醴泉，再考其绩。昔子路理蒲，仲尼海曰：“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今醴泉人与蒲相类，宜用此道，往训养之。岁时之间，期于报政。可醴泉县

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赞善大夫致仕制

敕：王汶：善修其身，为时良士；善训其子，为国宪臣。况以时制之年，知终请老；不加优秩，何厚吾风？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故吾以朝散、赞善二大夫之爵，加乎尔身。惟秩与年，两皆得礼。以兹退去，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华阴令制

敕：元公度：吾欲理化万方，故自近始。前授大宗正印绶，使牧华人。翺能副吾此心，选吏责课，言公度廉明有守，乞宰华阴。当道东西往来，先是为邑者，多饰厨传舍，奉宾客以沽名誉，而不亲吾人。尔能革之，足为良宰。敬长畏法，无慢乃官！可华阴县令。

唐州刺史韦彪授王府长史，杨归厚授唐州刺史， 刘旻授雅州刺史制

敕：韦彪等：善官人者，先考其能，然授以事。使轮辕啗柅，各适其用，则群职庶政，得以交修。今以彪宦久年高，倦于为政；俾从优逸，入补王宫。以归厚文行器能，辱在巴峡；励精为理，绩茂课高。区区万州，岂尽所用？且移大郡，稍展其才。以旻早著戎功，通详吏事；西南物土，罔不周知。习俗从宜，宜守严道。分命以职，各用所长。庶乎咸修乃官，同底于理。可依前件。

郑綯、乌重胤、马总、刘悟、李佑、田布、薛 平等亡母，追封国、郡太夫人制

敕：《经》曰：“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綯等学文武之道，以饰厥躬，可谓善立身矣。居将相之位，以光大其门，可谓能扬名矣。夫自家所以刑国，本立而后道生。必待我哀荣之恩，方成尔始终之孝。是用启封追号，各显乃亲。慰后光前，孝道备矣。可依前件。

奉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内供奉、飞骑尉、赐绯鱼袋卢商可剑南西川云南安抚判官，朝散大夫、行开州开江县令杨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剑南西川节度参谋，四人同制

敕：剑南西川云南安抚判官、奉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飞骑尉、赐绯鱼袋卢商等：士之束发立身，为知己用也。无远迩，无逸劳，但问所务者何，从者谁耳。今蜀之帅，潞之长，皆勤于述职，妙于拣贤，多得其俊材，乐告以善道，故以参其选焉。或从事有劳，或即戎奔命；辍玄黄之著述，振铜墨之滞淹，以良士而赞贤侯，宜乎多成功而鲜败事矣！勉思所立，各服乃官！

李演赠太子少保制

敕：夫生立勋勤，下以忠事上也；歿加褒饰，上以义答下也。忠义臻其分，哀荣极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卫上将军、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为干，义勇以为器；器与干合，郁成将材。故出长诸侯，入统七萃，拊循警卫，朕甚赖之。方深倚仗，遽此沦谢。兹予所以当宁兴念，废朝轸怀，闻鼙鼓而长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赠太子少保。

李谅授寿州刺史，薛公干授泗州刺史制

敕：泗州刺史李谅等：《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复斯言，往往兴叹：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前命谅为泗守，未即路，会寿守植卒；因改谅守寿，命公干守泗。谅之理课，前诏详矣。公干自尚书郎、连领二郡，正平法一，甚便于人；加以有理戎之材、可付留事，故辍军保，仍宪秩而兼宠之。夫寿与泗，皆郡之大者也；谅与公干，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谅无忘澄城之理；公干无替毫城之政：则恺悌之化，吾有望于二郡焉！谅可寿州刺史，公干可泗州刺史。

柳公绰罢盐铁，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敕：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尔有材，元和已来，应用不暇。及领榷管漕运之务，属陵寝郊丘之礼，财给事集，时乃之功。宜有转移，以均劳逸。况闻牢笼无遗利，课督有常规。今诏刑部尚书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将兴理化，先务根本。凡百职事，悉归有司。惟兹夏官，实掌戎政：简稽调补，今方其时。司马贰卿，佐乎邦国：是尔本职，无忘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备、张惟素、郑覃、陆澹、韦弘景赐爵制

敕：崔元备等：礼尊重于复土，事莫大于慎终。使朕以孝敬之诚，获贡于先帝；实赖左右侍从之臣，服勤祗事，展四体而竭一心，诚俾予无悔，赏不敢忘，爵不敢爱。尔宜疏封服命而扬之，可依前件。

刘约授棣州刺史制

敕：前齐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刘约，故太保济之子，太尉总之弟也。吾常思济之功，总之忠而嘉约之谨厚，累迁至齐州刺史。在官无败事，罢秩有去思。念旧录能，宜当宠用。况公侯之后，约有通才；封域之间，棣为要郡。委之共理，谁曰不然？可使持节棣州诸军事、棣州刺史、依前御史中丞，散官、勋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镒、朗州刺史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敕：朝请大夫、使持节澧州诸军事、〔守〕澧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李肇等：乃者，李景俭使酒获戾，而肇等与之会，合饮失于检慎，宜有所惩。
由是左迁，分为郡守。今首坐者既复班列，缘累者亦当征还。但以长吏数易，
其弊颇甚。况闻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迁换。故吾以采章、阶级，
并命而就加之。盖汉制进爵秩，降玺书，慰劳良二千石之旨也。尔当是命，
得不勉哉！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一

中书制诰四 新体 祭文册文附 凡五十道

赠刘总太尉册文

维长庆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闻古有履忠仗顺，生而大有为者。又有功成身退，歿而永不朽者。非正气令德，间生挺出，则高名大节，孰能兼之哉？故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侍中、楚国公刘总：降自天和，立为人杰，得君于先帝，叶运于昌时。纂戎弓裘，守土燕蓟；迨此一纪，北方晏然。有开必先，纳款于我；沈断大事，奋扬奇谋。捧幽都四封之图，挈卢龙三军之籍，尽献阙下，高谢人间。感动君臣，惊激忠义。顾妻子若脱屣，视富贵如浮云。惟道是从，奉身以退。仲连事成而蹈沧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贤明所归，今古一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镇郾郊，命作司徒，倚为左相，期奋乃志，将沃朕心；而天不憖遗，邦失柱石。夫臣戴君如元首，则君视臣如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是！兹朕所以废朝轸念，备礼加恩，庸建尔于上公：盖褒赠之崇重者也。呜呼！尔总尚知之乎？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持节册赠尔为太尉。

傅良弼可郑州刺史制

敕：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沂州诸军事，行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骑都尉傅良弼：燕冀之间，纷扰之际，多垒失守，孤城保全，介于险中，率乃麾下，转战郊野，来覲阙庭，徇义灭亲，忘家丧子，忠勤勇烈，人所难能，若不褒升，何劝来者？海沂剖竹，未足报功；溱洧颁条，可兼观政。敬承后命，无替前劳。可使持节郑州诸军事、行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散官、勋如故。

河北榷盐使、检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权知贝州刺史，依前榷盐使制

敕：某官裴弘泰：以干蛊之才，领盐卤之务，管榷条制，动皆得宜。观其所能，若有余地；可假兼职，俾之牧人。而河北列城，久乏良吏；俗多思理，政不难施：亦犹冻馁之人，易为衣食。今予命尔，煦而饫之；襦裤之谣，伫入吾耳。可兼知贝州刺史。

崔陵可河南尹制

敕：河洛千里，都畿在焉；俾之乂安，属在尹正。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崔陵：有精敏之用，洁直之操，施于有政，由是知名。始资州县之劳，卒致公卿之位。况刺部有理行，主计无僛违；尹右辅而镇西郊，盖奖能报勤之旨也。昔吴公为河南守，谨身廉平，人服教化。袁安为河南尹，政令清肃，号为严明。谁其嗣之？无易陵者。往为表则，勿替能名。可检校礼部尚书兼河南尹，散官、勋、封、赐如故。

侯丕可霍丘县尉制

敕：试太常寺奉礼郎、翰林待诏、上护军侯丕：夫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其于出入谨身，夙夜祇命，比他局署，实倍恭勤。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禄俸，盖先劳后食之义也。汝其承之！可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翰林待诏，勋如故。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敕：成德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爪士，职在牙旗，每祇命以奉辞，必竭诚而得礼。既嘉详敏，亦念恭勤；式示宠名，宜迁宪秩。可殿中侍御史，余如故。

王庭凑曾祖〔五哥之〕可赠越州都督，祖未怛 活可赠左散骑常侍，父升朝可赠礼部尚书制

敕：成德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庭凑曾祖：故忠武将、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太常卿五哥之等，鬼神有知，履孝敬者福禄至；王侯无种，仗忠信者富贵来。我有列臣，本于良胤，奋发而励节许国，感激而扬名显亲。夫教必有初，德无不报。安有收其材而遗其本，爱其后而忘其先乎？是用褒崇，以弘宠泽。庶使闻者，起孝作忠。可依前件。

崔群可秘书监、分司东都制

敕：前武宁军节度、徐泗濠等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徐州诸军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群：天受至宝，为国重器，始自修己，移于事君；辅弼藩宣，不失其道。及离征镇，召赴阙庭，方登道途，遂遭疾恙。正在颐养之际，岂任朝谒之劳？诚宜许以便安，不可阙其禄食。而移秩外史，分曹东周；加宠优贤，无易于此。且有后命，俟其有瘳。可守秘书监、分司东都。散官、勋、赐如故。

董昌龄可许州长史制

敕：将仕郎、权知泗州长史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董昌龄：顷为宰邑，今赞郡符，皆闻约己之名，每展在公之节。稽其器局，允谓廉能；议以稍迁，用彰勤效，可〔守〕许州长史兼侍御史。散官、勋、〔赐〕如故。

柳经、李褒并泗州判官制

敕：征事郎、前河南府河南县尉柳经，儒林郎、试太子通事舍人李褒等：濒淮列城，泗州为要；控转输之路，屯式遏之师。故府有寮，军有倅；选择补

署，得闻于朝庭。而经等皆有所长，宜当是选；守臣置奏，因而可之。仍加秩命，用示优宠。经，可监察御史、充泗州团练副使，散官如故。褒，可试太常寺协律郎、充武宁军节度泗州兵马留后判官，仍改名言，散官、勋如故。

张諝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同制

敕：义成军节度马步都知兵马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上柱国张諝等：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材而展效者，可以授焉。尔等昨领偏师，出疆赴难，指踪而去，摩垒而还：忠勇勤劳，宜有加奖。故以宪职，第而宠之，可依前件。

啖异可滁州长史，许志雍可永州司户，崔行俭可隋州司户，并准赦量移制

敕：守袁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啖异等：有司奉新制，明旧章，凡负疵瑕，必沾庆泽。况尔等各有才用，多淹岁时，谴累重轻，递从恩贷；班资远迩，率以例迁。如闻进修，岂忘牵复？可依前件。

程执抚，白余盛亡父孝德赠太保，同制

敕：中散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右神武军大将军、知军事、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程执抚父赠太子太保怀信等：咸有忠勋，播为先德；悉承义训，垂在后昆。故吾令臣，皆乃爱子：袭弓裘而稟诗礼，犹水木之有本源。将使天下之为人子者感恩，天下之为父者知劝。宜加宠赠，以表显扬。可依前件。

严谟可桂管观察使制

敕：汉置部刺史，掌奉诏条，纠吏理，盖今观察使职耳。桂林，秦郡也，东控海岭，右扼蛮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远则权重，俗殊则理难；驯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议大夫、前守秘书监、骁骑尉、赐紫金鱼袋严谟：尝守商洛，刺黔巫，州部县道，谧然安理。是能用宽猛相济之政，抚夷夏杂居之人故也。迹其往效，式是南邦。况尔操行端和，文学精茂，宾寺书府，善于其官。勉副前言，仁申后命。可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散官、勋、〔赐〕如故。

杜式方可赠礼部尚书制

敕：生有宠禄，殁有褒崇，此王者所以明终始之恩，厚君臣之道也。故桂州本管都防御观察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南阳郡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杜式方：庆袭台庭，任当垣翰。服名教乃保家之子，树风声为守土之臣。尽礼事君，劳心奉职；奄忽沦逝，

念之惻然！况近属连姻，远藩捐馆，闻讣之命，实悼中心；赠饰之恩，宜加常等。俾趋荣于八座，用贲宠于九原。可赠礼部尚书，仍赙布帛二百段，米粟二百硕，委度支逐便支遣。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敕：某官武昭：王师伐蔡，尔在行间，致命奋身，挑战当寇，忠愤所感，卒获生全；求之军中，不可多得。司马以尔信直谨厚，可领边城。尔宜酬乃已知，副我朝奖：抚獯戎杂居之俗，安离石重困之人。勉而莅之，其任不细！可石州刺史。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敕：某官梁希逸：顷为蔡将，陷在贼庭，知有君臣，不顾妻子，率其所属，当战阵前，反旆倒戈，翻然归我，忘家之士，希逸有之！间从司空，再平淮右，指踪衔命，皆称所使。可以移用，俾之守疆。北边列城，蔚为冲要；雄右军号，务兼钱刀。酬勤选能，俾乃兼领。宜思来效，以续前劳。可蔚州刺史，兼横野军使，并知本州铸钱事。

卢元勋除隰州刺史制

敕：卢元勋：乃者，镇帅身丧，正承元纳款之际，柏耆将命之初：军情汹然，未知响化。而元勋挺身奋臂，出于众中，指明安危，分别逆顺，颜色不挠，声气甚厉，言行事立，朕甚多之！虽有优升，未酬义烈；宜以一郡，宠而旌之，用劝四方闻其风者。可隰州刺史。

杨孝直除滑州长史制

敕：杨孝直：早以材力，从戎冀方，专习武经，通知吏事。承元移镇，孝直实来。询谋驱驰，有所裨助。军郡之佐，宠秩非轻；用答忠劳，以明劝奖。可滑州长史。

张嘉泰延州长史制

敕：前丹州司马张嘉泰：一从戎旅，多历岁时，奉职有劳，率身无过。军部长佐，资秩不卑；自丹转延，颇为优稳。题舆便道，往守乃官。可延州长史。

魏玄通除深王府司马制

敕：魏玄通：有御侮之才，扞城之略，服勤戎职，善守边州，训旅牧人，有可称者。夫文武迭用，出入序迁，所以关才能而均劳逸也。尔宜解绶郡邸，曳裾玉门；饰躬慎仪，以奉朝谒。可依前件。

杨造等亡母追赠太君制

敕：通事舍人杨造、翰林待诏某亡母等，生播徽华，殁留仪范，训保家之子，为有国之臣。或相礼彤庭，或待诏金马，咸居禁近，率有忠勤。风树之心，必忧深而思远；蓼萧之泽，宜自叶而流很。并启邑封，各从子贵；扬名之孝，与汝成之。可依前件。

张植、李翱等二十人亡母追赠郡、县夫人制

敕：寿州刺史张植亡母某氏等：夫忠于上者，教有所自；仁于下者，恩有所延；孝理之风，实由此作。当今良二千石，皆与朕共理；虽禄不逮养，而名可显亲，将慰匪莪之心，宜流自叶之泽。俾从子贵，咸赠邑封。

陈中师除太常少卿制

敕：尚书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陈中师：早以体物之文，待问之学，中乡里选，第甲乙科。及筮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矫逸，不趋时以沽名；从容中道，自致问望。累践郎署，再参宪司，官无卑崇，事无简剧，如玉在佩，动必有声；为时所称，何用不可？朕以立国之本，礼乐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贰兹职者，不亦重乎？历代迄今，谓之清选。往复是命，伫观有成。予方急才，尔宁久次？可太常少卿。

衢州刺史郑群可库部郎中，齐州刺史
张士阶可祠部郎中，同制

敕：某官郑群等：今之正郎，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故其所选，不得不慎，必循名实，而后命之。群与士阶，久典名郡，谨身化下，有循吏之风；会课陟明，宜当是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掌祠曹，一司武库；各领其要，尔宜敬之！群，可库部郎中，士阶，可祠部郎中。

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

敕：通事舍人元稹：东宫之有谕德，犹上台之有骑省也，清班优秩，所选非轻。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稹言信行敬，命为介焉。扬旌出疆，反驾奔命，有所启奏，多叶便宜。乃知得人，可以卒事。故加是命，以宠劝之。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

卢昂量移虢州司户，长孙铉量移遂州司户，同制

敕：万州司户参军卢昂等：顷负疵瑕，各从谴谪：或远窜荒裔，或未复班资。既逢荡涤之恩，俾及转迁之命。况闻修省以克己，固将校试而用能。吾无弃人，汝宜自效！可依前件。

李石、杨毅、张殷衡等并授
官，充泾原判官，同制

敕：李石等：用武之地，曰泾与原；合为一镇，控扼夷虜。朕授布钺，责其成功。布乃祗惕受命，思有以自辅者；因上言石、穀、殷衡等，学业才画，堪置幄中。分务列官，咸可其请。而布忧边甚切，选士必精；尔宜各竭所能，为知己用。可依前件。

李演除左卫上将军制

敕：王者法勾陈，设环列：非勋勤之将，信近之臣，则何以久张爪牙，转置肘腋者也？某官李演：尝从德宗皇帝南搜于梁，藉名功臣，谓之定难。洎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内外周旋，不懈于位；交戟之下，周庐肃然。今之转迁，示益亲信。移领左广，仍参夏卿。夫八屯之警巡，七萃之勤情，尔为其正，尽得察之。宜惜前劳，无隳乃力！可依前件。

康升让可试太子司议郎、知钦州事兼充本州镇遏使，陈倓可试太子舍人、知峦州事兼充本州镇遏使，李颙可试太子通事舍人、知宾州事兼宾澄峦横贵等五州都游奕使，冯绪可试太子通事舍人、知田州事、充右江都知兵马使，滕殷晋可试右卫率府长史、知灊州事兼充左江都知兵马使，五人同制

敕：容州本贯经略招讨左押衙兼右厢兵马使康昇让等：有奉职徇公之勤，有理戎殄寇之效，其帅公素，上章以闻。吾方念劳，尔宜受赏。况容之诸郡有大小，郡之兼职有重轻；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方藩虽远，朝听甚卑；有善必闻，无功不录。吾言及此，欲尔知之！可依前件。

西川大将贺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 殿中、监察及诸州司马，同制

敕：丞相镇蜀，志在忧边，俾静蕃蛮，实资将校，故加宠任，以责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类例勋劳，进登班秩，宪官名重，郡佐禄优，参以命之，足为荣奖。尔宜恭承主帅，慎守封疆，戮力一心，无落戎事！可依前件。

前右羽林将军李彦佐服阕，重除 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军事制

敕：军有羽林，用法星象；统之爪士，以拱宸居。某官某：前以忠劳，选登戎卫，而能训勇力之士，以备时使；申谁何之令，以奉徼巡。夙夜祗严。不懈于位。既终丧纪，宜复官常。假中执宪之名，行上将军之事。勉修旧职，用副新恩！可依前件。

奉天县令崔鄩可仓部员外郎、判度支案制

敕：奉天县令崔鄩：大凡南宮郎，无非慎选者也。况官之属，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计岁会之课；故员〔外〕郎不可逾时缺，不待满岁：事剧才难，断

可知矣。而鄣自操白简，宰赤县，绳举违谬，惠养鰥寡：皆有善声，著于官次，岂能于彼而不能于此乎？尔宜率廛人，佐计务，决繁析滞，期有可观。可依前件。

翰林待诏李景亮授左司御率府长史，依前待诏制

敕：某官李景亮：夫执艺事上者，必揆日时，计劳绩，而后进爵秩，以旌服勤。况待诏宫闱，饰躬晨夜，比于他职，宜有加恩。宫坊卫官，以示优奖。可依前件。

故盐州防秋兵马使康太崇赠邓州刺史制

敕：故某官康太崇：常习韬铃，夙称拳勇，使之训旅，能叶武经；使之守疆，能著戎绩。永言殂谢，宜及褒荣；俾追宠于朱轡，庶知恩于黄壤。可赠邓州刺史。

刘总外祖、故瀛州刺史、卢龙军兵 马使张懿赠工部尚书制

敕：故某官张懿：德善者将启后人，忠孝者克扬前烈，有美必复，宜其然乎？而懿仗忠履义，体仁养勇，学究韬略，艺穷骑射。负幽燕之劲气，虽振其名；有将相之长才，不得其位。命屈当代，庆流后昆。有外孝孙，为吾贤帅；以忠许国，以顺克家，扬名显亲，自义率祖，推恩外族，归美前修，俾追八座之荣，以辍九原之叹。可依前件。

刘总外祖母李氏赠赵国夫人制

敕：李氏族茂本枝，行光内则，柔明缮性，和淑保身。辅佐良人，克谐家道；训成贤女，作相令门。善积于中，福延于后。段公威德，当流庆于外孙；令伯孝心，愿推恩于祖母。式遵赠典，用赞德芬；宜崇大国之封，追正小君之命。可赠赵国夫人。

萧俯一子回授三从弟伸制

敕：吏部尚书萧俯：顷在台庭，时逢郊礼，大行庆泽，先及辅臣。当延赏于胤嗣，愿推恩于友爱；厥有典例，因而从之。咨尔弟伸，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参军。

贾麟入回鹘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制

敕：少府少监贾麟：行人之官，官必有介，所以敬王事而重国命也。以尔麟，稟训台鼎，饰躬搢绅，自登班行，多历年祀，恪勤官次，保守令名：斯可以卒贰使臣，谕申朝旨。宜假宪秩，仍加命服，以示兼宠，俾之出疆。况继好二邦，奉辞万里；副车之任，选亦不轻。兹吾使能，期尔复命。可依前件。

张杞授庐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敕：庐龙军节度判官、检校刑部郎中张杞，司徒总言尔从事于幽蓟之间，有年岁矣。尝委事任，备观器用。务业而益辨，职久而弥勤。颇出辈流，宜加奖擢，况公侯之嗣，幕府之英，余庆所钟，有才如是。今以名郡，宠而任之。旌善劝能，仍兼中宪。可庐州刺史。

韩公武授左骁卫上将军制

敕：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韩公武，我元老之令子也。孝于家，忠于国，故出则秉鹿钺，入为执金吾。宠任益崇，谦敬弥著。而勤于夙夜，疾病所侵，上陈表章，乞就颐养。夫环卫之列，心膂之臣，虽亲信之寄则同，而劳逸之间或异。宜辍繁重，俾从便安。可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骁卫上将军、御史大夫，散官、勋、〔赐〕如故。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书记制

敕：朝散郎、行秘书省秘书郎姚元康，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郑懿等：益部、浮阳，皆大征镇也。文昌、全略，皆贤将相也。而能以礼聘士，以职任才；多闻得人，咸乐为用。况尔等等谋文藻，各负所长，苟能赞察廉，掌奏记，孜孜不怠，翩翩有声；慰荐褒升，其则不远。元康可试左武卫仓曹参军、充剑南西川观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充横海军节度掌书记，散官如故。

杨玄谅等三十人加官制

敕：右神策军忻州行营兵马使、试太常卿杨玄谅等：夫材不录则劝善之道废，勤不赏则念功之典缺。而玄谅辈凡三十人，咸列禁戎，远从征讨：临难有身先之勇，奔命无道弊之劳。宜以禄秩，酬其忠效，所谓材不失选，赏不逾时；亦欲使为善者不疑，有功者速劝也。可依前件。

李益、王起、杜元颖等赐爵制

敕：李益等：去年春、朕以陵寝事大，哀惶疚心。而益等斋栗奔走，各率其职。俾予孝道，刑于四海，何尝一日而忘之耶？因命有司举常典。凡爵之高下，视执事之重轻。有司亦能遵我成命，第而次之；进给益封，无有不当。由益而下，尔宜钦承！可依前件。

王计除莱州刺史，吴 除蓬州刺史制

敕：王计等：咸以材略，载笔从军；艺学智谋，需然足用。多历年纪，备尝艰危；进退周旋，不闻失道。司徒弘正详奏以闻。因以竹符，分命试史。而

莱、蓬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扰其心，不夺其力，则虽华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养之。可依前件。

义武军奏事官、虞候卫绍则可
检校秘书监，职如故制

敕：某官卫绍则：服勤藩镇，敷奏阙庭；奉主帅之表章，达军府之情状。嘉其忠效，宜可褒升。俾洽新恩，用充旧职。可依前件。

深州奏事官卫推、试原王友韩季重可
兼监察御史充职制

敕：某官韩季重：上将临戎，陪臣将命。详其奏报，颇尽事情。特加宠章，用奖劳效。王官宪职，以示兼荣。可依前件。

袁干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敕：安南兵马使、封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袁干：委质藩方，悉知戎旅；尝驱寇盗，累著功劳。故命迁领郡符，超升宪简；足以安荒俗，耀远人。敬而承之，无替前效！可封州刺史。

华州及陕府将士吉少华二千三百三
十五人各赐勋五转制

敕：某官吉少华等：距河重镇，分陕近藩；俾遏寇虞，实资士旅。劳既同力，赏宜遍行；次第其名，书于勋籍。可各赐勋五转。

祭回鹘可汗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御史大夫、云骑尉、赐紫金鱼袋裴通，致祭于故爱登罗汨没蜜施毗伽保义可汗之灵：粤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抚有九姓，制临一方，气吞诸戎，名播上国。况能响风纳款，继好息人，代为亲邻，岁入职贡。方赖威略。共清寰瀛；倚为长城，永固中夏。而天歼骄子，国丧名上。夺气色于阴山，陨精光于昴宿。凶讟云至，悲怀用深。故遣使臣，往将国命：展吊奠之礼，申哀荣之恩。犹有明灵，当鉴诚意！尚飨。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二

中书制诰五 新体 凡五十道

京兆尹卢士玫除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
中丞、瀛漠二州观察等使制

敕：夫疆理天下，壤制四方，乘时省置，何常之有？故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蓟一方，环封千里，延袤广漠，专制实难。属元戎改辕，新帅进律，因而制置，以叶便宜。盖王者弛张变通之要也。京兆尹卢士玫：为人端和，为政宽简，自尹京辇，人甚便安。今司徒总、籍甚尔名，叶从人望，河间列郡，乞委士玫；因而可之，必易为理。况新造之府，经始之政，劳俸安辑，是尔所能。俾珥左貂，兼执中宪，宠任不细，勉哉是行！可依前件。

武宁军军将郭晕等五十八人加大夫、宾客、詹事、太常卿、殿中监制

敕：某官某：顷以齐寇发狂，王师致讨。武宁裨将五十八人，虽有元戎，指踪制胜；实由众校，同心许国，合力成功。宜以宪秩、储寮、寺卿、府监，举申赏典，用益勋庸。可依前件。

赠仆射苏兆男三人、妻兄一人并被蔡州
诛戮，各赠太子赞善大夫等制

敕：故某官男某等：淮寇之起，尔陷其中；能守父训，不失臣节。竟遇蜂虿，并为鲸鲵。葵将死而心倾，剑虽埋而气在。毒延御侮，祸及维私。将贲幽魂，宜追宠命。俾赠青宫之秩，用申赤族之冤。可依前件。

王士则除右羽林大将军制

敕：羽林所设，上法星文：军卫之中，号为雄重。称兹选任，不易其人。左骁卫将军王士则：勋戚之家，义方之子，发身学剑，余力知书；早践班荣，累参环列。职近而身弥检慎，任久而心益恭勤；卑以自居，劳而不伐。况一备禁卫，四为偏将；滞于久次，宜有超升，俾领上军，仍迁右广。统良家之骑士，训期门之材官。宠任不轻，无堕于事！可右羽林军大将军。

前谷熟县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监察御史，充回鹘使判官制

敕：某官李季立：蕃国通聘，使臣告行，上请属寮，同役王命。以尔常为令长，颇有干能；加之恪恭，可备选择，假威宪职，兼命邑丞；足示优荣，勉勤任使！可依前件。

李怀金等各授官制

敕：博野镇都虞候、殿中监李怀金等：戮力戎行，叶谋王事，既展扞城之效。弥彰奉国之心。不加宠荣，何劝忠勇？敬授爵命，勉思令图！可依前件

王日简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敕：前代州刺史、代北军使王日简：吾闻任有才则事集，奖有劳则功劝。以日简尝为代守，军睦人安。施效所能，可居要地。是用超登阶级，迁领郡符。励精壹意，其听吾言！夫主忧则臣劳，时危则节见。今寇戎暴起，封域未宁，是忠臣奋奇谋，烈士展殊效之日也。朝立功而夕受赏，汝其念之哉！可德州刺史。

薛元赏可华原县令制

敕：前大理丞薛元赏：甸服之制也，树以尹正，承以令长，上下有统，而理化行焉。以元赏前为廷尉丞，察狱评刑，颇闻敬慎。寺卿奏课，邑宰缺员，故移钦恤之心，使布惠和之化。上承尔长，下字吾人；无或越思，而乖统理！可华原县令。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敕：安陆、古郢国矣。介荆汉之间，承军旅之后；宜得谨良长吏，以养理之也。前相州刺史王承林：比刺安阳，勤修其职；录劳奖善，故申命焉。况尔生勋伐之家，早阶宠禄，宜自修立，以光大其门。尔当思勤俭以检身，务廉平以临下，率吏用礼，劝人归农；勿慎勿佻，一遵吾之约束！可安州刺史。

严绶可太子少傅制

敕：东朝保傅，历代尊崇。汉择名儒，任先疏广；晋求耆德，选在山涛。实资六傅之贤，用弘三善之道。检校可徒兼太子少保严绶：文雅成器，恭谦致用。出领重镇，以帅诸侯；入为具寮，以长卿士。历践中外，备尝艰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况理心以体道，知命而安时；是谓教诲之人，可领调护之任。由保迁傅，尔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源寂可安王府长史〔制〕

敕：义成军节度判官、检校兵部员外源寂：早膺慰荐，累展才能。谋画有终，恭勤无怠。守臣推善，列状升闻。可使束带立朝廷，曳裾游藩邸；俾从宾佐，入补王宫。

郑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敕：郑滑观察推官、试太子通事舍人郑枋：名列士林，职参军府，修身无阙，从事有劳。既展效于即戎，宜试能而补吏；俾之纠邑，庶有可观。可依前件。

乔弁可巴州刺史制

敕：权知巴州刺史乔弁：前假竹符，俾临巴郡，一意为理，三年有成。州人借留，廉使置奏。既因会课，宜及陟明。九仞之功，无亏一簣。无忸真授，而怠初心！可巴州刺史。

薛戎赠左散骑常侍制

敕：夫有名于时，有劳于国，尽忠以事上，遗爱而及下；则必生享宠禄，殁加褒崇，所以旌善人而劝来者。故浙东观察使、越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薛戎：挺英于冠族，擢秀于士林，凡践官荣，皆著声绩。及授符节，委之察廉，自江而东，政成人义。老而将智，病且知终；方觐阙庭，而捐馆舍。是用废朝轸念，加膺申恩。俾增九原之光，追备八貂之列，可依前件。

辛弁文可淄州长山县令制

敕，赵州临城县令辛弁文，既有英材，又知臣节，遁逃寇难，奔走道途。言念忠劳，宜加恩奖。俾换铜墨，移宰长山。可依前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卢蒙可检校仓部员外郎，陕府院官卢台可兼侍御史，郑滑院官李克恭可试大理评事，独孤操可卫佐，并依前知院事，同制

敕：盐铁官，漕运职，小大远迩，罗布于四方。自丞相播兼领以来，而撮大纲，履群吏，职以能进，秩由课迁，法无僭差，人有惩劝。今台、蒙、克恭、操等，咸当是举，分命以官；勉副已知，无忝成命！可依前件。

王智兴可检校右散骑常侍兼脚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领本道兵马赴行营制

敕：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兴：李愿、李愬之镇武宁也，汝为裨将，励节忘身，济成大功，汝实有力。奖其诚效，擢授郡符；海沂之间，又著声绩。宜加新命，以宠旧劳。仍提锐师，往副戎律。夫将之抚众如子弟，则众之视将如父兄；苟推赤心而无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亲士卒，檀剪寇戎。可依前件。

田群可起复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置兼澶州刺史制

敕：前左武卫将军田群：忠谨立身，韬铃嗣业；自参戎卫，尤见恭勤。而燕

荀之间，澶为要郡；公侯之后，群有令名，俾分符竹之荣，仁济弓裘之美。宜夺情礼，起而用之。

杨于陵（母）亡祖母崔氏等赠郡夫人制

敕：大孝存乎始终，殊恩被于幽显：追荣之命，安可废耶？户部尚书杨于陵亡祖母崔氏等：风范有初，光尘未昧，发挥妇道，标表母仪，施及孝孙，陟于高位。夫蕴德者，垂裕于后；扬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积庆于中，故许推恩而上。各从宠赠，用显贻谋。可依前件。

邵同贬连州司马制

敕：朝议大夫、守卫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邵同：宠在专城，职当守土；不承制命，擅赴阙庭。违越诏条，叛离官次。将惩慢易，宜举宪章。可连州司马，仍驰驿发遣。

郑公逵可陕府司马制

敕：朝议郎、守原王府长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郑公逵：众推士行，时许吏才，自列班荣，尤彰恭恪，夙夜匪懈，春秋已高；宜罢曳裾之勤，往赞坐棠之理。是为优秩，用答令名，可守陕州大都督府右司马，散官、勋、赐如故。

刘泰伦可起复谒者监制

敕：朝议郎、前行内侍省内谒者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泰伦：古者有中涓、谒者，皆侍奉亲近之臣也。今之宠秩，亦由旧焉。况泰伦有行艺可以饰身，才干可以掌务，监临内署，朝请中闱，谨密端和，甚宜厥职。久于其事，无之实难；宜加进秩之恩，仍举夺情之典。勉承奖任，勿替初终！可起复朝议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

王师闵可检校水部员外郎、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制

敕：前徐泗濠等州观察支使、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上骑都尉、赐绯鱼袋王师闵：朕以师律授智兴；智兴以军书辟师闵，才既为知己用，官不俟满岁迁，所以使能而责理也。然则赞廉察，安戎旅，既命之后，吾育望于尔焉！勉副所从，伫展来效。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散官〕勋、赐如故。

薛从可右清道率府仓曹制

敕：三品子薛从：惟汝父平，守吾藩镇，能以忠力，珍寇安人。畴庸既以启封，延赏亦宜及嗣。勉承义训，无吞宠章！可朝散郎、行右清道率府仓曹参军。

义武军行营兵马使高从政等五人、河东节
度行营兵马使傅义等二十四人并破贼，
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敕：古者赏不逾时，所以劝勋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某官高从政等：以义武之师，统晋阳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贼徒，连告戎捷。超荣速赏，尔实当之。敌视军功、递迁宪秩。破竹之势，其思有终！可依前件。

故奉天定难功臣、试殿中监陈日荣等一十
二人可赠商、邓、唐、隋等州刺史制

敕：《春秋》崇褒善之义，国家厚追荣之宠。其身歿而名不殒，时去而恩未及者，大司马得稽勋籍，举而行之。故某官某等凡十二人，按状征书，宜加宠命。饰终之典，其可废乎？可依前件。

段斌、宗惟明等除检校大理、太仆卿制

敕：义武军节度都押衙、兼侍御史段斌，衙前虞候。检校太子宾客宗惟明等：寇虞未平，将校方用；宜以爵赏，劝其忠劳。而斌奔命献俘，惟明奉章告捷：各勤乃事，咸造于庭。并加宠荣，以示优奖。斌可试太仆卿、依前兼侍御史，惟明可检校大理卿：余各如故。

户部尚书杨於陵祖、故奉先县主簿杨冠俗可
赠吏部郎中，於陵奏请回赠制

敕：故某官杨冠俗：貽厥孙谋，垂裕后世，扬其祖美，不忘先也。以冠俗之栖迟下位，道屈于时；以于陵之光大其门，庆钟于后。生不逮事，歿有追荣。宜加义率之心，用举饰终之典。可赠吏部郎中。

故光禄卿致仕李恕赠右散骑常侍制

敕：故某官某：国老之子，藩臣之兄，尝列棘以承家，竟悬车而捐馆。生加爵宠。歿及褒荣；兹惟旧章，用慰幽窆。

刘悟妻冯氏可封长乐郡夫人制

敕：古者有策名命妇，赐号夫人，盖积善于闺门，而受封于国邑也。泽潞节度使刘悟妻冯氏：传芳茂族，作合良臣，成此忠贞之功，因于辅佐之力。礼从夫贵，庆叶家肥。俾开大郡之封，以正小君之命。可封长乐郡夫人。

夏州军将二人授侍御史制

敕：某官某等：早称武艺，久隶军麾，禀命元戎，服勤王事。或千里移镇，从为纪纲；或十乘启行，倚为肘腋。绵历年月，积成勤劳。不加宠荣，何劝忠效？并命宪职，宜敬承之！并可兼侍御史，余如故。

日试诗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兖州县尉制

敕：乃者魏、兖二帅，以田夷吾、曹璠善属文，贡置阙下。有司奏报，明试以诗，五言百篇，终日而毕。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贤侯荐延，宜有升奖。因其所贡郡县，各命以官。而倚马爱来，衣锦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卫佐崔蕃授楼烦监牧使判官，校书郎李
景让授东畿防御巡官制

敕：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卫兰锜，或典校蓬山，各从所知，将展其用。夫司牧垌野，备御都畿，所以班马政而遏寇虞也。兹皆重务，尔勉赞之！可依前件。

李愬、李愿、薛平、王潜、马总、孔戢、崔能、
李翱、李文悦咸赐爵一级，并回授男，同制

敕：封爵之设，在乎赏劝，有以褒德，有以序勤：耸善兴功，实由兹道。而某官李愬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爱及藩条，共分忧寄，有劳于事，无怠于心。宜疏爵以启封，许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故工部尚书致仕杜羔赠右仆射制

敕：故某官杜羔：生于士族，发为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学政事，出于余力。自立朝右，蔼然素风。司谏平刑，驳议廉问，凡所践历，不懈于位。以年致政，以疾就第，出处进退，皆叶时中。速此沦谢，惻惻兴念！夫生有荣禄，殁有宠赠；所以极君道，厚时风，亦望人有始卒之义也。宜追端揆，以申褒饰。犹有精爽，知吾不忘。可赠尚书右仆射。

幽州兵马使刘慄除左骁卫将
军制刘悟兄奏请

敕：某官刘慄：夙负气概，早学骑射；才推燕赵之士，学究孙吴之书。加以忠厚，可当任用。况有令弟，为吾信臣。节著艰贞，情钟友爱。夫宠寄于外，莫重于藩垣；委任于中，莫亲于禁卫。加此一职，宠示二人。岂不为荣？季出叔处！可左骁卫将军。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刘令璆
除工部尚书致仕制

敕：某官刘令璆：勋伐之家，弓裘之嗣；尝修戎职，亦领郡符，迨此迟暮，知有止足。夫壮而奋发，以忠事国；老而知退，以道安身，人所难能，理宜嘉尚。俾超崇秩，以宠高年。可工部尚书致仕。

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

敕：幽州节度判官卢众等：幽蓟重镇，卢龙旧军，是吾北门，委在上将；实资寮佐，以济谋猷。尔等或参戎旃，或专司奏记；俱因事任，各展才能。而御史府官、廷尉寺吏，用申褒奖，以劝忠勤。勉奉元戎，仁成嘉绩。

张伟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宾客、詹事等制

敕：卢龙军押衙兵马使什将随军某等：夫爵赏行于上，则忠劳劝于下；有国之典，其可废乎？吾思蓟师，自将及吏，合聚众力，镇宁一方，绵以岁年，积成勤效。今以朝右贵秩，宫坊清班，举为宠章，用申酬奖。

梁璉等六人除范阳管内州判司、县尉制

敕：卢龙军节度要籍梁璉等：咸以干能，早膺任使，各参军要，同济戎功。言念恭勤，宜加优奖。郡掾邑佐，分而命之；仍兼旧职，勉申来效。可依前件。

渤海王子加官制

敕：渤海王子：举国内属，遣子来朝；祇命奉章，礼无违者。夫入修职贡，出锡爵秩；兹惟旧典，举而行之。

石士俭授龙州刺史制

敕：石士俭：东川帅涯上言：士俭久习武艺，兼通吏事，可使为郡，责成其功。吾闻江油，巴夷杂处，勿以遐陋，而忘缉绥。奉法爱人，无负知己！可龙州刺史。

韩莼授尚辇奉御制

敕：韩莼：局分六尚，职奉七辇；兹惟优秩，列在通班。以尔立身颇恭，守事甚谨，宜有所奖，可升于朝。可尚辇奉御。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敕：孟存：尝参剧务，亦牧疲人；咸有能名，得于主帅。三蜀证镇，屯于成都，虽有忠贤，委为尹正，至于赞修庶务，通统诸曹，承而贰之，实资亚理。

勉勤厥职，无累所知！可成都府少尹。

杜元颖等赐勋制

敕：中书舍人杜元颖等：有位于朝，有劳于事；不加庆赐，何劝恪勤？宜各策名，列于勋籍。可依前件。

商州寿州将士等赐勋制

敕：某官某等：夫勋者，所以驭贵叙劳，亢身庇族，非因大庆，不降殊恩。尔皆委质从军，服勤事国，宜按勋籍，分而赐之。可依前件。

内侍杨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敕：杨志和等：咸分要职，列在内司，慎静检身，恭勤守事，宜以章缓，命为大夫。佩服宠光，尔无失坠！可依前件。

内侍常赵弘亮加勋制

敕：内侍常赵弘亮等：列名禁籍，祇命宫闱，多历岁时，积成劳效，宜加勋赏，以洽恩荣。可依前件。

乌行初授卫佐制

敕：乌行初：重胤之子，早稟义方，诗礼弓裘，式闻不坠。赏延之典，本劝忠勋；环卫之官，兼资慎择。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卫胄参军。

乌重胤妻张氏封邓国夫人制

敕：古者夫为大夫，则妻为命妇。况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国之封；岂唯有废徽章，抑亦无劝忠力也。某官某妻某氏，以鸛鳩之德，作合邦君，辅成勋猷，驯致爵位。虽从夫贵，未授国封。今以南阳，本邦善地，锡为汤沐，加号夫人；兹乃殊荣，足光闺闾。可封邓国夫人。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三

中书制诰六 新体 凡四十八首

镇州军将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贼中诛 囚并死，各赠官及优恤子孙制

敕：朕常思镇冀之间，吊伐之际，有仗顺死义，不吾闻者；因命弘正列状以闻。而某官王怡等：顷陷艰虞，思伸忠效：或名节将立，并命于幽忧；或义烈临奋，失身于戮辱。履危如武尾，视死如鸿毛。若无褒扬，何劝天下？既降饰终之命，仍如身后之礼。追荣延宠，有越常伦。冀使死节之魂，忠愤之骨，知我怜悯，歿无恨焉。怡可赠左仆射，序可赠给事中。

武宁军阵亡大将军李自明赠濠州刺史制

敕：王师之讨蔡平郢也，自明为武宁裨将，隶于元戎；凡所指踪，必先致命，三军之士，于今称之。有劳未图，无禄早代；生不及赏，歿而加恩。庶使猛将义夫，闻而相劝曰：死犹不忘，况生者乎？可赠濠州刺史。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库出纳制

敕：前度支河北榷盐使、朝议郎、检校尚书刑部郎中、使持节贝州诸军事兼权知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弘泰：九土之贡，百品之货，辨其名物，谨其出纳，常在外府，统以上卿；宜求干敏之才，以为之贰。而弘泰顷分榷务，兼抚郡民；当军兴之时，法行政立。则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专委。勉膺是任，无替前劳！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库出纳；散官、勋、赐如故。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敕：通议大夫、使持节仪州诸军事、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昌元：弓裘令子，疆场劳臣，能读父书，其识戎事；每在战阵，未尝无功；及委蕃条，亦闻有政。而知臣者君也，赏劳者爵也，亚相之秩，威重宠崇，加乎尔身，以劝能者。可兼御史大夫，余如故。

田颖可亳州刺史制

敕：正议大夫、前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洺州诸军事兼洺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田颖：自别屯将垒，专领郡城，而能勤恤师人，与之劳逸。故临戎则士乐为用，抚下而众知响方。中勋既彰，能政亦著。牧守之选，吾所重之。谗慝之间，人亦劳止；授尔印绶，往劳来之。宜推前心，仁立后效。可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亳州诸军事兼亳州刺史、御史大夫、本州团练使、镇遏使，散官、勋、赐如故。

薛伯高等亡母追赠郡夫人制

敕：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妇仪，终垂母道，教其令子，为我良臣。而皆茂著才名，荣居爵位，永言圣善，宜及显扬。俾追启邑之封，式表统家之训。可依前件。

李佑授晋州刺史制

敕：牧守之官，与吾共理：下之安否，系乎其人；必稽前功，方降是命。某官李佑；夙负材器，累轻任用，当领军郡，颇著政声。而平阳旧都，近罢征镇，土疆事物，既广且殷，藉尔良能，为予抚字。夫均其征役，简其科禁，谨身省事，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往弘是道，以康晋人！可依前件。

武宁军将王昌涉等授官制

敕：王昌涉等：早以材力，召募从军。元和已来，南征北伐，咸有劳绩，著于一时。主帅上闻，乞加褒赏。故以寺卿、宪职、序而宠之。无弃前功，在申后效！可依前件。

马总亡祖母韦氏赠夫人制

敕：某官马总亡祖母韦氏：播兹懿范，貽厥嘉谋，施及孝孙，实居贵仕。将明余庆，其在追荣，不唯垂裕后昆，抑亦光昭幽壤。宜降封丘之命，以慰令伯之心。可赠某夫人。

路贯等授桂州判官制

敕：藩隅之重，委以侯伯；军府之要，掌在宾寮。贯等以文行修身，以智谋从事；佐廉问澄清之务，抚华夷错杂之人。俾其又安，实在参赞。宜及宠命，以光所从。可依前件。

驸马都尉郑何除右卫将军制

敕：周设七萃，汉列八屯；皆以拱卫王宫，肃严激道。统兹骑吏，其属亲贤。某官郑何：擢秀士林，挺质公器；以贞和陶其性，以礼乐文其身；善积德门，庆连戚里。况久践名职，累著声猷：念旧奖能，宜加荣宠。环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于爪牙，不失亲于肺腑。可右卫将军，余如故。

封太和长公主制

敕：公主之封号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爱展亲，兹惟旧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顺禀教。静无违礼，故组有常训；动必中节，故环珮有常声。岁茂秣华，日新淑问。乃眷肃雍之德，俾开汤沐之封。可封某公主。

宋朝荣加常侍制

敕：河东节度都押衙、试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宋朝荣：尝因战功，擢领边郡；揆能适用，故有转迁。龙楼上寮，牙门右职，虽有兼命，未表殊恩。宜加骑省之荣，不改宪台之重；以兹宠任，足报忠勋。尔其敬承，无隳乃力！可检校左散骑常侍，余如故。

赠阵亡军将等刺史制

敕：故某官某等：王师问罪，至于淄青：尔等同执干戈，亲当矢石，忠而尽瘁，勇以亡身。或退卒于师，或进歿于战，俱死王事，深恻朕心。念捐躯于军前，宜追命于泉下。郡守之贵，以示褒荣。可依前件。

诸道军将等授官制

敕：平齐之役也，诸军指期，众校合战。某官等：各轮戮勇，同树勋勤。永思积日之劳，颇愧逾时之赏，故于奖授，有所超迁。朝右贵班，宫坊清秩，或参宪职，分以命之：庶知我心，不忘忠力。可依前件。

裴度、韩弘等各赐一子官，并授侄、女婿等制

敕：某官某等：谒庙郊天，改元肆眚，是为大庆，与众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与吾同体，延赏任子，其可废乎？尔等或以文华，或以吏职，有所修立，稟于义方。自当褒升，况沾庆泽。俾举展亲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犹子爱婿，各命以官。尔其敬承，无忝朝奖！可依前件。

入回纥使下军将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 卿、监、宾客、谏议、卫佐，同制

敕：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郑欢入回纥也，尔等参护使车，用祇王命，悉心尽力，有恪恭跋滞之勤焉。宜以省寺军卫之班，宫坊府邸之列，举为宾典，分以宠之。辩等旌劳，于是乎在。可依前件。

卢昂可监察御史里行、知转运永 李院制王璠奏请。

敕：虢州司户参军卢昂：前负瑕疵，事多暧昧；今闻修省，善亦照彰。况有大僚，同知情状，且明非罪，仍举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尔思自效，无辱所知！可依前件。

张惟素亡祖纘赠户部郎中制

敕：右散骑常侍张惟素亡祖、某县令某：德合上玄，才终下位：命屈于当代，

庆流于后昆。故其孝孙，实登贵仕。《经》曰：“无念尔祖。”《诗》曰：“貽厥孙谋。”此言孙之谋能显扬其先，祖之德能垂裕于后也。不追荣于列宿，易施（精）德于太丘？可赠户部郎中。

兴州刺史郑公逵授王府长史，李
循授兴州刺史，同制

敕：郑公逵等：或以行称，或以才举；进修所致，班秩不卑。改命序迁，各适其用。且乘朱轮于郡邸，曳长裾于王门，士子名宦，至斯亦不为不遇也。立朝案部，各敬尔官。可依前件。

权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敕：审材之要，考察为先；吾之于人，试可乃用。李正卿颇窥吏道，因假郡符；畏法爱人，善于其职。夫速族其能则吏劝，久于其政则化成；未可转迁，就加真秩。副吾知奖，无怠始终！可陵州刺史。

知渭桥院官苏洙授员外郎，依前职；
前进士王绩授校书郎、江西巡官制

敕：某官苏洙，尝以干良，分领剧务；受任称职，主者上闻。绩既有成，赏安可阙？前进士王绩：亦以艺学，籍名太常；著其令闻，及此慰荐。一以课进，一以才升：咸加班荣，同以褒奖。台官校职，尔各钦承。可依前件。

湖南都押衙、监察御史王瑾
可郴州司马，依旧职制

敕：某官王瑾：郡司马之官，秩禄颇厚；凡在戎行、有军课者，多兼命以优宠焉。而瑾以鞭弭囊鞬，从事征镇，前后主帅，咸称有功。宜加新命，仍率旧职，盖欲旌往劳而责来效也。尔其勉之！可兼郴州司马。

安南告捷军将黄土_惨授银
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制

敕：某官黄土_惨：戎首来降，陪臣告捷：服勤靡盬，将命无违。宜以恩荣，奖其劳效；贵阶崇秩，兼而宠之。可依前件。

王鎰可刑部员外郎制

敕：刑曹郎缺，朕诏执事，择可以善于其职者。而展中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连鞠庶狱，多叶平允；加以温敏静专，可当是选。一岁之狱，决在秋冬。今方其时，宜敬乃职！

京兆府司录参军孙简可检校礼部员外郎、荆南节度判官，浙东判官、试

大理评事韩伋可殿中侍御史，巡官、试正字晁朴可试协律郎、充推官，
同制

敕：某官孙简等：凡使府之制，量职之轻重以命官，揆时之远近以进秩；惮等衰有常序，迁次有常程，劳逸均而名分定矣。简自登宪司，佐相幕（府），暨纠天府，皆有可称。而伋等亦以文学发身，谋画效用，荆阳浙左，实籍宾寮。况今之公卿大夫，皆由此涂出。慎尔职事，尔无自轻！可依前件。

冀州奏事官田练可冀州司马兼殿中侍御史制

敕：某官田练：干敏立身，公勤济事；奉州将之手疏，达军人之血诚。念其忠劳，宜有宠擢。假宪名于殿内，迁郡秩于治中，兹谓兼荣，尔其敬受！可依前件。

薛常翔可邢州刺史、本州团练使制

敕：新授深州刺史薛常翔：平蔡之役，常领偏师，实立勋劳，遂膺宠任。今属方隅多故，将守用能。且以翔之长材，居邢之要地；故命鱼符换郡，熊轼移轍。夫事至而功成，时来而节见：此忠良之事业也，尔其念之哉！可依前件。

牛元翼可检校左散骑常侍、深
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敕：某官兼御史中丞、权知深州事牛元翼：命官之要，凡试吏者、必俟成效，然后即真。而元翼有理戎之才，扞城之略；权领军郡，能修武经，士乐人安，厥有成绩。是用假威台宪，真拜郡符。仍以金貂，示其兼宠。吾闻忠臣立节，列土垂名，其要无他，得时而已。勉竭材力，副予斯言！可依前件。

王众仲可衡州刺史制

敕：前虔州刺史王众仲：聚学修身，由文饰吏，累经任使，颇著良能。前牧南康，亦闻有政。宜新印绶，载领藩条。而衡湘之间，蛮越杂处：无以俗陋，不慎乃事；无以地远，而怠厥心！副吾陟明，俟汝奏课。可依前件。

田盛可金吾将军、勾当左街事制

敕：右金吾卫将军田盛：夫仕官至执金吾，古今所荣重也。而盛生勋德门，有文武略；居贵介而无佚。领谁何而有劳。言念激巡之功，宜及转迁之命。处左摄事，以表使能。可依前件。

陈楚男、王府谏议参军君赏可定州
长史兼御史，军中驱使制

敕：某官陈君赏：夙承义训，幼有令闻；专继弓裘之名，通知军旅之事。因仍宪职，兼佐郡符。敬服宠章，勉从任使！

崔承宠可集州刺史！

敕：太子左谕德崔承宠：早登班列，亟换星霜。自陈力于贵朝，屡奉辞于外国；职因事博，绩以劳成。就列宫坊，既申赞谕之美；分府郡邸，伫闻刺举之能。宜励公心，祇承宠命！

前贝州刺史崔鸿可重授贝州刺史制

敕：前贝州刺史崔鸿：尝牧贝丘，能修其职；及辞印绶，颇有去思。相时之宜，从人之望；俾换新命，再临旧邦。况闻贮蓄时材，谙详物务；而方州思理，侯伯荐能。勉勤为政之心，勿忝知人之举！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敕：前吉州刺史李繁：累奉藩条，皆奏课第；故移缙云之政，俾牧庐陵之人。虽降玺书，未临郡邸；属鱼章改造，熊轼追还。事既谋新，职宜仍旧，勉率分忧之任，庶成来暮之谣。

瀛漠州都虞候万重皓可坊州司马制

敕：某官万重皓：尝资武力，早备戎行；颇历艰虞，亦闻勤效。而藩隅未靖，迁转从宜；言念前劳，宜加优秩。可坊州司马。

崔墉可河南府法曹参军制

敕：郾曹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崔墉：文行饰躬，公清奉职；士林推美，藩府荐能。军旅之间，久资其用；忠勤之后，不殒其名。宜拔才于功臣，俾试吏于府掾。可依前件。

前河阳节度使魏义通授右龙武军统军，前泗州刺史李进贤授右骁卫将军，并检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敕：夫文武之才，内外迭用；军国之任，出入递迁，斯所以优勋贤而均劳逸也。某官魏义通以戎功积久，荣委旌旄；某官李进贤以军课居多，宠分符竹：各勤其职，咸用所长。是以河阳三城，镇静而不扰；泗滨一郡，缉理而有劳。我有禁军，尔宜分领。亲信则倚为心膂，动用则张为爪牙；苟非其人，不付此任。咸假貂蝉之贵，仍兼宪职之荣。勉哉二臣，无替一志！可依前件。

李玄成等授官制

敕：黔州观察使与度支使言玄成等；或蕴蓄能才，咨谋是藉；或分领剧务，课绩有成。并可奏书，各迁宪职。勉勤乃事，无忝所知！可依前件。

马总准制追赠亡父，请回赠亡祖制

敕：夫积善者庆钟于后，显扬者光昭于先。而总贵为邦君，贤为国士：荷贻谋之训，用率义之文；上献表章，有所陈乞。朕念其祖德，褒以台郎：所以复陈实必兴之言，慰范乔泣涕之思。庶使幽显，两无恨焉。可赠某官。

权知朔州刺史乐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敕：乐璘：专习武经，旁通吏道，试补郡守，以观其能；连帅上闻，果副所举。夫审官之要，在因其所长而任之，则政速成而化易就也。才既试可，官宜即真。何以宠之？就加宪职。可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神策军推官田铸加官制

敕：田铸：官列环卫，职参禁军；慎检有闻，恭勤无怠。顾是劳效，例当转迁。郡佐官察，以示兼宠。

裴敞授昭义军判官，裴侔授义成军判官，各转官制

敕：裴敞等：昭义、义成，今之重镇，实籍宾介，以参谋猷。而二帅皆勤于奉公，精于辟士；度才而授职，循序而请官：颇合所宜，咸可其奏。可依前件。

云州刺史高荣朝除太子宾客、河东都押衙制

敕：高荣朝：常领锐师，入攻坚寇；因累奖赏，位至专城。才有所长，宜迁戎职；功不可忘，兼进荣班。勉事元戎，无替劳效！

韦绶等赐爵制

敕：韦绶等：去年春夏，同奉寝园；事集礼成，副吾哀敬。宜加封爵，以报格勤。可依前件。

乌重明等赠官制

敕：故某官乌重明等：夫生树功勤，殁加褒饰，有国之常典也。重明等在兴元初，常执勤于奉天，策勋为定难；无禄即代，有劳未图。星岁屡迁，光尘不昧。闻鞞之念，予心曷忘？俾慰幽泉，各追显秩。可依前件。

羽林龙武等军将士各加改转制

敕：夫军卫警则内外严，爵赏明则忠勤劝。尔等咸以材力，列于禁营。属去年已来，屡陈仪仗；虽加赐与，未答勤劳。因诏有司，举行赏典。吾匪虚授，尔宜敬承。文武班资，各从序进。可依前件。

新罗贺正使金良忠〔等〕授官归国制

敕：新罗使仓部郎中金良忠等：朕以文明御时，以仁信柔远：声教所及，骏奔而来。况溟涨一隅，舟航万里；尔慕我化，我图尔劳。随其等伦，命以宠秩。无替前效，永为外臣。可依前件。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四

翰林制诏一 拟制附 凡三十四道

除裴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

门下：朕闻后德惟臣，良臣惟圣。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咸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朕祇奉丕图，懋继前烈：思欲贞百度，和万邦，建中于人，垂拱而理；永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诚感通，上帝眷祐；果赍良弼，辅予一人。正议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垍：器得天爵，文为国华；行有根源，词无枝叶。忠敬恭顺，贯之以诚心；方洁贞廉，辅之以通识。玉立不倚，金扣有声。洎内掌纶言，密参枢务：严重有大臣之体，温雅秉君子之文。每献纳之时，动有直气：当顾访之际，言无隐情。远图是经，大事能断；匡予不逮，时乃之功。及领地官，且司邦赋，会计务剧，出纳事殷：投利刃而皆虚，委棼丝而必理。历试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枢，以副金望。夫宰辅者：下执邦柄，上代天工；为国蓄龟，注入耳目。尔尚降乃德，以亲百姓。广乃志，以序九流。匡朕心，以清化源。从人欲，以致和气。予欲宣力，汝为股肱。予欲询谋，汝为心膂。予违望于汝弼，勿谓不从。汝言逆于朕心，必求诸道。独立勿惧，直躬而行。明听斯言，敬践乃位！呜呼！罔俾房、宋专美于前。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主者施行。

除段祐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

门下：为君之心，惟功劳是念；有国之典，以赏劝为先。其有辑睦师徒，保绥黎庶，尽勤王之节，建护塞之勋，则宜进以官常，委之军要，兼文武之秩，参内外之荣，斯所以彰念功而明懋赏也。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雁门郡开国公段祐：早膺事任，累著公忠；名因义闻，位以勤致。自分戎阃，实控塞门。明举武经，大修边备。士卒有勇，保鄣无虞。虏不近边，农皆狎野。展执珪之勤礼，沥恋阙之深诚。方图尔劳，且遂其志。夫六官庀职，大司马列于前；二广分师，上将军处其右。长夏官以率属，领环卫而拱宸。苟非信臣，安可兼委？嘉乃实效，副予虚求。将慎重其腹心。宜进登于喉舌；敬服休命，勉扬令图！可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步军大将军、知军事、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赵昌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制

门下：王者以尚齿尊贤为体，以念功任旧为心。况文武之才，有以兼备，则中外之职，所宜迭居：所以宠旧勋而优耆德者也。前荆南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赵昌：聚学饰身，修诚致用；久膺事任，累著勋猷。统护交州，威惠之声克振；镇临南海，抚循之政有经。自移部荆门，驰心魏阙；增修职员，益励忠勤。爰举宠章，用旌茂绩。夫望优四皓，然后能调护春闱；才冠六卿，

然后能纪纲会府。惟尔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间。宜增喉舌之荣，以崇羽翼之任。服我休命，其惟懋哉！可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郑絪太子宾客制

门下：王者重辅弼之任，明进退之宜；见可即升，知否则舍：兹朕所以推诚不惑，与物无私者也。银青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阳武县开国侯郑絪：早以令闻，入参禁署；永惟勤绩，出授台司；期尔有终，匡予不逮。岁月滋久，谋猷寝微；罔清净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郁皇猷；宜副群情，罢兹枢务。朕以其久居内职，累事先朝；思厚君臣，贵令终始：俾就优闲之秩，用申宽大之恩。可太子宾客，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程执恭检校尚书右仆射制

门下：职参揆务，权总戎麾，必惟其人，乃授斯柄。自非望崇垣翰，功著旗常，则何以副仪形之求，称节制之任？我有休命，尔其敬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横海军节度支度营田、沧景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邢国公、食邑三千户程执恭：义勇立身，忠愍成性，聚为事业，发为勋猷。历事先朝，久专外阃；殿邦而山岳比镇，奉国而金石为心。动修武经，居有循化。洎执珪入觐，班瑞言旋；忠恳内激于心诚，恭顺外形于词气。爱举畴庸之典，稍增命秩之荣。方图前劳，且有后命。朕思安封域，望在勋贤；任既切于腹心，位犹轻于喉舌。以守土勤王之效，虽进官封；念来朝述职之忠，未加宠数。特升右揆，俾壮中权。勉终永图，无替成绩！可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

除王泌检校户部尚书，充灵盐节度使制

四年六月三日

门下：静边之要，选将为先。夫有统驭之才，然授以节制之任；有抚备之略，然镇以夷夏之冲。期乎怀遏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尔，时谓得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刑部尚书兼右卫上将军、宁塞郡王、食实封二百五十户王泌：忠厚立诚，果断效用；慎始终而行有枝叶，践夷险而道无磷缁。早练武经，累从军职，顷逢多垒，实佐元戎。节著临危，功参定难；位由劳致，名以忠闻。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屡变，金石弥坚。宜申命于北轅，俾遏戎于南牧。进地官以崇新命，极勋秩以褒旧功。中简朕心，外谐佥议。况五原重镇，诸夏长城；修戎政莫先于威声，牧边民莫尚于惠实。师杂昆夷之悍，训必在和；地为獯虺之邻，抚宜以信。勉率是道，往分朕忧。岁时之间，期于报政。委望斯在，尔其听之！可检校户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仍赐上柱国，散官、封、实封并如故。主者施行。

除阎巨源充邠宁节度使制 四年十月一日进。

门下：华夷要地，实卫蕃汉；铁钺重柄，必授忠贤。况乎犄角诸军，金汤中夏；有坐甲护边之旅，任功于拊循；有引弓犯塞之虞，寄深于备御。内作心腹，外张爪牙；苟非信臣，不在兹选。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羽林军统军、御史大夫、上柱国、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户阎臣源：〔忠而能力，勇以好谋；诚谅著于艰危，勋绩彰于事任。蓄是武略，郁为将才。洎出镇朔陲，入司环卫，徼戎即叙，时乃之功；禁旅统和，时乃之训。可谓〕备知虏态，明练兵符；永惟颇牧之能，宜授郇邠之寄。长南宫而迁左揆，壮西郊而委中权；既图前劳，且仁来效。呜呼！十联之帅，可以观政；万夫之长，可以树勋。勉弘令猷，副我休命。可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邠州诸军事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宁庆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功臣、散官、勋、封并如故。主者施行。

授吴少阳淮西节度留后制 三月十九日

门下：议事以制，择善而行，是适变通，庶臻康济，此王者所以弘德而息人也。况闾外重寄，淮右成师；建有德以统藩方，擢有才以领留府：抑惟令典，今举行之。彰义军马军先锋兵马使、正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申州诸军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会稽郡王吴少阳：忠劳许国，贵介承家；蓄武略于韬铃，宣吏能于符竹。属元戎既殁，谋帅其难。朕将选众以升，试可而用；推掌戎务，已逾岁时。而能和辑师人，勤修土贡；布宽简有恒之政，动悦人情；守恭顺不逾之心，静俟君命。有嘉大节，可假中权。宜进列于貂蝉，俾增威于貌武。仍加勋秩，式茂宠章。呜呼！重观其能，我故委之留事；载仁其效，尔宜勉于后图。敬思是言，往率乃职。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节蔡州诸军事、权知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管内支度营田、申光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留后，仍赐上柱国，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程执恭检校右仆射制 七月十二日夜进。

门下：臣之节，极乎忠功；君之柄，先乎爵赏。欲忠者之克懋也，故爵有加等；欲功者之速劝也，故赏不逾时。古先哲王，实用兹道；今我命尔，因其旧章。横海军节度支度营田沧景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起复冠军大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邢国公程执恭：业传将略，名在勋籍；蕴夫爵以修己，忠孝两全；竭臣节而事君，夷险一致。纪纲我列郡，节制我成师；动扬休声，静著茂实。自合符证旅，奔命出疆；暴露历于三时，供亿出于二郡。整众而身作师律，伐谋而心为战锋；服金革而无辞，当矢石而有勇。雨晦识鷄鸣之信，风高见隼击之威。远略既申，茂勋方集。朕以恒阳之众，蠢尔无知，驱彼生人，致之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与其伤和而济功，曷若含垢而修德。既罢师旅，爰图勤劳；效且居多，赏宜队重。俾自夏官之氏，特升右揆之崇。奖忠劝功，于是乎在，承我休命，尔其钦哉！可检校尚书右仆射，余并如故。主者施行。

除郎官分牧诸州制

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诚哉是言！朕每三复，安得循吏，副吾此心？今之台郎，一时妙选；尝经任历，率有才用。虽典曹庀事，其务非轻；而恤隐分忧，所寄尤重。是用并命，分牧吾人。岁时之间，期于报政。户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员外郎某可某州刺史，云云。朕高悬爵赏，伫期酬效。咨尔夙夜，其念之哉！无俾龚、黄，专美前代。

除张弘靖门下侍郎平章事制

夫佐佑天子，燮理阴阳。平章法度，登进贤哲，外抚夷狄，内安元元；使百官〔各〕修其职，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朕思得良弼，驯致此道。咨予命汝，其殆庶乎？某官张弘靖：惟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咸有成绩，书于旗常。尔有忠正恭肃，文以礼乐，日济其美，振扬家声；一时之人，谓之才子。亟登清贯，益著令问。洎出刺陕部，移镇蒲阪，政不苟细，甚得人心，寮吏将卒，皆乐为用。清简之化，闻于京师。由是郑风《缁衣》之好，汉庭玄成之美，朝望时议，翕然与之。人谋既同，朕志亦定。乃用登尔于左辅，授尔以大政。尚克钦乃嘉命，业乃代官；竭其股肱，服我前训。呜呼！三代为相，邦家之光。尔其念哉，无替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统制

闾阖风至，太白星高，谋帅护边，国之大计。某官范希朝：忠贞勤俭以为质，惠和智勇以为用；一代名将，三朝信臣。朕以西边列镇三四，若有总统，则易成功。思得良帅有威名者，并护诸将。岁一巡边，乘秋顺令，扬其威武，则南牧之马，引弓之人，知我有备，不战而去。谁可任者？无如希朝。以尔有朔方之劳，有振武之效，功在疆场，名闻羌戎；惟实与声，皆副是选。今拜尔为大将，尊尔为司徒，节制进退，一令谕禀。倚望如右，可不慎欤！可充京西都统。

赠吉甫先父官，并与一子官制

敕：某官李吉甫：出入将相，迨今七载，而能修庶职，叙彝伦，毗予一人，以底于道。夙夜不怠，厥功茂焉！夫忠于君者，教本于亲；宠其身者，赏延于嗣。于是乎有饰终之命，有任子之恩；所以感人心而劝臣节也。惟兹旧典，可举而行。

除李绛平章事制

昔在尧舜，聪明文思，尚赖良臣，实相以济。况朕薄德，不逮先王。是用急疾于求贤，置之于左右；俾承弼纳海，以匡不逮。言虽逆耳，必求诸道；事苟利人，咸可其奏：兹足以宣股肱之力，成天下之务。历选多士，爰得良辅；乃绛厥命，其听之哉！某官李绛：斋庄严重，内明外直，进退举措，有大臣体。自参内职，每备顾问；忠说之操，终然不渝。及贰地官，专领财赋；未

逾周月，亦有成绩。历试多可，人望攸归；俾登中枢，无易絳者。呜呼！尔（有）以文学入仕，以正直奉上，才膺大用，职亦屡迁；十年之间，位至丞相，可以报国，在乎匪躬。钦哉懋哉！无忝朕命。

授韩弘许国公实封制

梁宋之交，水陆合会，人杂难理，军暴难戢，因变肆乱，往往有焉。唯此一方，朕常忧虑。今有良帅，镇而抚之；政立功成，宜举赏典。某官韩弘：以长材大略，作我藩臣；本于忠力，辅以政理。自分阃寄，在浚之郊；严贞师律，恭守朝宪，训兵积粟，明罚信赏，军和食足，礼节并行，河南晏如，于兹一纪。是则有大勋于国，有大惠于人；会课议功，无出其右。夫有过人之效，则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赏一人而天下劝者，用此道也，可不务乎？是用建于上公，授之真食，以示殊宠，以旌殊绩。钦我休命！子孙其保之。

除裴度中书舍人制

司勋郎中知制诰裴度：以茂学懿文，润色训诰，体要典丽，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况中立不倚，道直气平，介然风规，有光近侍。台郎满岁，班列当迁；纶阁之职，所宜真授。

除萧俛起居舍人制

左补阙、翰林学士萧俛：顷居谏列，职同其忧，夙夜孜孜，拾遗左右。朕嘉乃志，选在内庭。自参密近，益见忠说；始终不替，尤足多之。记事之官，一时清选；俾膺是命，以弘劝奖。

除崔群中书舍人制

库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崔群：端厚和敏，饰以文学，温温忠敬，得侍臣之风。自列内朝，兼司诰命；事烦而益密，职久而弥精：六年于兹，勤亦至矣！况小大之事，常所访问，尽规极虑，弘益居多；所宜宠以正名，式光禁职。敬乃嘉命，其惟有终！

独孤郁守本官知制诰制

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郁：为人沈实，敏行寡言，粲然文藻，秀出于众。累升谏列，再秉史笔；洎掌功论，率以直闻。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职，纶阁重选；俯询时议，尔宜居之。

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

京兆府鄠县尉沈传师：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今兹命尔，其有旨哉！昔谈之书，迁

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终之。惟尔先父尝撰《建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可左拾遗、史馆修撰。

除许孟容河南南尹兼常侍制

昔吴公、袁安为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肃，驭吏教人。孰能继之？我有良吏。某官许孟容：才志甚大，言论甚高，在台阁间，蔼然公望。尝尹京邑，观其器用，临事能守，当官敢言；不吐刚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无烦碎，甚合众心。及是转迁，颇有遗爱。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选任，必归望实。考言询事，非尔而谁？不忘旧政，可立新绩。仍以骑省，申而宠之。

除李程郎中制

隋州刺史李程：顷以词学，入参训命；旋以才用，出领诏条。汉东大郡，委之共理，励精为政，三年有成。中外序迁，朝之彝典。尚书郎缺，尔宜补之。

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

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

赠高郢官制

故尚书右仆射高郢：立身从事，皆有本末。在乱不污，可以言忠；守官不挠，可以言直；以道佐主，可以言正；以年致仕，可以言礼。有一于此，人鲜克举；况备四者，不亦君子乎？天不慙遗，深用轸悼！宜加褒赠，以旌其风，仍俾善人，闻而知劝。可赠某官。

贬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书舍人于尹躬：其弟皋谟，赃污狼籍。虽无从坐之法，合当失教之责。然以典职诏命，恭勤五年；我即念劳，尔宜思过。俾居近郡。兹谓得中。

赠裴垪官制

故太子宾客裴垪：忠正恭慎，佐予为理：事君尽礼，徇国忘身，积忧与劳，构成疾恙，以至沦逝，念之惻然！顷属多故，未申礼典。永惟褒饰，宁忘于心？今则命数之间，宜从加等；庶使忠于君者，有以劝焉，可赠某官。

除军使邠宁节度使制

金方之气，凝为将星。王者法天，选命豪杰，授之以钺，拜为将军，以威西戎，以护中夏，而倚望若是，安可非其人哉？某官某、出忠入孝，仗信抱义，

行有余力，学剑读书；郁然将材，用兼文武。自领军卫，为我爪牙；夙夜警巡，不懈于位。材官知训，环列增勋；服勤五年，兹为成绩：可以移用，使之守疆。邠邠大藩。控扼胡虏；若得良将，则无外虞。知臣者君，非尔不可。仍加副相，以重是行。勉树勤劳，式光宠擢！

除韦贯之平章事制

周宣、汉宣，继体之主，一得申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号为中兴。朕嗣位以来，永鉴前烈，惟是贤俊，寤寐求思，历选周行，乃获时彦；宜以政柄，举而授之。某官韦贯之：温重明正，国之公器。当官必守，临事能断。简在朕志，迨今累年。乃者擢居谏司，以观其直；出领符竹，以观其理；烦之剧务，以观其用；访之大政，以观其体。历试必中，众望允属；倚之为相，僉曰宜哉！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从谏则圣；靡不有始，鲜克有终；理化不成，恒由于此。今我与尔，永终是图；虽休勿休，以臻其极。呜呼！二宣之业，吾有望焉！

除拾遗、监察等制

渭南尉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从吏列，擢在朝行；各随才用，分命以职。司谏执宪，伫有可称。

除范传正宣歙观察使制

古之诸侯，三载考绩，选其贤者，命为长率，所以劝功行而兴理化也。苏州刺史范传正：文学政事，二美具焉。选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连领者三。所至之部，悉心为理：明谕朝旨，恭守诏条。谨身省事，以临其下，政简而肃，意诚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叹，来暮之谣，往复有政，闻于人听。虽古循吏，蔑以加之。朕以陵阳奥壤，土广人庶；其地有险，所寄非轻。迹其前效，可当此选。况黟歙之遗爱尚在，吴兴之新政方播：升车便道，足慰人心。固当望风自安，计日而理。倚注于尔，往宜钦哉！

边镇节度使起复制

执亲之丧三年，礼也；圣人不得已而夺之。金革之事无避，权也；忠臣不得已而从之。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塞门：忠勇威惠，合以为用。师人悦附，戎虏畏服；迨彼诸部。闻其姓名。况岁广屯田，日讨军实，载陈远略，方集大勋。自罹家艰，遽致公政；茹荼衔恤，已过旬时。而军旅不可以无帅，疆场不可以无主；且虑人慢，或生戎心。盖臣节大于孝思，王事急于情礼；舍轻从重，徇公灭私；变而通之，正在于此。俾加戎秩，用护边封，往服旧职，无违朕命！

除任迪简检校右仆射制

《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此先王所以匡饰天下也。其有忠劳输

于国，惠泽及于人；高位厚赏，朕无所爱。某官任迪简：顷以本镇元戎来朝，俾佐师律，实掌留务。属偏裨不轨，诱动军部，乱行忤命，至于再三。而迪简冒白刃于戎首，置赤心于人腹；挺身誓众，罔不率逆；群情既归，因命为帅。况阊閬荡p，仓廩匱竭，野有饿殍，军无见粮；又能推恩信以结众心，率勤俭以劝生业，士旅悦附，流庸思归，周月之间，泰然安堵。开置幕府，叶和亲邻；俾予无忧，时仍之力。夫为将守，立功如斯；不加爵赏，何劝来者？建官惟百，端揆长之；自非勋贤，不在此选。以是加等之命，宠乃殊常之绩，俾增威于阊外，仍就拜于军中。尔其钦哉！无替厥命。

除常侍制

某官某：往以强毅刚直，见称于时，擢在左曹，俾之驳议。旋以言动，小有过差，左迁远藩，亦闻有政。虽经三黜，仅历二纪；而坚直之气，终然不渝。人之所难，亦足嘉尚。宜可束带，立之于朝：正色说言，时有所取。俾登西掖，仍珥右貂，从容前后，以备顾问。

除裴武太府卿制

聚九州之赋，辩百货之名，按其度程，谨其出纳：孰为主者？外府上卿。务殷秩崇，不易其选。某官裴武：有通敏之识，有倚辩之才；以兹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务，罔不励精；累有勤绩，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国用所资；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升显列，仍委剧务。尔宜率其官属，钦乃职司，会帑藏出入之要，修权量平较之法，以遵成式，无使改易，谨面守之，斯为称职。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五

翰林制诏二 凡四十三道

杜佑致仕制

敕：尽悴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长才名略，为国元臣，历事四朝，殆逾三纪。出专征镇，为诸侯帅；入赞台衮，为王室辅：嘉猷茂绩，中外洽闻。宠任既崇，勤劳亦至。顷以年登致仕，退请悬车，方深倚注，久未得谢，勉就牵率，迨兹累年。今抗疏披诚，至于数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期于必遂，理不可夺：守冲知止，佑实有焉！贤哉大夫！今古同道；宜从优异之命，式表褒崇之礼。尚资耆望，俾傅东朝。可太子太师致仕。如天气晴和，亦任朝谒。昔祁奚、申叔，皆就请老；国有大事，入议否臧。忠臣爱君，岂必在仕？永观前事，期副兹怀！

郑涵等太常博士制

某官郑涵等：并早以文行，久从吏职，辈流之间，颇为淹滞，况雅有学识，进修不已。礼官方缺，宜当此选。凡朝廷礼制，或损益有疑；中外谥议，或褒贬不决：尔为博士，皆得正之。所任非轻，各敬乃事！并可太常博士。

除韩皋东都留守制

国之都府，半在东周；未遑时巡，方委留镇。非位望崇盛，加之勤旧者，则不足以允金属而副重寄也。刑部尚书韩皋：名德之后，郁然公才；正行通规，贯于终始。累迁台府，连镇藩维；入修职业，出树风声：故事遗爱，著闻中外。况一登朝序，殆三十年；旧德耆望，无居其右。俾又东夏，金以为然。乃加冢卿，以示崇宠。敬服嘉命，永孚于休！可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

中书舍人韦贯之授礼部侍郎制

典郊祀之礼，献贤能之书：今小宗伯，实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处之。中书舍人韦贯之：沈实贤峻，文以礼乐；行成于内，移用于官；公直之声，满于台阁。顷以词藻，选登禁掖：秉笔书命，时称得人。久积勤劳，宜有迁转。可使典礼，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仪曹之选，金议所归。往修乃官，无替厥问！可礼部侍郎，余如故。

薛存诚除御史中丞制

庶官之政，得人则举。况中执宪，准绳之司：所以提振纪纲，端肃内外。盖一职修者，其斯任之谓欤？给事中薛存诚：选自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静专，言皆讷正；章疏驳议，多所忠益；可以执宪，立于朝端。况副相方缺，台纲是领；纠正百官，尔得专之。夫直而不绞，威而不猛；不附上以急下，不犯

弱以违强：率是而行，号为称职。敬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余如故。

前长安县令许季同除刑部郎中，前
万年县令杜羔除户部郎中制

前长安县令许季同、前万年县令杜羔等：顷自郎署，分宰京邑。而长吏待之，小乖常礼。虽同辞托故，动未得中；然远耻以退，道不失正。各从免职，亦既逾时。况文行政能，皆推于众；询诸时议，宜有迁授。尚书郎缺，方选才良；宪部人曹，俾膺并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户部郎中。

京兆少尹辛秘可汝州刺史制

京兆少尹辛秘：顷守吴兴，时逢扰乱；安人殄寇，节效可称。出倅戎车，入贰京辇；亦有政绩，著于官常。今以汝汾军郡之大，方求良吏，委之分忧，询事考能，尔当其选。往即乃土，以舒吾人。可汝州刺史。

除李逊京兆尹制

近岁京兆，长吏数迁，诚不便时，抑有其故。或铃键不谨，吏掾为奸；或钩距太烦，人受其弊：既非中道，皆不得已而罢之。宜求恬智、宽猛相济者，亲谕斯旨；使久于其职，以息吾人。浙江东道观察使、御史中丞李逊：十年以来，连守四郡：或纷扰之际，或荒馑之余；威惠所加，罔不和辑。赏其殊绩，擢在大藩；自临会稽，一如旧政。况省科禁以便俗，通津梁以息征；动遵诏条，深副朝旨。江南列镇，良帅则多；集课程功，尔为称首。而内史之选，久难其人；今予所求，唯尔可使。虽表率州部，其委非轻；然尹正京师，所资尤急。宜辍材于浩壤，伫观政于辇毂。望尔有成，无替厥命！可权知京兆尹。

除孔戣等官制

浑金璞玉，方圭圆珠，虽性异质殊，皆国宝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辩而用之。谏议大夫孔戣：静专贞白，不涉声利；执言守事，无所依违。驾部郎中薛存诚：廉洁直方，饰以词藻；中立不倚，介然风规。吏部员外郎王涯：端明精实，加之以敏；懿文茂学，尤推于时。并历践朝行，恪勤官次；谏垣郎署，藹其休声。宜加公奖，擢在近侍。左右禁闼，可以同升。必能评奏台议，发扬纶诰，临事有立，属词可观：各随所长，分命以职。祇奉乃事，无替厥猷！戣、存诚，并可给事中；涯，可兵部员外郎、知制诰。

除李建吏部员外郎制

六官之属，选部郎首之。历代以来，诸曹郎之中，择其践历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迁焉。今之选任，亦由是矣。兵部员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课绩，可谓具美，宜居厥官。岁调方殷，勉勤尔事！可吏部员外郎。

除刘伯刍虢州刺史制

给事中刘伯刍：以文雅才名，给事左闕，实掌驳议，再逾岁时，亦谓恪勤，宜从迁转。而虢略近郡，黎人未康；藉尔良能，为予抚字。悬赏伫效，勉哉是行！可授虢州刺史。

除周怀义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制〕

西受降城，尤居边要；西戎北虏，介乎其间。委之郡符，建以戎号；将守之选，宜乎得人。前汝州刺史周怀义：久列禁卫，尝从征伐；又领军郡，率著勤功。宜加奖用，可属忧寄。况兹要镇，实扼戎吭；犄角诸军，扃鐍右地；牧人训旅，兼领非轻。无替前劳，在申后效！可丰州刺史、天德军使。

除某官王某魏博节度使制

师长之选，重难其人。况河上列城，邺中雄镇，初丧良帅，思安众心；若亲与仁，方膺是命。某官王某：出忠入孝，根乎至性；好学乐善，出于余力；发自修己，施于为政；可以守土，可以长人。今两河之间，三军乏帅，是用命尔，领兹大藩。澄清魏风，辑理相土，为我垣翰，永孚于休。往其钦哉！无替厥职。可魏博等州节度观察使。

除某节度留后起复制

懋勋德者，庆钟于嗣；袭忠顺者，教本于亲。于是乎有代及之恩，有赏延之命：所以光子道而激臣节也。兹惟旧典，可举而行。某官某：惟乃祖父，勤劳王家，咸有忠功，书于甲令。降及于尔，亦克负荷，早承义训，久倅戎麾。自罹悯凶，能著诚敬，恭俟朝命，靖安人心：虽在幼冲，足可嘉奖。今属元戎初丧，众望颙然，宜选亲贤，以为统帅：留府之事，俾尔专之。加戎秩以夺哀，迁冬卿以示宠。奉扬新命，无忘前修。尔宜懋哉！悬赏伫效。可节度留后、检校工部尚书。

除薛平郑滑节度制

武牢以东，至于白马，形制之地，水陆之会：宜择文武兼备者，以为守臣。右卫将军薛平：自司禁旅，为我爪牙，训整警巡，能宣其力。尝使于绝国，可谓有劳；尝牧于大郡，亦闻有政。况忠厚为质，通明为用；秉吏道之刀尺，袭将门之弓裘：可以为三军之帅，可以理千乘之赋。俾辍才于北落，往节制于东方。尔宜式遏四封，辑宁百众；明简稽以实军旅，信赏罚以劝吏人。勉率乃职，无忝厥命！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宠之。可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除卢士玫、刘从周等官制

君有举，左史得书之；政有阙，谏官得补之。二职者、历朝之清选也。前侍御〔史〕卢士玫：尝在西川时为从事，乱危潜伏，能洁其身。前监察御史刘从周：顷佐宣城，奉公守政，端士之操，终然不渝。时所称论，并宜甄奖。况学术词藻，见推于众；并命清贯，金以为宜。记事尽规，各任能效。士玫，可起居郎；从周，可右补阙。

张正一致仕制

前谏议大夫张正一：学行器用，为时所称。擢居谏官，冀效忠说。虽年齿未暮，而衰疾有加。所宜颐养，不可牵率。俾移优秩，以从致政。可国子司业致仕。

张正甫苏州刺史制

浙右列城，吴郡为大：地广人庶，旧称难理。多选他部二千石之良者，转而迁焉。邓州刺史张正甫：自领南阳，仅经三载，廉平清简，以临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广之。用旌前劳，且仁来效。可苏州刺史。

崔清晋州刺史制

左司郎中崔清：以才良行敏，补尚书郎；颇积公勤，宜加奖任。顷尝为郡，亦闻有政。平阳旧壤，时谓名藩；得才与能，方可共理。安人训俗，仁有成绩。可晋州刺史。

除柳公绰御史中丞制

中宪之设，纠谬惩违；一引其纲，百职具举。非清与直，不称厥官。谏议大夫柳公绰：忠实有常，文以词学，介然端直，有古之遗风。顷居台宪，累次郎位，持平守正，人颇称之。擢首谏司，器望益重。今副相缺位，中司专席；惟有守者，可以执宪；惟无私者，可以闲邪：询事审官，尔当是选。光照新命，振起旧章；宜一乃心，以扬其职。可御史中丞。

除田兴工部尚书魏博节度制

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效以拔才；所命虽殊，同归共理。某职某官田兴：时属本军初丧戎帅，乱政或启，群心不宁；而兴列在偏裨，奋其义勇，谋成必中，事至能断，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军获安，万众悦附。连献章疏，恭俟制命；有节有礼，朕用嘉之。夫以将材如彼，军情若此；允膺不次之举，可责非常之功：是用宠之冬卿，擢为大将；仍以印绶，就拜军中。行乎敬之哉！无堕乃力。可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

除郑余庞太子少傅制

东朝三少，历代重选；不必备位，在乎得人。吏部尚书郑余庆：贞明俭素，有古人风。发自修身，施于为政；出入中外，多历要重；咸有勤绩，存于官次。况动中礼法，学综儒玄：是谓羽仪之臣，可居师傅之任。辅我元子，尔其勉欤！可太子少傅。

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兹为重寄，宜付长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日者资其忠谅，入为谏议大夫；藉其良能，出为左冯翊：曾未周岁，政立绩成。区区一郡，示尽其用。钟陵要镇，可以委之。夫简其条章，平其赋役，徇公率正，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祇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宪，以示优宠。可江西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赠杜佑太尉制

生有爵禄，殁有褒赠，此王者所以崇哀荣之礼，厚君臣之恩。况有辅臣，所宜加等。某官致仕杜佑：以通济之才，公忠之节，逢时，入用，为国大臣。外领藩镇，内参台铉：积勤尽悴，迨过三纪；左右于位，亦既八年。天不愁遗，夺我元老；惘然兴叹，实轸于怀！永言褒荣，俾峻礼命。上公之秩，用贲幽灵。呜呼！录旧旌劳，知予不忘。可赠太尉。

除孔戢万年县令制

京邑令缺，多择尚书郎有才理者补之。兵部员外郎孔戢：自御史府迁夏宫之属，凡所莅职，一心奉公；在郎署间，称有名实。加以文学，缘饰吏能。俾宰京剧，伫有成效。〔可万年县令〕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冯翊之地，密迩郊畿：分内史之政，参京师之化；俾善所职，其在得人。京兆少尹裴向：器蕴利用，学通政事；久试吏治，颇著良能。累守大郡，入亚天府；奉上抚下，皆有可称。左辅之重，尔膺其选。况征赋犹重，人庶未康，实望良才，与之共治。勉副所举，往修厥官。可同州刺史。

除武元衡门下侍郎平章事制

朕嗣守丕业，〔行〕将十年，实赖一二辅臣，与之共治。故外镇方域，则仗以为将，有绛侯厚重之质，有邴吉宽大之风。自登台司，克厌人望。顷属巴蜀，军后人残，权委节旄，俾往镇抚。信及夷貊，恩加疲瘵；每因利以施惠，不易俗而修教。政无苟得，人用便安；惠兹一方，时乃之绩。报政既久，属望益深。宜归左辅，以参大政。夫坦然公道，可以叙众才；旷然虚怀，可以应群务。弼违救失，不以尤悔为虑；进善惩恶，不以亲仇自嫌；用此辅君，足为名相。钦率是道，往复乃官。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除李夷简西川节度使制

征镇之大，实惟蜀川；西距于戎，南渐于海；有重江复山之险，有长毅坚甲之旅；水陆交会，华夷杂居。畴能治之？我有良帅。山南东道节度使某官李夷简：以正事上，以简临下；仗兹器用，累当任遇。执宪之难也，尔为台丞，其职甚举。司计之重也，尔调邦赋，其效可称。爰资长才，出领重镇。自总符锁，于汉之南：专奉诏条，削去弊政；均谷籍不一之赋，罢舟车无名之征。近悦远来，归如流水，俗用丕变，人汔小康；三载考功，尔为称首。进其右秩，迁于大藩。以均惠乎四方，以旌劝乎群吏。昔文翁明于教化，种皓优于政能：巴蜀之间，遗美犹在。不替前效，可以嗣之。仁闻有成，用光厥命。可检校吏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等使。

除袁滋襄阳节度制

汉以二千石之良者，入为公卿；周以六官之贤者，出兼侯伯：内外之任，所命则殊；至于治军国，宠忠贤，其致一也。户部尚书袁滋：奉上甚勤，临下甚简，安人附众，尤是所长。顷资其能，移镇东郡：略其科禁，缓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载，绩成课高。玺书征还，益闻遗爱，老幼遮道，事邻古人。朕方勤恤疲民，褒奖循吏，累月再命，其有旨哉！举郑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宠以司徒。忧襄汉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兹征镇。类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扬厥声，无替前效！可某官、山南东道节度等使。

归登右常侍制

近侍之列，骑省为贵；历代迄今，选任颇重；必询望实，而后命之。工部侍郎归登：朴中沈厚，心无诡诈；介圭不饰，止水无波；淡然自居，以致名称。抱此素行，历践清贯。掌议左掖，贰职冬官，岁时滋深，体望益茂。可以备顾问应对之选，列言语侍从之臣；冠附貂蝉，立之于右。访诸时论，金以为然。可右散骑常侍。

李程行军司马制

隋州刺史李程：顷自周行，出分忧寄。汉南大郡，守之五年；颇著良能，宜当选奖。况专习文学，通知兵事；西南重镇，初委元戎，慎选副车，尔当此举。三军之重，俾往贰之；仍加宪职，以示优宠。可御史中丞、剑南西川行军司马。

李翱虞部郎中制

金州刺史李翱：雅有文艺，饰以政事；早从吏职，久领郡符，谨慎廉平，颇副所任。虞曹郎缺，命以序迁。敬兹宠名，勉守厥位！可尚书虞部郎中。

牛僧孺监察御史制

河南县尉牛僧孺：志行修饰，词学优长。顷对策于庭，其言甚直；累从吏职，颇谓滞淹。访诸时论，宜当朝选。俾升宪府，以观其才。可监察御史。

裴克谅量留制

华州刺史奏：华阴令裴克谅：在官清白奉法，考秩向满，其政如初；借留三年，用观成绩。朕方旌求良吏、俾养黎元；适副所怀，宜可其奏。

张聿都水使者制

前湖州长史张聿：顷以艺文，擢升朝列；尝求禄养，出署外官；名不为身，志亦可尚。丧期既毕，班序当迁；俾领水衡，以从优秩。可都水使者。

薛伾鄜观察使制

鄜畤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种落，散在其间。戎夏杂居，易扰难理。宜选宽明之使，通知边事者，委以符节，而纠绥之。右金吾将军薛伾：服勤戎职，练达吏道，出入中外，绵历岁年：能一乃心，以宣其力。自加宠遇，再执金吾；激巡有严，夙夜匪懈。在公若是，何用不臧？况为人沉静，内肃外和，按俗守封，是其所善。宜辍务于谁何，俾宣风于廉察：庶乎劳徕诸部，纲纪列城，奉诏条以安人，参戎索以训旅，钦承厥命，往复乃官。仍践冬卿，式光重寄。可检校工部尚书、充鄜坊等州观察使。

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建；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李晕安州刺史制

宿州刺史李晕：勋阀之门，嗣生才略；久参戎卫，颇著勤劳。试守列城，观其为政。属汴泗之右，创画州居；府署城池，委之经始：一日必葺，三年有成。且闻公勤，宜有迁转。重分忧寄，再伫良能；往安吾人，无忝厥命！可安州刺史。

窦易直给事中制

前御史中丞窦易直：器质识智，厚重开敏；文合法要，学通政经。累践台郎，擢司邦宪：宽猛举措，甚得其中，官不易方，府无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迁；俾升琐闼，以备顾问。凡制令奏议，官狱典章，苟有依违，皆得驳正。所任不细，宜敬乃官！可给事中。

孟简赐紫金鱼袋制

汉制：二千石有政绩者，就加宠命，不即改移；盖欲使吏久于官，人安其化也。常州刺史孟简：简易勤俭，以养其人；政不至严，心未尝怠。曾未再稔，绩立风行；岁课郡政，毗陵为最。方求共理，实获我心。宜加命服，以示旌宠。庶俾群吏，闻而劝焉！宜赐紫金鱼袋。

卢元辅杭州刺史制

河南县令卢元辅：早以学艺，列在周行。尝守商都，颇闻有政；再领京县，益见其才。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征赋犹重，疲人未康。籍尔登车，往分忧囑；劳俸安辑，称朕意焉！悬赏旌能，以仁报政。可杭州刺史。

钱徽司封郎中、知制诰制

中台草奏，内庭掌文，西掖书命，皆难其人也。非慎行敏识，茂学懿文：四者兼之，则不在此选。祠部郎中、翰林学士钱徽：蔼然儒风，粲然词藻，缜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参禁司，益播其美；贞方敬慎，久而弥彰，应对必见于据经，奏议多闻于削藁：迨今六载，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有迁擢。俾转郎吏，仍参纶阁。兹乃荣奖，尔其敬承！可依前件。

独孤郁司勋郎中、知制诰制

考功员外郎、知制诰独孤郁：学识文行，时论所推。选自外郎，擢居右闼；纶言枢命，既重且难：委以发挥，甚闻称职。而端谅忠谨，介然自居。为臣若斯，足可嘉奖！官当满岁，职亦逾年；宜从美迁，以光近侍。可司勋郎中、知制诰。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六

翰林制诏三 敕书批答祭文赞文附 凡五十五道

[与] 王承宗诏

敕：王承宗：朕临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诛夷，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负，常推恩信为先。尔父云亡，即欲命卿受诏；而远近方镇，内外人情，纷然奏陈，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积勋贤之业，一门有忠义之风；功著艰危，恩连姻戚。虽中心是念，而众请难违；可否之间，久不能决，然亦欲观卿进退之礼，察卿忠孝之心。卿自罹祸凶，属经时月：待使臣而动皆得札，奉章疏而言必由衷；请献官员，愿输贡赋。而又上陈密款，远达深诚；洁身而谋出三军，损己而让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节，知君亲之大恩。卿心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抚旧封。今授卿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成德军节度使，恒州刺史、恒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赐上柱国，并赐告身施节等往。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律两州，以卿进让；元欲于卿亲属之内，选授一人。在法虽有推恩，相时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两州观察使：昌朝昔尝事卿先父，今又与卿亲邻。卿宜具以诚怀，令报昌朝知悉。卿今授命之后，足得节制三军，使其不失事宜，方见卿之忠荃。昨者众情易惑，非卿不能效此诚；群议难排，非朕不能断此意。所宜保持大义，勉励远图；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当军大将已下，各宜特与改转，卿即条录闻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优赏。想宜知悉。

答李恣等《谢恩令附入属籍表》

卿先父顷逢多难，尝立大功；每想忠劳，岂忘存歿？念先臣之绩，虽书名于太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于宗正：俾增荣于一族，兼延宠于九原。卿等或诗礼承家，或弓裘奉业；咸钟新命，庆属本枝。省所谢陈，深嘉诚恳。

祭卢虔文

维元和四年，岁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秘书监、赠兵部尚书卢虔之灵：雌尔质性端和，风猷茂远；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节而事君，始终一致；陈义万而训子，忠孝两全。甲族推华，士林增美。久在貂蝉之列，近迁图籍之司；方延宠光，遽閤幽窆。褒奖之命，虽已表于哀荣；遣奠之恩，宜再申于轸悼。魂兮不昧，鉴此诚怀！尚飨。

批李夷简《贺御撰 君臣事迹屏风 表》

朕思求理化，亲阅典坟，至于去邪纳谏之规，勤政慎兵之诫：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卿词彰恭顺，义见忠规；省览再三，深叶朕意。所贺知。

批百僚严绶等《贺御撰 屏风 表》

朕烈祖太宗，以古为镜，用辅明圣，实臻理平。垂作孙谋，每惧乎失坠；取为殷鉴，遂饰〔以〕丹青。至若明君直臣，前言往事；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座隅之诫；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况卿等职在仪形，政当补察；各勤所任，共副兹怀。所贺知。

答杜兼《谢授河南尹表》

卿文通吏道，学达政源；凡历官常，辄闻绩效。观能以授，俾亚理于三川；见可而迁，宜专临其一府。尽委封畿之政，仍兼运漕之权。岁时之间，仁有勤效。勉恭尔职，重副予怀！所谢知。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等至，省所奏恒州事宜，并别论请陈献者，具悉。卿望重勋贤，寄崇藩镇，谋参庙算，宠接国姻；累上表章，继陈诚款。永言智略，已见匡济之才；载念公忠，益表感知之志。若非劳瘁忧国，义勇忘家；则丹赤之心，不能至此。想风兴叹，至于再三。所缘恒州事宜，朕亦思之甚熟。但以武俊率身仗顺于国有功，忠勋所延，宜及俊嗣。承宗又密陈深款，远献忠诚。既念旧劳，已降成命；计其奉诏，必合感恩；如或乖违，续有商议。卿宜以睦邻为事，体国为心。想卿诚怀，当悉朕意。

与师道诏

敕：师道：省表具悉。卿业重相门，位崇戎阃；忠输于国，行著于家；久而益彰，嘉叹无已！所奏亡兄师古、请列于私庙昭穆者。此乃心推孝友，诚切恭敬；览表见情，深足嘉尚。但以祠庙所见，贵于礼成。师古虽则始营，至卿方行祔礼；即卿为庙主，固合其宜。况师古爵位，尊崇弘选，自合祔庙，别立祠宇，使其主之，秦以蒸尝，亦非乏祀也。已令有司重议，如此颇谓得中，且叶礼经。卿宜知悉。

与於陵诏

敕：放陵：省所贺安南破坏王国贼帅李乐山等三万人者，具悉。（卿）蛮夷犯疆，方镇致讨，凶徒丧败，荒徼清平。卿素蕴忠诚，又连封壤：疾既同于山藪，势益壮于辅车；想闻捷书，当倍慰愜。载省所贺，深见乃怀。

答段祐等《贺册皇太子礼毕表》

朕祗膺统序，恭守典常，爰推至公，乃命长子，使主国鬯，用贞邦家。册毕礼成，良增感庆。卿等各司军卫，同奉表章，备见忠诚，益深嘉叹。所贺知。

答李词《贺处分王士则等德音表》

朕临驭天下，以惩劝为先；有恶必诛，无功不念。顾承宗之罪，诚合讨除；思武俊之勋，宜令嗣袭。况坟墓禁其剪伐，将校许以归降；庶明用师，盖非获已。卿职修卿寺，诚奉本枝，省兹贺章，备见忠荃。

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

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勃藏至，省表及进奉，具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善，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况朕与彼蕃，代为舅甥，两推诚信，共保始终。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将期事无后艰，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来无雍，疆场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申此言，故遣信臣，往谕诚意，即不假别使，更到东军。此使已后，应缘盟约之事，如其间节目未尽，更要商量，卿但与凤翔节度使计会。此已处分，令其奏闻。则道路非遥，往来甚易，颇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约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各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曩者郑叔矩、路泌，因平凉盟会，没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见在，念兹存没，每用惻然！今既约以通和，路泌合令归国；叔矩骸骨，亦合送还。表明信诚，兼亦在此。其论与勃藏等，寻到凤翔。旧例：未进表函，节度不敢闻奏。自取停滞，非此稽留。昨者方进表函，旋令召对。今便发遣，更不迟回。仍令与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复，及中使刘文璨等同往。其余事宜；已具与赞普书内。卿宜审于谋议，速副诚怀。兼有少信物赐卿，具如别录，至宜领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与希朝诏

敕：希朝，省所奏、请自部领当道兵马一万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营；并奏土门及承天军各添兵士备御者。具悉。卿武毅雄才，忠贞大节；出为良将，倚作信臣。约己徇公，忘身许国；忿违命不恭之寇，激勤王自效之心，亲统锐师，率先群帅。况又周知要害，备设防虞；计其威声，已振凶丑。有臣如此，朕复何忧？伫建殊功，以副深望！所有动静，宜数奏闻。想当知悉。

与师道诏

敕：师道：朱何至，省所奏当道赴行营兵马，取正月过渡河、逐便攻讨；并奏兵马出界后，请自供一月粮料；文奏：待收下城邑，若有军粮，一月已后，续更支计；并陈谢慰问者，具悉。卿文武间生，忠贞侍立；动有所效，知无不为。昨献帛助军，极盈数于万疋；今又赍粮出境，减经费于三旬。此乃力

之所任，无不罄竭；虑之所及，无不经营。因时见忧国之心，临事识忠臣之节。诏书慰谕，未尽朕怀；章疏谢陈，益嘉乃志。再三兴叹，寤寐难忘。其所奏闻，并依来表。想宜知悉。

与刘济诏

敕：刘济：李皋至，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刘缙部领当道行营兵马收下饶阳县城，破贼众三千人，并擒斩将校，收获马畜器械等；兼送贼将朝履清等四人；又进所收饶阳县等者。具悉。卿尽忠伐叛。发渔阳精锐之师；缙仗顺临戎，讨冀方昏狂之寇。诏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将卒齐心。先群帅以启行，首诸军而告捷。连擒逆将，并下贼城；归献罪之俘囚，进已收之县邑。可谓忘身徇国，尽礼事君。疾风知劲草之心，大雪见贞松之节。况表章之内，益叹恭勤；而眷想之间，如睹风采。计兹凶丑，当已震惊；破竹之势可乘，覆巢之期非远。伫清大憝，重副深怀。其饶阳县，卿宜且令镇守，稍加存抚，用劝将来。宋常春、卿所密奏，具委事情，且宜叶和，以体朕意。故令宣慰，想当知悉。

祭吴少诚文

维元和五年，岁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内侍省内府局丞、赐绯鱼袋孙士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彰义军节度使、赠司徒吴少诚之灵，曰：惟尔武毅挺质，韬铃拔身，负勇果之雄材，蓄变通之明识。自察廉列郡，节制成师，贞且有威，勤而不扰，军戎辑睦，封域底宁。从义而致诚，仗顺而保福，既延宠渥，方茂辉荣。遽此幽沦，深用伤悼！逝波不舍，去日苦多，想松楸以轸怀，闻鼓鼙而兴叹。恩加遣奠，礼举褒崇；念尔有灵，知予此意。尚飨

与季安诏

敕：季安：省所奏当道行营兵马今月十七日已收枣强县，其贼弃城夜走者，具悉。卿输忠报国，嫉恶忘家，遣无敌之师，伐不袭之寇。军声远届，先路以风行；逆党潜知，弃城而宵遁。已收县邑，益振兵威。此皆卿训练所加，指麾有素。永言明效，实属深怀。固可乘势应机，逐便进讨。以卿忠荃，当副朕心。

与希朝诏

敕：希朝：张嘉和至，省所奏前月二十六日破逆贼洹湟镇六千余人，具悉。卿亲领锐师，誓诛逆党，张军心以吞敌，奋士力而指踪。潜戒偏裨，先攻险阻；伐谋而事有成算，克日而动不愆期；果败凶徒，遂据要地。况杀伤既众，收获颇多，益壮军威，可夺虏气。仁闻扫荡，以慰衷怀！

与从史诏

敕：从史：曹公又至，省所奏今月三日柏乡县南破贼众约三万人，并擒斩首

级、收获器械及马等；又奏当军所伤士马数，并量事优恤事宜，具悉。卿外扬武略，内竭忠谋；率有名之师，深入其阻；遇无状之寇，大挫其锋。兵刃屡加，捷书频至；杀伤数广，绩效居多。非卿悉力摧凶，誓心报国；则何能指麾之下，动必成功；表奏之间，事皆审实。既光重委，益副深怀，嘉叹再三，不忘寤寐。所奏承璀出军合阵，并续发露布事宜；具委所陈，想当知悉。

与季安诏

敕：季安：许峰至，省所奏具悉。卿勋亲重德，台辅元臣；竭诚信以戴君，弘识度而体国；谋能极虑，言必尽忠。周览表章，益增寤叹。吴少阳自参军务，颇效恭勤；岂待奏陈，已有处分。想宜知悉。

与昭义军将士诏

敕：昭义军节度下将士等：卿等当军将士，与诸道不同；自经艰难，多易将帅，而忠顺之节，未尝有亏。朕每思之，无时暂忘。卢从史为卿主将，作朕藩臣，权位尊崇，恩宠优厚；而乃外示恭顺，内怀奸邪，刻削军中，暴殄境内。朕以君臣之道，未忍发明，为之含容，颇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须士马，久屯行营，收当军赏设之资，加本道刍粟之估，不为公用，尽入私家。此则主将之恩，于卿何有？臣子之分，负朕实深！卿等辩邪正之两端，识逆顺之大义：抱忠勇者耻居其下，守名节者愤发于中。失三军之心，已闻大去；犯众人之怒，果见不容。远察事宜，备知诚款；兴言嘉叹，至于再三。其当军将士等赏设，已有处分。上自将校，下及士卒，各励尔志，再思朕言。卿等承前已来，常保忠贞之节；自今已后，永为心腹之军。宜念始终，副兹瞩望！故令宣慰，宜并悉之，夏热，卿等各得平安。

与承璀诏

敕：承璀：卿总领禁军，控临戎境，见敌每彰其勇敢，因事益表其忠勤。言念在怀，发于寤叹。昭义军将士等去邪远恶，仗义保忠，统其成师，宜得良帅。孟元阳夙怀武毅，累著功庸，威名甚彰，人望所属：以之为帅，必惬军情；以之讨贼，必有勋绩。今授元阳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昭义军节度等使。未到行营间，其昭义军、卿宜切加宣抚。务使安宁。乌重胤职在偏裨，保于忠正，宜从奖擢，以表殊恩。今授乌重胤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卿亦宜谕此恩意，令知朕心。兼恐河阳无人，速宜进发。想当知悉。

与元阳诏

敕：元阳：泽潞全军，方讨恒冀。卢从史亏失大节，包藏二心，奸迹邪谋，日已自露；军情物议，俱所不容。寻追赴朝，今已在道。朕以昭义将士，忠顺成风；况在行营，久勤戎事。今欲使其战者奋发，居者悦安，共成大功，必在良帅。以卿有浞水之勋效，有河阳之政令，思之甚熟，无以易卿。宜领

重藩，仍迁崇秩。今授卿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泽潞节度等使，并赐旌节告身等往。卿宜速发，先到潞府上讫，便赴行营，慰安军心，宣谕朕意。乌重胤徇忠守节，宜加奖用；今便授重胤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想宜知悉。

与昭义军将士敕书

敕：昭义军节度下将士等：卿等久在行营，乍无主将，而士旅辑睦，军垒安宁，足彰守正之心，尤见尽忠之节。以此叹矚，劳于寝兴。孟元阳是朕信臣，为国良将，威略可以慑凶孽，慈和可以牧师人；累著忠勤，克谐朕命，为其主帅，必副群情。况卿等同嫉奸邪，久困贪暴，宜以仁贤之帅，抚卿忠义之军。靖思元阳，无出其右。今授元阳检校尚书右仆射、充卿等当道节度使，勉同王事，以慰朕怀。乌重胤特效忠诚，深宜奖擢；今便授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故令宣慰，并宜知悉。

与师道诏

敕：师道：林英至，省所陈奏并进王承宗与卿书者，具悉。王承宗童蒙无知，凶器有素，虽藉祖父之宠，曾微分寸之劳。但以武俊，勋在册书，姻连戚属；朕独排群议，特降殊私，未卒父丧，使承祖业，即加新命，仍抚旧封，则朕于承宗，恩亦至矣！而伪陈诚款，欺诳使臣，假托军情，拒违诏命，则承宗于朕，罪莫大焉！悖礼乱心，暴于天下。此乃承宗干国家之纪，非朕忘武俊之功。遂至用师，盖非获已。仍开生路，许以自新。而梟音不悛，鸱张益炽，人情共弃，国典不容。在于朕心，安敢轻舍？卿既膺注意，义感酬恩，所献表章，具已详览。虑深远计，词切谏言，在忠谋而则然，于事体而未可：诚嘉勤至，难允恳怀。今诸道将帅，亲领士马，深入寇境，频奏捷书；四面合围，一心旅进，穷迫已甚，覆灭非遥。况卿同遣师徒，已收县邑，冀清氛孽，伫见功名。勉于令图，副此矚望！

与师道诏

敕：师道：任文质至，省表具悉。卢从史顷者请率全师，誓清妖孽。朕推诚待物，许之不疑。而背恩于上，结怨于下，邪谋贰志，日以彰闻。亏大节而自绝于君，积群怒而不容于众。因以邀命，幸而脱身；屈法申恩，已有处分。昨者诏旨已明示卿。卿体国为心，事君尽力，固宜有闻必荐，有见必陈；竭其忠谅之诚，济其献替之美。省阅章奏，嘉叹良多！

与茂昭书

敕：茂昭：王日兴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贼众一万七千人，并擒斩收获讫者，具悉，卿亲率劲兵，誓平妖寇；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谋；励父子之军，前无强敌。故能深入贼境，大破凶徒，杀伤既多，俘获亦广。具详奏报，备见忠劳。眷矚之怀，发于寤叹。将士等各怀勇烈，同忿寇仇，激于众心，致此殊效。况荷戈于炎暑之际，奋身于锋刃之间：永念于兹，未尝暂忘！故令宣慰，宜并悉之。

与昭义节度亲事将士等书

敕：昭义军节度下亲事将士等：卢从史受恩至重，负国至多，众所不容，追令赴阙。朕以误曾任使，贵全始终，今则止于贬官，此盖曲从宽典。卿等抱忠怀义，朕所素知。顷以诣营，同事从史，三军一体，俱是王臣：既不相干，又能自效。朕方优赏，以酬勋；何至不安，有此疑惧？必恐从史已追之后，元阳未到之间，卿等当营，乍无主将，或被外人扇诱，令众意忧疑。势使之然，事非获已。朕虽在此，远有军情；料卿本心，必无此意。况元阳勤俭恤下，宽厚爱人，久在河阳，甚近泽潞：元阳臧否，卿等合谄。以卿忠义之军，故择仁贤为帅；已有诏示，宣谕元阳。若到行营，一无所问。乃至将士家口，亦令优恤安存。卿复何忧？必得其所。况昭义将士，艰难已来，保守忠贞，未尝亏失；天下称叹，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儿、家田坟墓，一物已上，并在潞州：顷刻之间，岂忍便弃？朕之此语，卿宜细思；各相勉谕，同保忠顺。计元阳已合到彼，卿等便取元阳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令宣慰，宜并悉知。

与执恭诏

敕：执恭：王克谨至，省所奏今月八日进收平昌县，已令镇守；并奏刘济欲与卿约义事者，具悉。卿奉辞伐罪，仗节启行，指顾偏裨，收复城邑，已令镇备，兼务缉绥。威惠之方既明，吊伐之义斯在。永言倚任，弥注衷情！刘济、将相大臣，与卿先父同列；欲求契约，固合允从；岂唯继好私情，亦足叶心王事。载省来奏，深鉴乃诚；至于寝兴，不忘嘉瞩。

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

敕：成德军节度下将士等：朕以王者之道，与物无私：若违命执迷，则罔有容舍；若知非改悔，则无不含弘；不穷无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顷属奸臣从史，谋构异端，致使恒阳隔于恩外，六郡之地，皆废农桑；三军之人，并惧锋镝。每一念至，中心惘然！今卿等继献表章，远输诚款，省承宗之勤恳；难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劳，不能无念。况事因诖误，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书，各从洗雪。承宗仍复旧官爵，充恒冀深赵德棣六州观察使、成德军节度使。将士等官爵实封，并宜仍旧，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叶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终始，称朕意焉！故令宣慰，宜并知悉。

与承宗昭

敕：承宗：顷者卢从史包藏奸诈，矫示公忠，下诬物情，上惑朝听，使卿陷于违命，使朕至于用兵；交乱君臣，罪有所在。今从史已正刑典，远弃欢州。构乱者既就屏除，诱陷者自宜明白。况卿代连姻戚，朕岂不思？祖有功劳，朕岂不念？事不得已，势至如斯。弃绝已来，常怀惘惘！卿今既陈章疏，恳献衷减，请进官员，顾修贡赋；誓心以纳款，归罪而责躬：情可哀怜，法存开释。朕托于人上，及兹六载，体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终始之恩，常以人

安为心，岂欲物失其所？今所以开独见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将士等，已具制书，并从洗涤。卿仍复旧官爵，便充恒冀深赵德棣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并赐旌节告身等往。爵士仍旧，君臣如初。想卿中怀，当自知感。所宜追补前悔，勉勤后图）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当知悉。

批宰相《贺赦王承宗表》

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后嗣承宗，过而能改。朕所以舍其罪悔，议以勋亲。垂宥过之恩，尚宜及尔十代；引位辜之责，诚合在予一人。与其默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务德。卿等重居台辅，密赞谋猷，发于衷诚，有此称贺。省阅章奏，嘉叹久之。

与刘济诏

敕：刘济：省所谢男绍及孙景震等授官，并谢赐器仗弓甲刀斧等者，具悉。卿文武全才，将相重任，本于忠谅，成此勋劳。尚德尊贤，位已极于台辅；念功懋赏。宠宜及于子孙。时论允归，朝章斯举。至于出兹戎器，赐我元臣；但可以申朕恩私，未足以表卿功绩。载览来表，备见乃诚。并此谢陈，益嘉勤荇。

代王伶《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 奉敕撰

大唐朔方灵盐丰等州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宁塞群王王伶致书大善河西北道节度使论公麾下：远辱来书，兼蒙厚赐，慰惊之至，难述所怀。国家与彼著，代为舅甥，日洽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遂令疆场之臣，得以书信相问。况麾下以公忠之节，雄勇之才，翊佐大邦，经略北道。泌近蒙制命，守在边陲，慰望之情，一二难尽。皇帝以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軼。至于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然虽怀此抚循，亦闻窥彼财货；亡命而去，获利而归。但恐彼著不知，大为党项所卖。其中亦闻诱致，事甚分明，不能缕陈，计已深悉。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二国之好。在此诚为小事，于彼即是远谋。幸履坦途，勿遵邪经。今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屋外国蛮夷，尚皆率伏；况中华臣妾，敢有不恭？岂假彼蕃，欲相借助？诚愧厚意，终讶过言。承去年出师，讨逐回纥，其间胜负，此亦备知；不劳来书，远相示及。所蒙寄赠，并已检到。伶为边〔将〕，须守常规，马及胡瓶，依命已受。其回纥生口，缘比无此例，未奉进止，不敢便留。今却分付来人，至彼望垂俭领。有少答信，具如别数，幸恕寡薄也。初秋尚热，惟所履珍和。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回，不具。伶白。

与吉甫诏

敕：吉甫：韩用政至，省所奏陈谢，具悉。卿忠贞立身，文武为德，志惟经国，谋不忘君。才可以雄镇方隅。故委之外阍；智可以密参帷幄，故任以中枢。而能一其衷心，再有冲让。虽劳谦弥切，每陈丹府之诚；而忧寄方深，

难辍紫垣之务。勉谕已伸于前诏，忠勤载露于来章。今征讨已停，方隅稍泰；克清之日，虽则不遥；难夺之心，亦宜且抑。重此宣谕，当体朕怀。是推至公，烦有陈谢。

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

敕：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论思诺悉至，省表并进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识略甚明，仗义立身，资忠事主，上佐赞普，下康黎元；以寻盟纳款为谋，继好息人为请。是卿上策，吐朕中心。每览表章，辄用嘉叹。朕与彼蕃国，代为舅甥，日结恩信，自论盟会，颇历岁时。常欲速成，以为永好。虽诚明之内，彼此无疑；而言约之间，往复未尽。今故略收来意，重示所怀；想卿通明，当所鉴悉。河陇之地，因家旧封：论州郡，则其数颇多；计年岁，则没来甚近。既通和好，悉合归还。今者舍而不言，岂是无心爱惜？但务早成盟约，所以唯言三州。则没于彼者甚多，归于此者至少。

犹合推于礼让，岂假形于言词？来表云：此三州非创侵袭，不可割属大唐来。且此〔州〕本不属蕃，岂非侵袭所得？今是却归旧管，何引割属为词？去年与论勃藏来，即云覆取进旨，赞普便请为定。今两般使至，又云：比之小务，未合首而论之。前后既有异同，信使徒烦来去。虽欲速为盟会，其如无所适从。静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论和好：即今各无侵轶，已同一家。若议修盟；即须重定封疆，光还三郡。若三郡未复，两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凭何以为要约？彼若吝惜小事，轻易远图，未能修盟，且务通好。

至于信使，一往一来，但令疏数得中，足表情意不绝。彼有要事，即令使来；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边头节度，两处计会商量：则劳费之间，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论悉吉赞至，缘盟约事大，须审商量；未及发遣，后使〔续来。来〕虽是两般，所论只缘一事。故令相待，今遣同归；在于日时，亦未淹久。所送郑叔矩及路泌神枢及男女等，并已到此，良有惻然！厚赠远归，深嘉来意！其刘成师、元非刘辟子侄，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还本贯。其余事目，并在赞普书中。卿等宜审参量，以副朕意。使回之日，可备奏闻。今遣兼御史中丞李钊及中使与回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别数，至宜领之。秋凉，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答王承宗《谢洗雪及复官爵表》

帝者之道，荡然无私；唯推赤心，以牧黔首。故一夫不获，若纳之于隍；一物归诚，则容之如地。况卿家联懿戚，宠自先朝；祖立茂功，赏延后嗣。因人诖误，不汝疵瑕。涤以恩波，煦之宠泽。抚旧封而察廉六郡，进新律而统制三军：荡秽加恩，保以过此？及睹来表，乃见深诚；言必由衷，事皆知感。承家袭庆，誓继力于前修；补过酬恩，愿指期于后效。永言尔志，甚叶朕怀。勉思始终，用副眷瞩！所谢知。

与郑綯诏

敕：郑綯：省所奏邕管黄少卿及子弟等事宜，具悉。卿望重中朝，寄深南服，誓敷惠政，伫化远人。言念忠勤，不忘监寤！山洞夷落，易扰难安；比来抚

之，未及其道。览卿所奏，颇合其宜。岁时之间，当革前弊。勉于招谕，以副朕心。

答高郢《请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贞之节，立于险中；有清重之名，镇于朝右。而能始终有道，进退有常；援礼引年，遗荣致政。人鲜知止，卿独能行。不唯振起古风，亦足激扬时俗。于卿则确然难夺，在朕则情岂易忘？诚鉴乃怀，未允来表。

与刘总诏

敕：刘总：卿业继将门，才兼武略，累临军郡，悉著良能。袭以弓裘，宜加旄钺；仍举夺情之典，以昭延赏之恩。今授卿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范阳节度等使，并赐旌节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裴垍《让中书侍郎平章事表》

卿自登台辅，每竭忠贞，一身秉彝，百度惟序。致君尽力，久积股肱之勤；忧国劳心，微生腠理之疾。暂从休告，遽献表章。所陈虽是卿心，所请殊非朕意。宜加调摄，速就平和；以副虚怀，无为固让。

答刘总《谢检校工部尚书、范阳节度使表》

卿幼承义训，长有令闻；能遵忠孝之风，不坠弓裘之业。朕所以命加异等，宠冠常伦；特授双旌，超登八座：岂唯延赏，亦在任能。将懋前修，勉申后效。载省章疏，深鉴诚怀。所谢知。

与茂昭诏

敕：茂昭：王日兴至，省表陈让检校太尉者，具悉。卿文武大僚，勋戚重望；累展朝宗之礼，足表恭敬之心。况多战伐立功，弥彰勤荇：言念及此，每用嘉焉！宜加宠荣，已降新命；何至谦让，仍辞旧官？眷倚之怀，并具前诏，想宜知悉。

答任迪简《让易定节度使表》

卿修文立身，经武致用；每誓心于忠勇，常济事以智谋。自副戎车，已属时望；及分旌钺，果愜军情。况义武之师，输忠仗顺；所期慰抚，以就辑宁。何至拘谦，有兹陈让？所进官告，今却赐卿。宜体朕怀，即断来表。

答裴垍《让宰相第三表》

卿疾病已来，表疏相继；虽辞乞之诚颇切，而注望之意方深：所以来章，久而未报。然念卿勤恳之请，至于再三；若心不甚安，即疾难速愈。是用辍枢

剧之务，加崇重之官；稍遂优闲，伫期痊愈。勉从尔志，深抑予怀。

答裴垕《谢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表》

卿自居钧轴，日献谋猷；载君常竭其股肱，忧国每形于颜色。及婴疾病，益不遑安；未逾四旬，以至三让。执谦秉易退之道，坚恳陈难夺之词，遂抑朕心，俯从卿请。而七命印绶，五兵尚书，官秩甚崇，事务稍简：就以优养，冀乎和平。载省表章，深见诚意。

与刘总诏

敕：刘总：康志安至，省所谢陈，具悉。卿之先父，为朕元臣，大节殊功，歿而不朽；宜加恩礼，俾洽哀荣。故命宰臣，为之撰录。卿义深报国，孝重承家；既感显亲之恩，愿竭戴君之节，远有奏谢，益用嘉之。想宜知悉。

与房式诏

敕：房式：卿以良才，尹兹东洛；公忠无怠，声绩有闻。嘉叹之深，宁忘寐寐？宜城重寄，深在得人；藉卿政能，往就绥抚。今授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并赐告身往。卿宜便起赴本道，勉修所任，以称朕怀。想当知悉。

与卢恒卿诏

敕：卢恒卿：累登朝序，皆著公方；启领藩条，益彰理行。恪恭而奉上，勤俭以牧人。不加宠荣，何劝来者？朕以榷管漕运，军国所资；其务甚殷，所寄尤重。以卿有忠劳之前效，干济之长才；常简朕心，宜授此职。今除卿尚书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并赐告身往。宜即赴阙庭。想当知悉。

与新罗王金重熙等书

敕：新罗王金重熙：金献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进献及进功德并陈谢者，具悉。卿一方贵族，累叶雄材，仗忠孝以立身，资信义而为国。代承爵命，日慕华风；师旅叶和，边疆宁泰。况又时修职贡，岁奉表章：进献精珍，忠勤并至。功德成就，恭敬弥彰。载览谢陈，益用嘉叹。沧波万里，虽隔于海东；丹诚一心，每驰于阙下。以兹嘉尚，常属寝兴；勉弘始终，用副朕意！今遣金献章等归国，并有少信物，具如别录。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已下，各有赐物，至宜领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将士百姓等，各加存问。遣书指不多及。

答文武百僚严绶等《贺御制〈新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表》

朕勤求道本，广挹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净得一之化。况斯经典，时

为大乘；名理精微，翻译成就；虽契心则离于文字，而得意亦假于筌蹄。庶使发挥，因为述序。卿等精通外学，恳竭忠诚；引经赞扬，奉表称贺。再三省览，嘉叹久之！

答孟简、萧俛等《贺御制<新译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状》

大仙经典，最上法乘；来自西方，闕于中禁。将期利益，必在阐扬。遂命僧徒，译其句偈；兼诏卿等，润以文言。昨因披寻，深得真谛。悟本生不灭之义，证心地无相之宗，方勤护持，聊著序引。永言述作，犹愧圣明！卿等贺陈，良深嘉尚！

答元膺《授岳鄂观察使谢上表》

夏口重镇，属在时贤；非明肃不能理其军，非简俭不能阜其俗。以卿有仁厚之质，謇直之风，累践班行，皆著名节；遂辍中宪，往临外藩。知己下车，深慰人望；伫兹报政，用副朕怀。所谢知。

答李鄘《授淮南节度使谢上表》

卿抱兼人之才，秉徇公之节；每登要职，悉著能名。匿刃发硎，投而不滞；如玉在佩，动必有声。朕以距淮而南，人物繁会；非廉明何以贞师察俗？非简惠何以通商绥农？前劳既彰，后效何远？载省来表，知己下车；勉副虚怀，伫观新政。所谢知。

画大罗天尊赞 并序

岁正月十九日，顺宗仙驾上升之月日也。皇帝嗣位六载，每及兹晨，斋居孝思，明发不寐。以为玄祖之教本乎道，先帝之神在乎天。故画大罗天尊像者，欲以最上胜因而成本功德也。然则知之者，不如念之者；念之者，不如仰之者。是用谛念真力，虔仰尊仪；命设色之工，图其仪形；命掌文之臣，赞其功德。达孝敬于天上，致孝理于域中。斯盖弘愿发于我皇，景福荐于先后。稽首奉诏，跪称赞云：
维大罗兮天上天，维天尊兮仙上仙。高真之鉴照下界，孝敬之心达上玄。每一念兮以一仰，感罔极兮福无 壅。

白居易集卷第五十七

翰林制诏四 敕书批答祭文赞词附 凡六十八道

答元义〔方〕等《请上尊号表》

朕自君临，运逢休泰，时岁丰稔，凶丑殄夷：此皆宗社降灵，忠贤宣力：顾惟寡德，敢受鸿名？卿中发恳诚，上尊美号；虽属人望，难贪天功。宜悉所怀，勿固为请。

答薛苹《贺生擒李锜表》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厉；念必先于除害，志无忘于安人。李锜大负国恩，自贱天罚；师徒未动于疆场，父子俱肆于市朝。信上天之祸淫，与率土而同庆。省亲来表，深鉴乃诚。所贺知。

与薛苹诏

敕：薛苹：杨君靖至，〔省〕所陈谢，具悉。卿勤王之节，徇公灭私；事主之诚，移忠资孝。苟非褒赠，何以显扬？且清白之风，既自家而刑国；则宠旌之泽，宜因叶以流根。式遵追远之经，用表教忠之训。是为礼典，烦致谢章。

与严砺诏

敕：严砺：薛光朝至，省所陈谢，具悉。卿徇公竭诚，臣节克著；杨名济美，子道有光。教忠既本于义方，追远宜崇于礼命。俾优褒赠，爰慰孝思。秩贵冬官，以表过庭之训；封荣石窞，用旌徙宅之贤。虽示新恩，允符旧典。远烦陈谢，深见恳诚。

与余庆诏

敕：余庆：省所激陈，具悉。卿累居袞职，时谓尽忠；自尹洛师，日闻报政。臣节既彰于宣力，子道莫大于扬名。俾光孝思，爰举礼命。荣褒冢宰，宠贲幽灵；式是彝章，岂为私渥？有烦陈谢，深见诚怀。

答黄裳《请上尊号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图，不敢荒宁，以弘理道。幸属岁时丰稔，凶寇泉夷；风雨不愆，礼圆丘而报本；雷霆未震，饗太社而服刑。斯皆十圣降灵，幽赞寡昧；百辟叶德，驯致和平。永惟弘名，实惧虚美。卿上稽祖训，下酌群情，陈献表章，请加徽号。洎于王公卿士，降及耆艾缙黄，咸一乃心，各三其请。朕尝以宰元化者，曲成于物；法天道者，从欲于人。虽恤隐泣辜，未臻三五之化；而乐推欣戴，难违亿兆之心。德非称焉，让不获已；勉从所请，深愧

于怀！

与从史诏

敕：从史：杨干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县，降雪尺余。兼奏耆老等诣阙，请欲立碑。并手疏通和刘济本末事宜者。具悉。卿分朕之忧，求人之瘼，时降大雪，丰年表祥。岂惟泽及土田，将使物无疵厉。休庆斯在，慰望良深。耆老等远诣阙庭，请立碑纪。寻已允许，当体诚怀；以旌政能，无至陈让。知卿协比其邻，翼戴为意；陈此手疏，发于血诚。忠恳弥彰，嘉叹不已！永言臣节，何日忘之？想宜知悉。

与韩皋诏

敕：韩皋：省所陈贺，具悉。（卿）朕自守睿图，每思宽政；虑先禁暴，念在措刑。李锜负国反常，阻兵干纪；未劳师旅，已就诛夷。卿宣力纳忠，秉心嫉恶；远陈庆贺，深见恳诚。想宜知悉。

与元衡诏

敕：元衡：卿立身许国，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赖。雕残是恤，远藉宣风之能；利泽所资，暂辍为霖之用。慈和既敷于兵后，惠信当洽于言前。永念忠勤，岂忘寤想？计卿行迈，已到西川，涉远冒寒，固甚劳顿。勉加绥抚，以副朕怀！想宜知悉。

答李扞等《谢许上尊号表》

朕自临万邦，仅经三载：位虽托于人上，化未洽于域中；永念眇身，敢当大号？卿等义深宗室，忠尽君亲；一其情诚，三有陈献。迫以人望，厌于天心；遂抑所怀，勉从其请。固辞而事非获已，抚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谢章，弥增惕厉！

答冯伉《请上尊号表》

朕统承大宝，时属小康：伐谋而吴蜀克清，示信而华夷有截。斯皆宗社垂祐，天地降和；非予冲人，所能驯致。卿上稽十圣之训，下酌万人之心：以为不让强名，未伤于体道；屈己徇物，何爽于至公？遂抑素怀，俯从众望。虽鸿名未称，每劳躋地之心；而人欲下从，即爽法天之德。勉依勤请，良用愧怀！

答长安、万年两县百姓耆寿等《谢许上尊号表》

朕每念雍熙，惭未及于亿兆；永言徽号，让已至于再三。而文武具寮，缙黄庶老，恳陈诚款，明引训谟：开予以天地无私之心，起予以圣宗不易之训。以大道者无求于物，物尊而不辞；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让。迫于固然之理，不得已而许之。卿等诚至感通，义深欣戴；再烦陈谢，益用愧怀！

答元素《谢上表》

卿用兼文武，识合变通；辍纲领于中朝，授麾幢于外阃。吏能足以惠物，将略足以董戎；人望所归，予心是赖。知卿已到本镇，当慰疲人；深藉抚绥之方，以安凋弊之俗。日期报政，岁望成功。勉勤所图，用副朕意！

答韩皋《请上尊号表》

销沴致和，幸逢昌运；加名建号，岂称眇身？而文武具寮、黎献庶老，引古今之明训，陈亿兆之恳诚。谓德有所归，讴歌不可以苟让；谓功有所献，徽号不可以固辞。遂抑中怀，俯从众望。庶增修乎茂实，冀克副于鸿名。卿发诚自中，归美于上；勉依所请，弥愧于心！

答冯伉《谢许上尊号表》

朕以眇身，嗣于丕业：心虽劳于惕厉，化未及于雍熙；永惟强名，实惧虚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亿兆黎人，大洽询谋，明征典训：增予以巍巍之号，感予以颙颙之诚。既迫所怀，俯从其请。卿义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谢陈，弥增愧惕！

与颜证诏

敕：颜证：戴发至，省所贺及谢王国清充五岭监军，具悉。卿职在抚绥，任兼备御，公勤夙著，问望日彰。言念于怀，岂忘寤寐？乾象昭感，寿星垂文，与时相膺，有道则见。顾惭菲德，何以当之？卿戎旅事殷，宜有监领；盖为常例，烦至谢陈。想宜知悉。

与从史诏

敕：从史：省所陈谢追赠亡母并举荐韦悦，具悉。卿推诚奉国，积庆承家；既彰尽节之忠，宜洽流根之泽。虽禄难逮养，已闋灵于九原；而孝在显亲，宜旌贤于三徙。俾崇封赠，以极哀荣。韦悦既有才能，又所谕委：卿即发遣，令赴阙庭。卿之忠诚，朕所识察；岂待陈露，然后知之？载览来章，益嘉恳切，想宜知悉。

与季安诏

敕：季安：省所陈请，具悉。（卿）朕纂承鸿业，司牧苍生，仅致小康，未臻大化；实惭薄德，未称崇名。而华夷兆人，内外群后，屡有勤请，难于固违。卿远献表章，明征典训：纳忠于上，归美于君；勉从恳诚，良用愧惕！储贰者，上继宗祖，下贞邦家：心岂暂忘，事或未暇；尚阻来请，当体所怀。

与高固诏

敕：高固：卿奉国戴君，必竭忠节；统戎护塞，克著勋劳。自领藩垣，委之心膂；忠愍之志，久而益彰。钦叹在怀，何尝暂忘？以卿一从军旅，多在边陲；岁月积深，勤劳滋久。所宜出入中外，周旋宠光。今授卿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军统军。以端揆之崇，兼环卫之帅；遂卿望阙之恋，表朕念功之心。仍赐卿官告。卿宜即赴阙庭，想宜知悉。

祭故赠婕妤孟氏文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灵：自惟尔和顺积中；柔明奉上；动静合肃邕之体，进退得婉孌之仪；选自良家，备兹内职。修令颜以顾德，兰幽有香；守明节而保身，玉洁无玷。方资懿范，以茂嘉猷。彼美有闻，于何不淑？遽兹沦逝，深用恻伤！既卜日辰，爰申奠醑。以尔有班氏之明智，故赠以婕妤；以尔有宓妃之

淑容，故葬于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诚怀！尚飨。（洛浦原在长安界）

季冬荐献太清宫词文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今年司天台奏：正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气充塞，四方温润，祥风微起。庐州申连理李树一株。彰义军节度使进白乌一。郑滑观察使奏：瑞麦五科。司天台奏：六月五日夜，镇星见。河阳节度使进白雀一。荆南节度使申连理树一本。山南西道观察使申嘉爪一枚。司天台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见。河南府申芝草两茎。司天台奏：冬至日，佳气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图，肃恭寅畏。祖宗垂庆，嘉瑞存臻。虔奉祲祥，伏深祗惕！今时惟玄律，节及季冬，仰荐明诚，敬率恒典。谨遣摄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荐献以闻。谨词。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至，省所奏请上尊号及建储闱，贺诛李锜，并进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祇嗣丕图；虽致小康，岂称大号？迫于人望，遂抑予怀；永惟强名，实愧虚受！储贰者，上继宗祖，下贞邦家；心非暂忘，事或未暇；尚阻来请，宜体所怀。李锜苞藏乱心，奋发凶德；不劳征讨，自就诛夷。想卿忠诚，倍以为慰。所进马、驯良可尚，服御且闲；取其恋主之心，足表为臣之节。再三省览，嘉叹久之！想当知悉。

答百寮《谢许追游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于人上；推其忧乐，与众共之。顷属三凶荐兴，二载连获；凡百有位，咸一其心。诚念嘉谋，共致昭泰。今四表无事，三农有年；思与群情，同其具庆。是宜削苛察之前弊，煦宽裕之新恩；仁及下而启迪欢心，泽先春而导迎和气。昨逢多故，主忧且使臣劳；今致小康，上安则宜下乐。庶

欲解人之愠，粗伸推己之恩。岂曰殊私？烦于陈谢。

答李扞《谢许游宴表》

朕自御万方，仅经三载，运逢休泰，俗渐和平；当朝野无虞之时，见君臣相遇之乐。是故去滋彰之化，弘优贷之恩：近自宗亲，下及士庶，赐其宴衍，遂以优游。盖以己之所安，思与人之共乐。虽久惕而若厉，每戒志于无荒。赐春游以发生，宜助时而有庆。卿等荣崇宗寺，恩重本枝；省所谢陈，弥嘉诚恳。

答刘济诏

敕：刘济：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内百姓殷进能等七人，奏前后事由，具悉。卿为国大臣，与君同体，宽而得众，忠以忘身；每徇公而灭私，能虚怀以容物。与茂昭疆场之事，小有违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辩。卿外崇藩翰，内赞漠猷；念屈己以为心，或难容忍；思戴君而是力，宜务叶和。勉卿宽裕之怀，助朕含弘之花。想宜知悉。

与柳晟诏

敕：柳晟：卜英琦至，省所奏庆云并进图者，具悉。昌运将开，祥符先见。发自和气，聚为卿云。捧日而五色相宣，垂天而万物咸睹。斯为嘉瑞，宜契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大化；受兹玄贶，祇惕良深。卿以诚事君，推美奉上；献轮囷于图画，陈恳款于表章。披阅再三，弥增嘉叹。

答薛苹《谢授浙东观察使表》

卿久践吏途，累闻能政；及居藩镇，尤见忠勤。训导而群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实嘉乃绩，每简予心。宜迁雄剧之藩，以广循良之化。勉于为理，副朕所怀。所谢知。

上元日叹道文

道本无象，功成强名；生一气之先，为万物之母。吹煦寒暑，阴阳节而岁功成；辅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阜著动植，启迪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时殷献岁，节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为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愿声闻紫极，丕降玄休，大庇群生，永康四海，流光垂庆，亿万斯年！

画大罗天尊赞文

道用无穷，统之者大圣；神化不测，感之者至诚。非图像无以示仪形，非供养无以展严敬。故一念一礼，而福随之。画大罗天尊者，奉为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风，嗣清净之理，志在善继，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绘事，粹容俨若，真相炳焉。凭志诚而上通，垂景福

而下济。词臣奉诏，恭为赞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临。蓄为精诚，发为图画；如从大罗，应念而下。

答朱仕明《贺册尊号及恩赦表》

朕以寡德，嗣承睿图；俯从众诚，勉受鸿称。庆之大者，岂在予一人？推而广之，宜及尔万姓。爰因受册之礼，遂施作解之恩；俾与群生，同斯大庆。卿尽忠训旅，推美奉君；省兹贺陈，深见诚至。

祭咸安公主文

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长公主睹浚毗伽可敦之灵，曰：惟姑柔明立姓，温惠保身，静修德容，动中规度。组紃之训，既习于公宫；汤沐之封，遂开于国邑。及礼从出降，义重和亲；承渥泽于三朝，播芳猷于九姓。远修好信，既申协比之姻；殊俗保和，实赖肃雍之德。方凭福履，以茂辉荣；宜降永年，遽归长夜。悲深讣告，宠极哀荣。爰命使臣，往申奠礼。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呜呼！尚飨。

与仕明诏

卿久镇边防，初膺阃寄；式旌勤效，俾洽恩荣。褒德念功，故进封以示宠；忠诚亮节，宜因实而锡名。既表新恩，亦惟旧典。今改封卿丹阳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副所怀！想宜知悉。

与崇文诏

敕：崇文：段良致至，省所谢亡妻邑号，具悉，卿有济时之勋，宠居袞职；士政承积善之庆，列在王官；俾洽恩光，故加褒赠。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荣；追茅苴之遗芳，宜从子贵。式崇宠命，以责幽灵。省兹谢章，良用嘉叹！

祭张敬则文

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凤翔节度使赠某官张敬则之灵：惟尔挺武毅之质，负将帅之才，名以忠闻，位由勤致。自膺阃职，益茂勋猷；惠葺疲氓，威吞黠虏；一方膏雨，千里长城。继博望之功劳，能恢代业；传子房之筹略，不坠家声。方誓山河，遽捐馆舍。逝川无舍，远日有时。徽绩空存，书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见，听鼙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弥深轸悼！往陈遣奠，庶鉴悲怀。呜呼！尚飨。

与希朝诏

敕：希朝：刘忠谨至，省所奏沙陀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人并驼马器械归投事宜，具悉。卿以将帅之才，镇华夷之要；忧劳为国，忠勇忘家；声动寇戎，尘清封略。突厥等向风输款，率属来宾；虽慕我怀柔，远无不至；亦因卿威惠，导之使来。念其归投，宜有优赐。今赐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领已下，卿宜等第给付。其部落家口等，远经跋涉，宜稍安存。以劝归心，用副注意。

与元衡诏

敕：元衡：省所奏当管南界外生蛮东凌六部落大鬼主苴春等，以所管子弟百姓等二千余户请内属黎州；并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将相之任；仁和下布，黎庶获安；威惠旁流，蛮夷率附。勋勤斯著，倚赖弥深；钦瞩之怀，岂忘寤寐？生蛮部落苴春等，久阻声教，远此归投，愿属黎州，请通县道；勉于抚慰，以劝将来。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委。戎虏虽闻丧败，封疆不可无虞；亦宜堤防，用副忧瞩。

与陆庶诏

敕：陆庶：省所奏当管新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者，具悉。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闻素著，茂政累彰。况勤可使人，智能创物；废惊波之路，开砥石之途；舍旧谋新，以夷易险；财力不费，商旅斯通，惠既及人，动非扰下。绩用可尚，钦叹良深！

答卢虞《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

卿男从史，为国重臣，自领大藩，厥有成绩：公忠茂著，政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勋，赐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族。是国旧章，非予私渥。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家声益振，臣节逾彰。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载省恳诚，弥深嘉叹。所谢知。

与宗儒诏

敕：宗儒：卿邦家桢干，班列羽仪。尝作股肱，弼谐无怠；及司管籥，镇静有方。钦重之怀，寢兴不舍，眷官之长，非贤不居；既简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礼部尚书，并赐官告往。除余庆东都留守。卿宜便与交割，即赴上都。想宜知悉。

与希朝诏

敕：希朝：省所奏党项归投事，具悉。卿边隅寄重，阃外事繁；威行而军声外扬，信及而戎心内附。动皆展效，时必尽忠，劳绩弥彰，倚望尤切。党项拓拔忠敬等，顷虽为盗，今已经恩；惧而归投，惧可容恕；许其后效，以补前非。卿宜安存，无使疑惧。其磨梅部落等，尚能继至，亦许自新。宜加招谕，令知朕意。

与韩弘诏

敕：韩弘：任光辅至，省所陈请，具悉。卿文武全略，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绩。辑宁百姓，严整三军；使予无忧，惟尔之力。省兹章奏，恳愿朝宗；诚嘉深衷，难遂勤请。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深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为长城，舍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体所怀，即断来表。

答杜佑《谢男师损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赞谟猷，功成辅弼。师损克承训义，雅有令名；岂惟赏延？兼以能选。班行久次，颇积公勤；郎署稍迁，未为渥泽。省兹章奏，深见恳诚。所谢知。

与严砺诏

敕：严砺：省所奏进苍角鹰六联，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外阃；事皆奉上，动必竭诚。时属劲秋，致兹鸷鸟；调习成性，进献及时；取其效用之能，足表尽忠之节。

与韩弘诏

敕：韩弘：卿苦心奉国，极虑抚人，惠彼一方，于兹十载。历展勤王之效，累陈恋阙之诚。才以任彰，节因事著；不加殊宠，何表成功？夫外拥旌旄，爪牙之重任；内参台衮，股肱之寄深。以尔一心，授兹二柄。永言倚赖，当副诚怀。今除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宣武军节度等使，余并如故。并赐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王锴《陈让淮南节度使表》

卿自领大藩，累彰殊效；惠安百姓，表正一方。虽恋阙诚深，然殿邦寄切；既执圭而肆觐，宜返旆而劳旋。况淮海要冲，旌旄重任，永言共理，已有成功。方注意于抚绥，何沥诚而陈让？难允来请，宜体所怀。

答韩弘《让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审官为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将相之任。所冀外为藩翰，张爪牙之威；内赞谟猷，宣股肱之力。金谐允属，众望攸归。方注意于安危，何执谦而陈让？所进官告，今却赐卿；无或再辞，即断来表。

画大罗天尊赞文

唐元和己丑岁，四月十四日，画大罗天尊一躯成，奉为睿圣文武皇帝降诞之

辰所造。惟岁之春，惟月之望；诞千年一圣之始，降百祥万寿之初。电绕枢而夜明，雷出震而时泰。皇帝孝敬寅畏，忧勤劳谦。以谓无疆之休，虽肇自于元圣；莫大之庆，思广被于群生。爰命国工，俾陈绘事；真相俨若，玄风穆如。疑从大罗，感圣而降。至诚上通于一德，景福旁济于万灵。休命耿光，自兹无极。词臣承诏，恭为赞曰：

大罗天兮高不测，浩无倪兮杳无极。中有圣兮无上尊，惟玄德兮可升闻。图相好兮仰高真，诚上感兮福下臻。俾百祥兮与万寿，配圣日兮而长新。

答韩弘《再让平章事表》

将相兼委，实难其人；非其德不可谬承，当其才不在恳让。朕非虚授，卿勿固辞；宜断来章，即奉成命，已具前诏，当体朕怀。

画元始天尊赞 并序

元者诸天之先，始者万灵之母：混而成一，强以为名。至哉无上尊，得以是为号。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遏八音之日也。皇帝教弘玄训，业奉真宗；承文祖之贻谋，申孝孙之诚敬。以谓元始天尊者，真仪不远，随相而生；神用无方，应念而至。故命设绘素，展仪形，五彩彰施，七宝严饰：所以表当宁之瞻仰，感在天之圣神。通玄应于希夷，集灵祐于肸鬘。词臣承命，跪唱赞云：

玄圣何在天上天，欲往从之宵无缘。命工设色五彩宣，忽如真相现于前。圣应圣兮玄又玄，荐百福兮垂万年！

北齐骠骑大将军高敖曹赞 并序。奉敕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蓆人也。姿体甚异，胆力过人，累经战伐，皆著功绩。官至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壮，冠于一时，时称为名将。后竟以攻战，死于王事，年四十八，赠太尉，谥曰忠武。赞曰：敖曹之容，好配子羽。生扬勋烈，死谥忠武。武不顾身，忠不忘主。诚哉选士，无以貌取！

与骠国王雍羌书

敕：骠国王雍羌：卿性弘毅勇，代济贞良；训抚师徒，镇宁邦部，钦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邻之善谋，秉事大之明义。又令爱子，远赴阙庭，万里纳忠，一心禀命。诚信弥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检校太常卿；并卿男舒难陀那及元佐摩诃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领之。此所以表卿勋勤，申朕恩礼。敬受新命，永为外臣；勉弘令图，以副遐瞩！今有少信物，具如别录，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与季安诏

敕：季安：刘清潭至，省所奏贝州宗城县百姓刘弘为母病割股充祭事宜，具

悉。卿任重弼谐，寄深镇守；勤抚绥之政，赞燮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虽因心有感，诚化我之时风；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兹陈奏，钦叹良深！

答杜兼《谢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实重其任；贰职纲纪，亦难其人。卿素怀器能，累著声绩；亚理以明慎选，专领以展长才。知已下车，当亲绥抚；伫闻报政，用副优勤。所谢知。

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 都离等书》奉敕撰

大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丹阳郡王朱忠亮，致书大藩东道节度使论公、都监军使论公麾下：专使辱问，悚慰良深！国家与吐蕃，代为舅甥，日修邻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至于封疆，尤贵和叶；忽枉来问，稍乖素诚；虽有过言，敢以衷告。来书云：“频见烧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时警边防，岁焚宿草，盖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马因风，犹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纵近境而何伤？遽怀异端，未敢闻命。又云：“去年忽生异见，近界筑城”者。且国虽通好，军不彻警；近边修缉，彼此寻常。况城是汉城，地非蕃地；岂乖通理，何致深疑？静言思之，谁生异见？顷曾报牒，彼已息词；今又再言，宁无惭德？又云：“皇天无亲，有德即辅”者。皇帝君临万方，迨及四载，道光日月，德动乾坤，南北东西，化无不及。若非皇天辅德，明神福仁；北虏何为归明？南蛮何为慕化？风雨何因大顺？岁时何因屡丰？则神助天亲，可明验矣。彼若无故生疑，无端结怨，但思小利，不务远图；则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请三思！又云：“汉之臣下，频有叛逆”者。近以吴、蜀小寇，暂肆猖狂，未及讨除，寻以殄灭。皇威不露，妖沴自清。岂假彼蕃，远思傍助？忠亮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边隅，幸邻封壤；纵未能为汉名将，亦不可谓秦无人。辄献直言，以祛深惑。愿推诚信，同保始终。各勉令图，以求多福。岁暮严寒，惟所履安胜。远垂惠贶，愧佩殊深！今因押衙回，亦有少答信〔物〕，具如别纸，恕轻鲜也。不具。忠亮敬白。

与南诏清平官书

敕：南诏清平官段诺突、李附览、樊何栋、尹辅首、段谷普、李异傍、郑蛮利等：段史倚至，知异牟寻丧逝。朕以义重君臣，情深轸悼。卿等哀慕所切，当何可任！又知阁劝继业抚人，输诚奉教，蒸黎咸义，封部获安。皆是卿等同竭忠谋，佐成休绩。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终令图，以副遐瞩。今遣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节册命阁劝，想当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别录，至宜领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答王锬《贺赈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艰食，朕明申诏旨，亲遣使臣，蠲其逋租，赈以公廩。爰兴利物之利，用表忧人之忧。庶俾疲氓，均沾惠泽。卿克勤乃职，共理为心。省兹贺陈，深见诚意。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至，省所陈奏，具悉。卿翼戴君亲，出入将相，久专戎阃，累觐王庭。忠劳必竭其智谋，诚恳每形于章表。近者志在忧国，虑及安边；请率精兵，亲防黠虏。朕以卿当管军镇，寄重事殷；实藉抚绥，用安封部。虽未允所请，而深嘉乃诚。今又密奏恒州具申事体。曲尽忠勤之节，备知丹赤之心。言念再三，发于嗟叹！眷重之至，并在予怀。想宜知悉。

与潘孟阳诏

敕：孟阳：卿夙怀才略，早振声猷，历践班行，累彰绩效。自守关辅，克举藩条，惠及蒸黎，咸行军镇。永言所任，未展其能。朕以东川，蜀门重镇，弊承军后，雄压险中。思得忠勤之臣，抚此凋残之俗。量才注意，无以易卿。今授卿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并赐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

古先圣王，托于人上；与百姓同其欲，与天下共其忧：唯推是心，可底于道。朕临御万国，迨兹五年：惕厉之怀，虽勤于夙夜；愆伏之候，犹害于岁时。思革弊以救灾，在济人而损己。是用钦刑缓死，已责恤贫。罢郡国之贡珍，省宫廄之烦费。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风而解愠阜财。庶凭欢心，以召和气。卿等或匪躬献替，或悉力弼谐。启沃之间，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际，伫见阴阳之和。各宜勉之，以辅予理！所贺知。

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

朕统承鸿绪，子育苍生，累岁有秋，今春不雨。在阴阳之数，虽有盈虚；为父母之心，敢忘惻隐？俾除人弊，以荡岁灾。卿等任重宗卿，恩连属籍；省兹陈贺，深见忠诚。

答将军方元荡等《贺德音表》

朕以时阳外候，春泽愆期；思备旱之方，无如贬省；务动天之德，莫若精诚。是以修己恤人，去烦节用：冀答天戒，以致时和。卿志竭邦家，职修军卫；省兹章表，深用嘉人！所贺知。

与回鹘可汗书

皇帝敬问回鹘可汗：夏热，想比佳适。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略，统制诸部，君长一方，纂承前修，继守旧好；故得邑落蕃盛，士马精强，连挫西戎，

永藩中夏。况向风之义，每勤于朝聘；事大之敬，常见于表章：动皆由衷，言必合礼。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风规，至于寝兴，不忘叹瞩。勉弘令德，用副诚怀！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已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阙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况与可汗，礼在往来，义存终始。亲邻既通于累代，恩好益厚于往时。所以万里推诚，期于一言见信。远思明智，固体朕心。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人检校，其见拈拓勿施邬达干等，今并放归。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住外宅。又令骨都禄将军充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今赐少〔信〕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与韦丹诏

敕：韦丹：夔从直至，省所陈贺。并奏、江饶等四州旱损，其所欠供军留州钱米等，并已放免。又奏、权减俸及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苡粟麦等事宜。具悉。朕顷缘时旱，虑害农功；虽推咎己之心，敢望动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泽霈然；仰荷玄休，俯增祇惕！卿喜深称庆，忠切分忧。既览贺陈，兼详奏请。至如蠲逋以恤人隐，减俸以济军须；抑未业而移风，务兹菽麦；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其宜，并依所奏。非卿公劝奉上，仁惻发中；则共理之心，不能至此。再三兴叹，一二难申；勉于始终，以副朕意！想宜知悉。

与从史诏

敕：从史：史浣至，省所陈谢，具悉。卿亡父早践班荣，久著声绩，永言褒赠，自叶典常。况卿孝友承家，勤劳事国；念兹忠节，皆稟义方。将慰匪莪之心，宜流自叶之泽。岂为殊渥？频至谢章。

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

朕以春候发生，岁功资始；顺阳和而布政，赈贫乏而劝农。载念罪人，因除弊事；随其所利，施以为恩：富庶之端，实渐于此。卿等义敦宗戚，诚竭君亲；省兹贺陈，用增嘉叹！

与孙 㒊 诏

敕：孙 㒊：刘德惠至，省所进《陇右地图》兼进《战车阵图》车样，及奏陈收复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兹右辅，固乃西疆，创制戎车，缮修军实，思收故地，誓立殊勋。载览阵图，兼详所奏，诚得开边之略，益加报国之心。

斯谓尽忠，弥增注意。眷言所至，无忘于怀。

与李良仅诏

敕：李良仅：卿久在军门，习知边事，居常恭恪，动必忠勤；眷乃才良，可分忧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军使，并赐官告往。延州既兼军镇，且杂蕃戎；防遏抚绥，两须得所。宜勉所任，用副朕怀。

答京兆府二十四县耆寿《谢赈贷表》

朕勤求人隐，慎恤农功。念播殖之时，必资首种；虑悬罄之日，多乏见粮。将便公私，宜从敛散。卿等名登庶老，业守先畴；各勉农人，以副朕意。所谢知。

白居易全集卷第五十八

奏状一 凡十首

初授拾遗献书 元和三年进

五月八日，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臣白居易顿首顿首，谨昧死奉书于旒宸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者。臣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者再黜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庭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里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饫无不先及，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故天下之心，颺颺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无任感恩欲报，恳款屏营之至！谨言。

论制科人状

近日内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不无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证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杨於陵以考策敢收直方者，故出为广府节度。韦贯之同所坐，故出为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内职，除户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为虢州司马。卢坦以数举事，为人所恶，因其弹奏小误，得以为名，故黜为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杂。臣伏以裴垍、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故比来众情私相谓曰：此数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数人进，则必君子之道长；若数人退，则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时事之否臧，在数人之进退也。则数人者，自陛下嗣位已来，并蒙奖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疏弃之，或降于散班，或斥于远郡。设令有过，犹可优容；况且无瑕，岂宜黜退？所以前月已来，上自朝廷，下至衢路，众心汹汹，惊惧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

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垪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年媒孽，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所闻皆虚，陛下得不明辩之乎？所闻皆实，陛下得不深虑之乎？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闻：君圣则臣忠，上明则下直。故尧之圣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诽谤，以广聪明。汉文之明也，海内已理矣；贾谊犹比之倒悬，可为痛哭。二君皆容纳之，所以得称圣明也，今陛下明下诏令，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视今日之理，何如尧与汉文之时乎？若以为及之，则诽谤痛哭，尚合容而纳之；况征之直言，索之极谏乎？若以为未及，则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征天下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试，问以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此皆指言当时在权位而有恩宠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为第三等，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书之国史，以示子孙。今僧孺等对策之中，切直指陈之言，亦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书诸史策，后嗣何观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与裴垪、王涯等覆策之时，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负恩，下不忍负心，唯秉至公，以为取舍。虽有仇怨，不敢弃之；虽有亲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圣意。故皇甫湜虽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当时有状，具以陈奏。不意群心构成祸端，圣心以此察之，则或可悟矣。倘陛下察臣肝胆，知臣精诚，以臣此言，可以听采；则乞俯回圣览，特示宽恩：僧孺等准往例与官，裴垪等依旧职奖用，使内外人意，欢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当；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则臣等见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责。岂可六人同事，唯罪两人？虽圣造优容，且过朝夕；在臣惧惕，岂可苟安？敢不自陈，以待罪戾？臣今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著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圣恩，实亦下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无任忧惧激切之至！

论于頔、裴均状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闻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进奉，并请入朝；伏闻圣恩，已似允许。臣侧听时议，内酌事情，为陛下谋，恐非稳便；昼夜思虑，不敢不言。伏见贞元已来，天下节将，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凶，威加四海，是得诸道节度使三二年来，朝廷追则追，替则替，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斯则圣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谋宜可久，事贵得中。当难制之时，则贵欲令其朝觐；及可制之日，则不必使之尽来。何则？安众心，收众望，在调驭之得其宜也。臣伏见近日节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烦数。今又许于頔等入奏，或虑便留在朝。臣细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窃见外使入奏，不问贤愚，皆欲仰希圣恩，傍结权贵，上须进奉，下须人事，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又闻于頔、裴均等，数有进奉。若又许来，荆襄之人，必重困于剥削矣。夺军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权贵之有余。伏料圣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窃闻时议云：近日诸道节使，或以

进奉希旨，或以货贿藩身。谓恩泽可图，谓权位可取，以入觐为请，以恋阙为名，须来即来，须住即住，要重位则得重位，要大权即得大权；进退周旋，无求不获。天下节使，尽萌此心。不审圣聪，闻此议否？今于頔等以入觐为请；若又许之，岂非须来即来乎？既来，必以恋阙为名；若又许之，岂非须住即住乎？则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权不得不与，况必图之乎？重位大权，人谁不爱？于頔既得，则茂昭求之。臣闻茂昭，又欲入朝，已谋行计。茂昭亦宰相也，亦国亲也；若引于頔为例，独不可乎？若尽与之，则陛下重位大权，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独与彼不与此，则忿争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幸门已开矣，速杜之，又今于頔等开之。臣必恐圣心有时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窃见自古及今，君臣之际，权太重则下不得所，势太逼则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将相，来则总朝廷之权；家通国亲，入则连戚里之势。势亲则疏者不敢谏，权重则群下不敢言。臣虑于頔未来之间，内外迎附之者，其势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来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间，内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脱或至此，陛下有术以制驭之邪？若用术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无术，将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为驸马，性灵事迹，陛下素谙。一朝到来，权兼内外：若绳以规制，则必失君臣之心；若纵其作为，则必败朝廷之度。进退思虑，恐贻圣忧。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实不细；伏乞圣览，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机，安危之大计；伏望秘藏此状，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疏议亲，以贱论贵，语无方便，动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职居近密，身被恩荣，苟有闻知，即合陈露，佗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负恩，则臣所不忍。伏希圣鉴，俯察愚诚，谨具奏闻。谨奏。

论和籴状

今年和籴折籴利害事宜

右，臣伏见有司，以今年丰熟，请令畿内及诸处和籴，令收贱谷，以利农人。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撻，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傥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无利也。今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只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利害之间，可以此辩。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舍，伏惟圣旨裁之。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斛斗，免令贱崇，别纳见钱。在于农人，亦甚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后将纳税钱。至于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折损。所失过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斛半，既无贱崇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于人，美归于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撻，所不忍睹。臣顷者常欲疏此人病，闻于天聪；疏远贱微，无由上达。今幸擢居禁职，列在谏官，苟有他闻，犹合陈献；况备谙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缄默，隐而不言，不唯上辜圣恩，实亦内负夙愿。犹虑愚诚不至，圣鉴未回；

即望试令左右可亲信者一人，潜问乡村百姓，和余之与折余，孰利而孰害乎？则知臣言不敢苟耳。或虑陛下以敕命已下，难于移改。以臣所见，事又不然。夫圣人之举事也，唯务使人，唯求利物；若损益相半，则不必迁移；若利害相悬，则事须追改。不独于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审赐详察。谨具奏闻。谨奏。

论太原事状三件

严绶 辅光

右，严绶、辅光太原事迹，其间不可，远近具知。臣前日对时，已子细面奏。今奉宣：辅光已替，严绶续追。此皆圣鉴至明，左右不能惑听，合于公议，断自宸衷；内外人心，甚为惬当。其严绶，早须与替，不可更迟。缘与辅光，久相交结，军中补署职掌，比来尽由辅光。今见别除监军，小人乍失依托，或恐严绶相党，曲为妄陈。军情事宜之间，须过防虑。伏望圣恩，速令贞亮赴本道，便许严绶入朝。

贞亮

右，贞亮元是旧人，曾任重职。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辅光。然臣伏闻贞亮先充汴州监军日，自置亲兵数千；又任三川都监日，专杀李康两节度使，事迹深为不可。为性自用，所在专权。若贞亮处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虽将追改，难以成功。其贞亮发赴本道之时，恐须以承前事切加约束，令其戒惧。此事至要，伏惟圣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风畏伏。况又勤俭信实，所在士卒归心。今若太原要人，无出希朝之右。伏恐圣意，虑其有年。臣又访闻：希朝筋力，犹堪驱使。但且令镇抚，必惬军情。待其一二年间，威制成立，然后择能者，即必易守成规。则虽老年，事须且用。其灵武比太原虽小，亦是要镇。如纳臣愚见，伏恐便须择人与希朝相代。谨具奏闻。谨奏。

奏请加德音中节目二件

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

右，伏以圣心优轸，重降德音，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放租税。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钱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纵未纳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征不得。况旱损州县至多，所放钱米至少，百姓未经丰熟，又纳今年税租，疲乏之中，重此征迫，人力困苦，莫甚于斯！却是今年，伏望圣恩，更与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损州作分数，更量放今年租税。当疲困之际，降恻隐之恩，感动人情，无出于此。敢竭愚见，以副圣心。

请拣放后宫内人

右，伏见大历已来，四十余载，宫中人数，稍久渐多。伏虑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遂情。顷者已蒙圣恩，量有拣放。闻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见自太宗、玄宗已来，每遇灾旱，多有拣放，书在国史，天下称之。伏望圣慈，再加处分；则盛明之德，可动天心，感悦之情，必致和气。光垂史册，美继祖宗，贞观开元之风，复见于今日矣。非小臣愚恳，不能发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许，便请于德音中，次第处分。谨具奏闻，伏待进旨。谨奏。

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

右，臣三五日来，闻于时议，云：前件所进者，并是于頔爱妾，被普宁公主暗欲选进。今于頔所进，事非获已者。臣未知此说虚之与实；再三思之，皆为不可。何则？于頔自入朝来，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体，故厚加宠位；知其性恶，故不与威权。中外人情，以为至当。在于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宁，夺其爱妾，众人既有流议，于得以为词。臣恐此事，不益圣德。在臣愚见，岂敢不言？伏见陛下，数月已来，分别邪正。所有制断，所有处置，无不合于公论，无不惬于人情。唯此一事，实乖时体，关于损益，臣实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说。是于頔自进，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间，恐须却赐于頔。内足以辩明圣意，外足以止息浮词，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闻所见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辄敢密陈，庶裨万一。谨具奏闻。谨奏。

论魏徵旧宅状

李师道奏请出私财，收赎魏徵旧宅事宜

右，今日守廉宣，令撰与师道诏：“所请收赎魏徵宅，还与其子〔孙〕，甚合朕心，允依来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尽忠辅佐，以致太平；在于子孙，合加优恤。今缘子孙穷贱，旧宅典卖与人。师道请出私财收赎，却还其后嗣。事关激劝，合出朝廷；师道何人？辄掠此美。依宣便许，臣恐非宜。况魏徵宅内旧堂，本是宫中小殿，太宗特赐，以表殊恩。既又与诸家不同，尤不宜使师道与赎。计其典卖，其价非多。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钱收赎，便还后嗣，以劝忠臣。则事出皇恩，美归圣德（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其与师道诏，未敢依宣便撰。伏待圣旨。谨具奏闻。谨奏。

论王锬欲除官事宜状

右，臣窃有所闻，云：王锬见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轻授。王锬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内外之议，早已纷然。今王锬若除，则如王锬之辈，皆生冀望之心矣。若尽与，则典章大坏，又未感恩；若不与，则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臣又闻：王

鐔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繆。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邻入朝，号为羨余，亲自进奉。凡有耳者，无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王鐔进奉而与宰相也。臣又恐诸道节度使，今日已后，皆割剥生人，营求宰相；私相谓曰：谁不如王鐔邪？故臣以为深不可也。其王鐔归镇与在朝，伏望并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闻信否，贵欲先事而言，或恐万一已行，即言之无及。伏惟圣鉴，俯察愚衷。谨具奏闻。谨奏。

论裴均进奉银器状

右，臣伏闻向外传说，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于银台进奉前件银器。虽未审知虚实，然而物议喧然。既有所闻，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时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罢进奉。天意如感，雨泽应期，巷舞途歌，咸呼万岁。伏自德音降后，天下颺望遵行，未经旬月之间，裴均便先进奉；若诚有此事，深损圣德。臣或虑有人云：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遂劝圣恩，不妨接纳。以臣所见，事固不然。臣闻众议，皆云：裴均性本贪残，动多邪巧，每假进奉，广有诛求。料其深心，不愿停罢。必恐即日修表，倍程进来，欲试朝廷，尝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诸道进奏院报事例，不过四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进物方到。以此详察，足见奸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计。况一处如此，则远近皆知，臣恐诸道依前，从此不守法度。则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虑，深为陛下惜之！伏准德音节文，除四节及旨条外，有违越进奉者，其物送纳左藏库，仍委御史台具名闻奏。若此事果实，则御史台必准制弹奏，谏官必谏，宰相必论。天下知之，何裨圣政？以臣所见，伏望明宣云：裴均所进银器，虽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库收纳。如此，则海内悦服，天下欢心。事出宸衷，美归圣德。又免至御史、谏官奏论之，然后有处置。在于事体，深以为宜。伏愿圣心，速赐裁断，谨具奏闻。谨奏。

白居易全集卷集五十九

奏状二 凡二十四首

论孙 㒰、张奉国状

孙 㒰

右，伏以凤翔，右辅之地，控压陇蜀，又近国门，最为重镇。承前已来，多择有功勋德望者，为之节使。昨者，孙 㒰忽除此官，臣缘素未诸知，不敢轻议可否。及制下之后，甚不惬人心。孙 㒰虽久从军，不闻有大功效；自居禁卫，亦无可称。至于姓名，众未知有，纵有才略，堪任将帅；犹宜且试于小镇，不合便授此重藩。岂唯公议之间，以为过当；亦恐同类之内，皆生幸心。况今圣政日明，朝纲日举，每命一官一职，人皆侧耳听之。则除授之间，深宜重慎。今孙 㒰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凤翔，观其可否。已后不可不审。伏恐圣聪要知。

张奉国

右，奉国当徐州用兵之时，已有殊效；及李锜作乱之日，又立大功。忠节赤诚，海内推服；近来将校，少有比伦。已蒙圣恩，授金吾大将军，以示奖劝。以臣所见，更宜与一方镇，以感动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慑天下奸臣之心。何者？奉国之事，无人不知；方镇之荣，无人不爱。若奉国更得节度使，天下闻知，人皆为贪宠荣，谁不争效忠顺？万一若一方有事，一帅负恩；则麾下偏裨，竞为奉国。乱臣贼子，不敢不息。一则明劝忠贞，二则暗销祸乱。圣人机柄，正在于斯。今奉国闻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国未曾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镇；若近边次节度，有要替处，与奉国最为得宜。谨具奏闻。谨奏。

奏所闻状

向外所闻事宜

右，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申报御史台；如有人勘问，便仰录名奏来者。内外相传，不无惊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虚传。且有此闻，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节外，非时进奉，一切并停；如有违越，仰御史台察访闻奏。今若不许报台，不许勘问，即是许进奉而废德音也。伏以陛下忧人思理，发自深诚。德音中停罢进奉，最是大节。昨者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犹虑四方不知，将谓容其违越，特令送出外库，宣报所司。远近传呼，闻于道路。此则不独人心欣跃，感动四方；实亦国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逾数月，忽有此消息；贺德音之使，未绝于道途；许进奉之声，已闻于内外：此众情所以惊愕而不测也。臣昨访闻，又无明敕。伏料圣意，必无此处分。但恐宣传之际，或致

疑误；遂令内外，有此流传。实恐旬月之间，散报诸道，亏损圣政，无甚于斯。若此果虚，即望宣示内外，令知圣旨，使息虚听。伏愿宸衷，速有处分。谨具奏〔闻〕。谨奏。

奏阆乡县禁囚状

虢州阆乡、湖城等县禁囚事宜

右，伏闻前件县狱中，有囚十数人，并积年禁系，其妻儿皆乞于道路，以供狱粮。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狱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转运下、囚禁在县狱，欠负官物，无可填陪，一禁其身，虽死不放。前后两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节文不该。至今依旧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无重于死：故杀人者罪止于死，坐赃者身死不征。今前件囚等，欠负官钱，诚合填纳；然以贫穷孤独，唯各一身，债无纳期，禁无休日。至使夫见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行路见者，皆为痛伤。况今陛下爱人之心，过于父母；岂容在下有此穷人？古者一妇怀冤，三年大旱；一夫结愤，五月降霜，以类言之，臣恐此囚等忧怨之气，必能伤陛下阴阳之和也。其囚等人数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该事由。臣即未知委细。伏望与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闻奏，如或是实，禁系不虚；伏乞特降圣慈，发使一时放免。一则使縲囚获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则明天听及卑，远近自无冤滞。事关圣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盐铁使下，诸州县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续条疏具事奏上。

论承璀职名状

承璀充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

右，缘承璀职名，自昨日来，臣与李绛等已频论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实深知不可，岂敢顺旨便休。伏望圣慈，更赐详察。臣伏以国家故事：每有征伐，专委将帅，以责成功。近年已来，渐失旧制；始加中使，命为都监。顷者韩全义讨淮西之时，以贾良国为都监；近日高崇文讨刘辟之时，以刘贞亮为都监。此皆权宜，且为近例。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专统领者。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统。岂有制将、都统，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王承宗闻之，必增其气。国史记之，后嗣何观？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伏乞圣虑，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伏乞圣虑，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宫以来，则曾驱使承璀，岁月既久，恩泽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劳，贵之可也；陛下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于治乱；朝廷制度，出自于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今臣忘身命，沥肝胆，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蝼蚁之命至轻，社稷之计至重。仗乞圣虑，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须用之，

即望改为都监，且徇旧例。虽威权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闻之，不甚惊听。如蒙允许，伏望速宣与中书，改为诸军都监。臣不胜忧迫恳切彷徨之至！

论元稹第三状

监察御史元稹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右，伏缘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绹、崔群等再已奏闻，至今未蒙宣报。伏恐愚诚未恳，圣虑未回，臣更细思，事有不可。所以尘黷，至于再三。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已后，凡在位者，每欲举事，先以元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横，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奉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词，然外议喧喧，皆以为元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自此得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劾在东川日，在法收没平人资产八十余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神枢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旨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臣闻德宗时，有崔善贞密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李锜大怒，遂掘坑纵火，烧杀崔善贞。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后，方镇有过，无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为戒。如此，则天下有不轨不法之事，陛下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何敢烦黷圣听，至于再三乎？诚以所损者微，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陛下若以臣此言为忠，又未能别有处置，必不得已，则伏望且令追制，改与一京司闲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镇。此乃上神圣政，下惬人情。伏望细察事情，断在圣意。谨具奏闻。谨奏。

请罢兵第二状五月十日进。

请罢恒州兵事宜

右，缘讨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闻。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愿圣聪，再赐详省。臣伏以河北事体，本不合用兵；即已用兵，亦希万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势，保必无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拟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已来，未敢苦战，已丧大将，先挫军威。至今与从史两军，入贼界下营未得。从史虽经接战，与贼胜负略均。

况奏报之间，又事恐非实。迁延进退，贵引日时。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数月已来，方入贼界。据所奏，到贼新市城一镇，便过不得。又奏，深泽县今却被贼打破，则其进讨之势，想亦可知。刘济亲领全军，分围乐寿。又奏，贼城坚守，卒不易攻。师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便不进军。如此事由，陛下具见。据其去就，岂有成功？未审圣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见，速须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陛下痛惜者二，可为陛下深忧者二。何则？若保有成功，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货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臣伏见陛下比来爱人省用，发自深心。至于圣躬，每事节俭。今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富贵强大。臣每念此，不胜愤叹！此所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议无不许；请而后舍，模样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臣每念此，实所疚心！其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疫疾暴露，衣甲暑湿，弓箭疮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乌杂，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苦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一也。臣伏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知之？忽见利生心，承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臣每思之，忧入骨髓！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伏惟详臣此状，察臣此心，审赐裁量，速有处分。如此，则是陛下社稷宗庙之福，不独天下幸甚。谨具奏闻。

请罢兵第三状六月十五日进。

请罢恒州兵马事宜

右，臣所请罢兵，前后已频陈奏。今日事势，又更不同，比来日月渐深，忧惶转甚；若不极虑，若不切言，是臣惧罪惜身，上负陛下。伏希圣鉴，怜察血诚，知臣心如此，更详此状。臣伏以行营近日事体，陛下一一具知。师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诏。至于表章词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测，与贼计会，各收一空县而已，相顾拱手便休。闻昨者泽潞溃散健儿，其间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并按军令。昨所与诏，都不禀承。据此情状，略无形迹。但恐今日已后，此辈无不办为。又比来所望有功，只在南北两道。今北道希朝等，屯军向欲半年，过新市一镇未得。茂昭又称兵少，特地方请加兵。则南道势力，今亦可见。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阳新到邢州。又奏兵数至少，请诸军兵马，议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尽忠，终恐不副圣意。据此事势，万无成功。陛下犹未罢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刘济近日，情似尽忠；今忽罢兵，虑伤其意。以臣所见，理固不然。刘济大奸，过于群辈；外虽似顺，中不可知；有功无功，进退获利。初闻罢讨，或可有词；见雪恒州，必私怀喜。何则？与承宗本末之势同也。假令刘济实忠实荅，

陛下难阻其心，犹须计量重轻，舍小图大。岂缘刘济一人惆怅，而不顾天下远图？况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圣意；断之不疑。臣昨者以军久无功，时又渐热，人不堪命，虑有奔逃：前状之中，已具陈奏。今果闻神策所管徐泗郑滑两道兵马，各有言语，似少不安，臣自闻之，不胜忧切。一军若不宁贴，必扇诸军之心。自此动摇，何虑不有？事忽至于此者，则陛下求不罢讨，得乎？一种罢兵，何如早罢？必待事不得已，然后罢之；只使陛下威权转销，天下模样更恶。如此事势，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卢从史已归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来；元阳方再整本军，刘济且引兵欲进：因此事势，正可罢兵；赦既有名，罢犹有势。若又此时不罢，臣实不测圣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锐意用兵之时，必谓讨承宗，如讨刘辟、李锜，兵合之后，坐见诛擒。岂料迁延经年如此。然则始谋必克，犹不可知；后事转难，更何所望？至于竭府库以富河北诸将，虚中国以使戎狄生心：可为深忧！可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陈。况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权财用；今日已后，所忧者治乱安危。国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叶；岂得以小忿而忘国家大计？岂得以小耻而忘宗社远图？伏顾圣心，以此为虑。臣前后献三状，不啻千言：词既繁多，语亦恳切。陛下若以臣所见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尘黷不休，臣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为是，所言为忠，则陛下何忍知是不从？知忠不纳？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伏望读臣此状一二十遍，断其可否，速赐处分。臣不胜负忧待罪，恳迫兢惶之至！谨奏。

论严绶状

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严绶江陵节度使

右，臣伏以赵宗儒，众称清介有恒；严绶，众称怯懦无耻：二人臧否，优劣相悬。宗儒自到江陵，虽无殊政，亦闻清静，境内颇安；纵要改移，即合便择胜宗儒者。且严绶在太原之事，圣聪备闻；天下之人，以为谈柄。陛下罢其节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为至当。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书下后，无不惊叹。兼邪人得计，正人忧疑，大乖群情，深损朝政。臣前后所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论。今此除授，实甚不可。伏望圣意，更赐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圣旨。谨奏。

论孟元阳状

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孟元阳右羽林

军统军仍封赵园公食邑三千户

右，臣伏以孟元阳，潞水有功，河阳有政，自到泽潞，戎事颇修。但以老年，事须与替；比诸流辈，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优奖。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统军，众犹谓屈。今元阳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统军，恐似更屈。虽加封爵，悉是虚名。况元阳功效忠勤，天下有数；今以无能者一例除改，无所旌别；臣恐今日已后，无以劝人。以臣所见，若改除金吾大将军，轻重之间，实为所得。只如柳惟晨、李简之辈，有何功业，

合比元阳，犹居此官，动逾年岁。伏望圣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书状便撰。谨具奏闻，伏待圣旨。谨奏。

谢官状

新授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
学士、云骑尉臣崔群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谦奉宣进旨，特加慰谕，并赐告身者。圣慈曲被，宠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赐，蹈舞离次，惊惶失图。伏以郎吏、谏官，古今所重。位当星象，职在箴规。皆须问望清方，行实端悫；然可以佐弥纶于草昧，能正其词；尽献纳于刍言，必直其节。苟轻所选，实忝厥官。臣等学识庸虚，才质愚懦，自居近职，忝冒已深；况超擢荣班，惭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宠，闻实若惊；再思难报之恩，感而欲泣，唯当奋励驽钝，补拾阙遗，中誓赤诚，上酬玄造。俯伏忧愧，若无所容。无任感恩兢惕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奏陈情状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进。

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本官合满，欲议改转。知臣欲有陈露，令臣将状来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圣慈，俯察愚恳。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致其忧。情迫于中，言形于口。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倘授此官，臣实幸甚。则及亲之禄，稍得优丰；荷恩之心，不胜感激！辄敢尘默，无任兢惶。谨具奏陈，伏在圣旨。

谢官状元和五年五月六日进。

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臣〕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谦奉宣圣旨，特加慰谕，兼赐告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战越跼迹，惊惶失容；蹈舞屏营，不知所据。臣叨居近职，已涉四年；自顾庸昧，无裨明圣；尘忝岁久，忧惭日深，况于官禄之间，岂敢有所选择？但以位卑俸薄，家贫亲老，养阙甘馨之费，病乏药石之资，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圣念，虽许陈情；敢望天恩，遽从所欲！况前件官，位望虽小，俸料稍优；臣今得之，胜登贵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为子之诚，赐臣及亲之禄。臣所以抚心知愧，因事吐诚；乌鸟私情，得尽欢于展养；犬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荣幸不止于一身，感戴实深于万品！无任荷恩抃跃之至！

谢蒙恩赐设状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初入院，特赐设者。臣生长穷贱，才质孱微，草野鄙夫，风尘走吏；岂期圣造，选在禁闱，煦以天慈，赐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宁，手足无措。况樽开九酝，饌列八珍；惠过加笾，荣优置体。金罍引满，将王泽而共深；玉饌属厌，与圣德而俱饱。终食且叹，扞心自惊。战汗惭惶，陨越于下。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谢恩赐衣服状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初入院，特赐衣服者。臣自入禁司，才经旬月，未陈薄效，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献自远方，降从御府，既鲜华而骇目，亦轻暖而便身。臣实何人，堪此荣赐？臣必拟秘藏筐笥，传示子孙。何则？顾陋质而怀惭，貌非称服；抚微躯而荷宠，力不胜衣。因物感恩，无任愧惧。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

右，今日伏奉圣恩，赐臣等于曲江宴乐，并赐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获侍宴于内庭，又赐欢于曲水；蹈舞踟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臣等谬列近司，猥承殊泽；捧觴知感，终宴怀惭。肉食无谋，未展涓埃之效；素餐有愧，难胜醉饱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报。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九月九日谢恩赐宴曲江会状

右，（臣）今日伏奉进旨，赐臣等于曲江宴会，特加宣慰，并赐酒脯等者。伏以重阳令节，大有丰年；赐宴于无事之朝，追欢于最胜之地。况天厨酒脯，御府管弦；宠赐忽降于寰中，庆幸实生于望外。仍加慰谕，曲被辉华。臣等各以凡才，同参密职；幸偶休明之日，多承饫赐之恩。乐感形骸，欢容动而成舞；泽均草木，秋色变以为春。徒激丹心，岂报玄泽？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腊日谢恩赐口蜡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等，仍以时寒，特加慰问者。伏以时逢腊节，候属祁寒；岂意圣慈、不忘微贱：念严凝而加之煦妪，虑皴瘃而润以脂膏。喜气动中，欢容发外。挟矿之恩所勉，和则体舒；不龟之泽既沾，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怀愧，因物谕情。岂止饮德莹心，唯惊宠赐；必拟澡身励节，以答鸿私。感跃之诚，倍万恒品。谨具奏闻。谨奏。

中和日谢恩赐尺状

右，今日奉宣，赐臣等红牙银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节，庆赐申恩；当昼

夜平分之时，颁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红牙为尺，白银为寸；美而有度，焕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为上表裁成之德。庆泽所及，欢心毕同。臣等尘忝日深，宠锡岁至。虽恩光下济，咫尺之颜不违；而尸素内惭，分寸之功未效。捧受愧畏，倍万恒情。谨具奏闻。谨奏。

谢清明日赐新火状

有，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就宅宣旨，赐臣新火者。伏以节过藏烟，时当改火，助和气以发滞，表皇明以烛幽。臣顾以贱微，荷兹荣耀；就赐而照临第宅，聚观而光动里闾。降实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倾葵藿之心。徒奉恩辉，岂胜欣戴！

谢恩赐冰状

右，今日奉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况春羔之荐时，始因风出；当夏虫之疑日，忽自天来。烦暑迎消，凉飈随至。受此殊赐，臣何以堪？欣骇惭惶，若无所措。但饮之栗栗，常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怀履薄之戒。以斯惕厉，用答皇慈。谨奉状陈谢以闻。

谢赐新历日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新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捧持；开卷授时，见履端之有始；披文阅处，知御历之无穷。庆贺既深，感戴无极。谨奉状陈谢〔以闻〕

谢恩赐茶果等状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进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问，赐茶果梨脯等〔者〕。曲蒙圣念，特降殊私；慰谕未终，锡资旋及。臣等惭深旷职，宠倍惊心。述清问以修词，言非尽意；仰皇慈而受赐，力岂胜恩？徒激丹诚，讵酬玄造？〔无任欣戴抃跃之至〕

谢赐设及匹帛状

右，今日高品刘全节奉宣进旨：以臣等在院覆策毕，特加慰问，并赐设及匹帛者。臣等职在掌文，诏令考策，虽竭鄙昧，犹惧阙遗。岂意皇鉴下临，圣慈曲至，惠加赐食，荣及承筐。宠厚缣缃，仰难胜于玄赐；恩深醉饱，退有愧于素餐。徒积惭惶，何酬庆赐？〔无任感戴屏营之至〕

社日谢赐酒饼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酒及蒸饼、怀饼等。伏以时唯秋社，庆属年丰；颁上尊之酒浆，赐太官之饼饵。既非旧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岂伸丹慊？谨

奉状〔陈谢以闻〕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

奏状三凡七首

论重考科目人状

今年吏部应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试文书等

右，臣等奉中书门下牒，称奉进旨，令臣等重考定闻奏者。臣等窃有所见，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书侍郎二人考试。吏部事至繁剧，考送固难精详；所送文书，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韩皋累朝旧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责。臣等又以朝廷所设科目，虽限文字，其间收采，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数且非广；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体不弘。以臣所见，兼请不考。已得者不妨侥幸，不得者所胜无多；贵收人材，务存大体。伏乞以臣等此状，宣付宰臣，重赐裁量。伏听进旨。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司门员外郎臣白居易等状奏。

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上护军臣李虞仲。

举人自代状

中书省 朝议郎、权知尚书兵部郎中、骑都尉杨嗣复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武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辩政之学，有体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学可以侍顾问。名实相副，辈流所推：选备侍臣，参知制命，酌其宜称，诚合在先。臣既诸详，辄举自代。谨具闻荐，伏听敕旨。

长庆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臣白居易状奏。

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

右，臣等伏料自欲童试进士已来，论奏者甚众，伏计烦黷圣听之外，必以为或亲或故，同为党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隐情责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圣鉴，试详臣言。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况臣等才识浅劣，谬蒙选充考官。自受命已来，夙夜惶惧，实忧愚昧，不副天心。敢不尽力竭诚，苦考得失？其间瑕病，纤毫不容；犹期再三，知臣恳尽。然臣等别有愚见，上神圣聪；反覆思量，辄敢密奏。伏准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患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如此，则进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于有司，敢不惩革？臣等皆蒙宠擢，又忝职司；实愿裨补圣明，敢不罄竭肝胆？谨具奏闻，伏待圣

裁。谨奏。

长庆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试进士官、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浩臣白居易等奏。

重考试进士官、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臣王起。

让绢状长庆元年八月十三日进

恩赐田布与臣人事绢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谕进旨，敬命荷恩，遂与臣前件绢，臣不敢受，寻以奏陈。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当时进状陈谢讫。感戴圣恩，昨日不敢不谢；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谕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诸家。何者？未报父仇，未雪国耻；凡人有物，犹合助之；况取其财，有所不忍。又昨除日布魏博节度制中诫云：一饭之炮，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节将之臣，发军讨叛，大费虽资于公给，小用亦藉其家财。今陛下欲使田布誓心报仇，捐躯杀贼，伏料宣谕慰问，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须得物；臣恐镇州贼徒未殄，田布财产已空。欲救将来，乞从臣始。此则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圣渥倍深；责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伏愿天鉴照临，知臣不是饰让。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尘黷尊严；心实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绢，臣寻已却还田布。伏乞圣慈，许臣不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圣恩。谨录奏闻。伏待进旨。

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
舍人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
可沔州刺史，刑部员外郎
王镒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伏以两省、史馆，皆是近署，聚饮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贬官，即恐太重。况独孤朗与李景俭等，皆是僚友，旦夕往来，一饭一饮，盖是常事。景俭饮散之后，忽然醉发，自犹不觉，何况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见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谬，以为不可。自陛下临御，及此二年，圣慈宽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诏或下，众情不免惊忧。兼恐朝廷官僚，从此不敢聚会。四方诸远，不知事由，奔走流传，事体非便。伏惟宸鉴，更赐裁量，免至贬官，各令罚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惩。臣不揆蠢愚，辄敢尘黷：岂不惧罪？岂不惜身？但缘进不因入，出于圣念，自忠州刺史，累迁中书舍人，已涉二年，一无裨补，夙夜惭惕，实不自安。前后制敕之间，若非甚不可者，恐烦圣听，多不备论。今者所见，若又

不奏，是图省事，有负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详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

论行营状应缘镇州行营利害事宜，谨具如后

一、请专委李光颜东面讨逐，委
裴度四面临境招谕事。

右，臣等伏见自幽镇有事以来，诏太原、魏博、泽潞、易定、沧州等五道节度，各领全军；又征诸道兵马，计七八十万，四面围绕，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岂不以兵数太多，反难为用，节将太众，则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以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今李光颜既除陈许节度，尽领本军。伏请抽诸道劲兵，通前约与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四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镇州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自生变改。况光颜久谙战阵，素有威名；裴度为人忠勇果决；加以明悬赏罚，使其忧责在身，事势驱之，自须死战。若比向前模样用命，百倍相悬。破贼责功，无出于此。况太原兴王之地，天下劲兵；今既得人，足当一面。以此计度，无如二人。

一、请抽拣魏博、泽潞、易定、沧州
四道兵马，分付光颜事

右，伏请诏光颜，于前件四道拣选马步精锐者。每军各取三四千人，并令光颜专统。一则藉其兵力，讨袭镇州；二乃每军抽人，不为不用，其余放去，理亦无妨。况令守疆，亦足展效。或闻泽潞、魏博兵马，同讨淮西之时，素谙光颜勤恤将士，必乐为用，可望成功。今光颜得到下博后，即陈许先有八千人；昨又发三千人；光颜又须凤翔马军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郑滑、河阳等军，悉皆劲锐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马，约有三四万人，尽付光颜，足以成事。其襄阳、陕府、东都、汝州等道兵马，仍委光颜拣择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还；岂唯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阵。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兵马监军，伏请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

一、请勒魏博等四道兵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报父仇，望其感激众心，先立功效。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以来，都不进讨。非田市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贰拾柒捌万贯。今天下百计求取，不足充其数月衣粮。若且依前，将何供给？则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给衣粮。省费之间，利害明矣。其泽潞、易定等，虽经接战，胜负略均。且昭义全军，收临城一县不得；则其兵力，

亦可知矣。沧州新经败挫，叔良又乏将谋，势不支任，必无可望。今请魏博等四道，各归本界，严守封疆。如此，则不独减无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费，就中魏博尤要退军，虚费货粮，最可痛惜！

一、请省行营粮料事

右，伏以行营最切者，岂不以国用将竭，军费不充，更至春夏已来，实恐计无所出。今若两道共留六万，其余退食本道衣粮，即每月所费，仅减其半；一月之用，可给两月，唯供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责其死战，敢不尽心？臣以为当今至切，无过于此。

一、请因朱克融授节后，速讨王庭凑事

右，克融、庭凑，同恶相济，物情事理，断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节锁，纵终助援，必恐迟疑。当逗留克融之时，是经营庭凑之日；迟则心固，久则计成，三数月间，须有次第；延引入夏，转难用兵。今正是时，时不可失。以臣等所见，谨具如前。伏以行营今日事宜，真可谓急危极矣！其间变故，远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迟晚。若犹可及，无出于斯。何者？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览臣此状，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谙兵事；纵知诚恳，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战机宜，非臣所习；而军国利害，虽愚亦知。况察群情，兼听众议，与臣此奏，所见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轻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营事势，奏报不真，皆云贼徒计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难于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绩；至今既无次第，安得不务改图？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犹未晚。若因循且过、即救疗转难。臣又切有过忧，敢不尽吐肝肺？实恐军用不济，更须百计诛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极。今天下诸色钱内，每贯已抽减三百；茶盐估价，有司并已增加；水陆关津，四方多请率税。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繆。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不以重难改移，忽于大计也。臣等又忧深州久围，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粮道未通；下博诸军，致于穷地。光颜兵少，欲入无由。外即救援不来，内即猴粮罄竭：各求生路，难向死门；无可奈何，忽然奔散。即圣心难悔，其可及乎？其鉴不遥。在贞元中，韩全义五陵之败是也。伏望陛下详臣此状，思臣此言；若以为然，速赐裁断。臣等受恩日久，忧国情深，志在恳切，言无方便；伏望圣鉴，俯察愚衷。无任感激拊款之至！谨同诣延英门进状以闻。伏听敕旨。谨奏。

长庆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臣白居易状奏。

论姚文秀打杀妻状长庆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右按《律疏》云：“不因争斗，无事而杀，

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争斗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殴杀了，即曰：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又如此可乎？设使因争，理犹不可；况阿王已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殴杀人事，承前寺断，不为故杀。恐与姚文秀事，其间情状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误断？便将作例，未足为凭。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谨同参酌，件录如前。

奉 敕：“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决重杖一顿处死。”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一

奏状四 表附 凡十七首

为宰相《贺赦表》长庆元年正月，就南郊撰进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书，大赦天下者。臣与百执事，奉扬宣布，与亿兆众，蹈舞欢呼：自天降和，率土同庆。臣等诚欢诚抃，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极，建无发号，大明升而六合晓，一气熏而万物春。肆青措刑，涤瑕荡秽。凡在圆首，纳于欢心。矧又抵把天地，孝享宗庙；蠲减租责，策征贤良；褒德及先，赏功延嗣；敬宾养老，念旧睦亲：生人之积弊尽除，有国之颓纲必举。况陛下承二百祀鸿业之重，纂十一圣耿光之初。始奉严禋，新开宝历。天下之目，专专然观陛下之动；天下之耳，颋颥然听陛下之言。斯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必达于朝野；举一事，不浹辰必闻于华夷。当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则可以动人听而式歌舞；况具众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谬居重位，幸属鸿休，惭窃股肱，喜深骨髓。欢欣惊跃，倍万常情。无任鼓舞庆幸之至！

为宰相《请上尊号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陈表章，请上尊号。愚诚虽恳，圣鉴未回；蹈地局天，不胜大愿。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大道者无求于物，物尊而不辞；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让。不让，故与天合德；不辞，故率土归心。斯所谓应乎天而顺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兴一德，统牧万方，致时俗之和平，纳生灵于富寿。金革已偃，销七十载之厉阶；玉烛方调，启一千年之圣运。天人合应，书轨混同。而鸿名未加，盛典犹缺；华夷失望，史策无光。此诚君上之谦，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默皇明，重陈丹慊。臣谨按：《书》曰：“思作睿，睿作圣。”又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经》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历观列辟。虽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仁和一熏，犷獫尽化。可不谓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虏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纳款；威灵四及，奔走来宾。可不谓神武乎？陛下以万乘之尊，四海之富，供养长乐，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谓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号曰睿文神武孝德〔皇帝〕。伏惟陛下略抑谦之小节，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圣在天，岂忘继其志？以亿兆人为子，宁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受徽号。在玄功不为主宰，于盛德有所形容。焕乎大哉！垂裕无极。此实天下之幸甚，非独臣之幸也。臣等无任诚愿恳禱之至！

为宰相《让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书，授臣某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宠擢非次，忧惶失图，蹈地局天，不知所措。臣某诚兢诚惕，顿首顿首。臣闻：上理阴阳，下平法度，外抚夷狄，内亲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职，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

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伦，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经，致寇速尤，无甚于此。臣谬因文学，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内职。星霜屡改，爵秩骤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于实，任过其才。岂唯覆餗是忧，实累知人之鉴。况陛下肇开历数，将致升平；辅粥之臣，尤宜慎择。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枢衡要地，初不得人，则理化劳心，终无成日。此所以重陈手疏，再沥血诚，乞回此官，别授能者。臣若得请，便不负恩。情见于辞，非敢饰让。皇天白日，实鉴臣心！无任恳款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让以闻。

为宰相《贺雨表》

臣某言：臣闻圣明在上，刑政叶中，则天地气和，风雨时若。常闻其语，今见其时。臣某等诚欢诚跃，顿首顿首。臣伏以阴阳气数，盈缩相随，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麦犹茂，农功未妨。陛下念物忧人，先时戒事，靡神不举，有感必通。故云出于山，月离于毕；初洒尘以霖霖，渐破块而滂沱：圃圉田畴，无不沾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来，虽因天降；从中而得，实与心期。发于若厉之诚，散作如膏之泽。凡在率土，孰不欢心？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燮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之至！

为宰相《贺杀贼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贼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杀戮讫。皇灵震耀，凶孽梟夷，率土普天，欢呼鼓舞。臣等诚喜诚抃，顿首顿首。臣闻乱臣贼子，阻兵干纪者，明则有天讨，幽则有鬼诛；迟速之间，罔不殄殄。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君临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载之德，顺春生秋杀之令；宿寇遗孽，暗然销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贼某乙、一介贱隶，两河叛人，包藏祸心，窃弄凶器，戕害主帅，虔刘善良。幕燕鼎鱼，偷活顷克。颠木之余桥，痼疽之遗种，斧戕欲加而先折，针石未攻而自溃。不有吊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算？则天下之心，有以知顺存逆亡，其犹影响者也。臣伏以某乙既以斩首，某乙将何保身？若不乞降，即应生变。辅之或在，车则相依；皮既不存，毛将安附？况我乘破竹，彼继覆车；止戈之期，翘足可待。无任喜庆抃跃之至！

贺云生不见日蚀表为宰相作。

臣某等言：臣闻尧汤之逢水旱，阴阳定数也；宋景之感荧惑，天人相应也。盖天地大统，不能无灾；皇王至诚，可以销慝。尝闻此说，今偶其时。臣等诚欣诚幸，顿首顿首，伏见司天台奏：今月一日，太阳亏音。陛下举旧章，下明诏，避正殿，降常服，礼行于己，心祷于天。天且不违，物宁无应？况正阳月朔，亭午时中，和气周流，密云布护，蒙然暂蔽，赫矣复明。屏翳朝，但惊若烟之涌；曜灵昼掩，不见如月之初。所谓诚至于中，而感通于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陈事理，重考征祥？三光忌盈，必有时蚀；万物莫睹，与无灾同。庆生交感之间，喜浹照临之内。虽卿云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伏贺，万人仰观；事彰天鉴孔明，道配日新其德。臣等幸遭

昌运，谬荷殊私；皆乏济时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蚀，自惭燮理无功；山川出云，实赖圣明有感。感贺忻戴，倍万常情。无任抃跃踴踊之至！

为崔相《陈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辄陈露，伏增战的。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赠某官，臣今承后。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无后，以犹子之义，命臣继绍，仍赐臣名。嗣袭虽移，孝思则在，上荷君命，永承继绝之宗；中夺私恩，遂阴劬劳之报。岁月旷久，情礼莫申。自去年已来，累有庆泽；凡在朝列，再蒙追荣。或有陈乞，皆许回授。况臣猥当宠擢，谬陟台阶。爵录之荣，实有逾于同辈；显扬之命，独未及于先人。饮泣茹悲，哀惭两极！臣今请以在身官秩，并前后合叙勋封，特乞圣慈，回充追赠，俯允所请，无幸于斯！则臣乌鸟之心，犹再生而展养；犬马之力，誓万死以酬恩。蹈地仰天，不胜感咽！披陈诚恳，烦黷宸严。无任惶惧激切之至！谨奉表陈露以闻。

忠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臣诚喜诚惧，顿首顿首。臣性本疏愚，识惟褊狭，早蒙采录，擢在翰林，仅历五年，每知尘忝，竟无一事，上答圣明。及移秩官寮，卑冗疏贱，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犹蒙圣慈，曲赐容贷；尚加录食，出佐浔阳。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食，未尝敢安。负霜枯葵，虽思向日；委风黄叶，敢望沾春？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两河又宁，臣得为升平之人，遭遇已极；况居符竹之寄，荣幸实多，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局身地远，仰首天高；蚁蝼之诚，伏希怜察。无任感激恳款仿惶之至！谨遣某官某乙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贺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见二月二十二日制书，逆贼李师道，已就梟戮者。皇灵有截，睿算无遗，妖氛廓清，遐迩庆幸。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闻：乱常干纪，天殛神饰，李师道包藏祸心，暴露逆节，罪盈恶稔，众叛亲离，未劳师徒，自取擒戮。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文经天地，武定华夷，凡是猖狂，无不诛剪。两河清晏、四海会同；升平之风，实自此始。臣名参共理，职忝分优，抃舞欢呼，倍万常品。守官有限，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庆快踴踊之至！谨具奏闻。谨奏（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贺上尊号后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书，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欢呼；自天降休，率上同庆。（中谢）臣闻玄功盛德，非鸿名不能形容；物厉人疵，非皇泽不

能涤荡：自非上圣，莫能兼之。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纂承大业，子育群生，信及豚鱼，威殄泉镜；削平寰海，混一车书；亿兆一心，愿崇大号。从人欲而俯膺盛礼，赐时和而广洽皇恩。蠲减赋租，收拔淹滞；命黜陟而别能否，开谏议而策贤良。宿弊必除，旧章咸举。帝王能事，尽集于今。凡在生灵，孰不幸甚？臣谬当委擢，职在颁条，抃跃之诚，倍万常品。限以守官，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庆抃之至！

杭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属汴路未通，取襄汉路赴任。水陆七千余里，昼夜奔驰，今月一日到本州，当日上任讫。上分忧寄，内省庸虚，仰天戴恩，局地失次。臣某（中谢）。臣谬因文学，忝厕班行；自先朝黜官已来，六年放弃；逢陛下嗣位之后，数月征还。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逾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出泥登霄，从骨生肉；唯有一死，拟将报恩。旋属方隅不宁，朝廷多事；当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输肝写胆之时。虽进献愚衷，或期有补；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犹自知，况在天鉴？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当鼎鑊之诛，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责轻；欲答生成，未知死所。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下苏调瘵，上副忧勤。万分之恩，莫酬一二。仰天举首，望阙驰心。葵藿之志徒倾，蝼蚁之诚难达。无任感恩激切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长庆二年）。

为宰相《谢恩赐酒脯饼果等状》

右，中使某奉宣圣旨，赐臣等前件物等。俯俸受赐，竦跃荷恩。天酒来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宠过加籓，惧多尸素之责；荣同置醴，惭无曲英之功。徒沥丹诚，岂酬玄造？

为宰相《谢恩赐吐蕃信物银器锦彩等状》

右，臣等材愧庸虚，职叨辅弼：遇天下削平之日，当西戎即叙之时；遂使殊方，致兹远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风。人臣既绝外交，问遗敢言己有？今蒙重赐，益荷圣慈。况来自外夷，知德广之所及；降从中旨，仰恩深而不胜。感戴惭惶，倍万常品。

为段相《谢恩赐设及酒脯等状》

伏蒙圣慈，特加宠锡。珍羞出于内府，旨酒降于上尊。捧戴欢荣，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节旄；勤劳无展于股肱，醉饱有惭于口腹。

为段相《谢借飞龙马状》

伏以出从内厩，行及中涂；假飞龙之骏驹，代蹇馿之麦步。执鞭拜命，借马喻身。取其恋主之心，以表为臣之节。恩深易感，情恳难陈。

为段相《谢手诏及金刀状》

诏赐累加，惭惶交集；宠来天上，感动人间。且金蕴其坚，奉之而永贞王度；刀宣其利，操之而远耀天威。岂唯佩作身荣，实可藏为家宝。况臣望阙渐远，受恩转多；比坚而报国有时，效死而杀身无地。

为宰相《谢官表》为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书，授臣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于凡陋。竦骇震越，不知所为（中谢）。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后，合献表陈谢。臣今所献，与众不同。伏惟圣慈，特赐留听。臣伏闻：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为宰相。元崇欲救时弊，献事十条，未得请间，不立相位。玄宗明圣，尽许行之。遂致太平，实由于此。陛下视今日天下、何如开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远不及元崇。若又俯安怀，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负，实亦军国可忧。臣欲候坐对时，便陈当今切事，下救时弊，上酬君思。臣之誓心，为日久矣。陛下许行则进，不许则退；进退之分，断之不疑。敢于事前，先此陈启，况臣才本庸浅，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进。擢居禁署，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黜宸听，合当死责。岂意怜察，曲赐安全；蝼蚁之生，得自兹日。今越流辈，授以台衡，拔于万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扪心抚己，审分量恩：陛下犹不以众人之心待臣，臣岂敢以众在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实鉴臣心！得献前言，虽死无恨。无任感恩恳款之至！

白居易全集体卷第六十二

策林一凡二十二道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 | | |
|------------|------------------|
| 一、策头二道 | 二、策项二道 |
| 三、策尾三道 | 四、美谦让 |
| 五、塞人望，归众心 | 六、政必成，化必至 |
| 七、不劳而理 | 八、风化浇朴 |
| 九、致和平，复雍熙 | 十、王泽流，人心感 |
| 十一、黄老术 | 十二、〔政〕化速成 |
| 十三、号令 | 十四、辨兴亡之由 |
| 十五、忠敬质文损益 | 十六、议祥瑞，〔辨妖灾〕 |
| 十七、兴五福，销六极 | 十八、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 |

一、策头 二道

臣伏见汉成帝以朱云庭辱张禹，令持下殿，云攀槛，槛折，成帝容之。后尝理槛，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览汉史至此，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岂不以臣不爱死，虽邻于死而必谏乎？君能纳谏，虽折其槛而必容乎？不然，何云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见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诚化万国，以至明临兆人；故数年之间，仍降诏旨；四海之内，累征贤良，思酌下言，乐闻上失；谕以旁求之意，询以无隐之辞。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于汉朝；微臣献言之罪，不虞于折槛矣。况清问之下，条对之中，苟言有可观，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扬其名氏，优崇其爵秩，与夫勿易折槛，以旌直臣之意，又相万也。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唯以直辞，昧死上对。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当陛下无忌讳之日，斯则朝闻夕死足矣，而况于充赋王庭者乎？伏念庸虚，谬应诏选，诚不足以明辨体用，对扬德音。欲率尔而言，适足重小臣狂简之过；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虚求之心？是以窥玉旒，读金策，惭惶g俯，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虑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败，耳或妄有所闻；当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见：进不敢希旨，退不敢隐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对。

二、策项 二道

臣闻：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是以恭默清净之政立，则复朴保和；贵德贱财之令行，则上让下竞；恕己及物之诚著，则苍生可致于至理；养老敬长之教洽，则皇化可升于太宁。由是言之，盖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

善否，系乎君之作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

臣闻：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今陛下以懋建皇极为先，则大化不得不流矣。以钦若前训为本。则大朴不得不复矣。以缉熙庶绩为念，则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祇奉宗庙为心，则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复、未敷之问；自懋建已下，皆叠策问中事。此乃陛下劳谦之德太过，故不自见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见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闻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难，终之实难也。陛下又能终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如指掌耳；岂止化流、朴复、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寿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进士举及第，又以拔萃选授官。臣之名既获贰成，君之禄已受一命。虽天地不求仁于刍狗，而欧侏思委润于沧溟；惓惓之诚，蓄之久矣。幸遇陛下发旁求之诏，垂下济之恩，详延谏猷，亲览条对。逢不讳之日，虽许极言；当无过之朝，不知所述。无裨清问，有负皇明；仰冒宸严，伏待罪戾。谨对。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惭无嘉言，以充清问；辄罄狂瞽，惟陛下择之。谨对。

臣生圣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睹陛下升平之化，谬膺诏选，充赋天庭；安足亲承德音，条对清问？逢旁求之日，虽许直言；当已理之朝，将何极谏？尘黷圣鉴，俯伏待罪。谨对。

四、美谦让 总策问中事，连赞美之

臣闻：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谓之理。非理也；自谓之乱，非乱也；自谓之安，非安也；启谓之危，非危也。何者？盖自谓理且安者，则自骄自满，虽安必危。自谓乱且危者，则自戒自强，虽乱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则盛德大业，斯不远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极，司牧苍生，夙兴以忧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视朝廷未以为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视海内未以为安。而又思酌下言，乐闻上失，弊无不革，利无不兴。今则严湮郊庙，犹谓敬之不至。爰养黎庶，犹谓惠之不弘。省罢进献，犹忧人之困穷。蠲免逋租，犹虑衣之勤匮。搜扬俊乂，犹畏贤之遗逸。涤荡罪戾，犹念狱之非辜。底定兵戈，犹惧其未戢。怀柔夷狄，犹恐其未宾。大化参乎阴阳；犹惭之以寡德。重光并乎日月，犹让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劳谦之心，合天运之不息也；勤恤之德，合地道之无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圣聪，贵闻庶议；苟有愚见，敢不极谏？

五、塞人望，归众心 在慎言动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众心归者，无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闻天子动则左

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言动不书，非盛德也；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焉？若王者言中伦，动中度则千里之外应之，百代之后歌之，况其迩者乎？若言非宜，动非礼则千里之外违之，百代之后笑之，况其述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戏言，身不敢妄动；动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临兆庶：臣伏见天下之目，专专然以观陛下之动也；天下之耳，颞颞然以听陛下之言也。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而达于朝野；动一事，不浹辰而闻于华夷。盖是非之声，无翼而飞矣。损益之名，无胫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观于斯，察于斯，使一言一动，无所苟而已矣。言动不苟，则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归焉。

六、政必成，化必至 在敬其终

问：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虽易举，政则难成。岂文之空垂？将行之未至？思臻其极，仁质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无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终之所致耳，臣闻：先王之训，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虚行也。浅行之则小理，深行之则大和。浅深小大之应，其犹影响矣。然则天下至广，王化至大，增减损益，难见其形。是以政之损者，虽不见其日损，必有时而乱也。教之益者，虽不见其日益，必有时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诚，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终，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极；此先王终日所务者也，终日所行者也。不可月会其教化之深浅，岁计其风俗之厚薄焉。臣又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终而至也。陛下诚能久而终之，则何虑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劳而理 在顺人心立教

问：方今勤恤忧劳，夙夜不怠，而政教犹缺，惩劝未行。何则上古之君，无为而理：令不严而肃，教不劳而成？何施何为，得至于此？

臣请以三五之道言之。臣闻三皇之为君也，无恒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无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故不及者远焉。臣请以三代已后之事言之。臣闻后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后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后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窃惊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岂不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苟或心与道未合，政与欲并行，得失交争，利害相半。如此，则虽宵衣旰食，劳体励精，才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此由舍人而从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执古御今，以三五之心为心，则政教何忧乎不洽？以亿兆之欲为欲，则惩劝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则不殷忧而四海宁；惩劝行，则不勤劳而万人化。此由舍己而从众，是以事半功倍也。臣又闻太宗文皇帝尝曰：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愿陛下从而鉴之，嗣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风化浇朴 由教不由时

问：毗俗之理乱，风化之盛衰，何乃得于往而失于来？薄于今而厚于古？或曰兴替之道，执在君臣。又云浇朴之风，系于时代。二说相反，其谁可从？臣闻代之浇醺，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臧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何以验核？伏请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闻周德寢衰，君臣凌替，蚕食瓜割，分为战国。秦氏得之，以暴易乱，曾未旋踵，同归覆亡。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建区夏，未遑缉熙。迫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社、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手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家国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复〕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故魏徽有云：着言人渐浇讹，不反质朴，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那？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此言万民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著风雨不节，即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为奸宠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好宥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义，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伏惟圣心无疑焉。

九、致和平，复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问：今欲感人心于和平，臻王化于朴厚；何思何念，得至于斯？臣闻政不念今，则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则王化不能流行。将欲感人心于和平，则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难也，则念去烦扰之吏。爱人命之至重也，则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罢也，则念省修葺之劳。忧人财之易匮也，则念减服御之费。惧人之有馁也，则念薄麦禾之税。畏人之有寒也，则念轻布帛之征。虑人之有愁苦也〔则念节声乐之娱。恐人之有怨旷也〕，则念损娼赌之数。故念之交念之，则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则天下和平矣。将欲致王化于雍熙，则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义轩之道也，则思兴利而除害。侔唐虞之圣也，则恩明目而达聪。师夏禹之德也，则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汤之仁也，则思祝网而爱物。鉴汉之盛也，则思罢露台而海内流化。观周之兴也，则思葬枯骨而天下归心。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谏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富寿。故思之又思之，则王泽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则天下雍熙矣。

十、王泽流，人心惑 在恕己及物

夫欲使王泽旁流，人心大感，则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及物者无他，以心度心，以身观身，推其所为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则念人之重扰也。己欲寿，则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则念人之惮劳也。己欲富，则念人之恶贫也。己欲温饱，则念人之冻馁也。己欲声色，则念人之怨旷也。陛下念其重扰，则烦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则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惮劳，则土木之役轻矣。念其恶贫，则服御之费损矣。念其冻馁，则布帛麦禾之税轻矣。念其怨旷，则妓乐宾嬭之数省矣。推而广之，念一知十。盖圣人之道也，始则恕己以及人，终则念人而反己。故恕之又恕之，则王泽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不得不感矣。泽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闻也。

十一、黄老术

在尚宽简，务清静，则人俭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静之理焉。昔宓贱得之，故不下堂而单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阁而东海之政成。曹参得之，故狱市勿扰〔而〕齐国大和。汉文得之，故刑罚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无他，清静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无为而入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陛下诚能体而行之，则人俭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变礼，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则在乎去烦扰，弘简易而已。臣请以齐、鲁之事明之。臣闻伯禽之理鲁也，变其礼，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大公之理齐也，简其礼，从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叹曰：“夫平易近人，人必归之。鲁后代其北面事齐矣！”此则烦简迟速之效明矣。伏惟陛下鉴之。

十三、号令 令一则行，推诚则化

问：号令者，所以齐其俗，一其心，故圣人专之慎之。然则号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其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犹未一者，其失安归？欲使下令如风行，出言如响应，导之而人知劝，防之而人不逾，将致于斯，岂无其要？

臣闻王者发施号令，所以齐其俗，一其心。俗齐则和，心一则固，人于是乎可任使也。《传》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万人万心，若不以令一之，则人人之心各异矣。于是积异以生疑，积疑以生惑；除乱莫先乎令者也，故圣王重之。然则令者，出于一人，加千百辟，被千万姓，渐于四夷，如风行，如雨施，有往而无返也。其在《周易》涣汗之义，言号令如汗涣然，一出而不可复也，故圣王慎之。然则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由令不一也〔令不一者〕。非独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盖谨于始、慢于终，则不一也。张于近、弛于远，则不一也。急于贱、宽于贵，则不一也。行于

疏、废于亲，则不一也。且人之心，犹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则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犹未悦随者，由上之不能行于己、推于诚者也。凡下之从上也，不从口之言，从上之所好也。不从力之制，从上之所为也。盖行诸己也诚，则化诸人也[速。求诸己也至，则感诸人也]深。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于己，虽家至日见，而人不信矣。圣王知其如此，故以礼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为，有诸己者而后求诸人，责于下者必先禁于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导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颀颀然唯望其令、听其言而已。故言出则千里之外应如响，令下则四海之内行如风。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发源，盖是谓也。如此，则何虑乎海内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兴亡之由 由善恶之积

问：万姓亲怨之由，百王兴亡之渐，将独系于人乎？抑亦系于君乎？臣观前代：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天地不能顿为寒暑，必渐于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也。何则？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圣王知其然，故则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动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于中也，栗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懔乎若驭朽索。犹惧其未也，加以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优其忧。乐同于人，敬慎著于己。如是而不兴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来，未之有也。臣愚以为百王兴亡之渐，在于此也。

十五、忠敬质文损益

问：忠敬质文，百代循环之教也。五帝何为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将时有同异那？道有优劣耶？又，三代之际，损益不同，所祖三才，其义安在？岂除旧布新，务于相反相异乎？复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国家祖述五帝，宪章三代，质文忠敬，大备于今；而尚人鲜朴而忠，欲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臣闻步骤殊时，质文异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礼教。道者无为，无为故无失，无失故无革，是以唐、虞相承，无所改易也。礼者有作，有作则有弊，有弊则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损益也。损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于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于地，地道谦卑，天之所生，地敬养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诡。救诡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于天，天道垂文，而人则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则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异而相反也；盖扶衰救弊，各随其运也。运苟有异，教亦不同。虽忠与敬，各系于时；而质与文，俱致于理。标其教则殊制，臻其极则同归：亦犹水火之相形，同根于冥化，共济于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于元气，共成于岁功也。

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国家钦若五帝，宪章三代，典谟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举而兼行；可谓文质协和，礼乐明备之代也。然臣闻孔子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损益始终，若循环然。其继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观周之弊也，爵赏黜，刑罚穷；而秦反用刑名，柞因中绝。及汉杂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晋以还，未有继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遗风；故人鲜朴而忠，俗犹利而巧。伏愿陛下以继周为己任，以行夏为时宜；稍益质而损文，渐尚忠而救僿。斟酌于教，经纬其人；使瞻前而道继三王，顾后而光垂万叶。则尽善之道，大同之风，不专〔美〕于上古矣。

十六、议祥瑞，辨妖灾

问：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斯岂国之兴灭，系于天地之灾祥欤？将物之妖瑞，生于时政之昏明欤？又，天地有常道。灾祥有常应，此必然之理也。何则桑谷之妖，反为福于太戊；大鸟之庆，竟成祸于帝辛？岂吉凶或僭在人，将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征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偶圣，妖必应昏。何则明时不能为无灾，乱代或闻其有瑞？报施之道，何纓滥哉？臣闻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后邦丧，非祥出而后国兴。盖瑞不虚呈，必应圣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则昏圣为祥孽之根，妖瑞为兴亡之兆矣。《文子》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人气而生。”然则道之休明，德动乾坤，而感者谓之瑞；政之昏乱，腥闻上下，而应者谓之妖。瑞为福先，妖为祸始：将兴将废，实先启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至于昏乱，而天文有异，地物不常，则为瑞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悍乎君修改悔之诚，以答天鉴。如此，则转乱为治，变灾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闻高宗不聪，飞雉雒于鼎；宋景有罚，荧惑守于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己；则升耳之异自珍，退舍之庆自臻。天人相感，可谓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贤主也，有一德之违，亦谪见于物。宋景，列国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应乎天。则知上之鉴下，虽贤王也，苟有过而必知。下之感上，虽常主也，苟有诚而必应。故王者不惧妖之不灭，而惧过之不悛；不惧瑞之不臻，而惧诚之不至。足明休征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鉴者，灾亦为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闻：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阴阳和，风雨时，寒暑节，百谷熟，万人安，赋役轻，服用俭，兵革偃，刑罚措，贤者出，不肖者退，声教日被，讴歌日兴。此之谓休征，此之谓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两仪不泰，四气不和，风雷不时，水旱不节，五谷不稔，百腾不藏，徭役烦，征赋重，干戈动，刑狱作，君子隐，小人见，政令日缺，怨日兴：此之谓咎征，此之谓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云一露之祥；一鸟一兽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于气象，或偶得于陶钧，信非休咎之征，兴亡之兆也。何则？隐见出处，亦不干常。明圣之朝，不能无小灾小诊；衰乱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质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内省其身；自谓德之不修，诚之不著；虽有区区之瑞，不足嘉也。自谓政之能立，道之能行，虽有琐琐之妖，不足惧也。臣窃谓妖祥废兴之由，实在于此；故虽辞费，不敢不备而言之。

十七、兴五福，销六极

问：昔周著九畴之书，汉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际，穷探政化之源。然则五福之祥，何从而作？六极之诊，何感而生？将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财耗费，既贫且忧，时疫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销六极，致五福，驱一代于富寿，纳万人于康宁，何所施为，可致于此？

臣闻：圣人兴五福，销六极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为德！不动而感，不劳而化；以之守则仁，以之用则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济万物。然则和者，生于中也；中者，生于不偏也，不邪也，不过也，不及也。若人君内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动；动静进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则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则和乐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则天地之气和；天地之气和，则万物之生和。于是乎三和之气，欣合絪縕，积为寿，蓄为富，舒为康宁，敷为攸好德，益为考终命。其美者，则融为甘露，凝为庆云，垂为德星，散为景风，流为醴泉。六气叶乎时，七曜顺乎轨。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妪而自著；草木鳞介之祥，皆丛奉而继出。夫然者，中和之〔气所〕致也。若人君内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动；动静进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则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则怨叹兴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则天地之气不和；天地之气不和，则万物之生不和。于是乎三不和之气，交错堙郁，伐为凶短折，攻为疾，聚为忧，损为贫，结为恶，耗为弱。其美者，潜为伏阴，淫为愆阳，守为彗星，发为暴风，降为苦雨。四序失其节，三辰乱其行。迫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阏而不遂；木石华虫之怪，皆糅杂而毕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气所致也。则天人交感之际，五福六极之来，岂不昭昭然哉？臣伏见比者兵赋未减，人鲜无忧；时疫所加，众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忧人之忧；于是救之以广利之方，悦之以中和之乐。将使易忧为乐，变病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窃闻：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伏惟陛下欲纾人之忧，先念忧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绝之，则人忧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则人病自瘳也。然后申之以救疗之术，则人易康宁；鼓之以安乐之音，则人易和悦。斯必应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极待此而销，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以陶三才纓滥之气，发为休祥；驱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仁寿。中和之化，夫何远哉！

十八、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

问：“狂常雨若，僭常肠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于天也。又尧之水九年，汤之旱七年，此言阴阳定数，不由于人也。若必系于政，则盈虚之数徒言；如不由于人，则精诚之祷安用？二义相戾，其谁可从？又问：阴阳不测，水旱无常；将欲均岁功于丰凶，救人命于冻馁；凶歉之岁，何方可以足其食？灾危之日，何计可以固其心？将备不虞，必有其要。历代之术，可明征焉。臣闻：水旱之灾，有小有大。大者由运，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灾可得而移也。由运者，由阴阳之定数，其灾不可得而迁也。然则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军旅有强暴者；或诛罚不中，刑狱有冤滥者；或小人入用，谗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弃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旷者；或鰥寡孤独，有困死者；或赋敛之法无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时焉。于是乎忧伤之气，愤怨之诚，积以伤和，变而为诊。古之君人者，逢一灾，偶一异，则收视反听，察其所由。且思乎军镇之中，无乃有纵暴者耶？刑狱之中，无乃有冤滥者耶？权宠之中，无乃有不肖者耶？放弃之中，

无乃有忠贤者耶？内外臣妾，无乃有幽怨者耶？天下穷人，无乃有困死者耶？赋入之法，无乃有过厚者耶？土木之功，无乃有屡兴者耶？若有一于此，则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谴也。又《洪范》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义，亦水旱应之。然则人君苟能改过塞违，率德修政，励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则虽逾月之霖，经时之旱，至诚所感，不能为灾。何则？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县，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风者，有飞蝗去境者。郡邑之长，犹能感通；况王者为万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过可以动天地，迁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违；而况于水旱风雨虫蝗者乎？此臣所谓由人，可移之灾也。其大者，则唐尧九载之水，殷汤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尧之大圣，汤之至仁，于时德俭人和，刑清兵偃，上无狂僭之政，下无怨嗟之声；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灾，炎炎烂石之诊。非君上之失道，盖阴阳之定数矣。此臣所谓由运，不可迁之灾也。然则圣人不能迁灾，能御灾也；不能违时，能辅时也，将在乎廩积有常，仁惠有素；备之以储蓄，虽凶荒而人无菜色；固之以恩信，虽患难而入无离心。储蓄者，聚于丰年，散于歉岁。恩信者，行于安日，用于危时。夫如是，则虽阴阳之数不可迁，而水旱之灾不能害。故曰，人强胜天。盖是谓矣。斯亦图之在早，备之在先；所谓思危于安，防劳于逸。若患至而方备，灾成而后图；则虽圣人，不能救矣。抑臣又闻古者圣王在上，而下不冻馁者，何哉？非家至日见，衣之食之；盖能均节其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则衣食之费，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矣。盖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余，耿寿昌之常平者，可谓不涸之仓，不竭之府也。故丰稔之岁，则贵余而以利农人；凶歉之年，则贱糴以活饿殍。若水旱作诊，则资为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上以均天时之丰凶，下以权地利之盈缩。则虽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国矣。至若禳祷之术，凶荒之政，历代之法，臣粗闻之，则有雩天地以牲牢，禋山川以圭璧，祈土龙于玄寺，舞群巫于灵坛，徙市修城，贬食彻乐，缓刑省礼，务畜劝分，杀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从人之望，随时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罚。但可以济小灾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于危，安人心于困，则在乎储蓄充其腹，恩信结其心而已。盖羲农唐虞禹汤文武，皆由此途而王也。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三

策林二 凡十七道

- | | |
|----------------|----------------|
| 十九、息游堕 | 二十、平百货之价 |
| 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 | 二十二、不夺人利 |
| 二十三、议盐法之弊 | 二十四、议罢潜运可否 |
| 二十五、立制度 | 二十六、养动植之物 |
| 二十七、请以族类求贤 | 二十八、尊贤 |
| 二十九、请行赏罚，以劝举贤 | 三十、审官 |
| 三十一、大官乏人 | 三十二、议庶宫迁次〔之〕迟速 |
|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 三十四、牧宰考课 |
| 三十五、使百职修，皇纲振 | |

十九、息游堕 劝农桑，议赋税，
复租庸，罢婚钱，用谷帛

问：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夫然，岂惩戒游堕之法，失其道耶？将敦劝农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见今之人，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量量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故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人亦归矣，而况于劝之乎？游堕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而况于禁之乎？当今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夫赋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晋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余半价，不足以充婚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道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余甚贵，钱甚轻，则伤人；余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求，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已后，其弊或甚于今日矣。非所谓平均调节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途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欲其游堕，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艰难则薄敛，而人足食矣，念纺绩之勤苦则省用，而人丰财矣。念异货之败度则寡欲，而人著诚矣。念奇器之荡心则正德，

而人归厚矣，其兴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应之如响答，顺之如风行。斯所谓下令于流水之源，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游堕，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货之价 陈敛散之法，请禁销钱为器

问：今田畴不加辟，而寂粟之估日轻；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价日贱。是以射时利者，贱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轻用而日贫。夫然，岂殖货敛散之节，失其宜耶？将泉布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也？臣闻：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关辅之间，仍岁大稔，此诚国家散钱敛谷，防俭备凶之时也。时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见今人之弊者（由钱刀重于谷帛也。所以重者），由铜利贵于钱刀也。何者？夫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今国家行挟铜之律，执铸器之禁，使器无用铜。铜〔既〕无利也，则钱不复销矣。此实当今权节重轻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

问：近古已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今欲转劳为逸，用富易贫；究困之由，矫其失于既往：求安之术，致其利于将来：审而行之，以康天下。臣闻：近古已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臣虽狂瞽，然粗知之。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何则？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饰；君之衣食，虽穷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恣郑卫之音，厌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败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合扰于人，伤干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则一纵一放，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亦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败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

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

二十二、不夺人利 议盐铁与榷酤，诚厚敛及杂税

问：盐铁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虑其侵削黎庶。舍之则乏用于军国，取之则夺利于生人。取舍之间，孰为可者？臣闻：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羨之财，不入于府库；析毫之计，不行于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好，富在于富天下。节欲于中，人斯利矣；省用于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欲节而用省也。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入太半之赋，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车之算，亦国乏用而人贫弊矣。何则？欲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体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食利，众寡有常。若盈于上，则耗于下；利于彼，则害于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主，害不加于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于人，欲何归乎？故夺之也，如皮尽于毛下，本或不与存之同也，囊漏于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臣闻榷管之谋，则思侵削于下；见羨余之利，则念诛求于人；然后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二十三、议盐法之弊 论盐商之幸

臣伏以国家盐之法久矣，盐之利厚矣。盖法久则弊起，弊起则法隳〔法隳则利厚〕，利厚则奸生，奸生则利薄。臣以为隳薄之由，由乎院场太多，吏职太众故也。何者？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羨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羨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物入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奸缘，课虽存而利失。今若减其吏职，省其院场，审货帛之精粗，谨盐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岁有常程，自然盐不诱商，则出无羨盐矣；吏不争课，则入无滥货矣。盐不滥出，货不滥入，则法自张而利复兴矣。利害之效，岂不然乎？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

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榷明矣。盖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铲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详之。

二十四、议罢漕运可否

问：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潜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其间水旱不时，赈贷贫乏。今议者罢运谷而收脚价，余户粟而折税钱；但未知利于彼乎？而害于此乎？臣闻：议者将欲罢漕运于江淮，请和余于关辅，以省其费，以便于人。臣愚以为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岁丰稔。彼人困于艰食，此谷贱于伤农。困则难于发租，贱则易子乞余。斯则不便于彼，而无害于此矣。此臣所谓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举而为法，循以为常；臣虽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凑也，万人所会也，六军所聚也，虽利称近蜀之饶，犹未能足其用；虽田有上腴之利，犹不得充其费。况可日削其谷，月朘其食乎？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廩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则用舍利害，可明征矣。夫赍敛来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食，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无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无小害也，盖恤小害则大害不去，爱小利则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兴利除害者非他，盖弃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泛舟之役，忘移谷之用，是知小计而不知大会矣。此臣所谓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小

问：夫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余者为骄为滥。今欲使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于此？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诊也。圣人制五等十伦，所以伦衣食，等器用，不使之逾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而立极者也。然则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若羨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之制，暨乎宾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数焉。若不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则必地力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圣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则示之以俭，天下俭则示之以礼。俾乎贵贱区

别，贫富适宜；上下无羨耗之差，财力无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饱、廉耻礼让，尽生于此矣。然则制度者，出于君而加于臣，行于人而比于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则外物攻之。故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崇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攻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谗谄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夫然，则安得不内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戎焉。将在乎寝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则其下化之。《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矣。

二十六、养动植物之物 以丰财用，以致麟凤龟龙

臣闻：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先王恶其及此，故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以时，取之以道。是以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戈不施于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渔不竭泽，畋不合围。至于麋卵蜺蜃，五谷百果，不中杀者，皆有常禁。夫然，则禽兽鱼鳖，不可胜食矣；财货器用，不可胜用矣。臣又观之，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古之圣王，使信及豚鱼，仁及草木；鸟兽不狘，胎卵可窥，麟凤效灵，龟龙为畜者，亦由此途而致也。

二十七、请以族类求贤

问：自古以来，君者无不思求其贤，贤者罔不思效其用。然两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其术安在？

臣闻：人君者无不思求其贤，人臣者无不思效其用。然而君求贤而不得，臣效用而无由者，岂不以贵贱相悬，朝野相隔，堂远于千里，门深于九重；虽臣有悽悽之诚，何由上达？虽君有孜孜之念，无因下知。上下茫然，两不相遇。如此，则岂唯贤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贤，所以从古已来，乱多而理少者，职此之由也。臣以为求贤有术，辨贤有方；方术者，各审其族类，使之推荐而已。近取诸喻，其犹线与矢也：线因针而入，矢待弦而发。虽有线矢，苟无针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类者，盖贤愚有贯，善恶有伦，若以类求，必以类至。此亦由水流湿，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则？夫以德义立身者，必交于德义，不交于险僻；以正直克己者，必朋于正直，不朋于颇邪；以贪冒为意者，必比于贪冒，不比于贞廉；以悻慢肆心者，必狎于悻慢，不狎于恭谨。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面不相从：此乃天地常伦，人物常理，必然之势也。则贤与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则思因针待弦之势；欲辨而别之也，则察流湿就燥之徒。得其势，必汇征而自来；审其徒，必群分而自见。求人之术，辨人之方，于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贤 请厚礼以致大贤也

问：国家岁贡俊造，日求贤良；何则所得者率寻常之才，所来者非师友之佐？

岂时无大贤乎？将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闻：致理之先，先于行道；行道之本，本于得贤；得贤之由，由乎审礼。若礼之厚薄定于此，则贤之优劣应于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则师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则友之才至矣。展皮弊之礼，尽揖让之仪；则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则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据杖，以令召焉；则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师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乱。然则求师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师者也。是故图帝而成王，图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图霸而成王，图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贤，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齐也。孔明之才，为非屈致之士，刘氏所以图蜀也。夫欲霸一国，图一方，犹审其礼，行其道焉。况开帝王之业，垂无疆之休；苟无尊贤之风，师友之佐，则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国家有天下二百年，政无不施，德无不备；唯尊贤之礼，未与三代同风。陛下诚能行之，则尽美尽善之事毕矣！

二十九、请行赏罚，以劝举贤

问：顷者累下诏旨，令举所知。献其状，莫匪贤能；授以官，罕闻政绩。将人不易知耶？将容易其举耶？

臣伏见顷者德宗皇帝颁下诏旨，令举所知。自是内外百寮，岁有闻荐。有司各详其状，咸命以官。语其数，诚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尽善之实。何则？得贤、由举择慎审，慎审、由赏罚必行。自十年以来，未闻有司以得所举赏一人，以失所举罪一人，则内外之荐，恐未专精；出处之贤，或有违滥。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贤之叹也！仗惟申命所举，深诏有司，量其短长之材，授以小大之职。然后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坐不当之罪。自然上下精详，远近惩劝；谨关梁以相保，责辕轮以相求。傅夫草靡风行，达于天下。天下之耳，尽为陛下听；天下之目，尽力陛下视。明其视，则举不失德；广其听，则野无遗贤。而后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则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审官 量才授职，则政成事举

问：官既备而事未举，才既用而政未成；将欲正之，其失安在？臣闻：夫官既备而事未举，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与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任，则政立；在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众才而后入仕，使乎各尽其能也。如此，则官虽省，才虽半，可得而理矣。著以短任长，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责其能：如此，则官虽能，才虽倍，无益于理矣。故曰：任小能干大事者，犹狸搏虎而刀代木也。屈长才于短用者，犹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岂不宜哉！王者诚能量众才之短长，审庶官之小大；俾操凿柄者无圆方之谬，备轮辕者适曲直之宜。自然人尽其能，职修其要，彝伦日叙，庶绩日凝，又何患乎事不举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选小官也

问：国家台衮之材，台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将欲救之，其故安在？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哉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然则畿赤之吏，不独以府县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责望者，乃丞郎之椎轮，公卿之滥觞也。则选用之际，宜得其人。臣窃见近日秘著校正，或以门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资序求。未商较其器能，不研核其才行。至使顷年已来，台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阙、不知所求。岂直乏贤，诚亦废事！旦以资序得者，仅能参于簿领；以门地进者，或未任于铅黄。臣恐台衮之才，台省之具，十年已后，稍乏其人。又顷者、有司惩趋竞之流，塞侥幸之路；俾进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立而为文，权以救弊。盖以一时之制，非可久之术。今者有司难于抡材，易于注拟，因循勿改，守以为常；至使两畿之中，数县之外，虽资序皆当其任，而名实莫得而闻。故每台省缺员，曾莫拟议。则守文之弊，一至于斯。伏愿思以后艰，革其前失，广丞郎椎轮之本，疏公卿滥觞之源。如此，则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剧之职，不乏人矣。

三十二、议庶官迁次之迟速

问：先王建官，升降有制，迁次有常，此经久之道也。或云：赏善罚恶者，不逾时月。又曰：为官吏者，可长子孙。岂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迟速之异如此也？今欲速迁而劝善，恐诱躁求之心；将令久次而望功，虑兴滞用之叹。疾徐之制，何以为中？臣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虽圣贤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虽善恶难知，不过九载，必自著也。由此而论，为官吏者，不可速迁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迁，则政未立，绩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驯致之化废矣。若过九载而不转，则明不陟，幽不黜；而劝善之法缺，惩恶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则最与天子共理者，莫先于二千石乎？臣窃见近来诸州刺史，有未两考而迁者。岂为善成政之速，速于圣贤耶？将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迁之遽也？又有逾一纪而不转者。〔岂〕善恶未著，莫得而知耶？将有司遗忘而不举耶？不然，何转之迟也？臣伏见顺宗皇帝诏曰：“凡内外之职，四考递迁。”斯实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犹以为吏能有闻者，既以四考迁之；政术无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将欲循其名，辨其实；则在陛下奖纠察之吏，督考课之官，使别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虽久次者，不得逾于四载；虽速迁者，亦待及于三年。此先王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试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问：吏部之弊，为日久矣。今吏多于员，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伪日起，其计何生？驰骛日滋，其风何自？欲使吏与员而相得，名与实而相符；趋竞巧滥之弊销，公平政理之道长；妍量者不能欺于藻镜，锱铢者不敢诈于铨衡：岂无良谋，以救其弊？臣伏见吏部之弊，为日久矣。时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请备而言之。臣闻古者计户以贡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员，必相参用。今则官倍于古，吏倍于官，入色者又倍于

吏也。此由每岁假文武而筮仕者众，冒资荫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员不充吏。是以争求日至，好滥日生，斯乃为弊之一端也。臣又闻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选而举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余者乃归有司。有司所领既少，则所选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则内外之官，一命已上，岁羨千数，悉委吏曹。吏曹案资署官，犹惧不给；则何暇考察名实，区别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来，寢而成弊，真伪争进，共征循资之书；贤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滞而不振，巧诈者因缘以成好，此又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内外师长者，各选其人，分署其吏，则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诸色入仕者，量省其数，或间以年，则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则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长也。士不乏官，则趋竞巧滥之弊所由消也。矧又减铨衡之偏重，则力不挠而易平矣；分藻镜之独鉴，则照不疲而易明矣。与夫千品折于一面，百职断于一心，功相万也。得失相悬，岂不远矣！臣以为变烦铲弊，莫尚于斯。

三十四、牧宰考课 议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

问：今者勤恤黎元之隐，精求牧宰之材，亦既得人，使之为政；何则抚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岂才未称官？将人不求理？备陈其故，以革其非。

臣闻王者之设庶官，无非共理者也。然则庶官之理同归，而牧宰之用为急。盖以邦之赋役，由之而后均；王之风教，由之而后行；人之性命系焉，国之安危属焉。故与夫庶官之寄，轻重不可齐致也。臣伏见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择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称陛下慎择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称官；以臣所窥，粗知其由矣。臣闻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性不能为善耳。贤愚之间，谓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劝之则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故曰惩劝之废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惩劝之行也，引中人而纳诸君子之途。是知劝沮之道，不可一日无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恶迁善，皆待劝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备，黜陟之令甚明。然则就备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则臧否同贯；未甚行，则善恶齐驱。虽有和璞之真，不能识也；虽有齐竿之滥，何由知之？如此，则岂独利淫，亦将失善。善苟未劝，淫或未惩：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称陛下慎择之旨，或恐难矣！臣又请以古事验之。臣闻：唐虞之际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见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则知虽至明也，尚或迷真伪之徒；虽至圣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张，则变曲为直，如蓬生于麻也；其法弛，则变香为臭，使兰化为艾也。且圣人之为理，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将在夫秉其枢，操其要，铲邪为正，削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为恶之尽无。成此功者无他，惩劝之所致也。则考课之法，其可轻乎？臣又见当今牧宰之内，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闻牧宰古者五等之国也。于人有父母之道焉，于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张举措由其心，威福赏罚悬于手；然后能镇其俗，移其风也。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赋敛之期；以用之费省为求，不以人之贫富为度；以上之缓急为节，不以下之劳逸为程。县畏于州，州畏于使；虽有仁惠，何由抚

绥？此犹束舟楫而望济川，绊骐驎而求致远；臣恐龚黄卓鲁复生于今日，亦不能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职修，皇纲振 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者，由君子说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民，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长太息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欲望善者劝，恶者惩，百职修，万事举，不可得也。然臣以为历代之颓俗，非国朝不能革也；国朝之皇纲，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术，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务。若利出于慎默，则慎默之风大起；若利出于说直，则说直之风大行。亦犹冬月之阳，夏日之阴，不召物〔而物〕自归之者，无他，温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统天下，以至明御君臣，使情伪无所逃，言行无所隐；有若说直强毅，举正弹违者，引而进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刚茹柔者，推而远之。使此有利，彼无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谓俾人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则百职修，万事举，皇纲振，颓俗移，太平之风，由斯而致矣。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四

策林三 凡十九道

- | | |
|--------------|--------------|
| 三十六、达聪明，致理化 | 三十七、决壅蔽 |
|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
| 四十、省官，并俸，减使职 | 四十一、议百司食利钱 |
| 四十二、议百官职田 | 四十三、议兵 |
| 四十四、销兵数 | 四十五、复府兵，置屯田 |
| 四十六、选将帅之方 | 四十七、御功臣〔之术〕 |
| 四十八、御戎狄 | 四十九、备边，并将，置帅 |
| 五十、议守险 | 五十一、议封建，论郡县 |
| 五十二、议井田阡陌 | 五十三、议肉刑 |
| 五十四、刑，礼，道 | |

三十六、达聪明，致理化

夫欲达聪明，致理化，则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创新规也。臣闻尧之所以神而化者，聪明文思也；舜之所以圣而理者，明四目、达四聪也。盖古之理化，皆由聪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寝衰；秦汉以还，斯道大丧。上不以聪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聪明之道，既阻于上下，则讹伪之俗，不得不流于内外也。国家承百王已弊之风，振千古未行之法，于是始立匭使，始加谏员，始命待制官，始设登闻鼓。故遗补之谏入，则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胚使之职举，则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进，则众臣之谋猷所由展也。登闻之鼓鸣，则群下之冤滥所由达也。此皆我烈祖所创，累圣所奉；虽尧舜之道，无以出焉。故贞观之大和，开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驯致矣。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匭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声。臣恐众臣之谋猷，或未尽展；朝廷之得失，或未尽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滥者有所未达。今幸当陛下践祚体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则宜申明旧章，条举废事；使列圣之述作不坠，陛下之聪明惟新，以初为常，今其时矣！时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则尧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达聪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创新规也。

三十七、决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闻国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于君之好欲也。盖欲见于此，则壅生于彼；壅生于彼，则乱作其间。历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赵高饰谄谀之言以塞之。周厉好利，荣夷公陈聚敛之计以壅之。殷辛好音，师涓作靡靡之乐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纳艳妻以壅之。齐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虽所好不同，同归于壅矣；所壅不同，同归于乱也。故曰：人君无见其意，将为下饵；盖谓此矣。然则明王非无欲也，非无壅也；盖有欲则节之，有壅则决之。节之又节之，以至于无欲也；决之又决之，以至于无壅也。其所然者，将在乎静思其故，动防其微。故闻甘言，则虑赵高之谗进

于侧矣。见厚利，则虑荣夷公之计陈于前矣。听新声，则虑师涓之音诱于耳矣。顾艳色，则虑褒氏之女惑于目矣。尝异味，则虑易牙之子入于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昼夜虑之，寢寐思之；立则见其参于前，行则想其随于后。自然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虽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节欲决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闻建官施令者，君所执也。率职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则政专，君行臣道则事乱：专与乱，其弊一也。然则臣道者，百职至众，万事至繁，诚非一人方寸所能尽也。故玉者但操其要，择其入而已。将在乎分务于群司，各令督责其课，受成于宰相，不以勤倦自婴；然后谨殿最而赏罚焉，审幽明而黜陟焉，则万枢之要毕矣。故失君道者，虽多夕惕若厉之虑，而彝伦未必序也。行臣事者，虽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绩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终；非其宜，劳而无功故也。臣又闻坐而论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职也。故陈平不肯知钱谷，邴吉不问死伤者，此有司之职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职，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执事之事乎？臣又闻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执人柄：群职由之而理乱，庶政由之而弛张。君之心膂，待宰相而启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聪明。设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无其宠。疑则勿用，用则勿疏，然后能诤合其心，驯致其道。盖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无他焉；委务于有司也，仰成于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禄，厚其俸

臣闻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见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课料重轻不齐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长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则有官秩等而禄殊，郡县同而俸异。或削夺以过半，或停给而弥年。至使衣食不充，冻馁并至。如此，则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抚人字物，断狱均财者乎？夫上行则下从，身穷则心滥。今官长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盖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则虽日用刑罚，不能惩贪而劝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时之弊，去吏之贪；则莫先于均天下课料重轻，禁天下官长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如此，则纵或为非者，百无一二也。

四十、省官，并俸，减使职

臣闻：古者计人而置官，量赋而制禄。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众寡；禄之厚薄，必称赋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禄，财有常征；财赋吏员，必参相得者也。顷以兵戎屡动，荒沴荐臻，户口流亡，财征减耗；则宜量其官而省之，并其禄而厚之。故官省则事简，事简则人安；禄

厚则吏清，吏清则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则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则饰诈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则财费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选其能；则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为表里，相须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详而行之。臣又见兵兴以来，诸道使府，或因权宜而置职，一置而不停；或因暂劳而加俸，一加而无减。至使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优于台省之官。积习生常，烦费滋甚。今若量其职员，审其禄秩；使众寡有常数，厚薄得其中。故禄得其中，则费不广，而下无侵削之患矣。职有常数，则事不烦，而人无劳扰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悬远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议百司食利钱

臣伏见百司食利，利出于人，日给而经费有常，月征而倍息无已。然则举之者，无非贫户；征之者，率是远年。故私财竭于倍利，官课积于逋债。至使公食有阙，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恶言求利，患在不均。况天下之钱一也，谓之曰利，易若谓之曰征乎？取之于寡，易若取之于众乎？今若日计其费，岁会其用，举为定数，命曰食征，随两税以分征，使万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数几何？故均之于众，则贫户无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则公食无告阙之虑矣。公失交便，其在兹乎？（此）

四十二、议百官职田

臣伏以职田者，职既不同，田亦异数，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国家自多事已来，厥制不举。故稽其地籍，而田则具存；考以户租，而数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禄厚薄之相悬，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内外之职，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创新规，其在乎举旧典也。臣谨按：国朝旧典，量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视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视其田之肥硇。如此，则沃瘠齐而户租均，等列辨而禄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诚能申明举而行之，则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议兵 用舍，逆顺，兴亡

问：《传》曰：“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二者古之明训也。然则君天下者，废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资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问：兵不妄动，师必有名。议之者颇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业成王霸，一战而祸及危亡。兴灭之由何申？逆顺之要安在？

臣闻：天下虽兴，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观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则不好之明训也。《传》曰：“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犹立司马之官，六军之众，以时教战：斯又不忘之明训也。然则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默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逆顺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随焉。夫兴利除害，应天顺人，不为名尸，义然后动，谓之义兵。相时观衅，取乱侮亡，不为祸先，敌至而应，谓之应兵。

恃力宣骄，作威逞欲，轻人性命，贪人上田，谓之贪兵。兵贪者亡，兵应者强，兵义者王。王之兵，无敌于天下也，故有征无战焉。强之兵，先弱敌而后战也，故百战百胜焉，亡之兵，先自败而后战也，故胜与不胜，同归于亡焉。然历代君臣，惑于本末：闻王者之无敌，则思耀武，是获一兔而欲守株也。见亡者之自败，则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无敌者根于义，自败者本于贪；而欲归咎于兵，责功于武，不其惑欤！兴废之由，逆顺之要，昭然可见，唯陛下择之。

四十四、销兵数 省军费，在断召募，除虚名

臣伏见自古以来，军兵之众，资粮之费，未有如今日者。时议者皆患兵之众，而不知众之由；皆欲兵之销，而不得销之术。故散之则军情怨而戎心启，聚之则财用竭而人力疲。为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为销兵省费者，在乎断召募，去虚名而已。伏以贞元军兴以来，二十余年，陛下念其劳效，固不可散弃；幸以时无战伐，又焉用增力？臣窃见当今募新兵，占旧额，张虚簿，破见粮者，天下尽是矣。斯则致众之由，积费之本也。今若去虚名，就实数，则一日之内，十已减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补，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兵数自销也。去虚就实，则名不诈，而用不费也。故臣以为销兵之方，省费之术，或在于此。唯陛下详之。

四十五、复府兵，置屯田 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

夫欲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则在乎复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禅，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俾平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不待征发，而封域有备矣；不劳馈饷，而军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赋之义也。况今关畿之内，镇垒相望，皆仰给于县官，且无用于战伐。若使反兵于旧府，兴利于废田，张以簿书，颁其廩积：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将也，命之以府官。始复于关中，稍置于天下。则兵权渐分，而屯聚之弊日销矣；戎备渐修，而训习之利日兴矣；军食渐给，而飞挽之费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选将帅之方

臣闻君明则将贤，将贤则兵胜。故有不能理兵之将，而无不可胜之兵；有不能选将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将。是以君功见于选将，将功见于理兵者也。然则选将之术，在乎因人之耳而听之，因人之目而视之，因人之好恶而取舍之。故明王〔之〕选将帅也，访于众，询于人：若十人爱之，必十人之将也；百人悦之，必百人之将也；〔千人悦之，必千人之将也〕；万人伏之，必万人之将也。臣以为贤愚之际，优劣之间，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术

臣闻：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审其罪而纠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荣矣；纠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荣并加，畏爱相济，下无贰志，上无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劳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则无厌之心生矣；虽极人臣之位，而不知荣也。若不纠之以法，则不忌之心启矣；虽竭人主之宠，而不知恩也。恩荣不知，畏爱不立，而望奉上之心尽，念功之道全，或难矣，故《传》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此由爵无限而法不行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御戎狄 征历代之策，陈当今之宜

问：戎狄之患久矣，备御之略多矣。故王恢陈征讨之谋，贾生立表饵之术，娄敬兴和亲之计，晁错建农战之策。然则古今异道，利害殊宜；将欲采之，孰为可者？又问：今国家北虏款诚，南夷请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讨之则疲顿师徒，舍之则侵轶边鄙，许和亲则启贪而厚费，约盟誓，则饰诈而不诚。今欲遏彼虔刘，化其桀骜；来远人于朔漠，复；日上于河湟：上策远谋，备陈本末。臣闻：戎狄者，一气所生，不可剪而灭也；五方异族，不可臣而畜也。故为侵暴之患久矣，而备御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较有四焉。若乃选将练兵，长驱深入之谋，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诱以五饵之术，自贾谊始。厚以赂遗，结以和亲之计，自娄敬始。徒人实边，劝农教战之策，自晁错始。然则，用王恢之谋，则殫财耗力，罢竭生人，祸结兵连，功不偿费，故汉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诏也。用贾谊之术，则羌胡之耳目心腹，虽诱而荒矣；而华夏之财力风教，亦随而弊矣，故汉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娄敬之计，则启宠纳侮，厚费偷安；虽侵略之患暂宁，而和好之约屡背，故汉氏四代为匈奴所欺也。用晁错之策，则边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战之劳；匈奴无得志之虞，亦绝归心之望，故汉武犹病之，有广武之役也。是以讨之以兵，不若诱之以饵；诱之以饵，不若和之以亲；和之以亲，不着备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验之事，可覆而视也。以今参古，弃短取长，亦可择而用焉。然臣终以为近算浅图，非帝王久远安边之上策。何者？臣观前代，若政成国富，德盛人安；则虽六月有北伐之师，不足忧也。若政缺国贫，德衰人困；则虽一时无南牧之马，不足庆也。何则？国富则师壮，师壮则令严；人安则心固，心固则思理：如此久久，则天子之守，不独在于诸侯，将在于四夷矣；则暂虽有事，何足忧矣？若国贫则师弱，师弱则不虞；人困则心离，心离则思乱：如此久久，则天子之忧，不独在于边睡，或在于萧墙矣；则暂虽无事，何足庆焉？盖古之王者，庆在本而不在末，忧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国家柔中怀外，近悦远来，北虏响风，南蛮底贡；所未化者，其余几何？伏愿陛下：畜之如大羊，视之如蜂蛰；不以士马强而才力盛，恃之而务战争；不以亭障静而烟尘销，轻之而去守备。但且防其侵轶，遏其虔刘，去而勿追，来而勿纵而已。然后略四子之小术，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为图，以人安师壮为什。故德盛而日闻则服，服必怀柔；师壮而时动则威，威必震慑。夫然可以不糜财用，不烦师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亲而内附。如此，则四海之内，五年之间，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来；河陇已侵之地，庶从容以归。上策远谋，不出于此矣。

四十九、备边，并将，置帅

臣伏见方今备边之计，未得其宜。何则？京西之兵，其数颇众，城堡甚备，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夺攘则可矣。若犬戎大至，长驱而来；臣恐将卒虽多，无能抗者。今所以轸陛下虑者，岂非此乎？其所以然者，盖由镇垒太多，主将太众故也。夫镇多则兵散，兵散则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济矣。将众则心异，心异则胜不相让、而败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谁肯当之？今若合之为五将，统之以一帅：将合则戮力，帅一则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赏罚；然后据便宜之地，扼要言之冲，以逸待劳，以寡制众：则虽黠虏，无能为也。臣又〔以〕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无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备戎之将，而无不可备之戎。故曰：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关，能制其开阖，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关，则西陲之忧，可以少息矣。

五十、议守险 德与险兼用

问：《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记》曰：“在德不在险。”然则用之则乖在德之训，弃之则违守国之诫。二义相反，其旨何从？

又问：以山河为宝者，万夫不能当也；以道德为藩者，四夷为之守也。何则？苗恃洞庭，负险而亡；汉都天府，用险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鉴昌亡，审用舍，复何如哉？

臣闻，《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齐得十二，而霸诸侯：盖恃险之论，兴于此矣。《史记》曰：“在德不在险。”

《传》曰：“九州之险，是不一姓。”盖弃险之议，生于此矣。臣以为险之为用，用舍有时：恃既失之，弃亦未为得也。何者？夫险之为利大矣，为害亦大矣，故天地闭否，守之则为利；天地交泰，用之则为害。盖天地有常险，而圣人无常用也。然则以道德为藩，以仁义为屏，以忠信为甲冑，以礼法为干櫓者：教之险，政之守也。以城池为固，以金革为备，以江河为襟带，以丘陵为咽喉者：地之险，人之守也。王者之兴也，必兼而用之。昔汉高帝除害兴利，以安天下。自请德不及于周，而贤于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险，建都创业，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纣、三苗之徒，负大河，凭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专恃其险也。宫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侠辰之间，丧其三都者：是怠弃其险也。由斯而观之，山河之阻，沟壑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诚而不可弃也。智以险昌，愚以险亡；昌亡之间，唯陛下能鉴之。

五十一、议封建，论郡县

问：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废列国，其败也，天下崩坏。汉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乱。何则？为制不同，同归于弊也。故自古及今，议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开国，恐失随时之宜；如置守专城，虑乖稽古之义。考其要旨，其谁可从？又问：封建之制，肇自黄唐；郡县之规，始于秦汉：或沿或革，以至国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业，垂无疆之休，大鉴兴亡，从长而用；无论今古，择善而行：侯将守而何先？郡与国而孰愈？

具书于策，当举行之。

臣闻：封建之废久矣，是非之论多矣。异同之要，归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亲贤；其弊也，诸侯擅战伐，陪臣执国命。故闻蚕食瓜剖，以至于衰灭也。而李斯、周青之议，由是兴焉。又曰：秦皇废列国，弃子弟；其败也，万民无定主，九族为匹夫。故鱼烂土崩，以至于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论，由是作焉。又曰：汉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号太尊，上字太广。故鸱张瓦解，以至于悖乱也。而晁错、主父之计，由是行焉。然则秦惩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汉鉴秦之亡也，亦矫枉而过正。历代之说，无出于此焉。以臣所观，窃谓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闻王者将欲家四海，子兆人，垂无疆之休，建不拔之业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导化源，固邦本而已矣。是故刑行德立，近悦远安，恩信推于中，惠化流于外：如此，则四夷为臣妾，况海内乎？虽置守罢侯，亦无害也。若法坏政荒，亲离贤弃，王泽竭于上，人心叛于下：如此，则九族为仇敌，况天下乎？虽废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为周之衰灭者，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之祸乱者，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由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伏惟陛下：虑远忧近，鉴古观今，以敦睦亲族为先，不以封王为急；以优劝劳逸为念，不以建侯为思；以尊贤宠德为心，不以开国为意；以安抚黎元为事，不以废郡为谋：则无疆之休，不拔之业，在于此矣，况国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经十圣；变革之议，非臣敢知。

五十二、议并田阡陌 息游堕，止兼并，实版图

问：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别都鄙之名。其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为功利，可得而闻乎？

又问：自秦坏井田，汉修阡陌，兼并大启，游堕实繁；虽历代因循，诚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虑失业而扰人。既废之甚难，又复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闻：王者之贵，生于人焉；王者之富，生于地焉。故不知地之数，则生业无从而定，财征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平也。不知人之数，则食力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均也。不均不平，则地虽广，人虽多，徒有贵之名，而无富之实。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广狭，画为夫井；量人户之众寡，分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辟土；邑居足以处众，人力足以安家。野无余田，以启专利；邑无余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无所之；败业迁居者，来无所处。于是生业相固，食力相济。其出财征也，不待征书而已平矣。其起军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称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后，厥制崩坏，故井田废，则游堕之路启；阡陌作，则兼并之门开。至使贫苦者无容足立锥之居，富强者专笼山络野之利。故自秦汉迄于圣朝，因循未迁，积习成弊。。然臣以为井田者废之颇久，复之稍难，未可尽行，且宜渐制。何以言之？昔商鞅开秦之利也，荡然废之；故千载之间，豪奢者得其计。王莽革汉之弊也，卒然复之；故一时之间，农商者失其业。斯则不可久废，不可速成之明验也。故臣请斟酌时宜，参洋古制：大抵人稀土旷者，且修其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以井田。使都鄙渐有名，家夫渐有数。夫然，则井邑兵田

之地，众寡相维；门閭族党之居，有亡相保。相维则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则游堕者何所容？如此，则庶乎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利归于农，生业著于地者矣。

五十三、议肉刑 可废，不可用

问：肉刑者，其来尚矣，其废久矣，前贤之论，是非纷然。今欲弃而不行，法或乖于稽古；若举而复用，义恐失于随时。取舍之间，何者为可？

臣伏以汉除肉刑，迫今千有余祀，其间博闻达识之士，议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废之者，则曰：刻肤革，断支体，人主忍而用之；则恺悌惻隐之心乖矣。此缙索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由者也。其欲复之者，则曰：任捶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则专杀滥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谓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为：议事者宜征其实，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实言之，则可废而不可复也。何者？夫肉刑者，盖刵劓剕之类耳，《书》所谓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入又虐用之，而天下亦离心。夫如是，则岂无滥死者耶？汉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罚以清。我太宗亦因而弃之，而入用不犯。夫如是，则岂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谓征其实者也。臣又闻：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复古之制也。况肉刑废之久矣，人莫识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绝筋，或折骨，或伤面，则见者必痛其心；闻者必骇其耳；又非圣人适时变，顺人情之意也。征之于实既如彼，酌之于情又如此；可否之验，岂不明哉？《传》曰：“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变法。”臣以为复之有害而无利也，其可变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礼、道 迭相为用

问：圣王之致理也，以刑纠人恶，故人知劝惧；以礼导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废也。意者：将偏举而有耶？将并建而用耶？从其宜，先后有次耶？成其功，优劣有殊耶？然则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将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闻：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荆之以刑；其辟也，则蒔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然则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并用亦不可也；在乎举之有次，措之有伦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铲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亦如祁寒之节，则疏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则远火而狎水。顺岁候者，适水火之用；达时变者，得刑礼之宜。适其用，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将欲较其短长，原其始终，顺其变而先后殊，备其用而优劣等。离而言之则异致，合而理之则同功。其要者，在乎举有次，

措有伦，适其用，达其宜而已，方今华夷有截，内外无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则国家杀刑罚之日，崇礼乐之时。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驯致者，由得其时也。今其时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五

策林四 凡二十一道

- | | |
|--------------------|---------------|
| 五十五、止狱措刑 | 五十六、论刑法之弊 |
| 五十七、使人畏爱悦服，理大罪，赦小过 | |
| 五十八、去盗贼 | 五十九、议赦 |
| 六十、救学者之失 | 六十一、黜子书 |
| 六十二、议礼乐 | 六十三、沿革礼乐 |
| 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 | 六十五、议祭祀 |
| 六十六、禁厚葬 | 六十六、议释教 |
| 六十八、议文章 | 六十九、采诗 |
| 七十、纳谏 | 七十一、去谄佞，〔从说直〕 |
| 七十二、使臣尽忠，人爱上 | 七十三、养老 |
| 七十四、睦亲 | 七十五、典章禁令 |

五十五、止狱措刑 在富而教之

问：成、康御宇，囹圄空虚；文、景继统，刑罚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禁、约在上，比屋可诛；秦氏为君，赭衣满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鉴桀、纣、秦氏之弊，继周、汉、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备详本末，著之于篇。臣闻仲尼之训也：既庶矣，而后富之；既富矣，而后教之。管子亦云：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食足财丰，而后礼教所由兴也。礼行教立，而后刑罚所由措也。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臣请以前事明之。当周成、康之时，天下富寿，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当汉文、景之时，节用劝农，海内殷实，人人自爱，不犯刑法；故每岁决狱，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俭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岁断刑，不满三十。虽则明圣慎刑，贤良恤狱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过也。当桀、纣之时，暴征仇斂，万姓穷苦，有怨无耻，奸宄并兴：故是时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时，厚赋以竭人财，远役以殫人力；力殫财竭，尽为寇贼，群盗满山，赭衣塞路；故每岁断罪，数至十万。虽则暴君淫刑，好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贫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观之，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也；教之废兴，系于人之贫富也。圣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众；不患教之废，而患人之贫。故人苟富，则教斯兴矣；罪苟寡，则刑斯省矣。是以财产不均，贫富相并，虽尧舜为主，不能息忿争而省刑狱也。衣食不充，冻馁并至，虽皋陶为士，不能止奸宄而去盗贼也。若失之于本，求之于末；虽圣贤并生，臣窃以为难矣。至若察小大之狱，审轻重之刑，定加减于科条，得情伪于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尽钦恤之道，竭哀矜之诚，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非圣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于表，澄流于源：则在乎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使人内乐其生，外畏其罪，则必过犯自省，刑罚自措。斯所谓致群心于有耻，立大制于不严。古者有画衣冠、异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论刑法之弊 升法科，选法吏

问：今之法，贞观之法；今之官，贞观之官，昔何为而大和？今何为而未理？事同效异，其故何哉？将刑法不便于时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盖刑法者，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尘蠹于栈阁，制敕堆盈于桵几；官不遍睹，法无定科。今则条理轻重之文，尽询于法直：是使国家生杀之柄，假手于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货贿者矣，有祐亲爱者矣，有陷仇怨者矣，有畏权豪者矣，有欺贱弱者矣。是以重轻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则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陛下诚欲申明旧章，铲革前弊；则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谨按：汉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习律令，足以决狐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又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然后考其能，奖其善；明察守文者，擢为御史；钦恤用情者，迁为法官。如此，则仁恕之诚，廉平之气，不散于简牘之间矣。掊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于刀笔之下矣。与夫愚诈小吏，窃而弄之者，功相万也。臣又闻：管仲夺伯氏之邑，没无怨言；季羔刖门者之足，亡而获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谓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无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奖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民爱悦服，理大罪，赦小过

问：政不可宽，宽则人慢；刑不可急，急则人残。故失于恢恢，则漏网而为弊；务于察察，则及泉而不祥。将使宽猛适宜，疏密合制，上施畏爱之道，下有悦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为得？臣闻：圣人在上，使天下畏而爱之，悦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过也。《书》曰：“宥过无大，况小者乎？刑故无小，况大者乎？”故有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则天下之心，爱而悦之矣。刑其大者，义也。义以纠之，则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窃见国家用法，似异于是。何则？纠察之政，急于朝官，而宽于外官；惩戒之刑，加于小吏，而纵于长吏。是则权轻而过小者，或反绳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舍之。臣复思之，恐非先王宥过刑政之道也。然则小大之喻，其犹鱼耶？鱼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鱼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烦犹水浊，水浊则鱼喁；政宽犹防决，防决则鱼逝。是以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纲举则所罗者大矣，网疏则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举其纲于长吏，疏其网于朝官；舍小过以示仁，理大罪而明义，则畏爱悦服之化，暗然而日彰于天下矣。

五十八、去盗贼 在举德选能，安业厚生

臣闻：圣王之去盗贼也，有二道焉。始则举有德，选有能，使教化大行，奸

冗者去。次又安其业，厚其生，使廉耻大兴，贪暴者息。故舜举皋陶，不仁者远；晋用士会，盗奔于秦：此举德选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衰息；此安业厚生之验也。由是观之，则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方今禁科虽严，桴鼓未静；敝敝者时闻于道路，穿窬者或纵于乡间。无乃陛下之人，有多穷困冻馁者乎？无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爱人之诚，广喻称善之旨；厚其生业，使俗知耻格；举以贤德，使国无幸人：自然廉让风行，奸滥日息。则重门罕闻于击析，外户庶见于不扃者矣。

五十九、议赦

臣谨案：《书》曰：“眚灾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斯则赦之不可废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马之委辔也；不赦者，痤疽之礪石也。”又谚曰：“一岁再赦，妇儿暗哑。”斯又赦之不可数也明矣。然则赦之为用，用必有时：数既失之，废亦未为得也。何者？赦之为德大矣，为贼亦甚矣。大凡王者践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则为德也；居常致理之际，数用之，则为贼也。故践祚而无赦，则布新之义缺，而好生之德废矣；居常而数赦，则惠奸之路启，而召乱之门开矣。由此而观，盖赦者，可疏而不可数也，可重而不可废也。用舍之要，其在兹乎？

六十、教学者之失礼、乐、诗、书

问：学者，教之根，理之本。国家设庠序以崇儒术，张礼乐而厚国风，师资肃以尊严，文物焕其明备。何则学《诗》、《书》者，拘于文而不通其旨，习礼、乐者，滞于数而不达其情；故安上之礼未行，化人之学将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圣人之心；《诗》、《书》不失于愚诬，礼、乐无闻于盈减；积之为言行，播之为风化。何为何作，得至于斯？

臣闻：化人动众，学为先焉；安上尊君，礼为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于学，本于礼，而能建国君人，经天纬地者也。国家删定六经之义，裁成五礼之文，是为学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礼乐，立太学以教《诗》、《书》，将使乎四术并举而行，万人相从而化，然臣观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兴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著。所谓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语学有将落之忧，顾礼有未行之叹者：此由官失其业，师非其人；故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诂训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裘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之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于宗庙。是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远之训，畅于中而发于外矣。庄敬威严之貌，易直子谅之心，行于上而流于下矣。则睹之者莫不承顺，闻之者莫不率从。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书

臣闻：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乖，则小说兴；微言绝，则异端起。于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之书作焉。然则六家之异同，马迁论之备矣；九流之得失，班固叙之详矣。是非取舍，较然可知。今陛下将欲抑诸子之殊途，遵圣人之要道，则莫若弘四术之正义，崇九经之格言。故正义著明，则六家之异见，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举，则九流之偏说，不禁而自隐矣。夫如是，则六家九流，尚为之隐退；况百氏之殊文诡制，得不藏匿而销荡乎？斯所谓排小说而扶大义，斥异端而阐微言，辨惑响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议礼乐

问：礼乐并用，其义安在？礼乐共理，其效何征？礼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乐之坏也，何术以济之乎？

臣闻：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诸掌耳，《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故前代有乱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败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于理者，由不能达其情也；能达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礼达乐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负宸垂拱者三百年，龟鼎不迁者八百年：斯可谓达其情，臻其极也。故孔子曰：“吾从周。”然则继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闻：礼减则销，销则崩；乐盈则放，放则坏。故先王减则进之，盈则反之；济其不及，而泄其过：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奋至德之光焉。国家承齐、梁、陈、隋之弊，遗风未弭：故礼稍失于杀，乐稍失于奢。伏惟陛下：虑其减削，则命司礼者大明唐礼；防其盈放，则诏典乐者少抑郑声。如此，则礼备而不偏，乐和而不流矣。继周之道，其在兹乎？

六十三、沿革礼乐

问：礼乐之用，百王共之。然则历代以来，或沿而理，或革而乱，或损而兴，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迹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方今大制虽立，至理未臻，岂沿袭损益，未适其时宜？将文物声明，有乖于古制？思欲究盛礼之旨，审至乐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张，可继者守而勿失。具陈其要，当举而行。

臣闻：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以和神人。是以总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备于古，则礼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于古，则乐不能和矣。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何者？夫礼乐者，非无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家国，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于理矣；失其情，则王莽屑屑习古，适足为乱矣。故曰：行礼乐之情者王，行礼乐之饰者亡。盖谓是矣。且礼本

子体，乐本于声：文物名数，所以饰其体；器度节奏，所以文其声。圣人之理也，礼至则无体，乐至则无声。然则苟至于理也，声与体犹可遗，况于文与饰乎？则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圣之资，守烈祖之制，不待损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则愿陛下审本末而述作焉。盖礼者以安上理人为体，以别疑防欲为用，以玉帛俎豆为数，以周旋裼裘为容。数与容可损益也，体与用不可斯须失也。乐者，以易直子谅为心，以中和孝友为德，以律度铿锵为饰，以缀兆舒疾为文。饰与文可损益也，心与德不可斯须失也。夫然，则礼得其本，乐达其情；虽沿革损益不同，同归于理矣。

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

问：时议者或云：乐者，声与器迁，音随曲变。若废今器，用古器，则哀淫之音息矣。著舍今曲，奏古曲，则正始之音兴矣。其说若此，以为如何？
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伏睹时议者，臣窃以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醵、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乐者不可以伪，唯明圣者能审而述作焉。臣又闻：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乐；则虽援蕤桴，击野壤，闻之者必融融泄泄矣。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困而怨；则虽撞大钟，伐鸣鼓，闻之者适足惨惨戚戚矣。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

六十五、议祭祀

问：圣王立郊庙，重祭祀者，将以展诚敬而事鬼神乎？将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问：近者敬失于鬼，祭祀以淫。禋禘者有僭滥谄媚之风，蒸尝者失疏数丰俭之节。今欲使俗无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费而厚生，人守义而不惑。何为何作，可以救之？

臣闻：祭祀之义，大率有三：湮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则万人顺，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观之，岂直若是而已哉？盖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著矣。丰其黍稷，则仓廩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堕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故曰：礼行于祭祀，则百货可极焉。斯之谓矣。然则物力有余，则奢侈之弊起；把事不节，则谄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庙有数，丰约有度，疏数有时。非其度者，则鬼不享而礼不容；非其类者，则神不欲而刑不舍。二者行于天下，

则人与神不相黷矣，不相伤矣。近代以来，稍违祀典：或礼物失于奢俭，或巫史假于淫昏；追远者昧从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虽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襁褓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斯以齐风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详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国朝参古今之仪，制丧葬之纪：尊卑丰约，焕然有章。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寢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于下，则坏法犯贵之风移矣；礼适其中，则破产伤生之俗革矣。移风革俗，其在兹乎！

六十七、议释教 僧尼

问：汉、魏以降，像教寢兴，或曰足以耗蠹国风，又云足以辅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诱善崇福之方；若许之大行，虑成异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诚著，伤生之费亦深。利病相形，从其远者。

臣闻：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义无二。盖上率下以一德，则下应上无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于五帝；道、释二教，不及于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离派别，朴散器分。于是乎儒、道、释之教，鼎立于天下矣。降及近代，释氏尤甚焉。臣伏观其教，大抵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然臣以为不可者，有以也。臣闻：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则理，二则乱。若参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国家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纬其人矣。而又区区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无二之化也。然则根本枝叶，王教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故臣以为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耗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旷夫妇于戒律之间。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调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议文章 碑碣、词赋

问：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二百余载，文章焕焉。然则述作之间，久而生弊：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今欲去伪抑淫，芟芜铲秽；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臣谨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

矣哉！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故天以将丧之弊，授我国家。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三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幼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臣又闻：粮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粮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欤？

六十九、采诗 以补察时政

问：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者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尽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欤？

七十、纳谏 上封章，广视听

问：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而春谏者未尽其节，谋猷者未竭其诚。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视听；尽天下之心智，为我思谋。政之壅蔽者决于中；令之绝灭者通于外。上无违德，下无隐情。可为何方，得至于此？又问：先王立训，唯谏是从。然则历代君臣，有贤有否，至若献替之际，是非之间：若君过臣规，固宜有言必纳：如上得失，岂可从谏如流？以是训人，其义安在？

臣闻：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

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犹惧其未也，于是设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圣王，由此途出焉。臣又闻，不弃死马之骨，然后良骥可得也；不弃狂夫之言，然后佳谋可闻也。苟臣管见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刍言之中，有可采者，陛下采而用之，则闻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见，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谋猷之上，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春谏之臣，得不继踵而来乎？故览其谋猷，则天下之利病，如悬于握中矣。纳其春谏，则朝廷之得失，如指诸掌内矣。所谓用天下之耳听之，则无不聪也；用天下之目视之，则无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识思谋之，则无不圣神也。圣神启于上，聪明达于下：如此，则何壅蔽之有耶？灭绝之有耶？臣又尝观历代人君，有愚有贤，举事非尽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尽得也。然则先王勤勤恳恳，劝从谏，诚自用者，又何哉？岂不以自古以来，君虽有得，未有愎谏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虽有失，未有从谏而乱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恳劝诫之义，在于此矣。伏惟陛下鉴之。

七十一、去谄佞，从谏直

问：天地无私，贤愚间生焉；理乱有时，邪正迭用焉。然则理代岂无愚邪者耶？将有而不任耶？乱代岂无贤正者耶？将有而不用耶？思决所疑，可征其验。

又问：历代之君，无不知用贤则理，用愚则乱，从谏兴、从佞亡也。而取舍之际，纷然自迷。故诛放者多非小人，宠用者鲜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乱，历代相望。岂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将己之爱恶，昏其鉴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闻：昏明不并兴，邪正不两废。盖贤者进则愚者退矣，曲者用则直者隐矣。亦犹昼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则盛明之代，非无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见而为乱也。昏衰之代，非无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为理也。故殷纣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虽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丧天下速于旋踵也。虽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舍兴亡之验，唯明主能察之。然则历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贤盛，以愚衰，君以谏安，以佞危。然则，犹前车覆而后车不诫者，何也？盖常人之情，悦其从命逊志者，恶其违己守道者。又君子难进而易退，况恶之乎？小人易进而难退，况悦之乎？是则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疏；其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恩易下及，疏则情难上通。是以面从者日亲，动则假虎威而自负也。骨鲠者日疏，言则犯龙鳞而必死也。故政今日以坏，邦家日以倾。斯所以变盛为衰，转安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虽违于己，引而进之；知小人之徇惑也，虽从于命，推而远之；知觉言之为良药也，虽逆于耳，怒而容之；知佞言之为美疹也，虽逊于心，忍而绝之。故政今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变衰为盛，转危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主能鉴之。

七十二、使臣尽忠，人爱上 在乎明报施之道

夫欲使臣节尽忠，人心爱上，则在乎明报施之道也。《传》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其事好还。”然则复与还，皆报施之谓也。夫日月不复，则昼夜不生；阴阳不复，则寒暑不行；善恶不复，则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其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礼，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汉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贾道。贾道者，利则进，不利则退。故君昏，寡救恶之士；国危，鲜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独安独危，其臣亦独忧独乐。君臣之道，既阻于上；则兆庶之心，不得不离于下也。故曰：君视臣如股肱，则臣视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君爱人如赤子，则人爱君如父母，君视人如土芥，则人视君如寇仇。孔子云：“审吾之所以适人，知人之所以来我也。”则尽忠爱上之来，在于此不在于彼矣。

七十三、养老 在使之寿富贵

臣闻：昔者西伯善养老，而天下归心。善养者，非家至户见，衣而食之，盖能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业；导树畜之产，以厚其生。使生有所养，者有所终，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而特颁其布帛肉粟之赐，则为养老之道，尽于是矣。臣以为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则？赐之以布帛，仁则仁矣；不若劝其桑麻之业，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赐之以肉粟，惠则惠矣；不若教其鸡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后牧以仁贤，慎其刑罚；虽不与之年，而老者得以寿矣。不夺其力，不扰其时；虽不与之财，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长，少者敬老；虽不与之爵，而老者得以贵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遗年而兴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亲 选用

臣闻：圣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于亲亲。故尧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训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谓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诚欲推其恩，广其爱，使惠洽九族，化流万人；则宜乎先亲后疏，自近及远者也。然后置其师傅，闲之以教训；选其贤能，授之以官政。或出为牧守，入为公卿。如此，则虽无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实也。使《棣华》之咏协于内，《麟趾》之风著于外：所谓枝叶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国俱肥。则天下之人，相从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万人叛者也，未有九族离而万人和者也。盖先王所以布六顺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协万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问：子大夫才膺间出，副我旁求，宜当悉心，靡有所隐。其或典章有违于古，禁令不便于今：尔无面从，予将亲览。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于古道者欤？今之禁令，列圣之禁令也，安有乖于昔时者欤？但在乎奉与不奉，行与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诚思理之心切，好问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极千虑，昧万死，而献狂直者，以

副天心之万一焉。

臣闻：典章不能自举，待教令而举；教令不能自行，待诚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圣之法明备；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为待陛下诚信以将之。昔宓贱行化，德及泉鱼；非严刑所致也，推其诚而已。鲁恭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驱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圣之资，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势，万万于一邑一宰也，何虑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闻：周公之理也，周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则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窃未以为迟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六

判 五十〔一〕道

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忽不许

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乌岂忘于返哺？旋观怨偶，速抵明刑。王吉去妻，断弦未续；孔氏出母，疏网将加。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岵之无情？想《采芣》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藟》之义，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

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
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

亲以恩成，有仇宁舍？嫁则义绝，虽报奚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藿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苛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得乙与丁，俱应拔萃：乙则趋时以求名，丁则
勤学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则由进取；修身俟命，宁在躁求？智乎虽不失时，仁者岂宜弃本？属科悬拔萃，才选出群：勤苦修辞，乙不能也；吹嘘附势，丁亦耻之。躁静既殊，性习遂远。各从所好，尔由径而方行；难强不能，吾舍道而奚适？观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门，诚应在命。所宜励志，焉用趋时，若弃以菲葑，失则自求诸己；优中其正鹄，得亦不愧于人。无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了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节度使奏丁
在宫有美政，请免罪真授，以劝
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

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夫人犹可，坏法实难。丁僭滥为心，g 倖从事；始假名而作伪，咎则自贻；终励节而为官，政将可取。节使以功惟补过，请欲劝能；宪司以仁不惠奸，议难乱纪。制宜经久，理贵从长。见小善而必求，材虽苟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将若何？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惩行诈？勿许拜真。

得乙上封，请永不用赦。大理云：废赦，何以
使人自新？乙云：数赦则奸生，恐弊转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泽；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有过利淫，幸门宜闲；

大理以荡邪除旧，权道当行。皆推济国之诚，未达随时之义。何则？政包宽猛，法有弛张。习以生常，则起为奸之弊；废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请思砭石之言，兼咏《寥萧》之什，数则不可，无之亦难。

得景居丧，年老毁瘠，或非其过
礼；景云：哀情所钟

孝乃行先，则当衔恤；子为亲后，安可危身？景丧则未终，老其将至：怀荼寥之慕，诚合尽哀；迫桑榆之光，岂宜致毁？所以爱资肉食，唯服麻纈。况血气之既衰，老夫毫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苟灭性而不胜，则伤生而非孝。因杀立节，庶毕三年之丧；顺变从宜，无及一朝之患。既亏念始，当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斗而过，为
友人贡。辞云：衔君命

居兄之仇，避为不悌；衔君之命，斗则非忠。将灭私而奉公，宜弃小而取大。辛时惟奉使，出乃遇仇：断手之痛不忘，诚难共国；饮冰之命未复，安可害公？节川忠全，情由礼抑：未失使臣之体，何速诤友之规？臧骈立言，尝闻之矣；子夏有问，而忘诸乎？是谓尽忠，于何致责？

得军帅选将，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诘其
无武艺。帅云：取其谋也

忘身死节，诚重武夫；制敌伐谋，则先儒士。将筹策而可尚，奚骑射之足称？军帅明以知兵，精于选将：以为弯弧学剑，用无出于一夫；悦《礼》敦《诗》，道可弘于七德。功宜保大，理贵从长。若王师之有征，以谋则可；苟戎略之无取，虽艺何为？况晋谋中军，选于义府；汉求上将，举在儒流。岂惟我武惟扬，诚亦斯文不坠。元戎举德，未爽能军；兵部执言，恐为辱国。

得甲至华岳庙，不祷而过。或非其违
众。甲云：祷、非礼也

岳则配天，自修常事；神虽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岂从众而失正？甲志惟守义，言乃合经。以为视以三公，实天子之所飨；降其百福，宁匹夫之可禳？如修苹藻之诚，是用粢稗之礼。况人之僭滥，徒欲乞灵；而神实聪明，岂歆淫祀？非鬼是为谄也，默神无乃吐之。旅于泰山，古犹致诮；祷于华岳，今岂不非？谅正直之难诬，虽馨香而勿用。将劝来者，所宜救欤！

得乙隐居，征辟不起。子孙请以所辟
官用荫，所司不许

修身独善，宠则可惊；制爵尊贤，命其难废。形虽遗于轩冕，荫宜及于子孙。乙贞以自居，辟而不起。鹤书莫顾，虽忘恤后之心；爵命已行，宁阙赏延之

典？若使死无用荫，生不及荣；何成雄善之风，且是废君之命。场苗不食，诚自绝于蛰维；葛藟有阴，义难亏于燕翼。请优后嗣，以奖外臣。

得江南诸州遂庸调，四月至上都。户部科其违
限。诉云：冬月运路永浅，故不及春至

赋纳过时，必先问罪；淹恤有故，亦可征辞。月既及于正阳，事宜归于宰旅。展如泽国，盖纳地征。岁有入贡之程，敢忘慎守？川无负舟之力，宁免稽迟？苟利涉之惟艰，虽愆期而必看。地官致诘，虚月其忧；江郡执言，后时可愍。然恐事非靡盬，辞或凭虚；请验所届公文，而后可遵令典。

得景为县令，教人煮木为酪。州司责
其烦扰。辞云：以备凶年

事不举中，有灾宁救？政或扰下，虽惠何为？景念在济时，动非率法：且烦人而不恤，是昧烹鲜；何歉岁以为虞，将勤煮酪。信作劳于无用，岂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灾，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择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而效之？宜听责言，勿迷知过。

得了为郡守，行县，见昆弟相讼者，乃闭阁思
过。或告其矫。辞云：欲使以田相让也

化本自家，政先为郡。礼宁下庶，宜宽不悌之刑；训在知非，是得长人之道。况天伦不睦，地讼攸兴：利方竞于膏腴，恩难亏于骨肉。教宜引古，过贵自新。虽闻争以阅墙，有伤鲁卫之政；庶使愧而让畔，将同虞芮之风。苟无讼之可期，则相容而何远。推田以让，尔诚谢于孟光；闭阁而思，吾何惭于延寿？宜嘉静理，勿谓矫诬。

得甲献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扎。有司诘
之。辞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贯革乖方，则宜致洁；相角失理，亦可征辞。甲奠体以成，执萧而献。中规不挠，六材虽则合三；舍拔有愆，七扎不能穿一。宜恐伤人之甲，不曰坚乎？而非戴牛之弓，无自入也。液信亏于巧者，射遂爽于臧兮。周典足征，彼自乖于三色；楚君明试，此无愧于二臣。咎且有归，责之非当。

得乙有同门生丧亲，将往吊之。其父怒而撻之，
使遗嫌而已。或诘其故。云：交道之难

子道贵恭，当从理命；交游重义，盖恤哀情。孝不在于诡随，仁岂忘于侧隐？乙父训乖爱子，道昧择交。况求益之初，无友不如己者；及居丧之际，凡人犹合救之。既罔念于一哀，是不遵于久要。苟知生而不吊，虽赠死以何为？旧馆遇丧，宣父尚宜出涕；同门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纵申遗帛之诚，岂补赠当之义？肆一拂之怒，父兮既爽义方；杜三谏之辞，子也亦亏孝道。宜哉

或诘，允矣知言。

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本不通，请筑塞两河
斗门。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
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

川以利涉，竭则壅税；水能润下，塞亦伤农。将舍短以从长，宜去彼而取此。汴河决能降雨，流可通财。引漕运之千艘，实资积水；生稻梁于一溉，亦籍余波。利既相妨，用难兼济。节度使以军储务足，思开窦而有年；转运司以邦赋贵通，恐负舟而无力。辞虽执竞，理可明征。奎四国之征，其伤多矣！专一方之利，所获几何？赡军虽望于秋成，济国难亏于日用。利害斯见，与夺可知。

得景为宰，秋雪，刺史责其非时。辞
云：旱甚，若不零，恐为灾

居常授时，政则行古；恤人救弊，道在从宜。旱将害于粢盛，零难拘于秋夏。景象雷是职，不雨其忧：苟旱魃之愆时，虐既太甚；虽薄收之戒序，零亦何伤？冀有闻于鸛鸣，庶无虑于狼顾。馨香以感，夕且望于月离：稼稿其伤，时难遵于龙见。虽事乖鲁史，而义合随时。制锦执言，是亦为政；褰帷致洁，未可与权。

得了为郡，岁凶，奏请赈给百姓；制未下，
散之。本使科其专命。丁云：恐人困

临邦匡乏，情本由衷；为国救灾，美终归上。丁分条出守，求瘼居心：岁不顺成，人既忧于二鬴；公有滞积，户将汽于一钟。是输济众之诚，允叶分忧之政。然以事虽上请，恩未下流：稍违主守之文，遽见职司之举。使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欤？郡以苟利国家，专之可也。恤贫振凛，邓攸虽见免官；矫制发仓，汲黯不闻获罪。请宥自专之过，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为辛所杀，戊遇辛，不杀之。或贡其
不悌。辞云：辛以义杀兄，不敢返杀

舍则崇仇，报为伤义。当断友于之爱，以遵王者之章。戊居兄之仇，应执兵而不返；辛杀人以义，将剗刃而攸难。虽鲁策垂文，不可莫之报也；而周官执禁，安得苟而行之？将令怨是用希，实在犯而不校。揆子产之诫，损怨为忠；征舆骈之言，益仇非智。难从不悌之责，请听有孕之辞。

得甲为将，以箪醪投河，命众饮之。或非其
矫节。甲云：推诚而已，何必在醉

将主军情，酒存人欲。推诚之义，必在于均；饱德之文，不专于醉。甲寄分外阃，令出中权：九酝投河，义由独断；一瓢饮水，惠在同沾。悦师人之多

寒，恩逾挟扩；如战士之载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无颇，和众宁宜及乱？岂资满腹，所贵归心。少卿绝甘，见称汉代；子反独醉，实败楚军。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异？非其矫节，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谢。或
责之。乙云：不为己

在公而行，诚非为己；怀惠以谢，则涉徇私。彼既不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报直。乙惟获戾，丁乃解纷。在为非罪而拘，冶长见称于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宁谢于祁奚？论恩则丘山不胜，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谒，可以不愧于人；义在公行，实亦无求于我，合嘉遗直，勿听责言。

得景妻有丧，景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

丧则有哀，见必存敬；乐惟饰喜，举合从宜。夫妇所贵同心，吉凶固宜异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彻悬；铿锵无倦于鼓钟，好合有伤于琴瑟。既愆夫义，是弃人丧。俨麻纁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如宾之敬颇乖，若往之哀斯读。遂使唱和不应，忧喜相干。道路见纁，犹闻必变；邻里有殡，亦为不歌。诚无恻隐之心，宜受庸奴之责。

得甲年七十余，有一子，子请不从政。所由云：
人户减耗，徭役繁多，不可执礼而废事

役且有辞，信非懋力；老而不养，岂谓爱亲？恋若阻于循陔，怨必兴于陟岵，顾惟甲子，及此丁年。户减事繁，政宜勤于昼夜；家贫亲老，养难阙于晨昏。在子道而可矜，虽王徭之宜免。事闻诸礼，情见乎辞。天子敦风，犹劝养其三老；庶人从政，亦何假于一夫？况当孝理之朝，难抑亲人之请。所由之执，愚谓不然。

得景于逆旋食噬腊，遇毒而死，其党
讼之。主人云：买之有处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益知命于丧予，岂尤人于食我。景秋蓬方转，朝薤欲晞：旅次爱来，将受飧而已；生涯湮尽，当终食之间。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党，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买而有处，请无置堇之嫌。诚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无妄罪人。

得诏赐百寮资物，甲独以物委地而不拜。有
司劾其不敬。云：本赃物，故不敢拜

赐表主恩，拜明臣礼。苟临事而不敬，虽有辞而勿听，甲列在朝行，颁其资物；宜荷天而受赐，何委地而如遗？曾是奸赃，诚可恶于清德；今为宠锡，谅难拒于鸿私。既为善而近名，亦失恭而远礼。必也志疾贪冒，节励贞廉；自当辞让有仪，岂得弃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钟离委珠而徒为；心苟无暇，

伯夷饮泉而何爽。宜许有孚之効，用惩不恪之辜。

得乙为大夫，请致仕。有司诘其未七十。乙称羸病不任事

时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难陈力。乙位参食采，志在悬车。揆以纪年，桑榆之光未暮；验其羸病，蒲柳之质先零。既称量力而行，所谓奉身以退，虽发未种种，告老无乃速欤？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请高知止，无强不能。

得景为县官判事，案成后，自觉有失，请举牒追改。刺史不许，欲科罪。
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从宽，过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则夕改而可嘉。景乃采寮，参诸簿领；当推案务剧，诿免毫厘之差？属褰帷政苛，不容笔削之改。误而不隐，悔亦可追。县无罔上之奸，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后觉，判事虽不三思；苟有必知，牒举明无二过。揆人情而可恕，征国令而有文，将欲痛绳，恐非直笔。

得甲替乙为将，甲欲到，乙严兵守备，不出迎，发制书，勘合符，以法从事。御史纠其无宾主之礼。科罪，不伏

师律贵贞，兵符示信。苟未会合，敢忘戒严？乙奉中权，甲承后命。推轮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犹轸前茅之虑。且信惟守器，权在隐情；符节既未合同，军卫如何彻警？所宜虑远，安可徇私？阙干将迎。虽乖主礼；究其守备，是叶军谋。无责建牙，恐非直指。

得乡老不输本户租税。所司诘之，辞云：年八十余，岁有颁赐；请预析输纳。
所由以无例，不许

丹制既登，诚宜加惠；岁赋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违，虽移用而不可。乡老年参耆耄，名系版图；天赐未颁，且有躁求之请；地征合纳，非无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难违例。况时逢恤老，节合勤王；尚齿肆筵，我岁敦于善养；食毛入赋，尔奚忘于乐输？受赐任待于时颁，量入难亏于岁杪。不从妄请，诚谓职司。

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

女也有行，义不可废；父兮无信，讼所由生。虽必告而是遵，岂约言之可爽？乙将求佳婿，曾不良图：入币之仪，既从五两；御轮之礼，未及三周。遂违在耳之言，欲阻齐眉之请。况卜凤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雁而从人，有乖

宿诺。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娉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请从玉润之诉，无过桃夭之时。

得景请与丁卜 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卜。 或非之

圣人建《易》，虽用稽疑；君子乐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何中否之足询？丁执心不回，出言有中：尔考前知之兆，诚足决疑；吾从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为祸福由己，休咎则系于慎行；生死付天，修短乃存乎阴鹭。当脱身于木雁，宁问命于蓍龟？言既中伦，理亦穷性。况詹尹释策，有问焉知，斗廉立言，不疑何卜？不从握粟，是谓忘筮。

得耆老称甲多智。县司举以理人。或云：多智，贼也。未知合用否

道虽弃智，政且使能。苟养之以恬，则用之不惑。甲称予智，县举尔知。将老者之审才，得贤斯美；何或人之懵理，为贼是虞。诚蔽荡之无闻，庶利人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识若限于摅瓶，或当害物；道能弘于乐水，何爽理人？请审两端，方从一见。

得乙为边将，虏至，若涉无人之地。监军贡其无勇略。辞云：内无糗粮，外无犄角

封疆贵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围，则速即尔刑。乙登以将坛，镇于边垒，诚可戒严走集，罔有敌于我师；何乃启纳寇戎，若无人于吾地。是昧安边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蔑闻，罪戾谁执？如或寇强师老，食绝城孤：期尽敌而还，且勤于坚守；苟知难而退，犹愈于覆亡。宜矜犄角之辞，难议建牙之罪。

得景进柑子，过期坏损。所由科之，称于浙江阳子江口，各阻风五日

进献失期，罪难逃责；稽留有说，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兹锡贡：存及时之果，诚宜无失其程；阻连日之风，安得不愆于素？览所由之诘，听使者之辞：既异遑宁，难科淹恤。限沧波于于役，匪我愆期；败朱实于厥苞，非予有咎。舍之可也，谁曰不然？

得了丧所知，于野张帷而哭。邻人诘云：夫子恶野哭者

死丧有别，哭泣从宜。情或异于亲疏，礼则殊于内外。丁义勤交道，动循容止：未忘半面，尝同倾盖之欢；永念重泉，遂展张帷之哭。虽声非有恻，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言，何致邻人之诘？如或肆号咷于路左，物或恶之；今则具威仪于野中，礼无违者。允符前志，奚恤斯言？

得甲妻于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诉称非七出。甲云：不敬

细行有亏，信乖妇顺，小过不忍，岂谓夫和？甲孝务恪恭，义轻好合：馈豚明顺，未闻爽于听从；叱狗愆仪，益勿庸于疾怨。虽怡声而是昧，我则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谁无过？虽敬君长之母，宜还王吉之妻。

得乙为军，昧夜进军，诸将不发，欲罪之。辞云：不见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贵明。在九章而或乖，虽三令而惟反。乙是称戎帅，未达军容：奉明罚之辞，无闻月捷；用潜师之计，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将经武，必在昭文：夜号未申，有虞固宜不进；月章莫举，毁榘自可当辜。诉非失辞，责乃当罪。

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

生而异族，死岂同归。且非合祔之仪，爰抵嫁殇之禁。景夭婚是恤，奄蓼斯乖：以处子之葬华，迁他人之蒿里。曾靡卜于鸣凤，各异室家；胡为相以青乌，欲同宅兆。徒念幼年无偶，岂宜大夜有行？况生死宁殊，男女贵别：纵近倾筐之岁，且未从人；虽有游岱之魂，焉能事鬼？既违国禁，是乱人伦。谋征媒氏之文，无抑邻人之告。

得了陈计，请轻过移诸甲兵。省司以败法不许。丁云：宥罪济时，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军兴事亟，则务益兵；时泰教成，固难败法。丁志崇陈计，识昧相时：当兵敢之朝，讎资凶器？在刑行之日，宁利幸人？是废国章，欲崇军实；祸关黷武，弊起惠奸。宥罪未若慎刑，济军不如经国。况王霸道异，古今天变。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权；哿矣省司之言，孰非经久。得失斯在，用舍可知。

得甲在狱病久，请将妻入侍。法曹不许。诉称：三品已上散官

狱虽慎守，病则哀矜；苟或无疹，如何罔诏。甲罪抵刑宪，身从幽蛰：忧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则思亲，縹绁之中有请。势穷摇尾，念切齐眉。卧或十旬，既轸弥留之惧；官惟三品，宜从侍执之辞。敢请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问之皆信。或谓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谓生知，孰云行怪？况形虽异类，心则同归：四鸟分飞，听音既称有信；三牺皆用，闻鸣岂可为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尔

惟不讲，我则有辞。揆以《周官》，业将同于夷隶；详夫鲁史，责不及于葛卢。兽语可征，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为命妇，每朝参，丁母云：
母尊妇卑，请在妇上。乙妻云：夫
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肃恭成德，卑则敬尊；著定辩议，贱无加贵。眷彼母妻之品，视其夫子之官。敬将展于君前，礼且殊于门内。闺闼垂训，长幼虽合有伦，朝廷正名，等列岂宜无别？妇道虽云守顺，国章未可易班。母则失言，妻唯得礼。且子兮位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请依序守，无使名愆。

得景请预驸马。所司纠云：景、庶子也，且
违格令，欲科家长罪。不伏

冒婚微幸，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亏臣节。在幼贱而下禁，岂尊长之无辜？属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选吹萧之匹，虽则未获真人；预傅粉之郎，岂可滥收庶子？况姻连天族，荣冠人伦：嗣既异于承桃，礼难当于厘降。掩藏庶孽，唯虑其不谐；贪冒宠荣，讵思于有罪？岂非或益而损，曾是欲盖而彰。国章宁舍于面欺，家长宜从于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执之。辞云：有公事，欲
早趋朝。所由以犯禁，不听

趋朝有时，则当蚤作；防好以法，宁纵晨行。虽夙夜之自公，岂警巡之可犯？甲陈力是念，相时斯昧：方鸣三鼓，知行夜之犹严；未辟九门，信将朝而尚早。趋进合遵于辩色，夙兴宜伺其启明。既爽时然后行，是必动而有悔。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举乙清高。廉使以为通介无常，罪举不
当。郡称往通令介；时人无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销声；待用济时，则难背俗。乙行藏未达，通介不常：若德至而无称，固当灭迹；既名彰而见举，诚合随时。徒立身以清高，且于物而凝滞。无固无必，盍守宣尼之言？独清独醒，信贻渔父之诮。兼济岂资于绝俗，全真未爽于同尘。宜从不当之科，俾慎无常之举。

得景于秘家陈钟磬。邻人告其
僭。云：无故不彻悬

器不假人，易而生乱；乐惟节事，过则有刑。礼既异于古今，法且禁其钟磬。景苟求饰喜，罔念速尤。窃筍簴以陈，乐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声闻。雅当犯贵之辜，难许彻悬之诉。然恐赐同魏蜂，僭异于奚。且彰北阙之恩，

何爽南邻之击。是殊国禁，无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号，犯罪当赎，请同封爵之例。所
司不许。辞云：邑号不因夫子而致

邑号旌贤，国章议贵。如或不能自庇，则将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闺门，罪罹邦宪：宠非他致，既因表以勋贤；咎虽自贻，亦可免于刑戮。若不从其宽典，则何贵于虚封？汉恤缙絮，犹闻赎父；齐分石窌，岂不庇身？宜听辑矣之辞，难夺赎兮之请。

得景与乙同贾，景多收其利，人刺其
贪。辞云：知我贫也

仁无贪货，义有通财。在洁身而虽乖，于知己而则可。景乙奇羸何业，气类相求。竞以锥刀，始闻小人喻利；推其货贿，终见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贫富必类，自当兴让立廉。今则有无相悬，固合损多益寡。是为徇义，岂曰竭忠？受粟益亲，孔氏用敦吾道；分财损己，叔牙尝谓我贫。无畏人言，俾彰交态。

得景夜越关，为吏所执。辞云：有追捕

设以关防，辨其出入：既慎守而无怠，岂伪游而能过？景勤格居怀，夙夜奔命：以谓寇攘事切，宜早图之；罔思呵察戒严，不可逾也。萑蒲乃司败小事，襟带实国家大防。仰老氏之文，虽知善闭；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责已具于有司，理难辞于靡盬。盍从致诘，无信饰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发离之。丁理馈
贺衣物，请以所下聘财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别；讼由情察，曲直可知。将令人有所惩，必在弊之不及。相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矫诬，始闻好合。事欺彰露，旋见仳离。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纳征之讼。辞多执竞，理有适归。乙则隐欺，在法而聘财宜没；丁非罔冒，原情而馈礼可追。是非足明，取与斯在。

得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
饷馈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仪，妻惟守顺；根乎天性，父则本恩。撰宜进于先生，饴可辍于田峻。夫也望深饴彼，方期相敬如宾；父兮念切嚚然，旋闻受哺于子。义虽乖于齐体，孝则见于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亲是念。难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征，无效土二其行。犬马犹能有养，尔岂无闻？凤凰欲阻于飞，吾将不取。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七

判 五十道

得了上言：豪富人畜奴婢过制，请据品秩
为限约。或贡其越职论事。不伏

品秩异伦，臧获有数；苟逾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恶夫过制；爰陈
诚于白奏，俾知禁于素封。将使豪富之徒，资虽积于巨万；僮仆之限，数无
逾于指干。抑淫义叶于随时，革弊道符于汉日。责其论事，无乃失辞？若守
职以越思，则为出位；将尽忠于陈计，难伏嘉言。楚既失之，郑有辞矣！

得甲为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贡
其失农候。诉云：土地寒

教有权节，业无易宜。地苟异于寒温，农则殊于早晚。甲分忧率职，从俗勉
人。天时有常，农宜先定。地气不类，寒则晚成。虽想揉木之时，未建把草
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遗风？纵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起，欲速
何为？诚宜嘉乃辨方，岂可诘其行古？循诸《周礼》修耒虽在于季冬；训此
豳人，于耜未乖于正月。责则迂也，诉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树，宾至不诛相翔者，御史
纠之。辞云：罪在守涂之人

好或不诛，吏将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无闻，庄徒有
怠。嘉宾戾止，诚宜虑以相翔；暴客幸来。固合擒而勿佚。既隳官禁，是纵
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严于聚；慢官之后，欲移过于守涂，诚乖率属之
方，宜甘责帅之罚。然以官虽联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轻宜别。比夫
所属，请以异论。

得景为秘客，擅入馆驿，欲科
罪。辞云：虽入未供

传舍是崇，使车攸处；将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游，欲从公食。岂无逆
旅，宜受馈于盘飧；既匪使臣，何苟求于馆谷？信饔饘而是启，宁僭滥之可
容？同周官之庐，入宜衔命；非郑氏之驿，置岂延宾？法既自干，咎将谁任？
然则不应入而妄入，刑固难逃；而已供与未供，罪宜有别。请从减降，庶叶
科条。

得洛水暴涨，吹破中桥，往来不通，人诉其弊。
河南府云：雨水犹涨，未可修桥，纵苟
施功，水来还破，请待水定。人又有辞

大水为灾，中桥其坏。车徒未济，诚有阻于往来；修造从宜，亦相时之可否。

顾兹洽浩。阻彼憧憧。人诉川梁不通。壅而为弊；府虑水沴荐至，毁必重劳。苟后患之不图，则前功之尽弃。将思济众，固合俟时。征启塞之文，虽必葺于一日；防怀襄之害，未可应乎七星。无取人辞，请依府见。

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

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权之要，当绝外交之嫌。景命受建牙，遇敌饮药；直虽可举，忠则不知。且事君在公，训旅贵信。失人臣之节，尔岂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将安仰？况兵惟尚诈，人不易知：同馈醪而无他，推诚犹可；苟毒流而不察，虽悔宁追？无谋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贰过。勿疑以饮，徒徇陆抗之名；未达而尝，且坠宣尼之训。是违师律，难偿邻言。

得了将在别屯，士卒有犯，每专杀戮。御史举劾。诉称曾受桀朝之赐

将非处右，莫敢示威；军或别屯，则宜专命。丁位虽佐理，分以戎行。执专征之权，锡弓于周典；操司杀之柄，受桀于汉仪。既有令而必行，信无瑕而可戮。实握兵之能攻，奚执简之举违？如或禀命于连营，畏予不敢；今则分部而赐戟，无我有违。宜崇魏绛之威，勿议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请立长为嗣。长辞云：不能，请让其弟。或诘之。云：弟好仁

让贤虽仁，废长非顺。徒闻建善则理，其如乱嗣不祥。甲告老于朝，立子为后：虽急难自举，必有可观者焉；而长幼以伦，无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岂宜越以雁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见好仁之请；知子莫若于父，盖从立长之言。无忌虽欲传家，季札终当弃室。谅可致诘，罔听不能。

得乙出妻，妻诉云：无失妇道。乙云：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

孝养父母，有命必从；礼事舅姑，不悦则出。乙亲存为子，年壮有妻。兆启和鸣，授室之仪虽备；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则乖。若无爽于听从，易见尤于谴怒？信伤婉婉，理合仳离。且闻莫慰母心，则宜去矣；何必有亏妇道，然后弃之？未息游词，请稽往事。姜诗出妇，盖为小瑕；鲍永去妻，亦非大过。明征斯在，薄诉何为？

得景有姊之丧，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称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丧虽宁戚，礼且节哀。俾不足与有余，必跂及而俯就。景爱深血属，礼过时制。兴鲜兄之叹，情既钟于孔怀；及居姊之丧，服将除而不忍。虽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仪贵适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顺变，多奚以为？苟在礼而

或逾，过犹不及。请遵仲尼之训，无执季路之辞。

得丁陷贼庭，守道不仕。赋帅逼之，辞
云：尧舜在上，下有巢许。遂免。所
司欲旌其节，大理执不许

臣节贵忠，国经懋赏；宜遵善道，难废彝章。丁陷在贼庭，强其禄仕：敦在三之义，因时难而名闻；守无二之忠，经岁寒而节见。逼夷齐以周粟，引巢许于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动。所当厚奖，何乃深疑？且人无不臣之心，所谓顺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废乎？从乱则必论辜，守道岂无旌善？野哉大理！信乃执迷。展矣所司！诚为劝沮。

得景为大夫，有丧。丁为士，而
特吊。或责之，不伏

官有常尊，礼无不敬。位若殊于等列，吊则异其节文。景为大夫，丁乃元士。居丧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吊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礼贵明征，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干食菜之荣；仪失其宜，徒展赠刍之意。是曰无上，将何以观？

得吏部选人入试，请继烛以尽精思。有司许
之。及考其书判，善恶与不继烛同。
有司欲不许。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将筮仕；历试文辞，俾从卜夜。苟狂简而无取，宜确执而勿听。萃彼群才，登于会府：惟贤是急，虑失宝于握珠；有命则从，许借光于秉烛。及乎考核，罕有菁英：属辞既谢于拣金，待问徒烦于继火。将期百炼之后，思苦弥精；何意一场之中，心劳愈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从所请。

得乙贵达，有故人至，坐于堂下，进以
仆妾之食。或诮之。乙曰：恐以小利
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贵贱苟合，曾是泛交；穷达相致，乃为执友。乙既登贵仕，爰有故人：以为念旧追欢，知己之心未至；行权励节，成人之美则多。不登夫子之堂，乃进仆人之食。苟推诚而相激，虽屈辱以何伤？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子犯；感而成事，张仪终谢于苏君。是勉后图，且符往行。如或识才半面，契未同心；虽发愤以达人，必取怨于谤己。以斯致诮，亦谓合宜。

得景领县，府无蓄，廩无储。管郡诘其慢
职。景云：王者富人藏于下故也

赋敛异名，君臣殊政。藏诸百姓，在王者而则然；虚我千仓，于职司而不可。

景匱茲國用，丰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為寬政；府无儲蓄，宁匪慢官？况今征税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于人，使上将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于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
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无求飽；齋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姑求主禮：遇加筯之膳，誠可疗飢；对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館，是忘惻隱之心。况春于其鄰，相犹違禮；而食于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获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己，誠曰慢官；获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于姜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虽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于他人，自是疏網无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桺不科？无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于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众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无縱川游。乙行險不思，凭河无悔：慕吕梁之術，习于浮水；违周官之令，忘彼危身。將不吊而是虞，虽有故而宜禁。忘子产喻政，尔則狎而玩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惧。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
无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后逸；師不用律，臧亦為凶。况未靖方隅，尚勤征伐：即戎推轂，既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虽欲恤勞，彻警恐為懈怠。且有严有翼，犹夺先人之心；不备不虞，宁救长蛇之尾。必也权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后斯言可信。監軍之劾，举未失中：彼景之辭，试可乃已。

得丁乘车，有醉吐车茵者。丁不料；
而吏請罪之，丁不许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溫，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瓮間，呕盈车上。小人沉湎，自貽誚于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于斯怒。宥過所宜无大，知非庶使有慚。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义。且怒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而犹舍；吐茵及乱，誤豈不容？无从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抵乙馬死，〔乙〕請償馬价。甲云：在

放牧处相抵，请陪半价。乙不伏

马牛于牧，蹄角难防；苟死伤之可征，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尔牛孔阜，奋骅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踬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轻。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陪半价，勿听过求。

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旧无所从

承家不嗣，礼许仳离；去室无归，义难弃背。景将崇继代，是用娶妻：百两有行，既启飞凤之兆；三年无子，遂操别鹄之音。将去舅姑，终鲜亲族。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庶可同于束蕴。固难效于牧子，宜自哀于邓攸。无抑有辞，请从不去。

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

慎终之道，必信必诚；死葬之仪，有丰有省。谅欲厚于卜宅，亦难轻于虑居。丁昊天降凶，远日叶吉。思葬具之丰备，欲祔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三亩。爰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盖伸破产之禁，以避无庙之嫌。

得甲之周亲，执工伎之业；吏曹以甲不合仕。

甲云：今见修改。吏曹又云：虽改，仍限三年后听仕。未知合否

业有四人，职无二事。如或居肆，则不及仕门。甲爰有周亲，是称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禄在其中。有慕九流，虽欲自迁其业；未经三载，安可同升诸公？难违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岂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议，谁曰不然？

得乙请用父荫。所司以赠官降正官荫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与正官同

官分正赠，荫别品阶；如酬死继之勋，则厚赏延之宠。追思乙父，励乃臣节：捐躯致命，尚克底定尔功；继代功能，岂忘勤恤我后？椒聊既称有实，桃李未可无阴。忠且忘身，优宜及嗣。如或病捐馆舍，赠官当合降阶；今则死卫国家，叙荫所宜同正。庶旌义烈，用叶条章。

得景为录事参军，刺史有违法事，景

封状奏闻。或责其失事长之道。景

云：不敢不忠于国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举正，卑可纠尊。景名署外台，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邮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将之邪无隐。且六条枉挠，百事滋昏；苟不提纲，是为漏网。虽举违犯上，亏敬长之小心；而陈奏尽忠，得事君之大节。既非下讪，难抑上闻。

得丁私发制书，法司断依漏泄坐。丁诉
云：非密事，请当本罪

君命是专，刑其无小；王言非密，罪则从轻。丁乃攸司，属当行下：不慎厥德，擅发如纶之言；自灾于身，难求疏网之漏。然则法通加减，罪有重轻：必也志在私行，唯当专达之责；如或事关枢密，则科漏泄之辜。请验迹于紫泥，方定刑于丹笔。

得甲为所由，稽缓制书。法直断合徒
一年。诉云：违未经十日

王命急宣，行无停晷；制书稽缓，罪有常刑。将欲正其科绳，必先揆以时日。甲懈位败度，慢令速尤：蓄怠弃之心，既亏臣节；壅骏奔之命，自抵国章。然则审时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当期月，所由以违未浹辰。将计年以断徒，恐乖阅实；请据日而加等，庶叶决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讼。

得乙盗买印用。法直断以伪造论。诉云：所
由盗卖，因买用之，请减等

贿以公行，印惟盗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无良，同恶相济：所由既败官为墨，子取予求；彼乙乃窃器成奸，不畏不入。潜谋斯露，窃弄难容。犹执薄言，将求未减。用因于买，比自作而虽殊；情本于奸，与伪造而何异？以兹降等，诚恐利淫。

得有圣水出，饮者日千数。或谓伪言，不
能愈疾；且恐争斗，请禁塞之。百姓
云：病者所资，请从人欲

执禁之要，在乎去邪；为政之先，必也无讼。毖彼泉水，流于道周：饮瓢之人孔多，蔑闻病间；滥觞之源不足，必起争端。讼所由生，欲不可纵。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征之时事：地不藏主，当今自出醴泉；天之爱人，从古未闻圣水。无听虚诞之说，请塞讹伪之源。

得景有志行，隐而不仕，为郡守所辟，称是巫
家，不当选吏。功曹按其诡诈。景不伏

鸣鹤处阴，声闻于外；玄豹隐雾，乐在其中。此将适于退藏，彼何强之维縻？

景业敦道行，志蓄宦情：太守以举尔所知，将申蒲帛之聘；夫子以从吾所好，不顾弓旌之招。惧俗吏之徒劳，引巫家以自秽。冀其言逊获免，翻以行诈论辜。况商洛拂衣，汉且求之不得；颖川洗耳，尧亦存而勿论。天子尚不违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了为刺史，见冬涉者，哀之，下车以
济之。观察使责其不顺时修桥，以
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为政？车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职是崇班，体非威重：轻汉臣之宠，失位于高车；徇郑相之名，济人于大水。志虽恤下，道昧叶中。与其熊轼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桥通路，大道甚夷。启塞既阙于日修，揭厉徒哀其冬涉：事关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无政。

得甲告其子行盗。或消其父子不
相隐。甲云：大义灭亲

法许原亲，慈通隐恶。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齿人伦，忍伤天性。义方失教，曾莫愧于父顽；攘窃成奸，尚不为其子隐。道既亏于庭训，礼遂阙于家肥。且情比乐羊，可谓不慈伤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义灭亲。是不及情，所宜致消。

得州府贡士，或市井之子孙，为省司所诘。申
称：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贤是求，何贱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舍诸？惟彼郡贡，或称市籍：非我族类，则嫌杂以萧兰；举尔所知，安得弃其翹楚？诚其恶于裨败，谅难舍其茂异。拣金于砂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况乎识度冠时，出自牛医之后；心计成务，擢于贾竖之中。在往事而足征，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据，省诘非宜。

得乙充选人识官，选人代试。法司断乙与
代试者同罪。诉云：实不知情

官择贤良，选稽名实；苟作伪而心拙，必代斫而手伤。乙情非容好，行乖周慎：将如吾面，遂充识以不疑；未见子心，果代试而有悔。既彰闻而貽戚，乃连坐以论辜。察情谅不同谋，结罪诚应异罚。法无攸赦，选者当准格论；人不易知，识官所宜情恕。削夺恐为过当，贬降庶叶决平。

得甲与乙爵位同：甲以齿长，请居乙上；
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断

庠序辩仪，则先长长；朝廷列位，必尚亲亲。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竞，礼失肩随。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贵，奚独后予？各兴

争长之辞，遂昧常尊之位。然礼经尚齿，且王室贵亲：晋、郑同侪，信高卑之或等；滕、薛异姓，谅先后之可知。难遵少长之伦，宜守亲疏之序。

得选举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
息驰骛，忍难责实

声虽非实，善岂无名？不可苟求，亦难尽弃。属时当仄席，任重抡材；思得士于声华，惧诱人于奔竞。若驰骛而方取，虑非岁贡之贤；如寂寥而后求，恐失日彰之善。将期摭实，必在研精。但取舍不私，是开乎公道；则吹嘘无益，自闭其幸门。名勿论于有无，鉴自精于举措。

得太学博士教胄子毁方瓦合。司
业以非训导之本，不许

教惟驯致，道在曲成。将逊志以乐群，在毁方而和众。况化人由学，成性因师：虽和光以同尘，德终不杂；苟圆凿以方枘，物岂相容？道且尚于无隅，义莫先于不翔。司业以训导贵别，或虑雷同；学官以容众由宽，何伤瓦合？教之未坠，盖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征，则戴氏之典在。将劝学者，所宜黜之。

得甲居家，被妻殴苔之。邻人告其违法，县
断徒三年。妻诉云：非夫告，不伏

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何彼无良，于斯有怒：三从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于女子之手。作威信伤于妇道，不告未爽于夫和。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见。

得乙居家理，廉使举请授官。吏部以无出
身，不许。使执云：行成于内，可移于官

调选正名，诚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积行于中，暗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于青云；天官以限在出身，将弃予于白屋。事虽异见，理可明征。抡琐琐之材，则循旧格；刈翘翘之楚，宁守常科？幸当仄席之求，无惑刻舟之执。况自家刑国，移孝入忠：既闻道不虚行，足见举非失德。所宜坚决，无至深疑。

得景定婚，讫未成，而女家改嫁，不还财。
景诉之。女家云：无故三年不成

义敦好合，礼重亲迎。苟定婚而不成，虽改嫁而无罪。景谋将著代，礼及问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鸣之兆；三年无故，竟愆嬿婉之期。桃李恐失于当年，榛栗遂移于他族。既闻改适，乃诉纳征：揆情而嘉礼自亏，在法而聘财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仪；夫也无良，可谓二三其德。去礼逾远，责人斯难。

得丁为大夫，与管库士为友。或非
之。云：非交利也

见贤不称，且亏事上之节；非义苟合，则涉黷下之嫌。丁贵乃立家，友其管库。不思进善，徒务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贻交利之责；佯知而不举，则速蔽贤之尤。既未核于是非，姑欲紊乎贵贱。况公叔荐士，家臣尚见同升；虽文子好能，管库不闻为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军帅令禁兵于禁街中种田。御史劾以无敕
文。辞云：因循岁久，且有利于军

为国劝农，田畴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农，艺斯五稼。且町疃是务，岂是瞻军？虽辙迹不加，未为旷土。犂馱必资于平易，康庄难纵以荒芜。务有畔之农，秋成而利亦盖寡；侵如砥之道，岁久而弊则滋多。请论环卫之非，式表铁冠之劾。

得甲为郡守，部下渔色。御史将责之。
辞云：未授官已前纳采

诸侯不下，用戒淫风；君子好求，未乖婚义。甲既荣为郡，且念宜家：礼未及于结褵，责已加于执宪。求娶于本部之内，虽处嫌疑；定婚于授官之前，未为纵欲。况礼先纳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则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听隼之诉，难科渔色之辜。

得乙为三品，见本州刺史不拜。或
非之。称：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则宜抗礼。乙班荣是践，威重可观。况衣锦还乡，已崇三品之秩；虽剖符临郡，应无再拜之仪。岂以州里版图，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敌，敢不尽礼事君？今且晋、郑同侪，安得降阶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为兽人，冬不献狼。责之。
诉云：秦地无狼

鲜或不给，既旷乃官；辞且无征，是重而罪。景兽人斯掌，禽献罔供。当路可求，曾不思于鼯尾；充庖为用，遂有阙于去肠。既愆冬献之期，难偿西邻之责。载详地产，重抵国章。荐必以时，吾能言于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谓其秦无。纵口给之不惭，在面欺而无舍。

得景负丁财物。丁不告官，强取财物，过
本数。县司以数外赃论之。不伏

人纵于贪，动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则有赃。丁放利欲赢，景逋债未偿：怀

不忌而强取，姑务丰财；逞无厌之过求，岂非黷货？情难容于强暴，法必禁以夺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盗；在倍称而过数，孰谓非赃？若以律论，当从县断。

得乙清袭爵，所司以乙除丧十年而后申
请，引格不许。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坠，嗣袭有期；在纪律而或愆，当职司而宜举。乙旧德将继，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废其后嗣，自弃于十年？岁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难必复。然以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则宜夺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须待毕辞，方期析理。

得丁为士，葬其父用大夫礼。或责
其僭。辞云：从死者

礼惟辨贵，孝不贬亲：是谓奉先，孰云僭上？丁庆加一命，忧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结茹荼之痛；吉从远日，方追食菜之荣。既贵贱之殊宜，亦父子之异道。同曾元易簪，正位于大夫；殊晏婴遣车，见非于君子。未爽慎终之义，允符从死之文。辞则有征，责之非当。

得甲将死，命其子以壁妾为殉，其子嫁之。
或非其违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于恶

观行慰心，则禀父命：辨惑执礼，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齿归乱：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爱妾为殉，死而有害于人。违则弃言，顺为隐恶。三年之道，虽奉先而无改；一言以失，难致亲于不义。诚宜嫁是，岂可顺非？况孝在慎终，有同魏颗理命；事殊改正，未伤庄子难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见因心之孝。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八

碑志序记表赞论衡书 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捡不扼，达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几乎？居敬姓元，名宗简，河南人。自举进士，历御史府、尚书郎，讫京兆尹，凡二十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长庆元年冬疾，弥留，将启手足，无他语，语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诗，白乐天知我者。我歿，其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既而，途奉理命，号而告予。无几何，会予自中书舍人出牧杭州；岁余改右庶子，移疾东洛；明年，复刺苏州，四年间，三换官，往复奔命，不啻万里，席不遑暖，蚓笔砚乎？故所托文，久未果就。及刺苏州，又剧郡，治数月，政方暇，因发阅筐帙，睹居敬所著文。其间与予唱和者数十首，烛下讽读，憺侧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笔草序。序成，复视，涕与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讵知我，白头徒念君。唯将老年泪，一洒故人文。重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龙门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呜呼！居敬！若职业之恭慎，居处之庄洁，操行之贞端，襟灵之旷淡，骨肉之敦爱，丘园之安乐，山水风月之趣，琴酒啸咏之态；与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开卷而尽可知也。故不序。时宝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吴郡西园北斋东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赞皇县君李氏，赵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护。五代祖休烈，赵州刺史。高祖讳至远，天官侍郎。曾祖讳舍，国子司业。祖讳承。工部尚书、湖南观察使。考讳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赠户部尚书。夫人讳娥，相国长女也，适河东裴君克谅，今为海州刺史。一子曰铈，左卫骑曹参军。一女适陇西李遂，遂为寿州录事参军。由此而上，得于国史、家谍云。夫人为相门女，邦君妻，不以华贵骄人；能用恭俭克己。抚下若子，敬夫如宾；衣食之余，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又有余，散沾先代仆使之老病者。又有余，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洗衣菲食，服勤礼法。礼法之外，讽释典，持真言，栖心空门，等观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适；捐馆之夕，恬然如归。宝历三年三月一日，疾终于海州官第。其岁十一月十四日，归祔于某所先茔。享年五十有四。夫人之从裴君也，历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辅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于裴君状云。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从来。矧相国端方廉雅，孝友忠肃，自从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险而迁其道；宜乎居极位，享名贤也。夫人敬恭勤俭，柔顺慈惠，自女于室，妇于家，不以初终而怠其行；宜乎启封邑，光德门也。裴君修文达政，洁己爱人，自佐邑从军，连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禄，号良二千石也。呜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称是妻：斯所谓类以相从，

合而具美者也。论撰表志，其可阙乎？铭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门之庆，钟于女子。女子有行，归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贤夫人。夫人虽歿，风躅具存，勒名泉户，作范闺门。

如信大师功德幢记

有唐东都临坛开法大师，长庆四年二月十三日，终于圣善寺花严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腊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龙门山之南岗。宝历元年某月某日，迁葬于奉先寺，附其先师塔庙穴之上。不封不树，不庙不碑，不劳人，不伤财；唯立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圆若干尺，六隅七层，上覆不承，佛仪在上，经咒在中，记赞在下：皆师所嘱累，门人奉遗志也。师姓康，号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莲花经》于释岩。既具戒，学《四分律》于释晤。后传六祖心要于本院先师。《净名》、《楞伽》、《俱舍》、《百法》，经根论校，罔不通焉。由是禅与律交修，定与慧相养，蓄为道粹，揭为僧豪。自建中讫长庆，凡九迁大寺居，十补大德位，莅法会、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复祖业。若贵贱，若贤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门，绕我座，礼我足，如羽附风，如水会海。呜呼！非夫动为仪，言为法，心为道场〔者〕，则安能使化缘法众，悦随欣戴，一至于是耶？同学大德，继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严隐，暨归靖、藏周、常赉、怀嵩、圆恕、圆昭、贞操等若干人，聚谋幢事。琢刻既成，将师理命，请苏州刺史白居易为记。记既讫，因书二四句偈以赞云：师之度世，以定以慧。为医药师，救疗一切。师之阁维，不塔不祠。作功德幢，与众共之。

华严经社石记

有杭州龙兴寺僧南操，当长庆二年，请灵隐寺僧道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至《华藏世界品》，闻广博严净事。操欢喜发愿，愿于白黑众中，劝十万人，人转《华严经》一部。十万人又劝千人，人讽《华严经》一卷。每岁四季月，其众大聚会于是，摄之以社，齐之以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斋。每斋，操捧香跪启于佛曰：愿我来世，生华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宝莲金轮中，毗卢遮那如来前，与十万人俱，斯足矣。又于众中募财，置良田千顷，岁取其利。永给斋用。予前牧杭州时，闻操发是愿。今牧苏州时，见操成是功。操自杭诣苏。凡三请于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迫尽；恐社与斋，来者不能继其志。乞为记诫，俾无废坠。予即十万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赞之。噫！吾闻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况田千亩，斋四时，用不竭之征，备无穷之供乎？噫！吾闻一愿之力，一渴之功，终不坏灭；况十二部经，常出于百千人口乎？况十万部经，常入于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愿。若经之句义，若经之功神，则存乎本传。若社人之姓名，若财施之名数，则列于别碑。斯石之文，但叙见愿，集来缘而已。宝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苏州刺史白居易记。

吴郡诗石记

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

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则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兼有之矣；岂始愿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状人情，与曩时不异，前后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齿发非：又可嗟矣！韦在此州，歌诗甚多，有《郡宴》诗云：“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最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传贻将来。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后。虽雅俗不类，各咏一时之志，偶书石背，且偿其初心焉。宝历元年，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

吴兴灵鹤赞 事具《黄篆斋》中。

有鸟有鸟，从西北来，丹脑火缀，白翎雪开。辽水一去，缙山不回。噫吴兴郡，孰为来哉？宝历之初，三元四斋。天无微飙，地无纤埃；当白昼下，与紫云偕，三百六十，拂坛徘徊。上昭玄祝，下属仙才。谁其居之？太守姓崔。

钱唐溯石记

钱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具列如左。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宽。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余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余顷也。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菱菱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埋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宽、并诸小宽阔，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宽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筑泄之，防堤溃也。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

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苏州刺史谢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发东都，今月五日到州，当日上讫。时当明盛，宠在藩条；抵命荷恩，以感以惧。臣某诚欢诚幸、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历数，重造衰区；将致升平，在先政化；询求牧守，勤恤黎元。实陛下慎选惟良之秋，责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幸免败阙，实无政能；已蒙宠荣，入改宫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奖饰具载于诏中，庆幸实生于望外。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宜择循良之吏，委以抚绥。岂臣琐劣之才，合当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拟夕惕夙兴，焦心苦节，唯诏条是守，唯人疾是求，谕陛下忧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泽。则亭育之下，疲人自当感恩；而岁时之间，微臣或希报政。尘读皇鉴，吐露赤诚；宠至空惊，恩深未答。无任惭惶恳激之至！谨差军事散将某乙、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减恐，顿首顿首。谨言。

三教论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

第一座 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
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

序

中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场演说，以启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故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休明而已。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大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谕。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俭以养人；戎夏又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于前。窃以释门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岭岫，苦海津梁，于大众中，能师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僧问

义林法师所问：《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何者为四科？何者为六义？其名与数，请为备陈者。

对

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数，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者，即檀波罗蜜、尸波罗蜜、屏提波罗蜜、毗梨那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以唐言译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犹如来之有十大弟子，即迹叶、阿难、须菩提、舍利弗、迪德延、目乾连、阿那律、优波离、罗睺罗、[富楼那]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所对若此，以为何如？更有所疑，即请重难。

难

法师所难：十哲四科，先标德行。然则曾参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参独不列于四科者？

对

曾参不列四科者，非为德行才业，不及诸人也；盖系于一时之事耳。请为始终言之。昔者仲尼有圣人之德，无圣人之位，栖栖应聘，七十余国。与时竟不偶，知道终不行，感凤位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叹。然后自卫反鲁，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立一王之法，为万代之教。其次则叙十哲，伦四科，以垂示将来。当此之时，颜、闵、游、夏之徒，适在左右前后，目击指顾，列入四科。亦一时也，《孝经》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闲居之时，曾参则多侍从。曾参至孝，不忍一日离其亲。及仲尼旅游历聘，自卫反鲁之时，曾参或归养于家，不从门人之列；伦拟之际，偶独见遗。由此明之，非曾参德行才业，不及诸门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盖一时之阙耳。因一时之阙，为万代之疑。从此辨之，可无疑矣。

问僧

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

问

《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中云：“芥子纳须弥。”须弥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岂可芥子之内，人得须弥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见？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义难明，请言要旨（僧答不录）。

难

法师所云：芥子纳须弥，是诸佛菩萨解脱神通之力所致也。敢问诸佛菩萨，以何因缘，证此解脱？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愿闻其说僧答不录。

问道士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余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净之风：儒素缙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无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仙列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

问

《黄庭经》中有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尝闻此语，未究其由。其义如何？请陈大略（道士答不录）。

难

法师所答，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大略，则闻命矣。敢问“黄”者何义？“庭”者何物？“气”养何气？“神”存何神？谁为此经？谁得此道？将明事验，幸为指陈（道士答不录）。

道士问

法师所问：《孝经》云：“敬一人，则千万人悦。”其义如何者？

对

谨按：《孝经、广要道章》云：“敬者，礼之本也。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夫敬者，谓忠敬尽礼之义也；悦者，谓悦怿欢心之义也。要道者，谓施少报多，简要之义也。如此之义明白，各见于经文。其间别有所疑，即请更难。

难

法师所难：云：凡敬一人，则合一人悦；敬二人，则合二人悦；何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又问：所悦者何义？所敬者何人者？

对

《孝经》所云一人者，谓帝王也；王者无二，故曰一人，非谓臣下众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则一人悦；敬二人，则二人悦。若敬君上，虽一人，即千万人悦。何以明之？设如有人尽忠于国，尽敬于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悦？岂止千万人乎？设如有人，不忠于国，不敬于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怒？亦岂止千万人乎？然敬即礼也，礼即敬也。故《传》云：“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如此，则岂独空悦乎？亦将事而养之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乌雀也。如此，则岂独空不悦乎？亦将逐而诛之也。由此而言，则敬不敬之义，悦不悦之理，了然可见，复何疑哉？

退

臣伏准三殿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扬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沃洲山禅院记

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其余卑岩小泉，如子孙之从父祖者，不可胜数。东南山水，越为首，刻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遁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谢灵运诗云：“瞑投判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安可寻？”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自齐至唐，兹山寝荒，灵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词人朱放诗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江边。”刘长卿诗云：“何人住沃洲？”此皆爱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间，斋堂若干间，僧舍若干间。夏腊之僧，岁不下八九十，安居游观之外，日与寂然讨论心要，振起禅风；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众。嗟乎！支竺歿而沸声寝，灵山废而法不作；后数百岁，而寂然继之，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赞，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

修香山寺记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香山之

坏久矣。楼亭蹇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顷予为庶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性好闲游，灵迹胜概，靡不周览。每至兹寺，慨然有葺完之愿焉。迨今七八年，幸为山水主，是偿初心，复始愿之秋也。似有缘会，果成就之。噫！予早与故元相国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冥心于因果之际。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与马绂帛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蛰，来致于予，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蛰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乃回施兹寺。因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次至石楼一所，连楼一所，廊六间，次东佛龕大屋十一间，次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凡支坏补缺，垒隤覆漏，圯墁之功必精，赭垩之饰必良；虽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长者坏宅，郁为导师化城。于是龕像无燥湿彫励之危，寺僧有经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观者得寓目。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者。清闲上人及微之，皆夙旧也，交情愿力，尽得知之。感往念来，欢且赞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应归微之，必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予应曰：呜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与微之结后缘于兹土乎？因此行愿，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复同游于兹寺乎？言及于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记。

荐李晏、韦楚状

河南府

朝议大夫、前使持节海州诸军事、守海
州刺史、上柱国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节度使配诸州税麦，一例加估征钱。晏频申论，恐损百姓。本使称用军事切，不得已而从之。及被入论，朝廷勘覆，责不闻奏。除替削阶，在法诚合举行，于晏即为独屈。况晏累为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颇闻于众。自经停罢，已涉三年，退居洛阳，穷饿至甚。身典三郡，家无一金；据此清廉，别堪优奖。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之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埽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臣伏以情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弃。伏希圣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闻之，有所激劝。

伊阙山平泉处上韦楚

右件人，隐居乐道，独行善身，敛迹市朝，息机名利。况家传簪组，兄在班行；而楚独栖山卧云，练气绝粒，滋味不接于口，尘埃不染其心：二十余年，不改其乐。志齐箕颍，节类颜原；搢绅之间，多所称叹。臣为尹正，合具荐论。虽飞鸿入冥，自忘饮啄；而白驹在谷，亦贵繁维。傥蒙置彼周行，麾之好爵；降羔雁之礼命，助鹓鹭之羽仪：足以厚贞退之风，遏躁进之俗。兹亦

盛事，有神圣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滞，前王之令猷；贡土推能，长吏之本职。其李晏、韦楚，并居府界，不践公门。臣实谳知，辄敢论荐。有涉尘黷，无任兢惶。谨具奏闻，伏听敕旨。

大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

与刘苏州书

梦得阁下：前者在手札数幅，兼惠答《忆春草》、《报白君》已下五六章，发函披文，而后喜可知也。又覆视书中，有攘臂痛拳之戏，笑与抃会，甚乐甚乐！谁复知之，因有所云，续前言之戏耳，试为留听。仆与阁下在长安时，合所著诗数百首，题为《刘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觴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岁月易得，行复周星，一住一来，忽又盈篋。诚知老丑冗长，为少年者所嗤。然吴苑、洛城，相去二三千，舍此何以启齿而解颐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怕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隼之句，警策之篇，多因波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顿首。

白居易全集卷第六十九

碑序解祭文记 凡十二首

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达也。囚山林，摈血属，亦非达也。若有人与群动处一代间：彼为彼，我为我，不自洁，不自污，不巢许，不伊吕，水其心，云其身，浮沉消息，无往而不自得者，其达人乎？吾友吴君，尝从事于斯矣。君讳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览之曾孙，睦州司马庶之孙，太子宫门郎、赠工部尚书诜之长子。以进士第入官，官历正字、协律郎、大理评事、监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库部员外郎、都官驾部郎中、谏议大夫、大理少卿、饶州刺史，职历义成军节度推官、浙西道节度判官、潼关防御判官、镇州宣慰副使、臣函使，阶至中大夫，勋至上柱国。读书数千卷，著文数万言。宝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饶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晋陵县仁和乡北原，从遗志也。君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象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集儒玄之业明矣。既冠，喜道书，奉真篆，每专气入静，不粒食者累岁；颖气充而丹田泽，飘然有出世心，既壮，在家为长，属有三幼弟，八稚侄，嗷嗷栗栗，不忍见其饥寒，慨然有干禄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训，吾将业儒以驰名；名竞不可以恬神，吾将体玄以育德；冻馁不可以安道，吾将强学以徇禄；禄位不可以多取，吾将知足而守中。由是去江湖，来京师，求名得名，求禄得禄。身荣家给之外，无长物，无越思。素琴在左，《黄庭》在右；澹乎自处，与天和始终。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寿命八十二岁。无室家累，无子孙忧；屈伸宠辱，委顺而已。未尝一日戚戚其心，至于归全反真；故予所谓达人之徒欤，信矣！仲弟，湖州长史某，以予辱与其兄游：既为同门生，又为同舍郎；周知初终，托为碑纪。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铭曰：

汉中大夫，东方曼情，夏侯湛高之，作庙貌赞。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乐天知之，作神道铭。呜呼二大夫！异代而同涂，其皆达者乎！

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

碑在石壁东次，石壁在广德法华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苏州城北若干里。以华言唐文译刻释氏经典，自经品众佛号以降，字加金焉。夫开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六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诤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是石壁积四重，高三寻，长十有五常，厚尺有咫；

有石莲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护其前后。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所谓施无上法，尽未来际者也。唐长庆不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门清晃矢厥谋，清海继厥志；门弟子南容成之，道则终之。寺僧契元舍艺而书之，郡守居易施词而赞之。赞曰：

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设有人书贝叶上，藏檀龕中，非坚非久，如蜡印空。假使人刺血为墨，剥肤为纸：即坏即灭，如笔画水。噫！画水不若文石，印蜡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义甚深。故吾谓石经功德，契如来付嘱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风上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閤北垣第一第，即白氏曳乐天退者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廩。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笕、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川陈孝山与酿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泊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矣。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尔。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因继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余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诗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哪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办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唯命。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

头矣。竟不能舍章句，抛笔砚；何癖习如此之甚欤？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忽忽自晒，况他人乎？《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懒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姑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其囊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和晨兴》一章，录在别纸。语尽于此，亦不修书。二年，十月十五日，乐天重序。

刘白唱和集解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伧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唯两家子侄秘藏而已？己酉岁三月五日，乐天解。

祭中书韦相公文

维大和三年，岁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书侍郎平章事、赠司空韦公德载：惟公忠贞大节，辅弼嘉谟，倚注深恩，哀荣盛礼：伏见册赠制中已详。惟公世禄官业，家行士风，茂学清词，冲襟弘度：伏见碑志文中已详。此不重书，但申夙愿。公佩服世教，栖心空门，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常接余论，许追高踪。元和中，出守开、忠二邵日，公先以《喻金矿偈》相问，往复再三。由是法要心期，始相会合。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由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时一相见；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趋菩提，交相度脱。去年腊月，胜业宅中，公云：必结佛缘，无如愿力。因自开经篋，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十愿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读手授。云：白持护始传一人。曾未经旬，公即捐馆。追思覆视，似不偶然。今即日于道场，斋心持念，一愿一礼，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废坠。至若与公同科第，联官僚，奉笑言，蒙推奖；穷通荣悴之感，离合存殁之悲，尽成虚空，何足言叹！今兹荐奠，不设荤腥，庶几降临，鉴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谛非空。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呜呼韦君！先后间耳。伏惟尚飨。

祭〔郎中〕弟文

维大和二年，岁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灵：日月不居，新妇、龟儿等，亶酷如昨，俯及岁暮，奄过大祥，礼制云终，追号永远；哀缠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呜呼！自尔去来，再周星岁，前事后事，两不相知。今因奠设之时，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书监，赐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无生意，岂有宦情？所以g 俛至今，待终龟儿服制。今已请长告，或求分司，即拟移家，尽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决行，养病抚孤，聊以终老。合家除苏苏外，并是通健。龟儿颇有文性，吾每自教诗书，三二年间，必堪应举。阿罗日渐成长，亦胜小时；吾竟无儿，穷独而已！茶郎、叔母已下，并在郑滑，职事依前。蕲蕲、卿娘、卢八等，同寄苏州，免至饥冻。遥怜在符离庄上，亦未取归。宅相得彭泽场官，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钿等三人，久经驱使，昨大祥斋日，各放从良。寻收膳娘，新妇看养。下邦杨琳庄，今年买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时身后甚要，新昌西宅，今亦买讫。尔前后所著文章，吾自检寻编次，勒成二十卷，题为《白郎中集》。呜呼！词意书迹，无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处。每开一卷，刀搅肺肠；每读一篇，血滴文字。拟凭崔二十四舍人撰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龟、罗收传。前年已来，合家所造斋供功德，皆领得否？朔望晨夕向奠，复尝来无？不谕音容，潜歿已久；乃至梦寐，相见全稀。岂幽冥道殊，莫有拘碍？将精爽迁散，杳无觉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头白眼暗，筋力日衰；黄壤之期，亦应不远。但恐前后乖隔，不知得见尔无？下邦北村，尔莹之东，是吾他日归全之位；神纵不合，骨且相依，岂恋余生？愿毕此志！呜呼！奠筵将彻，帟帟欲收；此生之间，岂有见日？未死之际，应无忘期！仰天一号，心骨破碎！犹冀万一闻吾此言。痛心痛心！千万千万！尚飨。

祭李司徒文

维大和四年，岁次庚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内重表弟朝请大夫、守少府监、上柱国李翱：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兴元节度、赠司徒李公：惟公之生，树名致节，忠贞谅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祸乱，冤愤痛酷，天下所知，虽千万其言，终不能尽；故兹奠次，但写私诚。居易应进士时，以鄙劣之文，蒙公称奖。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虽徇公，愚则受赐。或中或外，或合或离；契阔绸缪，三十余载。至于豆觴之会，轩盖之游，多奉光尘，最承欢惠。眷遇既深于常等，痛愤实倍于众情。永决奈何？长恸而已！翱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绵以岁时，积成交旧。敢申薄奠，庶鉴微衷！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祭无微之文

维大和五年，岁次辛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国、晋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鄂岳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元公微之：惟公家积善庆，天钟

粹和；生为国祲，出为人瑞，行业志略，政术文华，四科全才，一时独步。虽历将相，未尽谟猷；故风声但树于藩方，功利不周于夷夏。噫！此苍生之不大遇也，在公岂有所不足耶？《诗》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借贤良之恳辞也。若情理愤痛，过于斯者，则号呼壹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呜呼微之！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至于爵禄患难之际，瘡痍忧思之间，誓心同归，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过洛，醉别悲咤，投我二诗，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曰：“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吟罢涕零，执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馆于鄂，悲讣忽至，一愉之后，万感交怀。覆视前篇，词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无以继寄悲情，作哀同二首，今载于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妻孥亲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牵生无敌，风骨精灵歿有神。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埃尘？”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呜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泪；引酒再奠，抚棺一呼，佛经云：“凡有业结，无非因集。”与公缘会，岂是偶然？多生已来，几离几合？既有今别，宁无后期？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呜呼微之！言尽于此。尚飨。

唐故朔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
道碑铭 并序

公讳孚，字某，古太岳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际，因生为姜姓。暨周封齐，分类曰崔氏。长源远派，大族清门，珪组贤俊，准绳济美：斯崔氏所以绵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骑常侍讳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强令讳绍，曾祖也。监察御史讳预，王父也。常州江阴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门荫子补太庙斋郎，初调授汝州叶县尉，再调改宋州单父尉。时天宝末，盗起燕蓟，毒流梁宋，屠城杀吏，如火燎原。单父之民，将坠涂炭。公感激奋发，仗顺兴兵，挫败贼徒，保全乡县，拳勇之旅，归之如云。方欲纠合貔虎，驱诛蛇象，京观群盗，金汤一方。本道节度使奇之，将议上闻；会有同事者争功，阴相倾夺。公超然脱展，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属吴王出阁领镇，求才抚人，常闻公名，试以吏事，遂表请为宋城尉，事举，移假涟水令，赏啡鱼袋，县政修。转常州录事参军，纠察课成。浙东采访使闻之，奏授越州余姚令，吏畏人悦。岁未满，浙西采访使知之，奏改湖州长城令。长城之理，又加于前二邑焉。政成秩满，解印罢去，优游自得，独善其身。兴元元年，疾歿于宋。大和五年，迁葬于洛。享年若干。诏赠尚书户部侍郎。夫人陇西李氏，追封岐国夫人，皆从子贵也。公为人仪表魁梧，气概调饒，负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发轫于单父，志立而功不就；终税驾于长城，道行而位不达。善庆所积，实生司空。司空讳弘礼，公之幼子也。以学发身，以文饰吏，以干蛊克家，以忠壮许国。典十郡，领二镇，再厘东土，追命上公。虽天与之才，国与之位；亦由公义方之训，辅而成焉。大丈夫贮蓄材术，树置

功利，磁基富贵，焯耀家邦；不当其身，而得于后：父析子荷，相去几何？呜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国典：官五品已上，墓庙得立碑。又按丧葬令：凡诸赠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孙彦防、彦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铭于碑。铭曰：天无全功；贤无全福；既享天爵，难兼世禄。矫矫崔公，道积厥躬；大志长略，卷于怀中。黄绶遏寇，思奋奇功；铜印字人，躬行古风。才高位下，步阔涂穷；竟戢羽翮，不展心胸。天道有知，善积庆钟；昭哉报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
远大师塔碑铭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释迦如来，出为上首。如来灭后，像法中或罗汉憎，或菩萨僧，在在处处，出为上首。佛道未丧，间生其人。故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大师，实一方上首也。大师，谯郡鄆人，世姓暴氏，僧号明远。七岁，依本郡需禅师出家。十九，从泗州灵穆律师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论》，乃升讲座，乃登戒坛。元和元年，众请充当寺上座。明年，官补为本州僧正，统十二部。开元寺北地二百步，作讲堂七间，僧院六所。淮泗间地卑多雨潦，岁有水害。师与郡守苏遇等谋，于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建门廓厅堂厨庇二百间，植松杉捕桂桧一万本；由是，僧与民无垫溺患。旋属灾焚本寺，寺歼、像灭、僧溃者数年。师与徐州节度使王侍中有缘，侍中名智兴。遂合愿叶力，再造寺宇。乃请师为三郡僧正，奏乞连置戒坛。因其施利，廓其规度。侍中又以家财万计，助而成之。自殿阁堂亭廊庖凜藏，泊僧徒臧获佣保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间。其中像设之仪，售用之具，一无闭者。长庆五年春作，大和元年秋成。轮奂庄严，星环棋布；如自地踊，若从天降。供施无虚日，钟梵有常声。四众知归，万人改观。于是增上慢者起敬，种善根者发心：利喜饶益，叵能具举。若非大师于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于敬信人中亦为第一，则安能大作佛事、而中兴像教者乎？故如来所谓：我灭后，我法传授于弟子，嘱于大臣。斯言信矣！师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斋时，终于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众万辈，恭敬悲泣，备涅槃威仪，迁全身归于湖西砖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报年七十，僧腊五十有一。始出家，乞于迁化，志业行愿，道力化缘，引而伸之。随日广大。前后临戒坛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万众，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来所使，罗汉菩萨。吾焉知之？初，大师以功德为心，既成而化。侍中以撰录见托，未就而藉。今按弟子僧僧亮、元素行状，序而铭之。呜呼！所以满大师之愿，终侍中之志也。铭曰：

平地踊塔，多宝示现；险路化城，导师方便。繁我大师，亦有大愿：像法是弘，塔庙是建；佛人交接，两得相见。法有毗尼，众有僧尼；承教于佛，得度于师。宣传戒藏，振起律仪；四十余载，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议；缘合而来，功成而去。如性不动，色身无住；示有迁化，非实灭度。表塔勒铭，门人恋慕。

东邵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
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

浮图教有茶毗威仪，事具《涅槃经》。陀罗尼门有佛顶咒功德，事具《尊胜经》。经文甚详，此记不载。今但载大师僧行佛事兴建幢义趣而已。大师姓吉，号智如，绛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饮酒，不茹荤，不食肉，不儿戏。年十二，授经于僧皎。二十二，受具戒于僧晤，学《四分律》于昙溶律师，通《楞伽》思益心要于法凝大师。贞元中，寺举省选，累补昭成敬爱等五寺开法临坛大德。由是行寝高，名寝重，僧尼辈请以圣善寺敕置法宝严持院处之。居十年，而法供无虚日，律讲无虚月；使疑者信，堕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风骤变，佛事勃兴：宝我师传授诱海之力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于本院，报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万数，具涅槃仪，移窆于龙门祖师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阁维法，迁附于奉先寺祖师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师自出家至即世，前后讲毗尼三十会，度苾刍百千人，秉律登坛、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载。而身相长大，而相端严，心不放逸，口无戏论：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场，以密行传法藏，为东王城十大德首，为南赡部八关戒师；名冠万僧，利及百众：所谓提智慧剑，破烦恼贼，挝无畏鼓，降内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郁乎僧坛之大将者也！初，师之将迁化也，无病无恼，晏坐斋心，领一童诣诸寺，遇像致敬，逢僧与游，口虽不言，心若默别，后数日而化，识者异之。及临尽灭也，告弟子言：“我殁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造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幢，置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愿常在、愿依幢之尘之影，利益一切众生，吾愿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泊传法受遗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毕师志。振辈以居易辱为是院门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还，蒙师授八关斋戒，见托为记，附于真言：盖欲以奉本教而满先愿，寻往因而集来果也。欲重宣此义，以一偈赞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师行愿甚深。孰见如是幢，不发菩提心？

白居易全集卷第七十

铭志赞序祭文记辞传 凡十八首

酒功赞 并序

晋建威将军刘伯伦嗜酒，有《酒德颂》传于世。唐太子宾客白乐天亦嗜酒，作《酒功赞》以继之。其词云：

麦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孕和者何？浊醒一搏；霜天雪夜，变寒为温。产灵者何？清醕一酌；离人迁客，转忧为乐。纳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上音谆，下音裔。醍醐沆瀣，沃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泽和风。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 并序

公讳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岩，隋兵部尚书，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义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讳諝，南顿县丞，赠兵部员外郎。考讳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赠尚书右仆射。妣荥阳郑氏，追封陈留郡大夫人。公即仆射府君第四子，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也。公受天地粹灵，生而跌然，孩而巍然。九岁能属文。十五，明经及第。二十四，调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二十八，应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遗。即日献教本书，数月间，上封事六七，宪宗召对，言及时政。执政者疑忌，出公为河南尉。丁陈留大夫人忧，哀毁过礼，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监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狱，得情。又劾奏东川帅违诏条过籍税。又奏平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东诸侯不奉法，东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台而董之。时有河南尉离局从军职，尹不能止。监察使死，其枢乘传入邮，邮吏不敢桔。内园司械系人逾年，台府不得知。飞龙使匿赵氏亡命奴为养子，主不敢言。浙右帅封杖杖安吉今至死，子不敢诉。凡此者数十事，或奏、或劾、或移，岁余皆举正之。内外权宠臣无奈何，咸不快意。会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摄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噉；坐公专达作威，黜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马。又四年，移貌州长史。长庆初，穆宗嗣位，旧闻公名，以膳部员外郎征用。既至，转祠部郎中，赐绯鱼袋，知制诰。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漠，时谓得人。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擢授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翰林学士承旨。寻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将行己志，答君知。无何，有憯人以飞语构同位。诏下按验，无状。上知其诬，全大体，与同位两罢之，出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缓民，省事节用，岁收羨财千万，以补亡户逋租。其余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将去同，同之耆幼鰥独位恋如别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诏使导呵挥鞭，有见血者，路辟而后得行。先是，明州岁进海物，其淡蚶，非礼之味，尤速坏；课其程，日驰数百里。公至越，未下车，趋奏罢。自越

抵京师，邮夫获息肩者万计，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贫富，均劳逸，以定税籍；越人便之，无流庸，无逋赋。又明年，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农人赖之，无凶年，无饿殍。在越八载，政成课高；上知之，就加礼部尚书，降玺书慰谕，以示旌宠。又以尚书左丞征还。旋改户部尚书、鄂岳节度使。在鄂三载，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裹于位，春秋五十三，上闻之轸悼，不视朝；赠尚书左仆射，加赠焉。前夫人京兆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适校书郎韦绚。今夫人河东裴氏，贤明知礼，有辅佐君子之劳，封河东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卫、道扶，龆龀。一子，曰道护，三岁。仲兄司农少卿积，侄御史台主簿某等，衔哀襄事。裴夫人、韦氏长女泊诸孤等，号护膺翼。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于咸阳县奉贤乡洪读原，从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又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与那？将人不幸那？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壈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贵富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执友居易，独知其心，以位濡翰，书铭于墓。曰：呜呼微之！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嗟乎哉！道广而俗隘，时矣夫！心长而运短，命矣夫！呜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 并序

唐有通四科，达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讳玄亮，字晦叔，其先出于炎帝，至裔孙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汉初、始分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后称博陵人。曾祖悦，洛州司户参军，赠太子少保，祖光迪、赠赞善大夫。考抗，扬州司马、兼通事舍人，赠太子少师。妣，太原王氏，赠晋阳郡大夫人。公即少师季子。解褐，补秘书省校书郎。从事宣、越二府，奏授协律郎、大理评事。朝廷知其才，征授监察，转殿中，历侍御史，膳部、驾部员外郎，洛阳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冻馁者赈恤之，疾疫者救疗之，髡骼未殓者命葬藏之，男女过时者趋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悦之，发于谣咏。换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畜马牛而生驹犊者，官书其数，吏缘为好。公既下车，尽焚其籍，孳息货易，一无所问。先是，歙民居山险，而输税米者，担负跋涉，勤苦不支。公许其计斜纳缗，贱入贵出，官且获利，人皆忘劳。农人便之，归如流水。朝廷闻其政，征拜刑部郎中，谢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财而代逋租，则人不困；谨茶法以防黠吏，则人不苦；修堤塘以备旱岁，则人不饥。罢氓赖之，如依父母。人为秘书少监，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谢病不就。拜太常少卿，迁谏议大夫。屡上封章，言行职举。上召对，加金紫以奖之，假貂蝉以宠之。

未几，朝有大狱，人心惴骇，势连中外，众以为冤。百辟在庭，无敢言者。公独进及雷，危言触鳞，天威赫然，连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极言是非，血泪盈襟，词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听之；卒使罪疑唯轻，实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臣。由是正气直声，震耀朝右，搢绅者贺，皆曰：国有人焉！国有人焉！公以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决就长告，径遵归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公济源有田，洛下有宅，劝海子弟，招邀宾朋，以山水琴酒自娱，有终焉之志。无何，又除虢州刺史。盖执政者借其去，将欲驯致而复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貌州廨舍。天子废朝一日，赠礼部尚书。周行士林，闻者相吊；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遗直遗爱，公兼有焉。呜呼！公之将终也，遗戒诸子，其书大略云：“吾年六十六，不为无寿。官至三品，不为不达。死生定分，何足过哀？自天宝已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歿，宜归全于濠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送终之事，务从俭薄；保家之道，无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别乐天，请为墓志”云尔。夫人范阳卢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长曰煜，通事舍人；次曰刍言、罕言，举进士；次曰缓，中牟尉，其下皆幼稚。温等哀毁孝敬，号护轺髻。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礼，归窆于磁州昭义县磁邑乡北原，迁卢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了少师忧也，退居高邮，其地卑湿，泣血卧苫者三载，因病痹其两股焉，逮于终身，竟不能趋拜。从祖弟仁亮，竄谪巴南，歿而无后，公先命长男煜护丧归葬，后命幼子听继绝承桃、自宗族及朋执问，有死无所归，孤无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齐二家之类是也。故闺门称其孝，群从仰其仁，交游服其义：可不谓德行乎？公幼嗜学，长善属文，以辞赋举进士，登甲科；以书判调天官，入上等。前后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诗，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余制述，作者许之，可不谓文学乎？公之典密、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谓政事乎？居大谏骑省也，忠撝如此，可不谓言语乎？公夙慕黄老之术，斋心受篆，伏气炼形，暑不流汗，冬不挟纊，肤体颜色，冰清玉温，未识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岁，岁修三元道斋，辄有彩云灵鹤，回翔坛上，久之而去。前后致斋七八，而鹤来仪者凡三百六十，其内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谓通于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师六祖，以无相为心地，以不二为法门。每遇僧徒，辄论真谛；虽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将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于遗疏之末，手笔题云：“暂荣暂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许时为客今归去，大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证也又如此，可不谓达于佛性乎？总而言之，故曰通四科，达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与公游者三十余年，年老分深，定为执友。况奉遗札，托为斯文；且惭鄙陋，不敢辞让。铭曰：

濠水之阳，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载封载树。呜呼！博陵崔君之墓。

唐故溧水县令太原白府君墓志铭 并序

公讳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五代孙也。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尚医奉御。父讳麟，扬州录事参军。公即录事府君次子，历华州下邦尉、怀州河内丞、徐州彭城令、江州寻阳令、宿州虹县令、宣州溧水令。歿于官舍。明年某月某日，归葬于华州下邦县某乡某原，享年若干。呜呼！公为人温恭信厚，为官贞白严重；友于兄弟，慈

于子侄，乡党推其行，交游让其才。自尉下邦，至宰溧水，皆以洁廉通济，见知于郡守，流誉于朋寮。才不偶时，道屈于位；而徒劳于州县，竟不致于青云。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东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号鉴虚，未弃出家。长子某，杭州放潜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后夫人高阳敬氏，父讳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中，进士出身，前试大理评事，历河东、郑滑、邠宁三府掌记。夫人在室，以孝敬奉亲，为淑女；既嫁，以柔和从夫，为顺妇。及主家，以慈正训子，为贤母。故敏中遵其教，饬其身，升名甲科，历聘公府，以文行称于众，以禄养荣于亲。虽自有兼材，然亦由夫人海导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终于下邦别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启溧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礼也。时诸子尽歿，独敏中号泣襄事，托从祖兄居易，志于墓石。铭曰：繫我叔父，溧水府君：治本于家事，施政于县民。繫我叔母，高阳夫人：德修干室家，庆积于闺门。训著趋庭，善彰卜邻；故其嗣子，休有令闻。

序洛诗

序洛诗，乐天自叙在洛之乐也。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李陵、苏武始为五言诗。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歿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可见矣。义有已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诗，自幼及老，著诗数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诗流。虽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数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数奇命薄之士，亦有余矣。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此一乐也。大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洛，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临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甲寅岁七月十日云尔。

画弥勒上生帧赞 并序

南赡部洲大唐国东都城长寿寺大苾刍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与优婆塞士良、惟俭等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设法供，舍净财，画兜率陀天宫弥勒上生内众一铺，眷属围绕，相好庄严。于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生内宫，劫动生生，亲近供养。按本经云：可以除九十九亿劫生死之罪也。有弥勒弟子乐天同是愿，遇是缘，尔时稽首，当来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无量，而说赞曰：

百四十心，合为一诚，百四十口，发同一声。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

世，一时上生。

绣西方帧赞 并序

西方阿弥陀佛与阎浮提有愿，此土众生与彼佛有缘，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图我像。至于应诚来感，随愿往生；神速变通，与三世十方诸佛不侔。嗜！佛无若干，而愿与缘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农郡君，姓杨号莲花性，发弘愿，舍净财，绣西方阿弥陀佛像，及本国土眷属一部，奉为故李氏长姊杨夫人灭宿殃，追冥祐也。夫范铜设绘，不若刺绣文之精勤也。想形念号，不若睹相好之亲近也。即造之者诚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灭，福不得不集。尔时，莲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赞云：金方刹，金色身。资圣力，福幽魂。造者谁？弘农君。受者谁？杨夫人。

祭崔相公文

维大和六年，岁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吏部尚书、赠司空崔公敦诗：惟公德望事业，识度操履，为时而生，作国之纪，岩廊匡辅，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谈在人口，播于人耳；今所叙者，眷知而已。呜呼！自古及今，实重知音：故《诗》美代木，《易》称断金。始愚与公，同入翰林：因官识面，因事知心。献纳合章，对扬联襟；以忠相勉，以义相箴。朝案同食，夜床并衾。绸缪五年，情与时深。及公登庸，累分阃镇；愚亦去国，出领符印。徐、宣远部，忠、杭遐郡：雁去寄书，潮来传信。无由会合，抵望音问；未卜后期，但敦前分。余大和之初，连征归朝：公长夏司，愚贰秋曹。玉德弥温，松心不调。南宫多暇，屡接游遨。竹寺雪夜，杏园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对青山，后携浊醪。微之、梦得、慕巢、师皋，或征雅言，酣咏陶陶；或命俗乐，丝管嘈嘈。藉草荫松，枕曲 糟。曾未周岁，索然分镳。公又授钺，南抚荆蛮；报政入觐，复总天官。愚因谢病，东归涧瀍；方从四皓，旋守三川。时蒙问讯，日奉周旋；岂无要约，良有由缘。洛城东隅，履道西偏：修篁回合，流水潺湲。与公居第，门巷相连；与公齿发，甲子同年。两心相期，三迳之间；优游携手，而终老焉。呜呼！易失者时，难忱者天：既夺我志，又歼我贤。丘园未归，馆舍先捐。百身莫赎，一梦不还。郁郁佳城，茫茫九原；凄凉萧鼓，惨淡风烟。祖奠迟迟，位涕涟涟。平生亲友，罗拜枢前。贤人已矣！天地苍然。呜呼哀哉！敦诗尚飨。

祭崔常侍文

维大和九年，岁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崔公：惟公之世禄家行，文华政事，播于时论，此不复云；今但叙旧好，写衷诚而已。呜呼！居易弟兄，与公伯仲，前后科第，同登者四五；辱为僚友，三十余年。又膳部房与公同声尘之游，定胶漆之分。两家不幸，

十年已来，哀壘所钟，零落殆尽。我老君病，唯余二人。天不遗，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愤何极！居易方属疾恙，不遂执紼，遣侄阿龟，往展情礼。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呜呼重易！平生知我；寝门一恸，可得而闻乎？呜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歆乎？呜呼哀哉！伏惟尚飡。

磐石铭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赠余磐石，转置于履道里第，时属炎暑，坐卧其上，爱而铭之云尔。

客从山来，遗我磐石：圆平腻滑，广袤六尺，质凝云白，文拆烟碧；毒苔有斑，麋鹿其迹，置之竹下，风扫露滴。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东林寺《白氏文集记》

昔余为江州司马时，常与庐山长老于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时诸长老请余文集，亦置经藏。唯然心许他日致之，迫兹余二十年矣，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编次既毕，纳于藏中。且欲与二林结他生之缘，复曩岁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请本寺长老及主藏僧，依远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门，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宾客、晋阳县开国男、太原白居易乐天记。

圣善寺《白氏文集记》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冯翊县开国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太原白居易，字乐天，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故长老智如大师有斋戒之因，与今长老振大士为香火之社。乐天曰：吾老矣，将寻前好，且结后缘；故以斯文置于是院。其集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题为《白氏文集》，纳于律疏库楼。仍请不出院门，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观之。开成元年，闰五月十二日，乐天记。

看题文集石记，因成四韵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赐紫金鱼袋李绅

寄玉莲花藏，絨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鸿宝集，莫杂小乘经。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安定 皇甫公墓志铭 并序

公姓皇甫，讳镛，字和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为皇父氏。至秦徙茂陵，改父为甫。及汉，迁安定朝那，其后为朝那人。五代祖珍义，资、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

祖邻几，赠汝州刺史。考愉，累赠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妣、洛阳贾氏，赠姑臧郡太夫人。公由进士出身，补夏阳主簿，试左武卫兵曹，充宣歙观察推官，转大理评事。诏征授监察御史，改秘书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始赐朱绂银印，充凤翔节度判官、营田副使。旋又征还，真拜殿内，改比部员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历太子左右庶子，并分司东都。俄又证拜国子祭酒。未几，谢疾，改太子宾客，转秘书监分司。又就拜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太子宾客。转秘书监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迁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始立家庙，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后娶范阳卢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璲，曰珣，一女，适太原王諲。以开成元年，七月十日，寝疾，薨于东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废朝一日。是岁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礼，归全于河阴县广武原，从太保府君先茔，以卢夫人合祔焉。公自将仕郎，累阶至银青光禄大夫；自武骑尉，累勋至上柱国。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庙飨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赠及乎先，官品荫乎后；大其门，肥其家，儒者之荣无阙焉，皆求己稽古之力自致耳。公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伟，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于燕游觞咏之间，则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如云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东洛、由是得伊嵩趣，惬吏隐心。故前后历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优游洛中，无哂笑意，忘丧穷达，与道始终，淡然不动其心，以至于考终命。闻者慕之，谓为达人。当宪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也，从而附离者有之；公独超然，虽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之失宠得罪也，从而缘坐者有之；公独皦然，虽骨肉之亲不能累。识者心伏，号为伟人。公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七言诗，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与公游，迫二纪矣：自左、右庶子，历宾客，讫于少保、傅，皆同官东朝，分务东周，在寮友间，闻知最熟，故得以实录志而铭曰：贤哉少保！令问令仪；金壁其操，鸾凰其姿。德如斯，寿如斯，位如斯。呜呼！人爵天爵，实兼有之。广武之原，大河之湄；龟告筮从，吉土良时。封于兹，树干兹。呜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曲江县开国伯、
赠礼部尚书、范阳张公墓志铭 并序

公讳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阳人。晋司空茂先之后。永嘉南迁，始徙居于韶之曲江县，后嗣因家焉。唐朝赠太常卿讳弘愈，公之曾祖也。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殿中监讳九皋，公之王父也。赠尚书右仆射讳抗，公之皇考也。赠颖川郡太夫人陈氏，公之皇妣也。郡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监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胄景宣、进士茂玄、明经智周，公之子也。监察御史里行杨灏、校书郎陆宾虞，公之婿也。公即仆射府君第五子。贞元中进士举及第，博学选登科。初补集贤殿校书郎，丁内忧，丧除，复补正字。选授咸阳尉。邠坊节度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里行，俄而真拜。历殿中、转侍御史、仓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驳宰相谥议，出为遂州司马，移复州司马，俄迁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郑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征还，为太子宾客，再为左散骑常侍、京兆尹、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书监；勋至上柱国，阶至银青光禄大夫，封至曲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开

成二年，四月某日，尧于上都新昌里第。诏赠礼部尚书。以某年八月某日，归葬于河南府某县某乡某原，祔仆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学，长善属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纂制诏一百卷，行于代。尤工五言章句，诗家流称之。尝撰先仆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献始兴公庙碑，由文得礼，秉笔者许之。文献始兴公九龄，即公之伯祖，开元中以儒学诗赋，独步一时；及辅弼明皇帝，号为贤相。余庆济美，宜在于公。公沿其业，袭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为人温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贞谅，肃然有正人风；在官宽重易简，绰然有长吏体。为子弟孝敬，为伯父慈和，与朋友信。宠辱不惊其心，喜愠不形于色。入仕四十载，历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禄如是，寿如是，宜哉！居易与公少同官，老同游，结交慕德，久而弥笃。故景宣等以论撰先德，见托为文。式序且铭，勒于墓石。铭曰：

在唐张氏，世为儒宗；文献既没，郁生我公。我公颯颯，学奥词雄；缘情体物，有文献风，庆袭于家，道积厥躬；骏足逸翩，天骥冥鸿。始自筮仕，迄于达官：六刺藩部，再珥貂蝉。大谏选重，尹京才难，宾于望苑，宠在蓬山。凡所践历，皆有可观。终然允臧，已矣归全。呜呼！洛郊北陡，邱阜西原：佳城一闭，陵谷推迁；所不泯者，令名蔼然。

齿落辞 并序

开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状具矣，而双齿又堕，慨然感叹者久之！因为《齿落辞》以自广。其辞曰。

嗟嗟乎双齿！自吾有之尔，俾尔嚼肉咀蔬，衔杯漱水；丰吾肤革，滋吾血髓。从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辅车，非无断嚼；胡然舍我，一旦双落？齿虽无情，吾岂无情？老与齿别，齿随涕零。我老日来，尔去不回。嗟嗟乎双齿！孰谓而来哉？孰谓而去哉？齿不能言，请以意宣：为君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馀年。昔君之壮也，血刚齿坚；今君之老矣，血衰齿寒。辅车断嚼，日削月脔：上参差而下飮臄，曾何足以少安？嘻！君其听哉：女长辞姥，臣老辞主；发衰辞头，叶枯辞树：物无细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独不闻诸道经：我身非我有也，盖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闻诸佛说：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顺万化，胡为乎嗟嗟于一牙一齿之间？吾应曰：吾过矣！尔之言然。

醉吟先生传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

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日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至于妻子冻饿，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捐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吟罢自哂，揭瓮拔酪，又引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临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

千佛堂转轮经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发心，蜀沙门清闲、矢谟、吴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偈功，商主邓子成、梁华等施财，院僧法弘、惠满、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作，开成元年春成。堂之费，计缗万；藏与经之费，计络三千六百，堂之中，上盖下藏；藏盖之间，轮九层，佛千龕，彩绘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锸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阁浮提内大小乘经凡八万四千卷。按：唐开元经录，名数与此经藏同于阁浮大数二十之一也。藏成经具之明年，苏之缙白徒聚谋曰：今功德如是，谁其尸之？宜请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长老元遂禅师为之主，宜请初发心人、前本部守白少傅为之记。企曰：然。师既来，教行如流，僧至如归，供施达噉，随日而集。堂有美食，路无饥僧，游者学者，得以安给：惠利饶益，不可思量。师又日与苾刍众升堂焚香，合十指，礼千佛，然后启藏发函，鸣健椎，唱伽陀，授持读讽《十二部经》。经声洋洋，充满虚空。上下近远，有情识者，法音所及，无不蒙福：法力所摄，鲜不归心。恍然巽风，一变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觉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经之用，信有以表旌觉路也，脂辖法轮也，示火宅长者子之便门也，开毛道凡夫生之大窦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诣锥都，请予为记。夫记者，不唯纪年月，述作为，亦在乎辨兴废，示劝诫也。我释迎如来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从经出。然则法依于经，经依于藏，藏依于堂。若堂坏则藏废，藏废则经坠，经坠则

法隐，法隐则无上之道几乎息矣。呜呼！凡我国士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辈，得不虔奉而护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经有缺必补，藏有隙必葺，堂有坏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无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开成二年，二月一日记。

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

唐冯翊县开国侯、太原白居易，字乐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间根源五常，枝派六义，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则多矣。然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乐天，佛弟子也，备闻圣教，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夫惟悉索弊文，归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三宝在上，实闻斯言。开成四年，二月二日，乐天记。

白居易全集卷第七十一

碑记铭吟渴 凡十一首

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 庙碑铭 并序

王建侯，侯建庙，庙有器，器有铭：所以论撰先德，明著后代；或书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维开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赵郡李公，斋沐抵栗，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得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岁某月某日，经始于东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庙。外尽其物，内尽其志，三献百顺，神格礼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与仆射志行官业，书于丽牲之碑。谨按家略：九代祖善权，后魏谯郡守。八代祖延观，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续，某郡太守。六代祖显达，隋颍州刺史。五代祖迁，皇朝某某二州别驾、赠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骑常侍、赠邓州刺史。曾祖府君讳敬玄，总章、仪凤间，历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赵国公，谥曰文宪。才智职业，载在国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蒯国夫人范阳卢氏配焉。王父府君讳守一，属世难家故，不求闻达，避荣乐道，与时浮沉，终成都府郫县令，祭于第二室；以妣荣阳夫人郑氏配焉。先考府君讳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府君为人，笃于家行，饰以吏事，动有常度，居无情容；所莅之所。有善政，辞满之日，多遗爱。不登贵仕，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阳卢氏配焉。府君累赠至尚书右仆射，夫人累赠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后凡三追命，六告身，渥泽叠洽，自叶流根，从子贵也。郫县洎不陵府君，咸善积于躬，道屈于位，储祉流庆，而仆射生焉。仆射名绅，字公垂。六岁，丁晋陵府君忧，孺慕号踊，如成人礼。九岁，终制，孝养上谷太夫人，年虽幼，承顺无违；家虽贫，甘旨无阙。侍亲之疾，冠带不解者三载，余可知也。执亲之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余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晋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无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归祔，各处一方。公在斩缞中，亲护九丧，匍匐万里，及期，丧事礼无阙违，至诚感神，有灵乌瑞芝之应。事动乡里，名闻公卿。言孝友者，以为表率。宪宗嗣统三年，李锜盗据京口，公寓居无锡。会擢第东归，锜闻公名，署职引用，初询以谋画，结舌不对；次强以章檄，绝笔不书。诱之以厚利，不从；迫之以淫刑，不动。将戮辱者数四，就幽囚者七旬。诚贯神明，有死无二。言名节者，以为准程。朝庭嘉之，拜右拾遗。岁余，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承颜造膝，知无不言；献替启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既而望属台衡，朝当晏驾，时移世变，遂出椽高要，佐浔阳，旋为滁、寿二州刺史。大凡公之为政也，应用无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为先；故有盗奔兽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忧为切；故有恤邻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为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沛难理，乃授鈇锁，俾镇绥之。初，宣武师人，骄强很悍，狃乱徼利，积习生常，公既下车，尽知情伪，刑赏信惠，合以为用。一年而下怨劝，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肃然丕变，薰然大和。抚之五年，人俗归厚。至于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洪水，致岁

于丰稔，免人于垫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为殍乎！其为鱼乎！殊绩尤课，不可具举。天下征镇，淮海为大，非公作帅，不足以长东诸侯。制加银青光禄大夫、扬州长史、淮南诸道节度观察等使，余如故。诏下之日，出次于外，军门不击柝，里巷无吠犬，从容五日，按节而东。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箪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鸡豚之养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则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于此乎？西人泣送，东人歌迎：梁楚千里，风变化移，膏雨景星，所到蒙福。于时，开成、会昌之际，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颀颀苍生，环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于世也：以忠贞奉于君，以义利惠乎人，以黻冕贵乎身，以宗庙显乎亲，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禄，辅一德，为有唐之示臣者欤！君子谓李氏之庙也，休哉！公之祭也，顺哉！然曰：有孙如此，有子如此，可谓孝也！故其碑铭云：

祭祀从贵，爵土有秩；诸侯之庙，一宫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书；孝孙追远，昭穆有初。显显中室，王父郾令；顺孙祇享，尽恣尽敬。肃肃东室，先考晋陵；嗣子奉荐，孝思蒸蒸。嗣子其谁？仆射公垂。公垂翼翼，斋严谅直；为子为臣，有典有则。载膺休命，载践右职；以孝肥家，以忠肥国。乃授侯伯，纛锁旗乾；乃飨祖祢，牲牢黍稷。家声振耀，国典褒饰；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遗训，显扬先德；子孙承之，垂裕无极。

白苹洲五亭记

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雪溪，溪连汀洲，洲一名白苹。梁吴兴守柳恽于此赋诗云：“汀州采白蘋”，因以为名也。前不知几十万年，后又数百载，有名无亭，鞠为荒泽。至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刺史，始剪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属灾潦荐至，沼堙台圯。后又数十载，委无隙地。至开成三年，弘农杨君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卉木荷竹，舟桥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观其架大溪，跨长汀者，谓之白蘋亭。介二园、阅百卉者，谓之集芳亭。面广池、目列岫者，谓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谓之朝霞亭。狎清涟者，谓之碧波亭。五亭间开，万象迭入，向背俯仰，胜无遁形。每至汀风春，溪月秋，花繁鸟啼之旦，莲开水香之夕，宾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动，觞咏半酣，飘然恍然，游者相顾，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间也？又不知蓬瀛昆阓，复何如哉？时予守官在洛，杨君缄书责图，请予为记。予按图握笔，心存目想，缕梗概，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盖是境也，实柳守滥觞之，颜公椎轮之，杨君绩素之：三贤始终，能事毕矣。杨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兴利，若改茶法，变税书之类是也。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昔谢、柳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黄为郡，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杨君乎？君名汉公，字用义。恐年把久远，来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时开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记。

画西方帧记 开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师释迦如来说，言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号极乐，以无八苦四

恶道故也。其国号净土，以无三毒五浊业故也。其佛号阿弥陀，以寿无量、愿无量、功德相好、光明无量故也，谛观此娑婆世界，微尘众生，无贤愚，无贵贱，无幼艾，有起心归佛者，举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恼者，开口发声，必先念阿弥陀佛。又范金合土，刻石织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戏者，莫不率以阿弥陀佛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观，是彼如来有大誓愿于此众生，此众生有大因缘于彼国土明矣。不然者，东南北方，过去见在未来，佛多矣，何独如是哉？何独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国、冯翊县开国侯、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当衰暮之岁，中风痺之疾，乃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陀》《无量寿》二经，画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广丈有三尺；弥陀尊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妓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起慈悲心，发弘誓愿：愿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愿皆离苦得乐，断恶修善，不越南部，便睹西方。白毫大光，应念来感；青莲上品，随愿往生。从见在身，尽未来际，常得亲近而供养也。欲重宣此愿而偈赞云：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画弥勒上生帧记

南赡部洲大唐国东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乐天，年老病风，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恶趣众生，愿同我身离苦得乐。由是命绘事，按经文，仰兜率天宫，想弥勒内众，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养之。一礼一赞，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愿焉。本愿云何？先是，乐天归三宝，持十斋，爱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证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慈氏在上，实闻斯言。言讫作礼，自为此记。时开成五年，三月日，记。

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

先是，乐天发愿修香山寺，既就，事具前记。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阙一。我愿未满足。乃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于是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藏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间，土木将坏，乃增修改饰，为经藏堂。堂东西间辟四窗，置六藏；藏二门，避闭有时，出纳有籍。堂中间置高广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后设西方极乐世界图一，菩萨影二。环座悬文幡二十有四，榻席中几泊供养之器咸具焉。合为道场，简俭严净。开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场成。以香火衅之，以饮食乐之，以管磬歌舞供养之。与闲、振、源、济、钊、操、洲、畅八长老及比丘众百二十人围绕赞叹之。又别募清淨七人，日日供斋粥，给香烛，《十二部经》次第讽读；憚夫经梵之音，昼夜相续，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满愿哉！尔时，道场主、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欲使浮图之徒，游者归依，居者护持，故刻石以记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

《白氏洛中集》者，乐天在洛所著书也。大和三年春，乐天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及兹十有二年矣。其间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合为十卷，今纳于龙门香山寺经藏堂。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归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十方三世诸佛应知。噫！经堂未灭，记石未泯之间，乘此愿力，安知我他生不复游是寺，复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师记灵山于前会，羊叔子识金钁于后身者欤？呜呼！垂老之年，绝笔于此，有知我者，亦无隐焉。大唐开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冯翊悬开国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乐天记。

唐东都奉先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 并序

大师号神照，姓张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于智凝法师，受具戒于惠粤律师，学心法于惟忠禅师。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孙也。大师祖达摩、宗神会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动为体，以妙然不空为用，示真寂而不说断灭，破计著而不坏假名。师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与洛人有缘，月开六坛，仅三十载，随根说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网，拔惑箭，渐离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见本觉，顿发菩提心者，时时有焉。其余退恶进善，随分而增上者，不可胜纪。夫如是，可不谓烦恼病中，师为医王乎？生死海中，师为船师乎？呜呼！病未尽而医去，海方涉而船失。粤以开成三年，冬十二月，示灭于奉先寺禅院。以是月迁葬于龙门山，报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传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门清闲、纠门徒，合财施，与服勤弟子志行等，营度襄事，卜兆于宝应寺荷泽祖师塔东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诀者，有宗实在襄，复俨在洛，道益在镇，知远在徐，日建在晋，道光在润，道威在潞，云真在慈，云表在汴，归忍在越，会幽、齐经在蔡，智全、景玄、绍明在秦：各于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钟鸣吼，龙象蹴蹋，斯皆吾师之教力也，不其盛欤！众以余吞闻法门人，结菩提之缘甚熟，请于塔石，序而铭曰：伊之北西，洛之南东：法祖法孙，归全于中，旧塔会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礼，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音丈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馥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长物中，将鬻之。圉人牵马出门，马骧首反顾一鸣，声音间，似知去而旋恋者。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变有辞。辞具下。辞毕涕下，予闻素言，亦愍默不能对。且命回勒反袂，饮素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句随吟之短长也，凡二百三十五言。噫！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梳，因自晒，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

致辞。辞曰：“主乘此骆五年，凡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中栢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尫骯。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哈，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雅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六赞偈 并序

乐天常有愿，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与来世相去甚迓，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发缘，为来世张本也。

赞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尽知，无如佛者。堂堂巍巍，为天人师；故我礼足，赞叹归依。

赞法偈

过见当来，千万亿佛：皆因法成，法从经出。是大法轮，是大宝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

赞僧偈

缘觉声闻，诸大沙门：漏尽果满，众中之尊。假和合力，求无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偕宝。

众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众生；胎卵湿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种，佛果终成。我不轻汝，汝无自轻。

忏悔偈

无始劫来，所造诸罪：若轻若重，无大无小。我求其相，中间内外；了不可得，是名忏悔。

发愿偈

烦恼愿去，涅槃愿住；十地愿登，四生愿度。佛出世时，愿我得亲；最先劝请，请转法轮。佛灭度时，愿我得值；最后供养，受菩提记。

佛光和尚真赞

会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乐天命绩以写和尚真而赞之。和尚姓陆氏，号如满，居佛光寺东芙蓉山兰若，因号焉。

我命工人，与师写真，师年几何？九十一春。会昌王戎，我师尚存。福智寿腊，天下一人。灵芝无根，寒竹有筠：温然言语，嶷然风神。师身是假，师心是真；但学师心。勿观师身。

醉吟先生墓志铭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起之后。高祖讳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讳温，检校都官郎中，王父讳锺，侍御史、河南府巩县令。先大父讳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先太夫人陈氏，赠颖川郡太夫人。妻杨氏，弘农郡君。兄幼文，皇浮梁县主簿。弟行简，皇尚书膳部郎中。一女，适监宗御史谈弘慕。三侄：长曰味道，庐州巢县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参军；次曰晦之，举进士。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前后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传于家。又著《事类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门，时人目为《白氏六帖》，行于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故不备书。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以会昌六年月日，终于东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华州下邽县临津里北原，祔侍御、仆射二先茔也。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 / 宜自贬损。我歿，当敛以衣~裘，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诸大常隘，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泐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语讫命笔，自铭其墓云：

乐天乐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蜕然。来何因？去何缘？吾性不动，吾形屡迁。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厌恋乎其间？

白居易传

《旧唐书》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锺，历酸枣、巩二县令。锺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锺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邳，今为下邳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雋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说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添冒，未吐衷诚；今再读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案《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绹、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势。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

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以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罪大过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踢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余家；又奏王沼违法给券，令监军神枢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锜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二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疏入下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为魏徵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东王锬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能当此位。锬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锬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絳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州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湊、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

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悠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用至于馅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刳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如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寝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以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

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忸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

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諝、陈贽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

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浹。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辩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摆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闲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廩。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有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川陈孝山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泊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期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大和未，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癯首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

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輿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

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模为居易集序曰，“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有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借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邳，或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敦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粃《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迫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白居易传

《新唐书》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赵。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清自归，累耀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整厩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纳）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徽孙赎故第。居易言：“徽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案锬诛求百计，不恤彫擦，所得财号为‘羨余’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锬？’争袞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迫。”是时，孙洙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锜，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洙，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闾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蛰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赏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余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其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泊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斋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杰，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耻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只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后对殿中，论执强黻，帝未论，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絳曰：“是子我自拔耀，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

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诸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迫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

人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造。穆宗好败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鸟鲁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彰：‘驰骋败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戒，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鹄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论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货竭矣。”诏听辞饱。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货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挾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愜麦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贾人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其伪者，相辄能辨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稟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

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淡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语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撼，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模中道微险得宰相，名望湛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
白公墓碑铭 并序

李商隐

公以致仕刑部尚书，年七十五，会昌六年八月，薨东都，赠右仆射。十一月，遂葬龙门。子景受，大中三年，自颖阳尉典治集贤御书，侍太夫人弘农郡君杨氏来京师。胖胖兢兢，奉公之遗，畏不克既，仍件右功臣，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乐天，讳居易，前进士。避祖讳，选书判拔萃，注秘省校书。元年，对宪宗诏策，语切，不得为谏官，补盩厔尉。明年，试进士，取故萧遂州烱为第一。事毕，为集贤校理。一月中，诏由右银台门入翰林院，试文五篇。明日，以所试制加段佑兵部尚书，领泾州，遂为学士。右拾遗满，将拟官，请掾京兆，以助供养，授户曹。时上爱兵，襄阳、荆州入疏献物，在约束外。公密诋二帅，且曰：“非善良，后虽与宰相，不厌祸。”其后，礼官竟以多杀不辜，谥于頔为厉。李师古袭父事逆，务作项领，以谩齐曹，上钱六百万，赎文贞故第，以与魏氏。公又言：“文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岁腊铺席，祭其先人。今虽穷，后当有贤。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贼所赎第邪？”上由是赐钱直券，以居其孙。在职三年，每宴见，多前笏留上辇，是否意诏、湔剔挾摩，望及少年，见天下无一事。五年，会忧，掩坎庐墓。七年，以左赞善大夫簪吉。武相遇盗殊绝，贼弃刃天街，日比午，长安中尽知。公以次纸为疏，言元衡死状，不得报。即贬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为司门员外。四月，知制诰，加秩主客。真守中书舍人，叙绯。受旨起田孝公代恒阳，孝公行，赠钱五百万，拒不纳。燕、相杀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复不报，又贬杭州。既至，筑堤捍江，分杀水孔道，用肥见田。发故邳侯泌五井，渟储甘清，以变饮食。循钱塘上下民，迎祷祠神，伴侣歌舞。徙右庶子。出苏州。授秘监，换服色。迁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宾客。除河南尹。复得旧官，进阶开国。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岁，得病奈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邮事，封其子仲太原，以有其后。祖某，巩县令。考季庚，襄州别驾，赠太保。一女，妻谭氏。

始公生七月，能展书指“之”“无”二字，纵横不误。既长，与弟行简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户小饮薄酒。朔望晦辄不肉食。携邓同、韦楚白服游人间，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为

中书舍人三日，如建中诏书，上郑公覃自代，后为相，称质直。文宗时，文贞公果有孙起使下，数岁，至谏议大夫，贤可任，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尝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为相，独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仆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复宪宗所欲。得开七关，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备宰相仪物，擎跪斋栗，给事寡嫂。永宁里中，有兄弟家，指向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肃代代优，布踪河南。阴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摇，乃果敷舒。匪谿匪肠，噫其醇腴。于乡泊邦，取用不穷。天子见之，层陛玉堂。征征其中，上沐唐禹。帝为辇留，续绪襞缕。岁终当迁，户曹是取。晔白其华，皤不痕缁。用从弃遣，至道天子。畴谁与伍？率中道止。纳笔摄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东其居。大尹河南，剪其暴速。君有三辅，臣有田亩。臣衰君强，谢不堪守。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贞，两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绳，以就大计。匪哲则知，亦有教诏。益衷其收，揠莠而导。刻诗于碑，以报百世。公老于东，遂葬其地。

（见《樊南文集》）

白居易传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邳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谗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革，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佛怒奸党，遂矢志。亦能顺适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

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果、吉旼、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洛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见《唐才子传》）

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

陶 穀述

《祭法》曰：“法施于人则祀之。”《洛书》曰：“王者之瑞则图之。”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得不谓法施于人耶？王者之瑞耶？飨庙食，画云台可矣，矧山椒遗像乎？陟彼高冈，慷慨前事，松调宰树，萧瑟古埏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之下。岁月未积，栋宇将坏。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经之而弗勤；询其制，长兴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属在兴运。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许下之抚三川也，登鄂坂、望太室，且曰：“兹邑也，周公测景之地，土圭在焉，吾当正厥躬，临甸民，以报天子。”既下车，辟污莱以实仓禀，宽狱市以处豪猾。由是，十一之税均，三千之条省。暇日巡魏阙，过天街，又曰：“兹地也，成王定鼎之郊，王气犹属。吾当寻旧地，举坠典，以壮皇居。”遂上章法象，纬以严端，门构鸿梁，而跨洛水。由是，知拱辰之位肃，朝天之路通。三载涉明，我无惭德。

广顺三祀，岁在祭丑，暮春之初，予因蔓除入洛，获谒拜上公。趋魏绛之庭，金石在列；入亚夫之户，桀戟生风。初戢我以升降，视之礼也；复接我以酒浆，观予志也。始三揖而进，终百拜而退。既予旋珍，相访政事。对曰：“河桥破虏之勋，有京观在；滹水御守之略，有金汤在；虽三尺童子，尽能知之，予无可述。”因以白公影堂为说。公曰：“我武臣也，惟干戈是执，昧俎豆之事，幸为序白氏政绩及修葺之义，俾后之闻者，足以勤为善而向令名，是吾志也。虽百金不吝，矧土木乎？”予曰：“彼白公服则儒士也，位则文人也，当官隶事，烈有丈夫志。抵于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镇阳拒命也，指中人为制将，救日月之蚀，则战士心悅。武相遇盗也，责京尹讨贼，犯雷霆之怒，则奸臣股栗。杭州救旱，因农隙而积湖水。龙门通险，出家财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导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宪宗之神武，可继文皇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必当华夏宅心，上东封之书；蛮夷屈膝，纳奠街之贡。岂直擒吴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

言粗毕，公耸身长揖而言曰：“异乎昔之所闻。若此，则白公之才美，实辅相之英者，岂徒大夫耶？子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归朝未再旬，邪吏捧公书相授，具报讫事。穀素乏口才，加之性懒，蟠桃拂汉，非尺椀可量，直以与公问答，疏之如石，别刊贞石，以俟能者。广顺癸丑七月十有二日记。

（见马元调本、那波道圆本）

序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

娄 坚

白氏集校刻完，而龚甫复属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为文者，元序

之详矣。子之合刻二氏者，向已具言其概矣。”窃尝尚论其世，以谓二君子当元和、长庆之间，以才力敏赡相推相让，无倡不和，少或二韵，多至千言，实诗人次韵之所从始。其于作者之指，无所不窥，而尤以杜子美为宗师，虽浑涵雄伟，未足庶几，要为能言其所欲言矣。观白公之所以自见其怠者，尤在于讽谕、乐府诸篇，则夫以声调格律而论其高下者，亦未为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论公于出处之际，盖进而儿于大用者屡矣。而公每徊翔容与，终于乞身以行其志。虽以牛、李之相轧，公居其间，颇不为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祸，以是为达人之高致。而至于公之忠诚鲠亮，敢于劾上而切于论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嬖阿少徇乎人者，虽时见于言语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鲜矣。抑吾于公尤自有感也，当公之退居于洛，裴晋公方留守东都，数与同诗酒宴游之乐，欢然无间。吾意如晋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纤芥于乐大也。李卫公一与牛隙，遂至不欲见公诗文，且曰：“见便当爱。”此岂宰相之语哉！盖于是益知晋公之贤远于人矣。予又以为非公恬于进取，或以杨、李之援，见用于太和、开成，则会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尝有诗云：“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涂中曳尾龟。”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实允蹈之。终唐之世，独公以贤达见称，有以哉！故予尝谓十大夫若能为公，虽微之之构于裴，思黯之憾于李，公皆与厚善，而不能为之累。而为大臣者，但当若晋公之休休，毋使贤达如公，而亦不免于见忌，则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万历丙午孟秋序。

白氏文集后序

那波道圆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万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夫文之粹也，无若昌黎，而当时有人必以为恶矣之言。二百年之后，欧阳永叔始得之壁角之弊筐，故不能无补缀考异之议。诗之圣也，无若少陵，而当时有“名岂文章著”之句。及唐之晚，退之微之之辈，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纰缪之论。韩、杜既殆乎泯没矣，犹复不韩、杜者乎？独白乐天何其幸哉！当时则礼吏部举选人皆以为准的，王公卿相无不读其文，孀妇倡妓无不咏其词。且长庆集五十卷，微之编焉而序焉。后集二十卷，自为序。附长庆集，又续后五卷，自为记附其后，是为全集。若夫其集之在庐山，在东都，在苏州，及洛诗洛中集、因继集、刘白唱和集等，虽尽在全集中，无一不自记自解焉。于是乎补缀考异、亡逸纰缪，又安在哉？遂至柏其柜，诗其上矣。夫自宝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称于后世，称于外国也矣：在鸡林，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

呜呼！营右相者，国朝诗文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之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文章亦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呜呼！国纲之与文章俱废，而一变入于禅林。禅林嗜枯槁蔬笋之气，不识台阁正雅之味，以故斯集不行矣，而后禅林之文亦废矣。哀哉！天之未丧斯文也，幸有我腾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伟人也。林提学嗣武而起，斯文勃兴矣。如拙亲炙也，闻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也，到于乐天，则曰：“虽

有朱紫阳之所谓‘口津津地’之消，小家数之‘白俗元轻’之异议；好其为人之酝藉，爱其集语意之平易真率矣。拙也虽有其奉佛之可疑，读其集则快活不可言也。复愿学者之周知焉，故命敬劄氏以广其传，又壮斯集之不苟也，自校雠焉，庶几乎无误欤？”且记一时之怀，以贻后人。

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圆书于洛中远望台。

白香山诗集序三则

诗家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既属其友无微之排缋《长庆集》矣，而又自编后集为之序，复为之记。既以集本付其从子、外孙矣，而又分贮之东林、南禅、圣善、香山诸寺。比于杜元凯《岷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旷达，不应戚戚于年岁之逾迈，沾沾于官秩之迁除，计禄奉之损益。不知公之进退出处，系时事之否泰，恒恐后人论世者不得其详，故屡见之篇咏，斯则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吴郡，何友谅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谱，其后坊刻杂出，渐失其旧。或以谱非其要，置而不录，迄于今纰缪转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讹，因仿国史表补撰年谱一卷。书成，既镂板以行，余闻常熟毛氏藏有陈伯玉氏《白文公谱》，假而观之，则君所编悉与陈氏合。而《海图屏风》一篇，君力辩非讨淮蔡时事，验之陈《谱》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证，余乃观君并刊陈《谱》示诸学者。陈氏有言，维扬李德劄作为年谱而不编年，疏略抵牾。今者李氏《谱》亡而陈氏《谱》复出，与君所撰一经一纬，互相发明，不可谓非斯文之厚幸矣。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几望南书房旧史秀水朱彝尊序，时年七十有五。

余好为诗，尤喜读古人书，尝以为诗者载道之文言，若止嘲风雪、弄花草，则于六义书去矣。其后观《唐书》至白公乐天传，公所言往往与余合，因爱读其诗不辍。乃知公立身本末无不合乎道，特余事作诗人耳。公为拾遗诗，史载其谏草不一而足，皆人所难言。尝殿中面对，情辞切至，论执强梗，宪宗未喻。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絳云云，赖絳救免。噫，公真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与？而或徒以诗人目之，岂知公者哉！公尝与元稹书，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又曰：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则公之立言载道为何如？而岂屑屑嘲风雪，弄花草，以矜艳丽于雕章者比哉！故余尝读公讽谕诗见兼济之志焉，读公闲适诗见独善之义焉，此公所以进退出处无往而不自得也。今《香山集》遍天下，而俗本多讹，浸失其旧，于是江西亭氏重编订而梓之，既蒔事。请序于余。余惟公之贤史载之，公诗之美元诗详之，余能一语乎哉！惟愿世之好为诗如余者，得公兼济独善之志而师之以进于道，则于六义也几矣！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荦撰。

昔人谓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韩之《南山》，白之讽谕，其最著矣。就二公论之，大抵韩得仕之变，白得社之正，盖各得其一体而造乎其极者。故夫贯穿声韵，操纵格律，肆厥排比，终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论，至香山诗辞旨虽主于畅达，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复能寻其斤斫之迹，当时尤多好之者。方中、李之隙，赞皇且憾

及香山，每束其诗不观，刘宾客以为言，则曰见便令人爱，将回吾心矣。憾之者犹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呜呼，岂非庐陵所谓怨家仇人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谬指浅率不经意语为白体，甚者且拾东坡诤友之辞，至以轻俗同讥，抑又过矣。今海内风雅驳驳起，唐集旧本，先后流布，注《韩集》凡五百家，白诗日在人口，独无披榛莽而埽芜秽者，徒以公诗视唐人独富，辟如营丘浚壑，则日求增拓为快，若黄河千里，望洋而叹，但能考星宿于图经，而不暇躬诉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无所窥见，窃尝习闻于先生长者之言，既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误，若目之尘翳当去，务复其旧而已。世之好公诗者，必将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欲汪立名序。

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

白居易《长庆集》七十一卷。右唐白居易乐天，太原人。贞元十七年进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乙等，调整屋尉，入翰林为学士。大和中迁刑部侍郎。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居易以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贾国相率篇易一金。在杭州自类诗笈，分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纪。又有《续后集》五卷，今亡三卷矣。予尝谓乐天进退以义，风流高矣，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八司马党中。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仿佛者乎！独集后载闻李崖州贬二绝句，其言浅俗，以幸其祸败者，余固疑非乐天之言，及以唐史考之，崖州贬时乐天没将逾年，或曰浮屠某作也。

直斋书录解题二则

陈振孙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年谱》一卷，又《新谱》一卷。唐太子少傅太原白居易乐天撰。案：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苏本、蜀本编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年谱》，维扬李璿德劭所作，楼大防参政得之以遗吴郡守李伯珍谏议刻之，余尝病其疏略牴牾，且号为年谱而不系年，乃别为新谱刊附集首。

读书敏求记

钱 曾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年谱》一卷。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诏还，排纂其文，成五十卷，号《长庆集》，微之为之序，又成《外集》二十卷，自为之序。尝录一部置庐山东林寺经藏院，北宋时镂诸板，所谓庐山本是也。绛云楼藏书中有之，惜乎不及缮写，庚寅一炬，此本种子断绝，自此无有知庐山本者矣。予昔从娄东王奉常购得来刻，卷次与世行本无异，后亦归之沧苇。此乃对宋本校写者，其一之二、五之七、四十三、四十八之五十二共宋刻十一卷，仍同奉常本；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是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更精于奉常本。然总名《白氏文集》，愈知庐山旧本之为艰得矣。戊子己丑，予日从牧翁游，奇书共欣赏，骇心悦目，不数蓬山。今人侈言藏书，陋板恶钞，盈箱插架，书生见钱，但不在纸裹中，可为一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则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通行本）。唐白居易撰。居易有《六帖》，已著录。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见宋刻《居易集》两本，皆题为《白氏文集》，不名《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亦谓宝历以后之诗，不应概题曰“长庆”。今考居易尝自写其集分置僧寺，据所自记，大和九年置东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开成元年置于圣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置于苏州南禅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为六十七卷。皆题曰《白氏文集》。开成五年置于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为十卷，则别题曰《洛中集》。惟长庆四年元模作《白氏氏庆集序》，称尽征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称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白氏长庆集》，则《长庆》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为无据。然《唐志》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转不著录。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目录传于今者，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则谓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尽然。况元稹之序，本为《长庆集》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居易自注，称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则《长庆集序》已移并开成新作之目录，知宝历以后之诗文，均编为《续集》，袭其旧名矣，未可遽以总题《长庆》为非也。其卷帙之数，晁公武谓《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今亡三卷，则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谓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当有七十二卷，而所标总数，乃皆仍为七十一卷，与今本合，则其故不可得详。至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谓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冯班《才调集评》，亦称每卷首古调、律诗、格诗之目为重刻改窜，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

《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内府藏本）。国朝汪立名编。立名有《钟鼎字源》，已著录。唐白居易《长庆集》，诗文各半。立名引宋祁之言，谓居易长于诗，而他文未能称是，因别刊其诗，以成是集。又据元稹序，谓长庆时所作，仅前五十卷，其宝历以后所作，不应概名以长庆（案：立名此论未确，已详辨于《长庆集》下）。因即其归老之地，题曰“香山”，参互众本，重加编次，定为《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

一卷。又采摭诸书为补遗二卷，而以新定《年谱》一卷，陈振孙旧本《年谱》一卷，并元稹《长庆集序》一篇，《旧唐书》本传一篇，冠于首。复采诸书之有关居易诗者，各笺注于其下。居易集在东林寺者，陆游《入蜀记》称宋时已佚，真宗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坏于兵。其传于世者，钱曾所云宋本，莫知存佚。旧有明武定侯家刻本，今亦罕见。世所行者，惟苏州钱氏、松江马氏二本，皆颇有颠倒讹外。胡震亨《唐音丁签》所录，又分体琐屑，往往以一题割隶二卷，殊为丛脞。立名此本，考证编排，特为精密，其所笺释，虽不能篇篇皆备，而引据典核，亦胜于注书诸家漫衍支离，徒混耳目，盖于诸刻之中，特为善本。其书成于康熙壬午，朱彝尊、宋荦皆为之序云。

尧圃藏书题识六则

黄丕烈

宋刻残本《白氏文集》十七卷（二函十册）。东城顾五痴家藏书甚富，余尝购得数十种矣。主人知余好之笃，虽一鳞片甲亦自侈为奇宝。因出破书一束指示余曰：此绛云余烬也，曷归之，余开卷知是宋刻《白氏文集》，每卷首未皆有金华宋氏景濂图记。爱忆《读书敏求记》中曾言之，未知即是此书否？然窥主人意，颇秘之，未便假归。归家检遵王所记（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是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图记宛然，古香可爱），乃知是书即述古堂中物，倩五痴族侄开之往核卷数并问其直。后开之来云是十七卷，余喜甚，而索直逾百金，余又以不能即得为忧。越岁丙辰，五痴以老病终。厥子南雅昆季皆兢兢焉守其父书，而南雅与余交亦颇投契，每一过访，必以是书为请，遂与元刻伯生诗续编以白金二十两易得，命工重加装潢，所以存旧物也。顾其书有疑义待析者，遵王云庐山本为庚寅一炬，而此集卷中烧痕尚在，有一叶中不过数字者，知绛云余烬之说未必无据。余卷皆散，而二十六之三十独完好胜于余卷，尚是旧时装潢。通册又似经水湿者，未知天下奇书何其厄于水火之甚耶！至于十七卷中遵王所记，又与今所见不同，十二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合于遵王所记者也。三十三、三十四卷之前有三十一、三十二，后无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八、而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不尽合于遵王所记者也。此或系遵王笔误，而古书之传信于后纂难矣。余向得兰雪堂活字本《白氏文集》，叙次亦与宋刻合，惜小注多缺，本文亦有讹脱，拟为校录副本。闻顾竹君家有宋本《白氏长庆集》，此或庐山真面目矣。然则庚寅一炬，受厄者果《白氏长庆集乎》？抑《白氏文集》乎？傥得一见之，以释其疑，不亦快乎！但未知其书果在否也？大清嘉庆二年丁巳四月己卯日立夏尧圃黄丕烈识。

是书装潢时，适钱竹汀婿瞿荃生来，荃生为目录之学者，见古书必为讨厥源流，爱取是书展阅，并及拙跋，见遵王所记卷数悉数之曰：君所得逾于遵王矣。余曰：否，盖犹是十七卷也。荃生曰：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不过十五卷，而君今所得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同于遵王，三十五之三十八，为五十五之五十八所误，亦未可知，其三十一、三十二两卷，遵王所未见者也。互计之，遵王所记者，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卷；君所得者，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卷，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卷，岂非今多于昔乎？余亦无辞以对。因思遵王未知其误，而偶误于前，余欲正其误，而仍误于后，天下事之一误再误，而尚有待于旁人之绳纠者，比比皆是也。受志荅生之语，兼以自讼云尔！堯圃又识。

余收得《白氏文集》，在春夏之交，以残阙不完之物，而闷藏在尘封蠹蚀中，已历有年所，至今始得发而读之，或亦公之精灵有以呵护之也。近日陈东浦方伯建藩苏郡，访求唐、宋先贤遗迹，慨然于公之未有专祠，因从虎邱器得蒋氏故园（园为国初顾云美塔影园故址），鸠工庀材，葺而新之，以祀白公。又于其旁添立怀杜阁，移建仰苏楼，以祀少陵、东坡焉。余思白公在苏遗爱，至今称之，有云白公堤者，兹又特立专祠，俾广大教化常被中吴矣。新祠落成之日，适是集装潢竣事，殆气机之感召使然耶，受志其事于卷末，以告后之览者，中秋前六日夕时剪烛书，书魔。

嘉庆癸亥夏六月十有二日，辑《百宋一廬书目》，重展于县桥之新居。堯翁。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校宋本）。目后雌黄书二行是子晋手迹，卷中句读有“晋”字小图印，其朱笔皆斧季字迹，所补缺叶画乌丝栏者，亦出斧季手。

琴川张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归命长孙秉刚校勘一过，知斧季朱笔校音即据张君所藏本也。兹校亦用朱笔，恐与斧季混同，因载于格栏外，其行问字以朱笔点于旁，所以识别也。

爱日精庐藏书志

张金吾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宋绍兴刊本，玉兰堂藏书）。唐白居易撰。中遇构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渊圣御名，盖绍兴三十年以前刊本也。案：《读书敏求记》云：宋刻《白集》，从娄东王奉常购得后，归之沧苇。此本玉兰堂、王烟客、季沧苇俱有印记，盖文氏故物，后归王氏转入钱氏季氏者，阙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又三十五三十六，共阙五卷抄补。元稹序（长庆四年）。

爱日精庐藏书续志

张金吾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毛氏子晋斧季合校本）。唐白居易撰，斧季所据宋刊本，今藏金吾家，此本因毛氏父子手迹，故并存之。元稹序。毛氏手识曰：庚午岁，予在疚，不敢研朱。借于昭远宋版订句读在丁卯春秋，

故用印色。

黄氏手跋曰：目后雌黄书二行，是子晋手迹。卷中句读有“晋”字小圆印，其朱笔皆斧季字迹，所补缺页画乌丝栏者，亦出斧季手。又曰：琴川张君月霄藏有来刊本《白氏文集》，假归命长孙秉刚校勘一过，知斧季用朱笔校者即据张君所藏本也。兹校亦用朱笔，恐与斧季混，因载于格阑外，其行间字以朱笔点子旁，所以识别也。秉刚手识曰：道光甲申，以常熟张氏所藏宋本手校一过并钩行款，鏤记。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莫友芝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锡山华坚兰雪堂活字本，明姑苏钱应龙刻本，明松江马无调刻。宋绍兴刻《白氏长庆集》，昭文张氏藏，缺三十一之三十三及三十五、三十六，凡五卷，皆钞补，中遇构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渊圣御名，绍兴三十年前刻，曾藏文氏、王氏、钱氏、李（？）处。汲古阁校本与明刻小字本，俱藏吴门黄氏，汲古本又归张金吾。

善本书室藏书志

丁 丙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东流刊本）。白居易撰。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邳人。贞元十六年补校书郎。元和中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贬江州司马。转中书舍人、知制诰，除杭州刺史，召还，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居易自杭州刺史还，排纂其文，成五十卷，号《长庆集》，浙东观察使元稹为之序。又成《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会昌五年重记云：“集有五本：一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付侄龟郎，一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传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未有陶毅述《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此本序后有目录，每卷首题曰《白氏文集》卷第几，每半版九行，行十六字，目录后题十册，共七十卷，总三千五百九十四首，为日本元和戊午七月那波道圆重刊。元和戊午当明万历四十六年。《经籍访古志》据《读书敏求记》所谓庐山本者盖即此本。其实唐会昌间已流入日本，礼失求野，益信然矣。

跋日本活字板白氏文集 黎庶昌

《白氏集后记》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力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文集内录出别行。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之所自记者如

此。是其集名长庆者祇五十卷，宝历以后不得以长庆赅之，汪立名之疑审矣。余得日本庆长年间活字本，每卷实题作《白氏文集》，不名《长庆》，编次视今通行本迥殊，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见宋刻庐山本合，益知遵王言不我欺。《四库提要》以所不见而讥遵王，并及立名，非确论也。此本亦七十一卷，无年谱，而增多一卷，确然出自唐时卷子本，可谓庐山面目也。首冠元微之序，序后题曰《白氏长庆集》五帙，都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另分总目十帙，题曰：第一帙诗七卷，总三百三十首，第一、二卷讽谕古调诗，第三、四卷讽谕新乐府，第五、六、七卷闲适古调诗。第二帙七卷，总四百七十二首，第八卷闲适古调诗。第九、十、十一卷感伤古调诗，第十二卷感伤、歌行、曲引，第十三、四卷律诗。第三帙七卷，总六百十五首，第十五至二十卷律诗，第二十一卷诗赋。第四帙七卷，总七十九首，第二十二卷铭、赞、箴、谣、偈，第二十三卷哀祭文，第二十四卷碑碣，第二十五卷墓志铭，第二十六卷记序，第二十七卷书，第二十八卷书、序。第五帙七卷，总二百十三首，第二十九卷书、颂、议、论、状，第三十卷试策问、制诏，第三十一、二、三卷中书制诰旧体，第三十四卷中书制诰新体祭文册文附，第三十五卷中书制诰新体。第六帙七卷，总二百五十八首，第三十六卷中书制诰新体，第三十七、八卷翰林制诰拟制附，第三十九、四十卷翰林制诰敕书批答祭文赞文附，第四十一、二卷奏状。第七帙七卷（实八卷，四十三至五十七，字误），总一百五十六首，第四十三、四卷奏状，第四十五至四十八卷策林，第四十九、五十卷甲乙判。第八帙七卷（实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六，七字误）。共五百五十四首，后集第五十一卷杂体格诗歌行，第五十二卷格诗杂体，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卷律诗。第九帙七卷，共三百二十八首，第五十六、八卷律诗，第五十九卷碑、志、序、记、表，第六十卷碑、记、序、解、祭文，第六十一卷铭、志、序、赞、祭文、记、辞、传（原脱文、记、辞、传四字，从本卷增），第六十二卷律诗，第六十三卷格诗杂体。第十帙七卷，共五百七十八首，第六十四至六十六卷律诗，第六十七卷律诗杂体，第六十八卷律诗，第六十九卷半格诗律诗附，第七十卷碑、记、铭、吟、偈。已上十册共七十卷，总三千五百九十四首，与《唐书》及《敏求记》、宋本卷数合。其第七十一卷不入总目，系律诗一百首，前一行署刑部尚书致仕太原居易，题衔与他卷不同，盖即《续后集》之一卷。日本传钞当在庐山写本后矣。其缺末四卷一百四十六首或是印行时已轶去，不可知，然正编固自完然无阙，实可宝贵。未附陶穀《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又有《白氏文集后序》，即刻集者所为，题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圆书于洛中远望台。

《拙尊园丛稿》卷六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宋刊本）。不题名。首系长庆四年微之序，连接总目，其目但标各类，不载篇题。共分十帙，目后连接正文，不另叶。每卷注明叶类诗凡若干首。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书中构字注御名，桓字注渊圣御名，是绍兴初年刻本也。案：《白集》刻于北宋者为庐山本，分前集、后集、别集藏于彭城氏荐，叶石君、钱遵王皆会见过，绛云一炬，此本遂泯绝人间，次则无逾是本之最古矣。明吴郡钱应龙、嘉定马元调俱有刻本，而讹脱处不少。如：卷一《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诗》，

曾将秋竹四字下脱二十字云：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纷无极共保秋竹。卷二《答桐花》诗为君二字下脱二十字，云：布绿阴当暑荫轩楹沈沈绿满地桃李不敢争为君。卷二十六《夜招晦叔》题前脱《失婢》诗，全首云：宅院小墙庳，坊门帖榜迟。旧恩惭自薄，前事悔难追。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唯有月明知。其讹字不可称数，足据以校正者，已详卢氏《群书拾补》中。卢所见葛氏影宋钞本即从此本出也。旧为文氏藏书，后入太仓王奉常家（见《敏求记》）及邑中钱氏、扬州季氏、昆山徐氏，近藏邑中张氏，著录藏书志。旋入艺姜书舍汪氏，今归余家。公尝自谓其诗为吴郡新本，乃流转不出吴中，岂公之神所默为呵护邪（卷首有玉兰堂、季振宜藏书、徐乾学健庵、汪士钟藏书诸印记）！

涵芬楼烬余书录二则

《白香山集》四十卷，一隅草堂刊本，二十册，何义门校藏：此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何义门用朱笔评校。所据有北宋本、钞宋本、兰雪堂活字本、田刻本、黄氏、冯氏校本，并以《才调集》、《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等，互相核订正为补逸，有时参以己意，或证以前贤之说，亦必叙明，无一字稍涉轻率。别有朱墨笔色泽稍淡、字较瘦弱者，注重音义，兼有纠正义门校注之处，颇具只眼，亦非浅人之笔。

何义门题记：闻之钱遵王云，绛云楼旧有庐山本《白集》，毁于庚寅之灭，然此本亦非唐时所藏故物刊刻。陆放翁《入蜀记》云：白公尝以文集留草堂后楼，已逸。真宗皇帝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坏于兵，今独有姑苏板本一帙备故事耳。是以黄山谷类编生平之诗内外篇者，仍照崇文写校之本，南宋以后，则所藏庐山者、又不过姑苏板本，了无异人处也。读《白集》者，但得宋本便佳，非必以庐山为甲云。康熙癸未何焯记于南薰殿之直庐，时立秋前二日也。

又题：齐己《白莲集》有《贺行军》《太傅得白氏东林集》诗云：“乐天歌咏有遗编，留在东林伴白莲。百氏典坟随丧乱，一家风雅独完全。尝闻荆渚通侯论，果遂吴都使者传。仰贺斯文归朗鉴，永资声政入薰弦。观此则书归高氏，或传秦王从荣取去者，非也（以上在卷一末）。

又题：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灯下，为鲁田族校《白集》，读此诗数遍，放笔浩叹，起行数巡，深愧不能坚守故山，碌碌缁尘也（在卷二《续古诗》第六首后）。

又题：己卯皋月，复以元板郭茂倩《乐府》勘此五十篇，又改正五字。然皆所能知者，郭本每篇字句之数，亦无异同云。焯又书（在卷四末）。

庚午十月十三日夜梦至一仙山，一老人乞桃二枚，鲜如胭脂，其香喷鼻。私念冬月安得有此？遽取一枚，噉其半，顾同游四五人，皆怀之不食，欲置而甚贪其味，遂因噉之至尽。俄有神将四五人至，视余曰：此有仙分，惜已老矣。复遍视同游者，曰皆不如此人，因谓余亦可以学仙，但尔心甚放，非炼禁一年，未可授以药诀也。余唯唯。神将遽取大链锁余山石上，余亦不以为苦。俄复见汪武曹至，余语之曰：我已学仙，以放心难收，故锁禁于此，家中故不知也。我无子妻，虽穷苦，然亦可脱展置，独我父望子甚切，而身忽作道士，无以慰亲心耳。因涕下不已。且谓汪曰：爱缘未断，恐爱学仙亦终不成也。遂寤，泪痕犹沾渍枕上，晓光已动矣，时方寓居京师外城永宁僧舍

（在卷十二《和梦游春诗》上阑）。又题：己巳春日校，少作自不足存，如《古原草》之属，编为外集可耳（在卷十末）。

又题：阅白诗至（疑白字之讹）十三卷至此，其间清辞丽句，固是旷世逸才，然其旨趣所存，不出于叹老嗟卑，抑何其胸次之不广也（在卷十八末）。

又题：十月初九日灯下，阅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虽不甚倦，然亦眼涩舌枯，不能复坐矣（在后集卷八末）。

又题：甲戌正月晦日，为鲁田校此集，是日大雪。是不能无望于有燮理之责者，漫记之。

庚辰十二月初七日复校至此，适逢大雪（在后集卷十末）。又题：十月十一日阅完此卷，未阅者，惟古体诗自第一卷至第十二卷耳，两日适有足疾，故稍得从事于古人书，然俗客未尝不时来相扰也。

又题：庚辰立冬日为和选公诗，粗涉一过，稍读杜老集，嫌味短，未知竟何如也。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明活字本，二十四册。此为锡山华氏兰雪堂印本，前有元稹微之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全书皆小字双行，版心上署兰雪堂三字。

善本书所见录

罗振常

《白乐天文集》三十六卷。唐白居易撰。半页九行，行十二字，末卷为年谱。赵字，三鱼尾，白口。前有德祐元年序，不著名，后亦挖除。有万卷楼图籍（朱长方大印）、璜川吴氏收藏图籍（朱方）。第一卷第二行有浙东观察使元稹微之篆集一行，次行挖除，有顾嗣立印（白方）、侠君（白方）。

白氏长庆集书后

罗振玉

《唐书》《宰相世系表》白氏载白乐天一系，称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温，温生锺，锺生季庚，季庚生幼文、居易，行简。校以香山《长庆集》所载白氏之殁、醉吟先生及溧水令季康府君、巩县令锺四墓志及《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所叙世系均合。惟集中又有《故坊州鄜城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称夫人为延安令锺之女，襄州别驾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郎行简之外祖母，则与诸志及表不合。陈夫人为锺女，季庚为锺子，则陈夫人与锺为男女兄弟，不得云夫人为季庚之姑，亦不得为乐天兄弟之外祖母。然季庚事状称夫人颖川陈氏考坊州鄜城令，组紕原白氏。则乐天之母，确为陈氏，且白氏所出。又考乐天父季庚以贞元十年五月终，年六十六，陈夫人以元和六年没，年五十七。又《陈君夫人白氏志》称夫人以贞元十六年没，年七十。是季庚生于开元十七年，陈夫人白氏生于开元十九年，乐天母颖川县君生于天宝十四年。陈夫人白氏少于季庚三岁，乃季庚之妹。颖川县君少于季庚二十六岁，则季庚所取乃妹女。乐天称陈夫人为季庚之姑，乃讳言，而非其实矣。唐人取甥为妇，可骇听闻，其出自乐天先人，尤可骇也。

《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后丁戊稿》

